

目 录

第一章 你总是心太软·····	3
-----------------	---

一个是闻名全国的反扒专家 / 一个
是高智商的窃贼之王 / 小偷直接传
呼警察 / 黑白两道相约决斗

第二章 犯错误的感觉·····	70
-----------------	----

纯洁姑娘终成妓女 / 警察的爱情
进入误区 / 人生本来困境重重 / 总也
摆脱不了犯错误的感觉

第三章 学习腐败·····	152
---------------	-----

警察也是人哪 / 情人带来了他们
的孩子 / 大案罪魁原来是她 / 你能把
情人关进局子吗

第四章 软弱·····	246
-------------	-----

看得见摸不透的女人 / 警察虽穷
非当不可 / 走下坡路最舒服 / 软弱是
人的天性吗

第五章 一无所有.....347

真的是一无所有吗 / 我爱小偷爱
对手 / 没有小偷我无法生活 / 人为什
么活着？不知道

后 记.....378

第一章 你总是心太软

一个是闻名全国的反扒专家

一个是高智商的窃贼之王

小偷直接传呼警察

黑白两道相约决斗

1

中午的时候，于富贵和王海在老百姓烩面馆吃了碗热乎乎的烩面。没想到去结账的时候，收款台的小姐竟然说已经有人替你们付了。他们两个人相互一看，不由苦笑起来。

这就是说，他们两个警察刚才在吃面的时候，有小偷和他们共进午餐，说不定还坐在他们旁边哩。警察没有发现小偷，小偷却发现了警察。肯定人家小偷还比他们吃得好，有酒有菜的，最后还替他们付了账。这就叫涮，也就是说小偷戏弄了他们。后来他们走出门去，也就是刚刚走出门，于富贵就收到了那个传呼。

这就是时代特色，小偷直接传呼警察。别看警察找小偷不好找，小偷找警察却容易得很。唉，这个世道呀。于富贵忽然心里一动，想起来小时候在山里老家的野戏场上听来的几句唱词：“出门去碰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反叫砖头咬住了手……”

作为一个老警察，经验告诉他，感应和直觉有时候往往比线索和分析还准确。收到那个神秘的传呼以后这几天，于富贵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吉利。这种感应像苍蝇一样总在心里飞来飞去，飞得他不安。他感到这不是好兆头。后来他想，莫非要有事儿？心里一惊，不由得就往坏处想。虽然咱干这一行的并不怕死，也不能只活四十多岁就走吧？

由于出身贫穷，本来是乡下的山里娃子，起点太低，于富贵从走向社会开始，总觉得别人看不起自己。后来就一点一点

地养成了自卑的心理习惯，终于演变和结构成了一种心理定势，凡事总往最坏处去想。一直到他当了警察，也没有改掉这毛病。

看起来人这一辈子，走得再远，也逃不脱出身的阴影。

于富贵就想，唉，要说干警察这一行，咱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从早到晚和地痞流氓打交道，经他手送进局子的犯人记不清有多少。早些年盗窃罪能够判死刑时，他还敲了几个脑壳哩。可以说仇人多如牛毛。自己已是一身枪眼儿，到头来被黑社会暗害了也不算奇怪。他的前任何满子就这下场，退休以后一天早上起来去遛鸟，走出家门没多远就被人用刀捅死了。不过老何那是在退休以后，他总算活到了六十多岁。一个警察能活到六十多岁，那就是福，不容易呀！于富贵于是就觉得，自己才四十多岁，这时候就走老何的路，是有点早。

这时候已经吃过晚饭，于富贵坐在破沙发里陪着老婆孩子看电视。家里人只看到他坐在那儿看电视，当然不知道他心里正在想什么。他老婆刘伟手里掌握着遥控器，选的是郑州的有线一台，全家人都跟着看这个台。这个台因为经常报道一些人们身边的事儿，普通老百姓爱看，收视率就很高。这时候电视里正在播专题片，介绍的是郑州市三大公园扒墙透绿的“二号绿色工程”。现在什么事情都叫工程，说白了就是把三大公园外围的饭店和歌厅全扒掉了，让人们从外边能看到里边的风景。市政府一声令下，不惜损失几千万，也要还绿于市民。其实这些房子盖起来也没有多少年，那时候也是一个什么发展经济的几号几号工程，也是市政府一声令下，这些房子就吹气泡一样冒出来。从盖到扒，并没有多长时间。好像这就是改革，到底要改革成什么样子，摸着石头过河，走着说着，谁心里也没数，

于是就你盖盖，我扒扒，玩拉链一样。

全家人谁也没有话说，因为电视里说的“二号绿色工程”和他们家的现实生活太远，远得就像是看外国人的生活，实在是没有多大关系。另外，于富贵坐在家里看电视，使全家人感到很别扭。多少年来，于富贵很少像今天这样，能够按时在家里吃晚饭，吃过晚饭之后还陪着家人看电视。别说家人，他自己也觉得很陌生，甚至感到很反常，就像坐在别人家里一样。

一般来说，夫妻之间都是有感应的，有时候甚至连细小的心理变化都能够体味到。如果刘伟非常热爱自己的丈夫，又很敏感，这时候就会有所觉察而想到些什么。可惜她不会，他们的夫妻生活不太美满。二十年的夫妻生活熬下来，于富贵早就让她凉了心。她早就不再关心他了，能够容忍他还视他为家人，这已经很不容易。现在她坐在那儿看电视，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进去，她是在默默地等待，等待于富贵离开她和这个家庭。多少年来，她已经习惯了于富贵回家睡觉和回家吃饭，已经不习惯他没事儿在家里呆着。她想，已经吃过饭了，他怎么还不走呢？

坚持了一会儿，为了不使家人感到别扭，于富贵终于慢慢地站起来，默默地走出家门。这就看出来，他在自己家里也活得很自卑。结婚时好像还好一些，那时候他也在厂里当工人，两个人在厂里是双职工，婚后也恩恩爱爱过了二年好日子。但是，自从他正式调出这个工厂，进入公安队伍穿上警察服装以后，家庭生活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他为什么一定要干公安？这是他心里藏匿的一个秘密，连对自己的爱人也没有说过。他一直顽固地认为，只要他当了警察，就再没有人看不起他了。

谁知他一走进公安队伍，自己就笑了。组织上分配他干反扒，反扒这个专业在公安队伍里是最下等、也最被人看不起的。他才想到这就是命，从此认下来不再挣扎。

反扒这个专业在公安队伍里一直被看做下等，因素也很多。一来呢，他们经常不着装。放着好好的神气的警服，他们不能够穿。也不是不让你穿，是你干这一行的没法穿。你是专门抓小偷的，你老穿着警服还不等于身上背杆旗？小偷老远就看见你，还不早早就跑了？所以他们是放着好好的警服不能穿，得穿便衣。再就是他们这个行当，没有具体的上班时间。因为小偷没有上班时间，你就不能有上班时间。你不能够老坐在办公室里等活儿，要自己出去找活儿做。怎么找？说白了就是在公共场所里泡，从早到晚地泡，白天黑夜地泡。把自己泡在暗处，才能发现和看到活动在明处的小偷。

活像守株待兔。

于是干反扒这一行，一开始就要练功夫。这么说吧，你在火车站的厕所门口蹲着，别人能把你当成要饭的和流窜犯，打扫卫生的老头老太太用扫帚拍着你的屁股赶你起来，有人把吃不完的食物往你怀里扔，这就算练出来了。这个层次是，你不再是人，没有人再把你当成人，而把你当成环境的一部分，你成了别人的环境。只有这样，你才算藏住了自己。就像打猎，你先得把自己藏起来一样。不同的是，猎人是藏在地形地物后边，你是藏在人群之中。火车站也好，商场也好，电影院也好，公共汽车上也好，你一走进去就不见就没有就消失了，这才是功夫。

都是干公安哩，家里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于富贵干的是这

样一种公安。一天到晚不回家，吃饭也没有钟点，做他的饭他不回来吃，没做他的饭他冷不丁回来了。那些年没有传呼，你永远不知道他在哪儿，家里有这个人而没有这个人一样。这还好忍受，最让家人受不了的是，他早晚回来一身脏臭烘烘的。刚开始，只要他一进门，爱人就逼着他洗，换衣裳。时间一长，也没有办法了，你不能总让他洗总让他换衣裳吧？只好退一步，白天就算了，夜里上床再逼着他洗换。后来连这一点也不能够坚持了，有时候他累得不想动，不想洗也不想换，他爱人就不让他上床。他自己呢，不上床就不上床，睡沙发也可以。大概从睡沙发那一刻起，他在家里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了，除了感到社会上的人看不起他之外，还感到家里人也看不起他了。于是，他在家里也开始自卑起来。他觉得这样也好，反正是被人看不起，也不在乎多家里这两个人，干脆表里统一起来，也省得玩两面脸。慢慢地先是少说话，后来就发展到只要感到家里人看着他别扭，他就自己走出家门。

他觉得这种行为是他的一种自觉，他经常这样做。既然不能够使家人高兴，就不要让家人感到别扭。只是他从家里走出来以后呢，他常常不知道去哪儿好，没处可去，实在是没处可去，只好抽着烟在街上溜达。通常是溜达着溜达着就进入了工作，不自觉地就又去办案了。偶尔，如果有什么很重的心事时，他也能够什么都不干，一边溜达一边整理思绪，一直溜达到深夜。

他也觉得今天晚上反常了。大概是因为想到自己可能活不成了，心里边忽然涌上来许多对家人的感情，潮热潮热地往上冒。其实他非常想和家人一块儿看电视，最好和老婆挤在沙发

里，一边看电视一边说话，老婆习惯地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日子过得热乎乎的就像别人家那样，那该有多么好呀。

唉，虽然自己是当警察的，干这一行起码是不怕死，但是现在去死，无论如何还是有点早啊。

他女儿于苗苗还小，正上初中呢。上初中的女儿已经知道了虚荣，害怕同学们笑话她家穷，从不把同学们带到家里来。这当然都因为他这做父亲的没有本事。但是，如果替女儿想想，有一个没有本事的父亲也比没有了要好。妻子虽然对他冷漠如路人，有他和没有他一样，但是从来对他没有三心二意过。作为一个城里女人，长得又不难看，世界这么花，能把这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坚持下来，也并不容易。多少年来自己从早到晚在外边跑着办案，家里完全依靠她一个人支撑。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现在她的工厂又解散了，厂房卖给了私营企业，她也没有了工作，见天推个三轮车去卖布头，心情怎么也不会好。这年头公家开始扒墙透绿哩，别人家都是住几室几厅哩，自家还住在厂区的破旧平房里。怎么说也是自己没能耐，怎么说也对不起她。如果现在出什么意外，突然就死了，欠她的债就永远没法还了……

忽然想到了刘莉。她如今在哪儿呀？他这才发现从来没忘过她。当年刘莉曾经背着她姐姐刘伟，钻过姐夫的被窝。虽然他们两个人隐瞒得好，一直没有让刘伟发现，但是却瞒不了自己，总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有时候他甚至觉得刘伟早就发现了，故意没有说破他们，放着明白装糊涂。这才是于富贵在妻子面前一直抬不起头的内在原因，每每想起来，他就觉得自己对不起妻子。只是对不起归对不起，并不影响他惦念刘莉。那年刘

莉一走，就再没有回来。如今她在哪儿？是死是活？不知道。她说过她八年后来找他，虽然说她真来了还真是个麻烦，但是如果这次出了事，刘莉回来就再也找不着他了……

天黑以后，城里的灯都亮了。不过灯就是灯，再亮也没有白天亮。这城市和人一样，其实也需要休息。马路上的车渐渐少了。不过车少是少了，并不会停下来。这就是城市，无论白天和黑夜马路上永远跑着汽车，也永远有人走在街道上。想想人活在世上真是忙。休息像加油，还是为了忙。好像只要你活着，就永远闲不下来。只有你死了，才能够真正闲下来……

于富贵就这么溜达着想，想着溜达着，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在马路上磨蹭。一直到夜里十点时思路才拐回来，重新来想那个神秘的传呼。传呼里说一个星期之内，要他准备好，有人来找他取东西。从来就没有人让他准备什么东西，却有人要找他取东西。取什么东西？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来取他的脑袋他的命。因为是传呼，不能够说得太明白，太明白了人家不给他传，只有说这种双关语暗示他。

于富贵苦笑笑想，看起来人家早就整到了他的传呼号码。不过现在这年头，要说也不能怪小偷，只要是个活人，随便找个借口一打听，就能把他的传呼号码打听出来。想到这里，他自己也笑了。笑过之后他又想，也不用去查这个传呼是从哪儿发出来的了，那也没什么意思，不用想也知道用的是街头的公用电话。

问题是这个神秘的传呼为什么会发给他。

问题是这个传呼和他近来办的哪些案子有直接联系。

夜渐深时，他开始仔细追着往回想……

于富贵记得，收到那个神秘的传呼是中午饭后一点二十分。这个时刻作为唯一的线索，还保留在他的呼机上。在这之前，他正和王海在老百姓烩面馆里吃烩面。多少年了，只要不回家，差不多他都是吃烩面。时间一长，于富贵爱吃烩面就出了名。不仅局里的同事们都知道他爱吃烩面，而且连小偷们也知道他于富贵爱吃烩面。

有一个时期，小偷们中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中午做活安全，咱于哥正在烩面馆里吃烩面哩。

其实他并不是只爱吃烩面，也爱吃鱼吃鸡，更爱吃虾吃螃蟹。特别是虾和蟹蘸着姜汁吃，再有口啤酒喝，他觉得那真是妙不可言。只是那些东西都太贵，他没有钱买，吃不起。而一碗烩面十年前才卖两块钱。虽然后来这些年物价一涨再涨，高级烩面已经卖到十五块钱一碗，五块钱也还能买到一碗普通烩面。普通人吃普通烩面，好吃不贵，一碗烩面就能够把肚子吃饱，这才是最主要的。于是，别人问他爱吃啥，于富贵就说自己最爱吃烩面了。

本来是没钱吃别的，只能够吃烩面，于富贵却说自己最爱吃烩面。一个“爱”字，就牢牢地掩盖了自己的自卑心理。事情虽小，细微处也透露着做人的无处不在的苦涩。

其实我想不仅是于富贵，好多郑州人怕都是这样。

就像西安人好吃羊肉泡馍一样，好多郑州人都好吃烩面。其实这烩面并不是郑州的特产，最早还是从陕西传过来的。如

果细查一下，到郑州也就十几年的历史。因为碗大，实惠又便宜，就在郑州流行起来。这就是郑州，好像表面上很繁荣的样子，吃喝嫖赌都报销的人也有，但那是少数，穷人还是多。再就是郑州这个城市没什么特点，就如同一个人没什么个性，好像自己本没有什么要坚持的，只要实用就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

于富贵和他的搭档王海吃烩面的这家小饭店，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老百姓”烩面馆，让普通人听了很亲切，正好和那些高档饭店什么“皇家花园”一类形成对比。其实高档也好，低档也好，说白了没有哪一档是完全为人民服务的。高档低档，全都是为了赚钱。档次不同，不过是商场上通过竞争演化出来的一种自然割据现象，或者说自然形成的一种默契，你赚这一部分人的钱，我赚那一部分人的钱，全都是为了挣老百姓的钱。

老百姓烩面馆开张那几年，生意曾经很红火。早晚来这儿吃烩面，要排队等座。人越多，越是有人来，郑州人好赶热闹。那时候到老百姓烩面馆来，好像不是为了吃面，而是为了抢座。不过也就是红火了二年，很快就冷清了。这才是郑州特产，或者叫郑州现象，他们很容易就能把生意做大，但是不能持久，很快就降低质量糊弄客人，激流勇退下来。好像急于表明咱本不是老实人，只能够装几天忠厚相给人家看，长期做老实人办老实事，那可受不了。

于富贵是这老百姓烩面馆的常客，只要不回家，他一般都会赶到这儿吃饭。几年了，已经形成习惯，就像一个人老抽一个牌子的香烟那样。不过常客是常客，每来都是花钱买面，吃完就走人，一直没有和这烩面馆的人混熟。当然，烩面馆里

的小姐经常更换，互相也不容易记住。再就是他早晚走进来总是只吃一碗面，属于穷客，穷客就不容易被人牢记。

那天已经中午，于富贵和王海走进来，发现吃饭的人并不多，很容易就找到一张干净桌子坐下来。服务小姐笑着走过来，拿过菜单让他们点菜。

小姐说：“就两位？”

王海说：“就两位。”

小姐说：“点菜吧。”

于富贵说：“不用点，就两碗五块钱的普通烩面。”

见他们只要两碗普通烩面，小姐好像觉得上当受骗了一样，再也不冲他们笑了，开始黑着脸给他们送茶水，又放下两包餐巾纸。

王海伸手挡着说：“我们不喝水。”

于富贵也欠欠头说：“我们也不用餐巾纸。”

小姐只好把送上来的东西收起来，一边收一边拿眼剜他们。这使于富贵每次来吃烩面，都觉得对不起小姐。并不是他们不想喝水，并不是他们不想用餐巾纸，他们知道这些玩艺儿不是白喝白用的，如果和服务费一块儿加起来，比他们的饭钱还要贵。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六七百块钱，当然舍不得花在这些没用的事上。不理就不理，不笑就不笑，反正是来吃饭哩，又不是来和小姐谈恋爱哩。

于是，他们就埋头吃面。

没想到吃过饭去付钱时，收款台的小姐忽然说有人已经替你们付了。

他们两个被人家涮了。

别说小姐看不起他们，他们抓小偷哩，就连小偷也看不起他们哩。

走出饭馆，王海就笑着说：“老于，今天可是托你的福。”

于富贵正低头点烟，连忙点点头承认：“大概是吧。”

他们两个现在虽然是搭档，原来干的并不是一个专业。于富贵一直干的是反扒，王海原来干的是刑侦，后来干防暴，防暴队解散了，又干刑侦。要说他们两个不怎么搭界，是杨局长硬把他们两个拍成搭档的。所以，今天他们让小偷涮了，王海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就拿着于富贵开玩笑。

于富贵的呼机就是在这时候响起来的，正好一点二十分……

后来回忆起来，收到这个传呼时，于富贵当时并没有往心里去。王海勾头问他谁呼的，他还笑着把呼机举过去，让王海看了看呼机上的内容。王海看了也笑了，还说这一点咱们两个一样，陌生的朋友经常来相会。

因为干他们这一行的，收接匿名电话和匿名传呼是常事儿。两个人就都没有放在心上，哈哈一笑，就分手各忙各的去了。

王海走后，于富贵又看了看这个传呼。这一看不要紧，忽然觉得这个传呼神秘秘的，在他心里莫名其妙地划了一道子。但他还是没有多想，因为他于富贵干公安这一行，已经一二十年了，黑社会也不是第一次恐吓他。到底有多少次，连他自己也记不得了。他从来就不拿这些雕虫小技当回事儿。

于是，他一边走着就自己对自己说，这算什么呢？别说只是恐吓我，你们黑社会实打实地报复我，也不止十次八次了嘛。

也怪了，这么一说，过去的那些烂事儿全都从心里泛了上

来……

有一回大白天的……那是哪一年？是干反扒的第二年吧？对，是第二年。那时候老何还活着，自己正跟着老何学艺哩。那是个下午，从早上就在火车站晃着，什么也没有发现。那时候眼笨，只要人家不伸手偷东西，就是站在脸前边也认不出来。对，他正想去厕所哩，忽然一把白灰不知从哪儿扔过来，一下子就糊到了他脸上，先把他的眼迷了。接着就有人跑过来，趁着他两眼看不见东西，架着他就走。他刚想叫唤，就有一张胶布粘住了他的嘴。接着又有人前拉后推地把他扔进了火车站厕所的尿粪池子里。那些人说着笑着，听声音有四五个人。幸好尿粪池不深，只淹到他的脖子，没什么危险。

还有几次夜里回家晚了，走到黑暗处，突然就被人用编织袋套住脑袋，什么也看不见了，有人开始像踢足球一样踢他，挨一顿狠揍。

不过狠揍是狠揍，他们从来不伤你要命处。就是把你往尿粪池里推，也没有准备要淹死你。如果站在扒手们的立场上看，人家那是认为你年纪轻轻不懂事儿，这是在教训你哩。你如果识相，经过教训之后手软一点，甚至有时候抬抬胳膊放扒手们一马，他们就不再找你的事儿了，并且过后还谢你哩。谢什么？当然是给你送钱。唉，人上一百，各形各色，并不是没有人走这条路……但是，如果你不吃这一套，在业务上又能很快精通，经常动手把扒手拍进局子里，让扒手们害怕你，也就没有人再教训你了。一般来说从这时候开始，就没什么人找你的事儿了。就像耗子怕猫是天性，说到底小偷们还是怕老警。不过有时耗子也逗猫玩，那就是逞着能寻开心涮你。如果干到他于富贵这

一步，还有人来找事儿，那就真是耍命的来了……

想起来了。他一步一步从最低层干上来，十几年过去，从一个反扒老警干成了反扒专家，又提拔成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以后，黑社会就放出话来，说他于富贵是咬着他们上来的狼，他们早晚要找他索命。

如此看来，这个传呼莫非应了那句话，欠账要清了？

要说也是这个理，自己本是个可怜人，命里没有大福大贵，冷不丁戴上个专家和副大队长的帽子，就像细秤杆经不住大秤砣，早晚得出事儿，不出事儿才怪哩！

3

从于富贵记事起，不论他走到哪里，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这一直是他心理上的敏感点，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病态反应。他有一种独特的发现能力，特别善于发现别人对他的看不起。这是他的心理模式。回想起来，也许是他的父母早就给他勾划出了这种心理模式的草图，通过最初的幼儿教育，在童年时就给他埋下了自卑的种子。

他出生在乡下，从记事起，就过着不如别人的贫贱生活。虽然在现实生活里，出身贫贱后来发达起来就骄傲自满就狂妄的人多如牛毛。但是，他的父母从小就对他进行了贫贱的教育。父母的自感贫贱，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从他开始萌发意识的时候，就在他心里打上了自卑的烙印。于是，童年时在村子里，他发现村干部的孩子看不起他。到县城上中学时候，他发现国家干部和职工的孩子吃商品粮，看不起他们吃农村粮的学生。

到郑州当工人后，他发现出身城市的工人看不起他们出身农村的工人。进了公安队伍，他又发现别人看不起他们干反扒的。这样，自卑就成了他永远的出发地，走到哪里就自卑到哪里。所以，等到生活忽然把他变成了社会名人，让他出人头地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做梦一样不真实了。

他出名时候，何满子已经让人捅死了。他出名就像做梦一样，一直使他觉得玄玄乎乎，找不到真实感。他的前任何满子也是个反扒能手，一生里不知道办了多少案，经他手抓起来的扒手只怕数都数不清，何满子却从来也没有出名过。他于富贵怎么就出名了呢？他甚至害怕受骗上当。就悄悄地托人去打听，想弄明白这中间的因果关系。这就看出来，于富贵由于自卑，在生活中还是一个很小心的人。

后来才整明白了，原来是公安局为了实现管理现代化，搞了一个什么业务调查，需要统计警察个人办案数字和破案率，就这么统计来统计去的，把于富贵统计成了全市公安系统单项冠军。他事先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是被人家统计出来的。接下来，局里的秀才们把他的那些事儿写成材料，就一级一级汇报上去，没想到最后竟然惊动了国家公安部。先是给他记功，后来就把他评成了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两个月后，国家公安部来人了，要看他现场的业务表演。对他来说，这太容易了。大家都换成便衣跟着于富贵上街，看他在人群里指认扒手。也就是说，不管扒手们作案不作案，只要他是干扒手的，于富贵一眼就能够把他指认出来。在郑州表演完了还不敢确信他的能耐，因为郑州是他的工作区域。于是又上北京，在前门在王府井在西单溜下来，众人才服了。这一

下于富贵出名可出大了，不仅成了先进人物，还称他为反扒专家。

事情过去很久了，局里的秀才们才透给他，当时差一点把他调到北京去哩。主要是他没什么文化，不能够把实际工作经验上升到理论上，才没有调他。秀才们一提醒，于富贵想起来了，在北京时好多人给他提问题，他什么也答不上来。他说他只会干，不会说道理。

其实有一条秘密，他怎么也不会对别人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眼就能认出小偷来。他不想对别人说，他明白他就是说了别人也不信，而且他也确实不能够说。他要是说出去，再传到社会上，不等于对小偷们露了底，以后还怎么办案？

不过，有一次公安局杨局长私下里问他，他说了。

“老于，”杨局长开玩笑一样问他，“怎样识别扒手，这里是是不是有道道？”

“有。”他连忙承认。

“你一直没有对人说过？”

“这个这个……”于富贵脸红了。

杨局长追着问：“他没有动手作案，你又不认识他，你怎么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他是扒手呢？”

“好看得很。不能够等他作案，等他动手作案才能确认他是扒手就太被动了，那才能抓住几个？要一看就认出来他是扒手，再盯着看他作案不作案，这就主动了。”

“你还没有回答我哩，怎么看哩？”

“看眼。”

“看眼？”

“对，看眼。原来老何是看手，他一看手就能够认出来。我太笨，从手上怎么看也看不出来，我就练成了看眼。”

杨局长正笑着，忽然就不笑了，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怎么了？杨局长，你不信？”

“我信。”杨局长认真地点点头。

“其实，我也说不好。”

“不！”杨局长忽然又摇摇头说，“你说得非常好。我懂了，老于，这不光是你们练出来的道道，这还是我们人民警察的品质。”

杨局长说过之后，连连地长出气，冷不丁和他握着手一连声说谢谢他，还硬是送给他一条烟，闹了于富贵一个大红脸。

其实，这又算什么秘密呢？干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门道，干多了就有了经验，没什么大不了的。于富贵觉得，什么反扒专家不专家的，反扒不过是流行在公安系统的行话，说白了就是抓小偷。自从他进了公安队伍就干抓小偷这行当，可以说是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一直抓了十几年，没想到抓来抓去把自己抓成了社会名人。

报纸上吹，电视上吹，把他吹得像个猪尿脬，吹得他头晕。

他自己呢，自然是高兴得很，人生在世谁不活个脸面呢。不过高兴是高兴，他并不迷糊。用郑州的俗话说，他还记得天在上头地在下头，还记得自己姓啥叫啥，还知道自己吃几碗羊肉烩面。甚至他还是个聪明人，虽然也觉得自己干得不错，但是并不像他们吹的那样玄乎。特别是说他思想觉悟高经常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那一部分，写得真叫生动，连他自己看着都感动，但那是基本上都是秀才们编的，没有多少实话。不

过他也不说破，他明白人家吹他，真的假的一块上着说他的好听话，并不全是为了他。秀才们呢，是为了显示自己会写。领导上呢，是为了总结出工作成绩来。组织上呢，是为了宣传公安干警的形象。这才统计着找，找出几个人来说事儿。就是不找他，也还会找别人。这种事儿对他个人来说，就像瞎猫碰上个死耗子，完全是一种偶然性。

不过，这一偶然，于富贵的运气就来了。

于富贵出名之后，先是入党。因为秀才们写文章时，没有把他的生活困难当成生活困难写，写成生活困难还有什么意思？就写成了他的艰苦朴素的好作风。这就不一样了，好像他并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钱不舍得花。十几年如一日，从不搞腐败什么什么的，就吹起来了。当初看底稿儿时，于富贵看到这里还曾经暗暗在心里笑过，谁说我不想腐败？我于富贵其实最想腐败了，做梦都想把我们家的破平房腐败成新房子，可是没有腐败的条件，你叫我怎么去腐败？据说上边不知道哪个大领导看到这些秀才们写的事迹，很感动，说这才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榜样。大领导说句话，放出来放不下。领导的指示传下来，下边才发现他还没有入党哩，这才让他赶快入党。

入党宣誓回来那天下午，他自己想想都想笑了。从参加工作那会儿，他就要求入党，一下子要求了二十多年，无论如何就是入不进去。开始申请时候可以说是无比的真诚，后来老也入不进去，就不再那么积极了。因为他很快就看出门道了，并不是他表现得不好，而是上边领导层没人器重他，群众又大都看不起他。他才明白像他这种人，入党是没什么希望了。所以，后来这些年他已经不那么迫切要求入党了。但是，入党申请他

还写着，他觉得这是他自己对党组织的态度问题。他是这样想的，写了申请就表明我是一直想入的，是你们不让我入，可不是我不想入。如果不写申请呢，万一谁说他不靠近党组织，那就冤枉了他。但是近来，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他基本上就不再想入党的事儿了。

可是，突然一下子，领导上通知他要他入党了。尽管有一点迟，他还是很激动。入党不为别的，至少是对他多少年工作的一种证明。当然他只是激动在心里，不会流露在表面上。工作多年，他已经有经验了。遇到高兴的事儿，只敢高兴到心里，不敢高兴到外头。遇到烦恼的事儿，也只能藏在心里边，不能够让别人发现。这才叫有修养，这才叫成熟。

入得那个快，他连想都没敢想。几天下来，他就成了我们共产党的后备党员了。以前只是听说啥叫火线入党，现在他可是体会到那味道了。他这才明白入党的道理，并不是你自己想入就能入进去，而是人家叫你入你才能入进去。这也叫计划。你自己想入，人家没计划你入，入党就比登天还难。人家安排叫你入的时候，你就是觉得自己不够条件也能够入进去。这差不多和计划生育一样，没发给你生育指标，你只能够摆弄那种事儿玩玩，就是不能够怀孕，发给你准孕证了，你才能够真正做孩子。

接下来，又让他当郑州市的政协委员。政协委员这个角儿，他明白这是个虚名，就没敢太当真。没吃过猪肉，也看见过猪跑。虽然以前自己没当过政协委员，别人怎么当政协委员的他都看见过。比着葫芦去画瓢，他也明白政协委员怎么当。说是让你参政议政哩，你可不敢乱参和乱议。人家领导事先都把调

子定好了，叫你来参政议政实际上就是叫你来拥护哩，并不是叫你来打横炮，再说你能比人家领导的水平还高？所以在他看来，政协委员只是个脸面。一年里比别人多开两个会，多吃几顿饭。开过会，吃过饭，你就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还干你那活儿，还挣你那几个钱。再说，他当政协委员占的是公安系统的指标，这又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在顶替别人来开会一样。

后来任命通知下来，让他当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他心里一动，才感到这个职务像是真的了。

4

现在回忆起来，于富贵当了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以后有那么几天时间，他觉得自己走起路来脚下轻得发飘，觉得自己大小也是个官儿了。

有郑州市公安局组织部门下达的正式任命书，公安局的杨局长专门来刑警大队召开了大队领导班子的会议，宣布了他的职务，这还能是假的吗？开罢那个会，他只是回到原来的中队和大家吃了一顿告别饭，就不再到原来的单位上班了。并且原来单位里领导他的领导们从今往后不再领导他，还变成了他的下级，在他的领导之下了。他这才觉得这个官像是真的了。

他先在心里暗暗算了算，郑州市公安局是县团级，刑警大队就是正科级，自己是副职，那么就是副科级领导干部了。真是不敢想，只这么一纸任命，他就不是原来的他，而变成了现在的副科级领导干部。从今往后，他就不再是老于和于哥，而是于副大队长了。

那个会以后，办公室白主任老是找他汇报工作。白主任是个女同志，年纪不是很大，又长得很好看，单独面对她，于富贵总觉得不好意思。哪里是什么汇报工作呀，还不如说是关心和体贴他。一会儿对他说办公室管车，他以后可以坐车，想什么时候坐就什么时候坐。别人给他开车也行，他自己开也可以。一会儿给他送来一把钥匙，说是为他配备了一辆摩托。一会儿又找着他说，他以后如果有什么应酬，吃过饭要开票，回来可以报销。这怎么是汇报工作？甚至也不仅仅是关心和体贴，这是看着他一下子升上来，不熟悉环境，不懂得规矩，来教他如何当官哩。真弄得于富贵感慨万端，他马上就感到当官和当老百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从现在开始他还得学习腐败哩！

可以说，于富贵在这个时候总算走出了自卑的心理阴影，站到精神的阳光下了。可惜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机，如果他能够坚持住，也许从此以后他就会过另一种生活。对一个人来说，在漫长的一生中，碰到好机会的机会并不太多，紧要处也可能就是那三两步，一定要走好。可惜于富贵没有这个自觉性，没过多久，心情很快就又不好起来了。

于富贵虽然没当过官，人并不傻，一个月没过他就看出来，他这个副大队长原来还是个假家伙。这就是于富贵的能耐了，在任何地点在任何时候，他都能够很快地发现别人看不起他。他发现坐车呀吃饭呀，在这些表面的小事上，是把他当做副大队长看了。但是，一直迟迟不给他分配工作，别的副大队长都是各管一个口或者是各管一条线，他什么也没有。口头上也说过让他先帮助一把手处理些面上的事情，实际上是一张空头支票，什么也不让他管。而且，要说在领导班子内部大家都

是领导干部哩，大队长和别的副大队长们看他于富贵时那眼神儿，明明是只把他当摆设，没把他当回事儿。最要紧的是房子问题，谁都知道他家里困难，住房条件太差，却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事儿。就连办公室的白主任，给他送这说那，却从来不提他最需要的。他这才悟过来，原来自己这个官儿还是个假家伙。

这就是于富贵。一遇到问题，就回到自己的思维习惯上，凡事总爱往坏处想。他不明白，别人不拿你当官儿怕什么，你自己先得把自己当成官儿呀。没有人把你当神敬，你就要自己把自己敬成神。时髦话这叫自我感觉，俗话叫心里要有。只有自己把自己抬起来，才有人举头来看你。你把自己当孙子，啥时候也没有人把你叫爷爷。你只有认定自己是爷爷，才会有人给你当孙子。

这就是学问，这种学问没有人教，需要你自己去领悟。一般来说，生活环境改变了，心理环境也就改变了。生活环境是表象，心理环境是本质。先要及时对心理环境进行调整，才能够顺利改变生活环境。说白了也是人对环境的一种较量，你不能够主动适应和驾驭环境，环境就要掩埋和压迫你。天下事儿都是一个道理，凡事要自己先争取。有人说过，无论办什么事情，只要你想到了，就成功了一半，也是这个道理。就说你于富贵想腐败吧，也并不是你想腐败就能够腐败起来的。你先得坏良心吧？你还得不要脸吧？过了这两关，心黑脸厚了，有了腐败的意识做基础，你才能学习腐败。于富贵可好，碰上一点点困难就退缩，不往好处努力争取，马上就往坏处去想，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官儿，让他这么一想，就想成了一个假家伙。

这就是怪圈儿，只要你想着这个官儿是假的，这个官儿就

真的假起来了。

这也许是命运。于富贵享不了当爷爷的福，生来就是个当孙子的受苦命。有意思的是，于富贵觉得自己是官儿的那几天，人却显得又呆又笨；一想到自己这个官儿是假的，别人还是看不起自己，也奇怪了，人马上又变得聪明起来。他心里一琢磨，想到应该先去找刑警大队的大队长谈谈心。他明白在任何单位，凡事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看看一把手的态度如何，才能够验证自己的感觉，才能够探清楚水深水浅。投石问路，摸清虚实，再走下一步棋。

他们的大队长姓李，李大队长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一走进李大队长的办公室，他就莫名其妙地两腿发软，感到两个人之间离得很远，不知不觉就回到了过去的生活状态。开口也不敢叫老李，还得客气地尊敬地称李大队长。那样子不像来谈心的副手，倒像一个来上访的老百姓。李大队长本来还比划着要站起来给他倒水，看见他这样儿，抬了抬屁股又坐下了。

“李大队长，我想……”

“老于，你坐下说嘛。”

“好好，我坐下。”

“有什么事儿？”

“没什么事儿，就是忍不住想给你汇报汇报思想。李大队长，我也明白你们对我好，让我当这当那，是看得起我。其实我也没有干啥，还不是在你们的领导下做了一些普通工作？”于富贵发现自己舌头忽然灵活起来，“不过，我这个人不适合当官儿，什么也不会，只会抓小偷。这几天我想来想去，想了很多，为了不给党的事业和工作带来损失，就别让我再呆在办公

室活受罪了，还是让我做具体工作好。李大队长，你是一把手，你说呢？”

他一边说着假话，一边对一把手察言观色，精神特别集中。他发现一把手一直笑着听着，最后竟然跟着他的话点起头来。完了。全完了。他心里悲哀得很，这证明了自己的想法儿是正确的。他不由得感慨到，看看吧，人家看得起咱还是假的，看不起咱才是真的。差一点上了人家的当。自己说了这么多，原来是替人家说心里话，人家本来就没有把咱当成角儿。

“唉，老于，就这事儿？”

“就这事儿。要不，我还回原单位？”

“不不不，”李大队长一连说了三个不字，然后对着他笑，好长时间不说话，直到笑得他心里发毛，才说，“你的想法虽然很实际，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事我可定不下来。”

“怎么定不下来？就这么一个小事儿，还得找谁？”

“你别急，这得请示杨局长。”

“还得请示杨局长？”

“要不然，”李大队长说，“你先找杨局长谈谈？”

“也好，也好。”

于富贵其实也想到了，这件事儿李大队长不会自己做主，肯定会往上边推。他就去找杨局长。奇怪的是，他去找杨局长时心里一点也不紧张，走进局长办公室反而要水喝抓烟抽，还弄出来不少的亲热。他轻轻松松地说着笑，笑着说，最后把杨局长也说笑了。

“老于，你真是这样想的？”

“真是这样想的。”

“好，我支持你。不过，副大队长还当着，工作嘛，你可以当自由人。”

“自由人？”

于富贵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杨局长不让他上，也不让他下，把他弄成了一个公安局里的“自由人”。他是个球迷，当然明白什么叫“自由人”。球场上“自由人”这个角色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前后场进退自如，跑位飘忽不定，表面看没什么具体任务，却是个重要角色。他的编制挂在刑警大队，实际上直属局长领导。杨局长还亲自从刑警大队挑了个业务尖子王海做他的搭档。这一下他可是高兴了，因为他认识王海，那是个正正派派的年轻人，他俩关系还不差。于富贵心里明白，局长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独立大队，他这个副大队长，只领导王海这一个兵，两人的任务还是办案。他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状态中。

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了吧。

他们这两个人，有时候分工，有时候合作。也不只是抓小偷，什么案都办。也办刑事，也抓小偷，他们成了杨局长手里的万金油，哪儿有问题就往哪儿抹。相比之下，虽然比过去还忙，心情可是好极了。其实只要想通了，现在这年头，只要心情好，干什么还不都一样。

夜怎么这么黑？

灯怎么都灭了？

已经深夜时，于富贵不知不觉从街上溜达进了回家的小胡同。这是通往他家的必经之路，小胡同里没有路灯，又黑又暗，

他忽然下意识地停下脚步，这小胡同里的黑暗一下子让他想起了那个神秘传呼的线索……

5

如果找起来，这样的小胡同在我们郑州城里已经很少见了，也只有到贫困的工人区才能找到。正好是两行小平房背对背的夹一条拐来拐去的小道，窄窄的长长的脏不叽的就像一条烂麻绳扔在那里。白天里有来来回回的行人和自行车挤着，还能挤出点热乎气儿。夜里就不行了，没有路灯，走进这小胡同里就觉得特别悲惨，像走进了黑暗的旧社会。

有一次，于富贵推着他那辆破车走进胡同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他发现有人跟踪他。他推着车走，后边人也推着车走。他骑上车，后边人也骑上了车。后边的人就像影子一样粘住他了。

那时候胡同里很静，阴森森的就像一条死亡通道。刚干反扒时，他曾经多次在这个小胡同里被编织袋蒙住脑袋挨揍。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他已经是老警察了，对付这种小打小闹的意外情况很在行。就像猫在前边走，发现有耗子跟在后边，不但不惧怕，反而想笑。他一点也不着急，故意慢下来。他甚至有一点兴奋，多少年来，只要一面对扒手，他就充满了激情。这在他好像是一个例外，他走到哪儿都自卑，面对小偷们的时候却突然就能够高傲起来。

高傲，这才是他的无价之宝，这种心理体验永远是他的兴奋剂，永远让他着迷。

于是，走到胡同深处时，于富贵故意把车停住了。他感觉到后边跟他的人也停住了车。于富贵也不回头，手扶着车把，一条腿还搭在车梁上，就说：“你找我？”

后边人说：“于哥好眼力。”

这时候于富贵就像大爷一样，不慌不忙地点了一支烟抽着。

这时我们就看出来了，只有在小偷们面前，于富贵才像一个领导干部。

于富贵拖着腔爱理不理地说：“有话说？”

后边人小心地说：“有话说。”

那人慢慢推车过来，也不走近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先把自行车支好。那样子做得虽然很小心，但是也很从容。

于富贵说：“就在这儿说？”

后边人说：“就在这儿说吧。”

于富贵这才把腿从车梁上骗下来。他也把车子支好，回过头来。面对面时于富贵发现对方戴着墨镜，只把眼睛藏起来，就明白自己没有猜错。

来说：“于哥，道上的朋友都知道于哥是人物。”

于富贵一听就烦，摆摆手说：“别说那么多乱七八糟，有啥说啥。”

来说：“你看，这些日子在火车站和市场，你连着把我们几个弟兄拍进去了，我们老大让我来给于哥赔个礼，于哥你看能不能抬抬手放我们一马？这年头出来混，都不容易。”

于富贵说：“就这事儿？”

来人不再说话，慢慢地走过来，把一个纸包轻轻地放进于富贵的车筐里。

于富贵问：“啥玩艺儿？”

来说：“于哥，不多，是五吊。一点小意思，于哥别见笑。”

于富贵轻轻地冷笑笑，把钱从车筐里拿出来：“别什么五吊不五吊了，明说多好，不就是五千块钱吗！”

来人赔笑说：“是，是五千。”

于富贵把钱拿在手里掂掂，一下子扔了回去。他想扔进那人的车筐里，没有成功，被自行车把挡了一下，掉落在地上。后边人也不捡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于富贵，忽然哼出来几粒冷笑。

于富贵说：“回去给你们老大说，他走眼了。”

来人慢慢地说：“于哥，是不是太过分了？”

于富贵没好气地说：“我等着把你们老大也拍进去。”

来人也不示弱，冷笑着说：“于哥出口也太狂了吧？”

于富贵说：“我老于就这脾气。”

来人恶狠狠地说：“那就走着瞧吧！”

这种事儿，干公安这一二十年他见得多了，所以这回也没有往心上放，除了当笑话给王海说起过，对谁也没有讲过这个事儿，很快就忘到脑后去了。可是，事情的第三天下午一点二十分，就有人呼他，在他的呼机上留言说，一个星期之内要来取东西。

当时他心里愣了一下，立刻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老大是谁呢？

哪个老大会这么做？

于富贵干这一行也多年了，他明白其实黑社会也有黑社会的规矩，虽然黑帮与黑帮之间的火并经常发生，一般来说都不

和警察发生直接冲突。于富贵想，我抓你是我的工作嘛，我把你们拍进局子里是你们犯案嘛，风声紧起来你们可以躲躲嘛。敢发传呼过来，挑明了要做我，如此猖狂，有这样出手的主儿会是哪一个呢？郑州虽然很大，因为是交通枢纽，黑社会活动比较猖狂，但是野主儿并不多。黑社会的老大，于富贵差不多都认识。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给他们排着队……

小胡同里黑洞洞的，于富贵走着，能够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深夜里走进这小胡同，就像走进城市的梦境。多少年了，于富贵就走这条道。出门去上班走这条道，上班回来也走这条道，这条道已经被他走得熟得发烫。郑州这个城市这么大，于富贵一直觉得那都是别人的地方，只有迈上这条小道，他才感到是回到了自己的窝。

好多次了，买下厂子的私营公司要扒掉这些平房，想把这里的地皮炒卖出去。都被工人们拦住了。这里是城市的黄金地带，一亩地能卖到二百万元，只这几百亩土地炒卖出去，公司就肥了。但是，由于工人們的拼命阻拦，一直没有得逞。于富贵理解这些工人们，就像理解自己一样。他们工厂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只还有这一片地。他们在经济大潮面前一退再退，实在是没路可退了。他们就守着这块地讨价还价，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决不搬迁。不过，这块地在法律上已经是人家的了，早晚也要被人家炒卖出去。于是，于富贵每每走在这小胡同里，就感到凄凉和忧伤。

“谁？”

于富贵忽然发现胡同口的拐弯处黑乎乎的，有人蹲在那里。

“我。”

原来是王海。

于富贵走近时，王海也站起来了。

“这么晚了，在这儿干啥？”

“等你嘛。”

“你怎么不呼我？”

“没有什么事儿，呼你干啥哩？”

“走，家去吧。”

“不去了。”

两个人站在胡同口不再说话，于富贵一边给王海递烟和打火，一边心里就发热。他明白，王海是因为怕他出事儿，才等在这儿的。

“王海，你想出问题了？”

“老于，和你分手以后我就想出问题了。”

“不瞒你说，我也想出问题了。”

“那个传呼？”

“对。”

“想出是谁了吗？”

“没有。”

“我想出来了。”王海说，“别的老大没有这出手。”

“会是谁呢？”

“秀才！”

于富贵心里一愣，这才想到了，肯定是秀才。在郑州的黑社会老大里，是棵葱是头蒜他和王海都见过，只有秀才他们一直不知道是谁。好多小偷都说自己是秀才的人，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老大。有意思的是，也从来没有听

说过秀才出手作案。而且，秀才也只是个外号，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是传来传去地说这个老大像个文弱书生，出手却无比狠毒。把他说得神秘秘飘飘忽忽的，就像一个鬼魂。

“王海，你这一说，我也想着是他了。”

“你还是要留点心，别大意。”

“兄弟，你是怕我成了何满子第二？”

王海笑笑就走，回头说：“有事儿就呼我。”

看着王海的背影一点点远去，小着小着消失在黑暗里，于富贵一动不动地站在小胡同口。他不想回家去，也不想再溜达，忽然间满脑子都涌上来何满子的事儿。

好像何满子又高又大地走过来，手里提着他喜欢的鸟笼，满身是血……

好像何满子躺在医院急救室的床上，脸色苍白，一双大手软软地抓着他，挣扎着笑着悄悄地对他说我不行了……

夜越来越静，不远处轻轻地传来了金水河的流水声。

夜深沉时，于富贵离开胡同口慢慢悠悠地走回家去，他觉得身后边就回响着何满子的脚步声……

6

多少年了，谁都知道何满子是在退休以后被人用刀捅死的，但是为什么被人捅死，一直是个谜。只有于富贵知道，老何是因为一辆自行车送的命。

那是哪一年？已经十几年了吧？那时候老何还没有退休，一天中午他下班回来，发现有人给他送来一辆凤凰牌自行车。

何满子围着这辆崭新的自行车转转看看，不知该如何处理。从这一刻起，他就开始迈出死亡的脚步了。

他一看到这辆自行车，第一个反应就是连忙回身小心地把门关上，走过去坐进破沙发里，把烟拿出来点火抽着，开始仔细地打量这辆车子。这么看看那么看看，对着这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出神。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谁家要拥有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这三大件宝贝，就已经是富人了。凤凰牌自行车又是名牌，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随便买，还要凭票。甚至车票比钱还要难弄。像何满子这样的家庭，有人把凤凰牌自行车当礼物送进家门，这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作为抓小偷的老警，他一直是帮人把丢了的东西找回来，却从来没有想过怎么样把送上门来来路不清的礼物退回去。今天，他可是遇到新问题了。

不过，他虽然不知道谁给他送的车子，但是人家为什么要把车子送给他，他心里却非常透亮。近来他连着把几个小偷拍进了局子，跟着有人给他送来车子，这还不是明摆着让他手下留情的意思吗？

他笑了。

他笑着想，又遇到高手了。

他干这一行已经几十年了，长期和小偷们打交道，他非常清楚小偷们的能耐，他们能够很容易地把别人的东西偷走。但是，能够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车子送进他家里不被任何人发现，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走走看看，家里的一切完好如初，连门锁似乎都没有被人碰过一样。他一进家门，就看见自行车

支在厅里。接着他又发现，车筐里还放着发票。想得真周到，他不由得想，这活可干得真漂亮呀。他心里明白这可不是小毛贼的手脚，只有老大们亲自出手才能够把活干得这样干净利索。

他心里当然也明白，他们把礼物送到他家里的另一层意思是说，告诉你何满子，我能够把我的东西送进你家里去，也就能够把你家里的东西拿出来。更深一层意思就是威胁了：我不仅可以拿走你家里的东西，也可以拿走你家里人的命……

怎么办？

他当然不能够把车子送回去，因为他不知道送给谁。

他当然也不会为这一辆车子就对小偷们手下留情，那就不是他何满子了。

他心里也曾经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把车子交给局里，向领导上说明情况，洗干净自己的身子。但是，他又想不能够那么做，把自行车交出去，不就等于告诉别人经常有人给我送礼吗？那我还能说清楚吗？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拿定了主意，谁叫你们送给我呢？你们既然送来了，我就收下吧。你他妈的敢送什么我何满子就敢收什么，老子就是贪赃不枉法，该怎么收拾你们还怎么收拾你们。你们威胁我，我才不怕哩。他觉得自己了解这些小偷们，谁的东西他们都敢偷，他们轻易不惹警察，再借给他们个胆，他们也不敢。

何满子就是在这里大意了。

这样，他就决定把凤凰牌自行车留下来。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他从破沙发里站起来，先把车子发票收起来，又把自行车往一边靠了靠，摆在家里人习惯放车子的地方。再回头看看，他笑了，就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车子了。

这就是何满子的可爱之处。他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实际上是在寻找说服自己的理由。他找呀找呀，最后总算找到了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的理由，自己把自己骗住了。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需要自己想办法欺骗自己，而且一般来说欺骗自己比较容易。甚至我们如果留意一下，还会发现这是一种经常发生的心理现象，不只是何满子有，我们人人都有。那么，这种经常在日常生活中流动着闪现着的心理现象，也许在提示我们，活动在白天黑夜的时空之中的那个我们自己是外形，如同我们的广告形象；而潜伏在我们意识的闪念之中的我们自己才是我们的本质，也就是我们的灵魂。

现在我们明白了，何满子找那么多理由，实际上完全是为了掩盖这辆车子对他的诱惑。他实在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因为他早就梦想给自己的女儿买一辆这样的自行车了。他实在是没钱，就是有钱，买这种名牌车子自己也没有能力。现在好了，他可以把这辆车子送给自己的女儿了。

女儿回来了，一进门就叫：“爸爸，哪来的新车子？”

何满子笑笑说：“买的嘛。”

“给谁买的？”

“给你买的呀。”

“爸，别逗了。”

何满子拿出发票说：“你看这是发票，爸爸不哄你吧？”

老伴悄没声地走进来，问：“哪来的钱？”

何满子说：“借的。”

老伴说：“谁给的车票？”

何满子说：“这你就不用管了。”

女儿兴奋地围着车子转：“爸，你真棒！”

看到女儿这么高兴，何满子觉得这件事真是做对了。

他当然没有想到，两年之后他就是为这辆车子送了命。那时候他已经退休，早就把这辆车子忘到了脑后。再加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一辆自行车也不算什么贵重东西了。那清早天刚麻麻亮，他提着鸟笼出去遛鸟，刚走出家门前的胡同，就在拐弯的地方，忽然从旁边蹿出来个人，对着他后心连捅几刀。那时候他手里还提着鸟笼，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看，就倒下了。

就在倒下去的一瞬间，他一下子想起了那辆凤凰牌自行车……

他死前在医院里躺了两天，奇怪的是多少人去看他，不管问他什么他都不说，不提供任何破案线索，好像他不想让刑警队侦破这个案子。他有气无力地躺在那里，神色出奇的平静，嘴角上甚至还挂着笑意。他的样子让来看他的同事们大惑不解，而他却仿佛胸有成竹，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他的老伴细心，发现他的目光总在来人中寻找着什么，心想他准是在等谁。

后来于富贵来了。于富贵一进门，何满子就挣扎着朝他伸出手去，何满子的老伴这才明白老头子等的人是于富贵。于富贵是何满子原来的搭档，两个人都是抓小偷的，感情深得如同师徒。看看何满子的眼色，老伴就走出病房，让他们两个单独说话。这时，何满子才把自行车的事情告诉了于富贵。

于富贵咬着牙说：“你放心，我知道咋做。”

何满子有气无力地说：“你错了，你千万什么也别干。你要乱来，才对不起我。”

于富贵不解地问：“那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

何满子舒心地笑笑说：“咱们，咱们干这一行的，没什么亲近人。我一直拿你当朋友，没，没啥留给你，就让你知道知道，也算给你留下一个教训吧。”

于富贵虽然掂出了这话的分量，但当时并不真正明白老何的深意。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的故事，何满子本来可以不说出来，他如果不说出来就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么他为什么要说给我呢？仅仅是一个教训吗？好像不是，但是别的意味他一时品不出来。

好长时间，于富贵一直觉得这是个谜。

但是，于富贵是再也没有给别人讲过凤凰牌自行车的故事。他明白如果他说出去，就损害了老何的名誉，就对不起老何。所以，不管领导怎么追问，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守着这个秘密，就像守着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老何死后不久，冷不丁地，一个叫狗三的劳教释放犯突然被人用刀捅死了。

于富贵一下子想起来，当年就是老何把狗三送进监狱去的。他忽然猜到，狗三肯定是杀害老何的凶手。而且又感到这一切似乎全在老何生前的意料之中：狗三杀死了老何，狗三也将被杀。这当然不会是公安人员干的，公安人员不会采用这种私了的形式。老何的老伴和女儿也干不了这种事情，显然不是她们的出手。

那么，是谁为老何复仇了呢？

案一直没破，那么多大案要案都破不了，谁也不会为死一个老扒手花钱破案。

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才有人说狗三不是单挑，他是秀才的人。

秀才！

后来于富贵也推测过，如果狗三真是秀才的人，当年送给何满子凤凰车的就可能是秀才。秀才送给老何车子，是想让他手下留情。老何却贪赃不枉法，硬把狗三拍进了局子。狗三出狱后怀恨在心，就捅了老何。那么秀才呢？是因为狗三惹祸，坏了黑社会的规矩，秀才为了清理门户，又让人做了狗三？

这回王海猜测，传呼他于富贵的也是秀才。

可是秀才为什么要给他发传呼呢？

唉，不想那么多那么远了，是不是秀才也不用去想了，都要想糊涂了。有一条是肯定的，我于富贵这一回是遇到高手了。

较量就在眼前，先回家去好好睡一觉吧。

于富贵拿出钥匙，悄悄地打开自己的家门，尽量不碰响家里人的香梦。使人想到他在外边是警察，回家却像小偷一样……

7

“有动静吗？”

“没有。”

从收到那个传呼的第二天开始，王海几乎每天都问他，他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动静。

“已经三天了吧？”

“已经三天了。”

王海为了怕出意外，早上去迎他上班，晚上再陪他回家。就是在白天，他们两个分头活动的时候，王海也经常呼他。但是，三天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等待，在折磨着他们。

一直到第四天下午，于富贵在花园商厦巡护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有人在跟踪他。

积反扒十几年的经验，在这种人群密集的地方，于富贵很快就能够发现谁是小偷。甚至有时候他还能一个一个数出有几个小偷在人群中活动。他什么也不用看，只看人的眼睛。这和当年的何满子不同，何满子是看手。往人群里一站，何满子什么都看不到了，只看见手。在他眼里到处都是手，是手的海洋。而于富贵是看眼，在人群里他什么都不看，只看人的眼睛。在他看来，人群就像布满星星的天空。在这些眼睛中，普通人的眼睛是一种类型，小偷的眼睛是一种类型。由于关心的内容不同，这两种眼神区别明显。普通人的眼神是直的，看什么就是看什么，又单纯又规矩。只有小偷的眼神是弯的是活的，灵动活跃格外明亮，在一片眼睛里往外跳，就像鱼儿跳出了水面。十几年来，于富贵就凭着对这两种眼神的区分，一眼就能够在人群中认出小偷来。而且越是人多，这些眼睛就越是好找。看得多了，他觉得看这些眼睛上瘾。如果有几天看不到这些眼睛，他就想得很，就觉得生活不完整，就觉得缺少了什么一样心里发空。

这天下午，于富贵楼上楼下漫不经心地晃过来，就发现每层楼上都有小毛贼在“钓鱼”。有几个还认出了他，连忙悄悄地

溜走了。后来他转到二楼，就在二楼的电梯口，偶然一抬头，发现五楼上正有人居高临下看着他。虽然是一闪即逝，毕竟是“对眼儿”了。“对眼儿”以后，他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双眼睛，不像小偷的眼神，也不是普通人的目光。于富贵就明白有人在跟踪他了。

于富贵就是跟踪的老手。为了办案，于富贵这些年不知跟踪过多少有名的扒手。当然不会笨到发现身后有人，才想到有人跟踪他。在非常的地方出现非常的目光，这就够了。

他明白，目标终于出现了。

应该说，从“对眼儿”起，真正的较量就算开始了。

“对眼儿”是行话。长期以来“对眼儿”这行话，只流行在反扒和扒手之间。表面上看，不过是说两个人的眼神偶然碰到了一起。但是内行人明白，只这么一“对眼儿”，双方就都露底了。如果说在这之前，于富贵对那个传呼还感到神秘甚至有一点隐隐的恐惧的话，那么在“对眼儿”之后，他心里马上就平静下来了。

因为有人跟踪他，这就说明对手不是索命鬼。如果想要他的命，还跟踪他干什么？只需要埋伏在哪里，守株待兔就行了。冒着危险跟踪他，又在这么繁华的地方，这不是索命这是要做他的菜。说白了，就是要来他于富贵身上偷东西。你不是老警吗？你不是反扒专家吗？你不是要把我们拍进局子吗？好，我就送货上门老虎拔牙，我就专扒你的皮。这叫明挑，这叫做菜。不在乎偷你的东西多少，更不在乎值不值钱，就在赌个输赢出个彩儿。要真是被扒手做了菜，你如果要面子，从今往后就不会再干这行当了。你如果不在乎，硬着头皮还干老行当，你也

没法干了。因为你已经威风扫地，小偷们没有人再怕你了。

这就是规矩。

人在世上混，三百六十行，哪一行都有那一行的规矩。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连警察和小偷之间也有了这么多道道。

明挑，就像警察和小偷之间的决斗，无疑是他们之间较量的一种最高境界。

于富贵不慌不忙地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明白高手过招，不用担心谁会走丢了。既然人家在跟踪他，他也知道自己今天走不了啦。是高是低，今天得把事儿摆平。慢慢地，他开始兴奋。忍不住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点点地进入了亢奋的状态。

他干这行当多年，已经养成了许多职业习惯。他虽然抓小偷，却早就不再像普通人那样仇恨小偷。就像刽子手并不看重死刑犯的罪恶，只想着怎么样才能够把活做好。在他眼里小偷只有手段高低，早已经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了。

刚干反扒时，只要看见是小偷他就恨，于是他见了就抓，就像捡到篮里都是菜一样。何满子看着他笑，他不理解。黑道的人说他不熟，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天天抓小偷，几年抓下来，他就没有兴趣对付那些小毛贼了。而且感到老抓那些小偷小摸的，抓得他手脏抓得他烦。他慢慢才明白，小偷是抓不完的。你就是都把他们抓起来，局子里也容不下。再说了，这小偷并不是越抓越少，反而好像是越抓越多。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小偷。老的老了，小的又长起来，无穷无尽，你永远也抓不完。于是，慢慢地于富贵就职业化了。市面上乱的时候就多抓几个，市面上稳定的时候就少抓几个。只有碰上大案要案，或者是遇到了对手，他才能够进入状态，他才能够提起精神来。

所以，当他发现有人跟踪他，当他猜到对手在和他明挑的时候，他不但不畏惧，反而激动起来。每当这时候，他甚至不再考虑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那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像抽烟，就像醉酒，就像吸毒，他首先着迷的是这份刺激。

这样，我们就理解于富贵了。他虽然在家里在社会上生活得很自卑，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但是只要一面对小偷，特别是面对高手的时候，他一下子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一个突然焕发出精神的斗士。

他生活在自卑里，也生活在骄傲里。他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傍晚的时候，王海给他发了个传呼，他没有回。他非常明白他这时候的处境，他感觉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手的关注之下。他不能去打电话，他不想打草惊蛇。也就是说，他于富贵还真怕对手不跟他了哩。

走出花园商厦以后，他就在花园路上到处转悠。尽量做得和往常一样，一点也不能慌张，不能让对手发现他有察觉。一直磨蹭到天落黑时，他开始慢慢地向河南影院走去。这个路线是他设计好的，他算计着，如果这样慢慢地走过去，到河南影院门口时候正好天黑人多，对手如果真是找他明挑，就可以在那里出手。这就像钓鱼，大鱼咬钩以后不能强拉硬捞，要顺着遛它，只能够慢慢地把它遛过来。当然，他这也只是推测，如果对方并不出手，并不和他明挑，那就可能真是索命的了。如果是索命，花园路和河南影院行人流动量大，并不是出手的好地方，也就不担心。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

路灯也亮起来了。

正如于富贵算计好的那样，等他磨磨蹭蹭这儿看看那儿停停，走到河南影院门前时，散场的人正往外出，入场的人正往里进，还有买票的退票的，正是小偷作案的最佳时机。他走进人群里时，还没有发现目标。但是他凭直觉能够感觉到，对手应该离他不远。

这时候，有几个退场的男女迎着他走过来，由于天色暗下来，在这一片眼睛中，大多数都像睡着了一样，只有几个小偷的眼睛醒着，亮得像灯。于富贵慢慢地走过去，就在他和他们走近时，他的膀子忽然被谁扛了一下。他心里一惊，这动作他太熟悉了，再高明的扒手也脱不出扒手的习惯动作。于富贵立马明白，就这么一扛，自己已经被人家做了。

于富贵来不及检查自己丢了什么，一回头，先认准目标。一个穿花格子夹克的男人，正从人群中穿过去向西走。没错，就是他。在花园商厦五楼上往下看他的，也是这件花格子夹克。不过，于富贵没有慌，他什么也不想，只是快步追过去。一边追，一边摸摸身上，他发现自己衣袋里的工作证夹子没有了。

真是好身手！于富贵感慨不已。闪电一样，这活做得漂亮！偷的也是宝贝，如果不追回来，让他拿着警察的工作证去作案，等于持证上岗，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他于富贵这次丢人也就丢大了。

天黑了，夜雾弥漫过来……

河南影院门前正好是立交桥。由于立交桥是后来修的，就不能和临街建筑物让开一定的距离，形成了一条夹道。这夹道从早到晚车流人流不息，经常显得很拥挤。穿花格子夹克的男人就利用了这个地形，在人群中闪来闪去，顺着这夹道一直往西。于富贵紧追不舍，尾巴一样在后边贴着他。

于富贵对追小偷这种把戏很在行，也很自信，只要让他发现并贴上，很少有人能够跑掉。这会儿，花格子夹克只走着不跑起来，他也只走着不跑。他心里笑着说，咱两个算想到一块儿了，你害怕跑起来造出影响弄成人人喊打的不利局面，我也害怕跑起来影响不好，让人们看到到处都是小偷也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样，两个人都在选择时机。不同的是，一个人在选择逃的时机，一个人在选择抓的时机。两个人虽然在走，却脚步风快，就像竞走一样。

河南影院往西，就是省工会的十八层高楼龙祥宾馆。越过龙祥宾馆正好是团省委的建筑工地，也是一个十八层的高层建筑，刚刚把框架立起来，窗户还没有装，内外也还没有粉刷。工地上虽然凌乱，因为工人已经下班，所以非常安静。见于富贵追得太紧，小偷看准时机紧跑几步，窜入了建筑工地。等到于富贵赶过来时，他已经钻入了楼内。于富贵不敢迟疑，紧跑两步，也追进了大楼。

这大楼在外边看着只是显高并不太大，一追进来，于富贵才觉得里边四通八达地方很大。由于还没有完全建好，到处都是通道，好多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还没砌，连在一起就像迷宫一样。地形复杂，再加上又是夜晚，到处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于富贵知道在这种地方追踪，主要得用耳朵听，再靠两

条腿跑，跟着声音追。所以，追进大楼一看地形他就明白了，今天是个出力活。什么也不想了，听着高处的脚步声就开始爬楼梯。

城市刚刚铺开自己灯火辉煌的夜景，楼外边的金水大道上不断有车笛溅起在空中。于富贵追着高处的脚步声，一口气爬上了十八层大楼。两个人开始在房间与房间之间转，刚追着转了两个来回，小偷又顺着楼梯往下跑，于富贵也只好从十八层楼上再追下来。两个人一口气冲上十八层，再一口气冲下十八层，就像爬楼梯比赛一样。在一楼的房间与房间之间只转了一圈儿，小偷又开始往楼上冲。于富贵一边跟着不放也往上冲，一边就想明白了，真是行家里手呀，刚才咱遛过人家了，现在轮着人家开始遛咱哩。

警察遛小偷，小偷也遛警察。说白了，小偷这是在和警察较量体能。小偷的意思很明白，咱们两个先跑，看谁能跑过谁。别看这个法子笨，却很见功夫，对小偷来说也很实用。由于小偷是逃命，警察是办案，一般来说，逃命的当然跑得快，警察都跑不过小偷。等到小偷把警察拖垮了，小偷就可以在警察面前大摇大摆地逃走了。

“别跑了，你跑不过我。”于富贵想在气势和心理上先压倒对手，一边追着跑一边忽然开口说话，来打击对手的精神。

“别追了，只要我想跑，你就追不上我。”对手也不示弱。

这样，虽然没有第一趟速度快，他们两个还是很快就爬上了十八层。就像第一次一样，他们又在顶层的房间之间开始转，一个人在前，一个人在后，看着不远，就是抓不住。和第一次追上来不同的是，第一次他们在顶层的房间之间转圈时候是跑

着转，这一趟是走着转。两个人一个躲一个抓，都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一个说：“何必呢，早晚我得抓住你。”

一个说：“算了吧，你已经不行了。”

他们走着转着，转到楼梯口，小偷接着又往楼下跑。不过，由于体力消耗太大，已经跑不起来了，基本上是往楼下走。这样，小偷走在前边，于富贵走在后边，两个人差不多相距半层楼远近，一块儿又走下了楼。在一楼的房间之间转着的时候，两个人基本上已经累垮了，一摇一摆地像散步。

体力耗尽了，只有意志在支撑着他们。

于富贵怎么也没有想到，已经累成这样了，小偷在转到楼梯口时又开始往上爬。这可是他没有想到的，十八层楼上两趟了，还要再上吗？但是他也不多想，你爬，我也爬，你在前边双手按着腿，我也按着腿。你双手扒着楼梯，我也双手扒着楼梯。这会儿谁也不怕谁看着丢人了，他们确实是在爬。爬到四层楼时，他们再也爬不动了。

在四层楼上，两个人同时站下来，一动不动地喘气。一个不躲了，一个也不抓了，他们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哇”的一声，小偷开始呕吐起来。

于富贵看见只当没看见，吐就让他吐吧，他开始摸烟抽。他的手软得发抖，他觉得真是连打火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口烟闷下去，那个舒展呀，他觉得全身都飘成一股轻烟了。

“你干啥？”他忽然发现小偷停住呕吐，横着向窗口那边挪动。

“嘿嘿，你想不到吧？”小偷冷笑笑，一边横着挪一边回

头说，“我说过，你于富贵抓不住我。我不会白白栽在你手里的。”

“你不要胡来呀！”于富贵忽然明白过来，连忙喊。

“嘿嘿。”小偷冷笑着一直向外走。

于富贵看着小偷挪向窗口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他要干什么。但是晚了，他刚想到要扑过去拉住他，他纵身一跃，已经从四楼上跳下去了。

于富贵心里一惊：这是自残！

这不是自杀。扒手们的行话，把这种行为叫自残。不过一般来说，敢于自残的扒手并不多见，大都是扒手中间的佼佼者，通常是老大们才有这出手。这是扒手们最后的一招，常常是眼看就要被抓住了，就忽然抽出刀来，不是砍警察，而是砍自己。砍别人容易，砍自己难。在黑道上的人看来，砍别人不算英雄，敢砍自己才是“人物”。他们有的是主动触电，有的是服毒，还有更激烈的，把自己的眼珠子抠出来往警察手里递。他们在最后的关头，通过自残，来威胁和打击警察，也算展示自己的“英雄本色”。从这个角度来看，敢于自残，也算扒手们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了。

于富贵是老警了，虽然对这种把戏并不陌生，对手能够从四层楼上跳下去，他还是被震撼了。他好长时间没有遇到这样的对手了。事情在面前突然发生，不由得他在心里也暗暗起敬。相比之下，自己虽然一直追着不放，毕竟没有把人家抓住，只是把人家逼得跳楼自残。他觉得自己很没有能耐，无论如何他觉得这场较量自己还是落了下风。

这时候工地上静悄悄的，一个人跳楼落地的声音，并没有把周围的任何人惊动。楼道里黑洞洞的，于富贵慢慢走下楼来。

他摸黑从楼角处绕过去，去察看对手的死活。他想，不论死活，我都得抓住你。但是他也明白，一个人从四楼上跳下来，天又这么黑，工地上这么乱，还说不定砸在什么东西上。如果想死还容易一些，活希望恐怕不会太大了。

“别找了，我在这儿。”

他还活着，于富贵觉得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他摸着走过去，发现小偷卧在一个沙堆上。这说明他跳下来正好落在这堆沙上，是这个沙堆救了他的命。

“你怎么不跑了？”

“人没有死，腿摔断了。”

然后是沉默……

于富贵站在沙堆前，小偷卧在沙堆上，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时候夜空里已经是星斗满天，工地上仍然静悄悄的，谁也不会想到警察和小偷在这里会晤。

“唉，你这是何必呢？”于富贵想了想说，“早知道你要自残，我就不抓你了。”

“你是怕我摔死？”

“要不是这堆沙，你还想活？”

“这你就不懂我了。其实，生又如何？死又如何？”

他这么一说，于富贵就确信他是秀才了。

小偷又说：“不过，老于，都叫你于哥，我也叫你于哥吧。于哥，我还是服你了。”他感叹道，“你就像一块狗皮膏药，粘在身上揭都揭不下来。”

“别笑话我了。”于富贵说，“你已得了手，我又没有抓住

你。”

两个人这么一来一往地把话说得透亮，相互之间的敌意马上就淡下来了，甚至还洋溢出不少的理解和敬意。虽然是明挑，却完全是因为职业不同，他们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恩怨和仇恨。好像高手过招，相互之间更容易沟通和理解。不明真相的人看着他们这样子，听他们像老熟人一样说话，说什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两个是冤家对头，是警察和小偷。

“给，东西还给你。”小偷把夹子递过来，“我都没有来得及看看这是啥玩艺儿。”

“工作证。”于富贵伸手接过东西，忽然笑着问，“如果我没猜错，是秀才吧？”

“是我。”小偷坦然承认，“我虽然是三只手，但我不说假话。”

“人物。秀才你果然是人物。”

“于哥，要不你先把铐上？”

“为一个工作证？”于富贵笑笑说，“不用了吧。”

“那，给我根烟吧。”

于富贵把烟摸出一根来，蹬着沙堆走上前，递给秀才，又打火侍候他抽着。然后呢，他自己也一屁股坐在沙堆上休息，摸出一根烟也抽着了。于是，工地上就闪闪烁烁亮起来两豆火光，好像燃起来许多的温情。

“于哥，”抽了几口烟，秀才忽然说，“谢谢你，于哥，谢谢你成全我。”

“成全你？”于富贵不明白，“成全你什么？”

“唉，怎么说呢，你能够抓住我，让我好感激。”

“秀才，”于富贵一下子站起来，“你说明白点，我怎么了？”

“于哥，”秀才抬头望着于富贵说，“你这会儿不急着带我走吧？”

于富贵摇了摇头。

“你坐下，你坐下听我说。其实我一直想认识你，我也早就等着这一天。于哥，我这会儿特别想跟你说说话，行吗？”

于富贵点点头，慢慢又坐下来。

9

于哥，其实下午在花园商厦，我在五楼上往下看时，你就认出我了对吧？

于富贵说咱们两个“对眼儿”了。

我知道于哥你眼毒。几年前我就跟踪过你，那时候我想看看你怎么做活，一趟遛下来我就明白你是玩眼的。不过我敢保证，我要没有给你发过传呼，我就是站在你眼前，你也看出来我是道上的。

于富贵说没错，我承认。

咱们两个“对眼儿”以后，你就开始遛我对吧？你这一点我服气，我虽然给你发过传呼，想明挑你。可是你自己并不清楚是明挑还是索命，就这么坦然入局，我服你的胆气。另外，我看见有人呼你，你低头看呼机时，我就在你身后不远。是你的搭档王海吧？为了稳住我，你没有回电话。那时候你在设计路线，后来你想好了，就开始在花园路上到处磨蹭着遛我，这儿看看，那儿逛逛，一直磨蹭到天落黑才往河南影院带我。你

可真耐心。我那时候就想，今天就是来明挑哩，于哥怎么设计，小弟就怎么奉陪。你也明白，高手过招很难出奇制胜，讲究的就是借杀还杀将计就计。所以，你前脚走，我后脚跟，咱们两个是一前一后走到了河南影院。你算好了让我在河南影院出手，是不是于哥？

是这样，我想着如果不是索命是明挑，你就会在那儿出手。

你想对了，不过你还是没有想到我会出手那么快。你刚到那儿，我趁你没有稳住神儿就出手了。不过，我也没有想到你贴我贴得那么快，几乎是一转身就贴住了我。你知道我还佩服你什么？你沉着。一贴住我就不再慌张，追我时的那份从容，真是让人服气。我也服气你耐力好，十八层高楼我遛了你两趟，愣是没有遛掉你，我就明白，再耗下去，我今天就要栽了。这我才重新上楼，我第三次上楼你没有想到吧？我知道你没有想到。那时候我就想好要跳了，不过我原来是准备上到十八层再跳下来，谁知道上到四层楼上我再也爬不动了。头也发晕，又恶心呕吐，也就只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了。

说明你命大，真要从十八层楼上跳下来，你这会儿就不用抽我的烟了。

这你就不懂了。我刚才说过，生又如何？死又如何？我刚才从楼上跳下来时候，根本就没有把生死当回事儿，我只是要把我这条道走到头儿。

于哥，人这一辈子走哪条道都一样，你不要觉得我们是黑道，黑道也同样是人生。我们黑道的人为什么要自残？并不是为了吓谁。你们不会理解，这是我们黑道上人的规矩和道行。生死本不算什么，但是得和道上兄弟们有一个交待，更是对自

己的一个交待。往高处说，也算是我们黑道上人的一种人生态度。你们干警察的，老认为我们自残是针对你们警察的，这就错了。警察和小偷是社会分工不同，我们偷，你们抓，完全是职业关系，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你说对不对？我们自残说白了和你们警察没有一点关系，主要是我们自己和自已较劲，自己和自已过不去。我这么一说，于哥你明白了吧？

于富贵点点头。

于哥，不过，有一点我不说你永远也不会明白，我刚才从四楼上跳下来，没有摔死，这是我的造化。从今往后，我就再也不是秀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今往后，再也不在道上混了。

你是说要重新做人？

也算是重新做人吧。不过，重新做人和改邪归正是你们的话，我们道上的朋友叫隐身而退，也就是退出江湖吧。我自己呢，就叫它重新去过正常人的生活吧。因为在我和你明挑之前，已经和道上的朋友们说过了，如果我栽在于富贵手上，我就再也不在道上混了。看着是我和你在赌，其实是我也是在和我自己赌。你今天也看见了，我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就说明我没有耍滑，也没有食言，我尽力了。生为男人什么最重要？说话算话。所以，我才对你说，谢谢你成全我。

于富贵说，你这一说，我有点明白了。

所以我说从今往后，我就再也不是秀才了。

那好呀，于富贵说，真要是这样，我今天出这点力气可不冤枉。

于哥，你也知道秀才我的外号，其实我是有名有姓的人，我的本名叫杨光，你以前不知道吧？道上的朋友们叫我秀才，是因为我好看书，再就是经常给他们出些主意，也算是出谋划策吧。其实我不是河南人，我是北京人。为什么落在郑州了？是因为我在郑州出过彩儿，也算是在郑州扬的名吧。我一说你就能想起来，我扬名主要是因为策划那次全国性的小偷代表大会。想起来了吧？就是八六年那次闻名全国的郑州会议。就在郑州火车站，我们在三楼开代表大会，会议名称叫“全国闲散资金开发会议”。你们郑州市公安局在四楼开表扬先进工作者大会，我想你也参加了吧？

于富贵点点头。

我虽然不是那次会议的组织者，但是我是那次会议的策划人。从那以后，道上的朋友才叫我秀才。也就是从那以后，道上的朋友们才信我，我也开始做老大了。我一做老大，就把老窝选在了郑州。不过，多少年了，你们老警们都没有见过我，也不知道我是谁，这是因为基本上不出手作案。我干什么呢？我和别的老大不同，别的老大都是带头作案，我只是做一些管理工作。也就是给道上的朋友们调解一些是非呀，解决一些老大与老大之间的纠纷呀，就像你们公安局里的政委。

于富贵说，你的意思是说你本人没有罪恶。

杨光摇摇头说，你错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近年不出手作案。我早年不知道作过多少案，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我不作那么多案，怎么会把手练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于哥，你也许想都想不到，我九岁上就出手作案了。也可以说我从小就干这一行。但是虽然我一直犯罪，却并没有什么罪恶感。

杨光，你是说你一直做这种掏包和割包的小活儿？

于哥，连你也这么问我？

这么问怎么了？

那么我反问你，你为什么一直干反扒这些小活儿呢？公安系统里职业很多，连我也清楚干反扒是最为别人看不起的。你为什么一直干下来不换换呢？你现在已经是副大队长了，还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吗？但是，你仍然干你的老本行。为什么？习惯了。其实我和你一样，一直就只干这些小活，而且从来不干那些扒火车蹬大轮、撬门别锁的大活。这就是习惯，也可以叫爱好。鲁迅有句话说得好，别人问他为什么只写小块文章不写长的呢？他说习惯了用匕首就不习惯用长枪了。其实做什么都一样，并不在你做什么上见高低，而在你怎么做上论道行，是吗？

于富贵点点头。然后说，杨光，只做小活就没有罪恶了？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我没有罪恶，我只是说我没有罪恶感。我作了那么多案，我能没有罪恶吗？我没有罪恶感，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同，就是说我什么都不懂时，在我还没有是非观念的童年时，就干这个了。

于哥，真是谢谢你听我说话，多少年了我心里的话无处倒，我说出来也不知道你信不信，其实我一直很孤独。其实我小时候还不叫杨光，杨光这个名字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我姓杨是真的，不过这是我妈妈的姓。我原来叫什么请原谅我就不说那么明白了，这是我自己的隐私。我现在是小偷，是老大，是小偷们的秀才，而我原来是谁？说出来只怕要吓你一跳，你也不会想到，我出身高干家庭，我正经是高干子弟。我爸爸的官

到底有多大？我在小时候并不明白，长大以后我才明白了。这么给你说吧，于哥你只管放开胆子猜，在郑州这种地方，你想到他多大，他就有多大。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

那时候我多大？也就是七八岁吧。我父母忽然不见了，不仅仅是被打倒不让当官了，而且是被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一天下午，忽然来了好多人把我们家也抄了。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老是哭，也不怎么管我。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痛苦，就经常溜到外边的街上玩。有一天我就在街头睡着了。等我醒来，我看见一个陌生的大姐姐守着我，她给我吃的，带着我玩，就把我带走了。以后的生活我不说，你也可以想到了。从那时候开始，沈阳、武汉、长沙、重庆、上海、广州、西安，全国都让我跑遍了。先是给大姐当下手，她掏了包就转手给我，我就放在我的书包里背着，谁也想不到我是干这个的。后来我自己也出手上道了。

后来你就再没有回过家？

唉，好多年过去了，等到我的父母重新出来工作到处找我的时候，我已经长大成人，我已经知道了羞耻，就再没脸回去了。于是就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托人花钱买了个户口，落在了郑州。其实我在道上时间一长也习惯这种生活了，黑道上怎么了？人，怎么还不是活一辈子？

唉，可是这些年，道上，也没法混了。杨光笑着说，于哥，说出来不怕你见笑，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道上这些年也发生了天大的变化，世风日下，不再讲交情，也不再讲义气，人，腐败了。

什么什么？腐败了？

对，腐败了。你认为就你们会腐败呀？其实我们也会腐败。什么是腐败？我的理解并不是多吃多占的小打小闹，那只是腐败的小儿科，真正的腐败是什么呢？是规矩的腐败，是生活秩序的腐败。其实不管黑道白道，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它长期形成的生活秩序，人们是依靠长期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维持着一切，要是这个秩序被破坏了，生活就开始全面腐败了。

是这个道理。

这样，你就理解我为什么不想再在道上混，不想再当什么秀才了。我原来是无家可归才入了黑道，正常社会抛弃了我，黑道却给了我生活的温暖。如今我无法在黑道上混了，只能返回正常社会去过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我有这种想法已经好长时间了，一直在选择时机。这一说你就明白了，我找你明挑，说白了就是给我自己制造机会。唉，人哪，说到底人都是很软弱的，面对一种生活需要勇气，告别一种生活也同样需要勇气。唉，实话说吧，我刚才从四楼上纵身往下一跳，并不是什么自残，说自残好听点，其实我那是自杀。表面上看好像是对别人有一个交待，其实更是对自己有一个交待。好了，这一切总算过去了。总算彻底解脱了。从今往后我就可以去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于哥，所以，我说谢谢你成全我，现在你明白我是真心的了吧？

于富贵点点头说，我信。

那么，好了，于哥，我的话说完了，我也说痛快了。

我也听得很高兴。

于哥，现在我可以跟你走了，你动手吧，你可以铐我了。

于富贵笑笑，摇摇头说，我不铐你。

为什么？

也不为什么，我老于什么也不为，就为你杨光刚才这番话，就为你杨光今后重新做人。

又是沉默。

来，让我老于先背你上医院吧。

这，这……

别这这这了，来吧。

10

那时候于富贵头脑一热，就把杨光背起来了。把一百多斤的大活人背在身上，他才感到了沉重，他已经好多年没干过这种笨活了。

如果于富贵这时候背的是女人呢，可能会轻些。男人背女人，背上就不仅仅是物质，而且还有性感。物质使人沉重，性感就使人轻松了。男人背男人，就不同了，背上完全是物质，是一堆肉，只剩下负担，就觉得非常的沉重。

于富贵背着杨光，又没有灯，往外走时拐来拐去还得找路，好不容易才走出了建筑工地。刚开始还没感到有什么不妥，等到他背着杨光来到金水大道边上，往路灯下这么一站，才觉得自己荒唐了。他自己在心里先笑了。这算什么呀？警察背小偷。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我于富贵这是怎么了？如果电视台的记者正好碰上，把这一幕录下来放给大家看，他觉得那才逗哩。

但是，有一点是真切的，那就是他背着小偷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他也觉得奇怪，和家里人在一起没有这么愉快过，和领导和同事们在一起没有这么愉快过，和小偷在一起还把人家背在身上，心情怎么会这么愉快呢？

他自己也无法理解，怎么会产生这种又荒唐又真实的美妙感觉。

他没有往深处想，他不明白他一直沦陷在自卑的生活意识里。和家里人在一块儿，他总觉得惭愧。身为男人，他没有本事多挣些钱，让家里人的生活好一点。由于太忙，连家务活也没时间多做。长时期以来，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和领导和同事们在一起呢，又总觉得人家看不起他。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说话办事就处处小心，总害怕犯错误和得罪别人。由于他做人一直做得很小，当然也就很累。而这天晚上就不同了，他是和小偷在一起，自卑感就没有了，反而还有些居高临下，在他看来，这种感觉并不常有。杨光多年迷失在黑道上，是自己搭救了他，亲手把一个大活人从黑道上背了回来，让他重新做人，这等于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改变别人的命运，就等于占有了别人的精神。占有别人的精神，实在是一个男人最大的精神享受了。就是这种精神享受，让于富贵产生了美妙的感觉。

精神享受，永远是人生最奇妙的感觉。

现在再看着于富贵背着小偷，在夜晚的路灯下，心情愉快地站在金水大道边上，伸手去拦面的，就理解他这种非常行为的心理动机了。

郑州的黄面的很多，蝗虫一样爬满了各条大街小巷，白天黑夜什么时候都有，拦一辆面的实在是很容易的事儿。于富贵

几乎是刚站到那儿没有两分钟，一辆面的就开过来了。司机发现他背着人，还主动下来为他们打开车门，帮着于富贵把小偷弄到座位上。

这就是城市文明。

城市文明的钥匙就是金钱，金钱就是通行证，只要你给钱，就有人给你服务。

“上哪儿？”面的司机问。

于富贵说：“上医院。”

“上哪个医院？”

“让我想想，这样吧，上省体工大队医院。”

“健康路那个？”

“对，是健康路。”

车开起来，游在河流一样的灯光里，使人想到城市的夜晚像梦境。

刚才，于富贵及时地想起来了一个王大夫。王大夫是省里治疗跌打摔伤的名医，和他于富贵一样也是郑州市的政协委员。他们曾经在一块儿开会吃饭，有一点交情。他记得王大夫在省体工大队专门给运动员看外科，他就让司机把他们往那儿送。他想，送到王大夫那儿不但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也可以少花些冤枉钱。现在医院里也不再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了，你给钱他才给你救死扶伤，并且宰人宰得厉害，所以该躲还得躲。

如果我们留意于富贵这时刻的思维线索，就会发现，他刚才背小偷时还觉得荒唐，现在他已经把小偷当成朋友了，不仅背他上医院，而且还想着为他省钱呢。

还好，王大夫正巧上夜班，找王大夫没有做难。

“他怎么了？”王大夫问。

“摔伤了。”于富贵开始替小偷掩饰。

“老于，病人是你的……”

“朋友，朋友。”

这是他今天晚上的第二个非常行为，把小偷引为朋友。

朋友，这可能是一个警察送给小偷最好的礼物了。

于是，等到把杨光安排在医院里，他一个人走出医院准备回家时，站在大街上先呆住了。这时候他才认真回想起来，我今天晚上都干了些什么呀？一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他才感到自己实在是太荒唐了。

这时候已经夜深了。从医院到他家虽然不算太远，打面的也要花六块钱。随随便便就花六块钱，他可不舍得。他点着烟，一边抽着一边溜达着回家去。他边走边想，今天晚上这事儿该怎么对人讲呢？

这时候他才发现，好像怎么讲都不合适，而且怎么讲也不明白。你总不能说你去单刀赴会和小偷明挑吧？这算什么呀，算警察和小偷决斗？事先怎么不向组织上汇报？又不能讲人家只偷了你一个工作证，你就逼人家跳楼自杀吧？更不能讲你一个警察不但没铐小偷，还把小偷背着去看病，这不就和黑社会扯不清楚了吗？这一下可麻烦了，不但没有人相信你，还认为你和黑社会钻一个裤裆丧失了立场。那就算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唉，多少年来的经验使他深切感到，什么事情只要一本正经地摆到桌面上，一扯到领导那里，就麻烦了。

能不能不讲？

也许别人可以不讲，他于富贵不能不讲。多少年来养成的

习惯，没入党的时候，办什么案做什么事都还向领导如实汇报呢，更何况他现在是党员干部了呢？

那么向谁汇报？当然给李大队长。虽然他也是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毕竟是副的，李大队长是正职，正副之间虽然一字之差却差之千里，他就得向李大队长汇报工作。有时候他甚至觉得办公室的白主任也和他的领导差不多。凡事不向李大队长和白主任说说，就觉得对组织上隐瞒了什么一样。但是，今天晚上这事儿，可怎么汇报呀？

想着走着，就走得快。已经走近厂区的小胡同了，于富贵忽然看见胡同口处黑乎乎一团，黑暗里好像蹲着一个人。

“谁？”

果然，一个人从黑暗里慢慢地站起来。

“谁？”

“我。”

一搭腔，才知道是王海。

“你怎么在这儿？”

“废话！等你嘛。”

好兄弟。于富贵心里一热。

“等啥哩，没事儿。”

“怎么，结了？”

“结了。”

“那走吧，回电话去。”

“给谁回？”

“李头嘛。”王海连忙说，“对不起老于，我呼你，不见你回，我怕出意外，就给咱李头汇报了。现在李头还在等电话呢。”

这下可糟了，不说也不行了。于富贵连忙问：“你没给我家里人说吧？”

“没有。”

“还好。那，那走吧。”

这也是多少年养成的习惯了，由于职业的关系，警察成天和坏人打交道，经常处在危险之中。每每执行任务回来，都要及时互通情况，互相报个平安。

“也好，先报个平安混过去，详细情况以后再说。”于富贵说，“王海你记着，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张扬出去。”

王海笑了，“什么事儿呀？你还没有给我说哩，我怎么张扬？看你这样子，是不是出事儿了？”

于富贵也笑了，“你看，我自己先糊涂了。出事儿倒是没出多大的事儿，只是今天我办这事儿，咋想都没法儿对别人说。”

王海说：“你这话一丈深一丈浅的，到底是怎么了？”

于富贵说：“走吧，先回电话，回了电话我给你细说。”

已经深夜了，两个人还得去找公用电话。于富贵想，有个手机就好了。他任副大队长后，办公室白主任曾经给他配过手机，那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肯要。总觉得自己不是个正经领导，工作作风朴实些好，别再搞得脱离了群众，就里外不是人了。后来局头们为这事还在大会上表扬了他，弄得他想要也没法伸手了。每每想起来，就觉得后悔。

于富贵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在这里正瞒着藏着的时候

候，为了顺利地退出江湖，杨光一出医院就风风火火地把事情张扬出去了。

杨光在医院里只住了一个晚上。伤虽然不重，从医院回来，他就让人去买了轮椅，而且是一坐进轮椅里就再不下来。他很会夸张事态和营造气氛，面对着闻讯而来的道上弟兄们，他坐在轮椅里造出了许多的悲壮。

“我栽了。”他说，“于富贵是人物，是他把我背出来送到了医院。”

他明白，只要他这么一说，这消息马上就会在道上传开，很快就会传遍郑州甚至传遍全国。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深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能够全身从江湖隐退，也并非容易。为了安全地解脱出来，他昨晚躺在医院里，就进行了周密的设计。就像昨天晚上画下了草图，今天只是照图施工一样。

“对不起，我尽力了。”他对众人说，“不过，我没有给你们丢脸。我昨天晚上从四楼往下跳时，就没想到还能回来见弟兄们。”

杨光的话，煽动着大家的感情。道上的弟兄们围着他，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有的人眼里已经泪汪汪了。一个叫阿秀的忍不住了，“哇”一声哭着跑进了里屋。

“作为老大，也作为男人，我要兑现自己的诺言。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你们的老大，我也不再是秀才，道上再也没有秀才这个人物了。”

杨光对黑道上的人了如指掌，他明白这时候大家还围着他，在等待着什么。他伸出手，捻动手指，习惯地打出一个潇洒的榧子。这时候，为他管钱的毛毛姑娘把保险柜从里屋推出来，

一直推到大家面前。

“毛毛，打开它。”

毛毛蹲下身转动着密码锁轮，然后把门轻轻拉开，里边是一捆捆码得整整齐齐的钱，秀才早已经把一切准备好了。

“你们跟我多年，都知道我不贪财。都看见了，保险柜已经打开，我已经准备好，你们各自拿走一份，散伙吧。”

但是，好长时间，谁也不动手，谁也不说话。大家团团地围着他，沉默出许多黑道上的感情。

有人忽然说：“老大，你受了伤，钱留下你用吧。”

杨光说：“别这样。这些钱都是大家伸手从火里抓的，从刀尖上抢的，本来就是你们的，你们要不拿走，就是看不起我。”

这才有人慢慢走过来，走向钱柜。

为了钱，一个一个还是走过来了……

拿了钱，一个一个又走出去了……

终于渐渐地把屋子走空了。

“阿秀，你也出来吧。”

阿秀从里屋走出来，眼里还噙着泪。

杨光说：“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阿秀咬着嘴唇点点头。

杨光说：“这就好。你一直追我，我一直不答应你。现在你明白了？”

阿秀说：“我明白了。”

杨光说：“明白了就好。什么也别说，拿上你那一份，也走吧。”

阿秀擦了擦泪，拿上自己那一份钱，低着头也走出去了。

屋子里只留下杨光坐在轮椅里，毛毛在后边扶着他。

“房租付了吗？”

“付清了。”

“付清了不好。”

“多付了一年。”

“这样好。人家把房子租给咱小偷们住，万一将来知道了还不定多后悔哩。多付一年房钱，也算是一点补偿吧。”

“我就是这样想的。”

“谢谢你，毛毛。”杨光想了想，又说，“你虽然年轻，又不爱说话，总是为我想得很周到。好了，你也走吧。”

毛毛忽然说：“我不走。”

杨光说：“怎么，你可怜我？”

毛毛说：“不，我跟着你。”

杨光说：“别说胡话了。从今往后我都不在道上混了，你还跟着我干啥？”

毛毛说：“我也不在道上混了。我跟着你，跟你结婚。”

杨光笑笑说：“毛毛，你别吓我。你还小哩，我可是中年人。”

毛毛认真地说：“谁吓你了？我一直想跟你说，我要跟你结婚。”

杨光说：“别乱说了，你找谁不行？”

毛毛忽然笑起来：“我知道你一直在跟我开玩笑，别撑着了。你并不喜欢阿秀，你喜欢的是我。”

杨光像被揭穿了谎言，终于低头默认，就像一个演员表演结束走下了舞台，他也露出了自己疲惫的真实。

毛毛从后边伸出双手，大胆地把他搂在怀里……

12

杨光把事情张扬到社会上，黑道上的人也都夸于富贵是个人物，传来传去自然就传到了警察圈子里，这时候最难堪的就是于富贵了。当警察的，最忌讳的就是和黑道上有染，那就算黑道白道统吃，那就算警匪一家，那就算敌我不分，那就彻底败坏了一个警察的名誉。

为了摆脱困境，于富贵想，应该找人解释一下，不然就会造成许多误会。先找谁哩？他想，就先找办公室白主任吧。

“白主任，那事儿，听说了吧？”

“什么事儿？”

“唉，就是，就是我那事儿嘛。”

白主任想了想，点点头。

“其实，并不是人们说得那样。”

白主任又点点头。

“你想嘛，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老警了，我什么不明白？”

白主任还是点点头。

“现在人们说来说去，都把我说成啥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白主任说：“老于，别管人们说什么，你尽管放心，我不会对你有啥的。咱们相处的时间短，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别说你没有什么，就是你有什么，我也理解。我是办公室主任，维护领导的威信就是我的责任。”

和白主任谈过以后，于富贵心情好多了。后来一想，不对呀，谈的结果是我对白主任印象好起来，更相信他了，却并没有改变白主任对我的印象，更相信我于富贵，这算什么解释呀？算了算了，别人也不用找了，还是直接找李大队长谈吧，只要和一把手解释清楚，别的人就不管他了。

“李大队长，别人不了解我，你一直是我的领导，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了解。”

“人们风言风语说这说那，你说我是那人吗？”

“我相信你。”李大队长说，“不过，老于，你现在好坏也是个领导干部了，在工作上甚至在生活上还是要注意影响，还是要注意维护我们警察的社会形象。”

“那是那是。”他连忙说，“那是那是。”

和李大队长谈过之后，于富贵心里反而更乱了。好像他真是做错了什么，人家都在理解他和原谅他。怎么会是这样子？他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呀？我去找人家解释什么呀？这时候他才想清楚，自己本来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根本不该去找人家解释什么。

后来他又想，我为什么要去找人家解释？还不是心里有鬼。那么，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心里为什么会有鬼呢？他忽然想起来一句老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谁这么说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

这一下他想明白了，不是他自己做错了，是他怕领导和同志们说他做错了，是害怕小偷们说他的好话，因为要是小偷们

说他好，他好像就不是什么好人了。

说到底，他是在害怕他自己。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他确实是个好人，领导和同志们说他是好人，小偷们也说他是好人；他确实是个好警察，黑道白道都认为他是个好警察。

也就是说好人认为他是好人，坏人也认为他是好人。

他觉得他自己碰到的这个问题很新鲜。没想到和杨光这场较量下来，自己竟然弄不清自己是啥人了。

不过，有一点他是认准了，他可以抓一百个小偷，抓一百个小偷不难，但是让一个小偷再也不偷了重新做人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忽然大胆地想，人来世上混，谁不犯错误？办坏事儿的时候他就是坏人，不办坏事儿了他就不再是坏人了，如果办好事儿他就是好人了。这么一想，于富贵就觉得自己这么对待杨光还是做对了。

于富贵高兴起来，他自己把问题想通了，就决定不再找人解释，也不再害怕别人说什么了。但是他明白，自己想出来的这些道理只能够供自己使用，而且还要悄悄地使用，千万不敢说出去，说出去就惹麻烦了。

于是，几个月后，当杨光开办的小饭店开张，请他去捧场的时候，他不但答应去，而且还拉上王海，去的时候还买了一束鲜花……

不过，快走到的时候，他还是嘱咐王海，咱们两个去是去，过后别对人家说。现在这人，你还不明白？别让人家说咱们两个的闲话。

第二章 犯错误的感觉

纯洁姑娘终成妓女

警察的爱情进入误区

人生本来困境重重

总也摆脱不了犯错误的感觉

虽然太阳还没落，天还亮着呢，由于快到吃晚饭的钟点，发廊里的客人就少下来。

这就是城市。

春花觉得乡下人是望天过日月的，乡下人的生活永远和刮风下雨紧密联系在一起。乡下人的时间就像飘在天上的云彩和种在地里的庄稼，很大很厚，看得见和摸得着，实实在在。而城里人是看钟点过生活的，好像白天黑夜太阳月亮甚至刮风下雨和他们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城里人的时间要么挂在墙上要么戴在手腕上，很小很细，就像自己找根绳子把自己拴起来了。

春花经常想，这就是城乡的区别吗？

在乡下，春花从来不迷路。在城里，春花老是记不住路。乡下的路再多，每条路都不一样，经过的山坡不同，经过的河道不同，经过的庄稼地不同，路边的树木也不同，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只要你走一次，就能够牢记在心里了。城里的路不行，许多路都一样，经过的楼房一样，经过的路口一样，甚至路边的树木也一样哩，你要记不住是几个几个口，在第几个口处向左或者向右，你就迷糊了。后来，春花想明白了，在乡下人们是依靠形象记忆哩，而在城里，人们得费脑子死记硬背哩。

马三又来了。

那时候春花正在给客人做头发。从镜子里望见马三走进

来。由于怀里抱着顾客的脑袋，她也不方便回头去理他。马三呢，故意在她身后站了一下，让春花在镜子里看到他的脸，这才走进里屋去等她。

发廊的小老板娜娜手里举着吹风机，正在旁边给顾客吹头。看到马三竟然大模大样地走进里屋，像走进他自己家里一样随便，就很不满意，不由得向着春花一眼剜过来。春花自觉理亏，只好装着没看见，连忙埋头干活儿。她一直坚持着把头发做完送客人走后，才走进里屋来见马三。

“咋回事儿？你怎么又来了？”

“不咋回事儿。怎么，你烦我了？”

“你的病看得怎么样？”

“我的病？看得不怎么样。”

马三伸出手来，开始对着她捻动起指头来。这是他的习惯动作。春花明白他又来要钱了。

“我给你那么多，这么快就花完了？”

“一千五还多？现在看病花钱就像打水漂一样。”

春花想了想，就慢慢从衣袋里摸出来三百块钱，无奈地递过去。马三一把接在手里，因为票面小还飞快地查了一下，然后把钱在手里甩着说：

“三百？怎么就这一点点？”

“三百还少？”春花说，“我只有这么多了。”

“那好吧。”马三说，“反正也跑不了你，花完了我再来拿。”

春花看着马三拿了钱走出去，就坐下来伤心掉泪。她觉得自己真是倒霉极了，人家给城里的男人们睡觉，都是挣男

人的钱。她给城里的男人睡觉，还要倒贴钱给男人花，这算什么事儿呀？

唉，春花想，说到底都怪自己招惹了这个马三，全是因为这个马三闹得她不安生。本来一切都好好的，自从遇到马三，春花的生活就乱套了。

再有两个月，春花到郑州就满三年了。刚来那两年只能挣个回家的路费钱，现在手里攒下的钱，都给这个马三了。她挣得没有他花得快。看样子以后再挣多少钱，也不够这个马三花。她已经觉得这是个没底洞，就是她挣再多的钱，也填不满这个坑。这没完没了的债务，什么时候能够还清？往后的日月可怎么过？她真是有点发愁了。

高中毕业后，只差五分，她没有考上大学。如果按她的意愿，她想一直复习下去，直到考上大学为止。乡下的学校教育质量低，许多考生都是复习两三年才能够考上大学的。但是，她家里穷，为了她上学已经把家里的钱花完了。她又是女孩子，按照乡下人的老观念，就是将来再出息也是要嫁出去的，早晚也是人家的人。于是，家里就不想再花冤枉钱让她继续复习考大学了。她呢，除了暗暗地哭一场，也没有办法。这样，等在她前边的路已经细成一根麻绳了，那就是下地干活，回家做针线，然后嫁给人家生孩子过日月。无边无际的穷日子在等待着她。她不甘心在乡下受穷，就和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商量，姐妹们一咬牙，悄悄地跑出来闯世界。两三年下来，现在人家差不多都发了。有人在洛阳买了城里的户口，有人在周口买了房，还有人在海南经常用“大哥大”给她打电话。想想人家的日月，几个姐妹们比着，数她混得

最惨了。

早知道郑州这么难混，她想，还不如当初跟着孙姐下广州，去吃青春饭哩。

当初从乡下跑出来时，姐妹们是集合在一起的，一块儿坐车出发先到驻马店。她们原来曾想着就近在驻马店找工作，但是为了找活方便，姐妹们不能够老捆在一起，就散开了。谁想到这一散就再也聚不起来了，就像鸟儿一样各奔东西了。五天之后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这时候她碰上一个跑生意的孙姐，对她很好，替她付了房钱，管她饭吃，还送给她五十块零花钱。那时候孙姐看她什么也不懂，没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要往哪里撞，就要带她南下广州和海南去吃青春饭。因为她细皮白肉长得好，孙姐说保她三五年里赚一百万，并说等赚了一百万你还怕什么呢，现在科学技术先进得很，花一万就可以修补个处女膜，还给你一个黄花闺女。如果染病了，再花十万八万的保好。然后呢？再花几万买些好衣裳，就可以带着八十万衣锦还乡，或做生意或嫁人，一辈子不会再受苦受穷了。

当时春花听得脑袋都大了，她觉得孙姐就像是外国人在说外国话，那些事儿离她太远太远了。人怎么那么能够挣钱？一个人比一个村子甚至比一个乡挣钱还多，一挣就是一百万？这个数字太大，能吓死她。再一个，怎么能用自己的身体去挣钱？那不就回到旧社会了？想都不敢想，别说去做，听听就羞死了。好在她们躺在床上说话之前已经拉灭了灯，如果灯亮着，孙姐一定会看到春花的脸红得要起火了。

“孙姐，那，那不是妓女了吗？”

“妓女怎么了？”孙姐说，“老话叫笑贫不笑娼，现在叫有钱才是爷，没钱是孙子。”

“我不要，无论如何我也不跟你去干那事儿。”

“春花，你是不相信我，害怕我拐卖你？”

“那倒不是的。你又没逼我。”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呀？”

“你要让我跟着你跑生意，我就去，我就是不干那种事儿。”

“跑生意？你可干不了。”

“反正我不干你说的那种事儿。”

“春花你呀，你真是个土包子。现在世界都变成啥了？你还在这里养处女膜哩。”孙姐笑了，孙姐笑着对她说，“春花，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看到你就喜欢你吗？”

“我不知道。”

“看到你这小模样儿，一下子就想起当年的我了。来，把灯拉着。”

“拉灯干啥？”

“拉着灯，听我好好把这个理给你说透，捅破这层窗户纸，保管你今后有用。”

孙姐把灯拉着了。

春花又把灯拉灭了。

“好好，不拉灯就不拉灯吧。”孙姐说，“你姐我是过来人了，其实吃青春饭最干净了。怎么了？不用煤不用电，自己设备自己干，我们是靠自己哪。再说，不烧油，不冒烟，连污染也没有。想明白了，和用手用脑一样，我们也是用自

己的身体出力挣钱和发展经济呀，有什么丢人的？什么人脏什么人坏？那些贪赃枉法多吃多占国家财产的人才最脏最坏。你说是不是？”

“我不懂。”

“其实咱们中国人最虚伪了，死要面子活要脸的。外国的妓女都是公开的，不但公开营业，还有妓女协会哩。这才对，妓女本来就是劳动阶级你说是不是？”

“我不懂。”

“你现在不懂，以后就懂了。”孙姐说得高兴，她忽然说，“春花你还没有开包吧？我一看就知道你还没有开包。来，我给你说说男人们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你，你是姐哩，你想说就说吧，我听着哩。”

“春花，我对你说，这男女睡觉并不是男的欺侮女的，是男女的生理都需要，男的舒服，咱女的也舒服，甚至咱女的比男的还舒服哩。不过话说回来，咱女的如果依靠跟别人睡觉挣钱，这才是做生意当妓女了。那么和谁做生意？自然是和嫖客。谁是嫖客？谁来找咱睡觉，谁就是嫖客。我对你说春花，一般来说，嫖客分四等。这一等，是海外来的，咱们叫老外，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只要来自海外，就叫老外。老外们最大方了，虽然他们会整，能把你整得死去活来，但是你给他什么样的服务，他就付给你什么样的钱，还给你小费哩，而且小费比你还要的钱还多。这二等，就是咱们国内的生意人了，生意人讲的是公平，他们虽然不给小费，但是给你生意钱。这三等，就是那些烂仔，又他妈搞你又不给你钱。有些烂仔不要脸，还抢你的钱花。这四等人最好了，你知道

这四等人是什么人吗？就是那些国家干部，他们给你的钱多，又不会整，时间又短，你把他整舒服整疲软了，他还心疼你，对你说姑娘回家去吧，别干这营生了，这不是咱正派人干的事儿。你说好笑不好笑……”

那天晚上孙姐跟她说到深夜，但是，不论孙姐怎么说，她就是不跟她走。她就抱定了一个老主意，别人是别人，她春花是春花，从乡下跑出来闯生活哩，再苦再累都不怕，我就是不吃那碗青春饭。于是，听小店老板说郑州好找事情做，她就打一张车票来到了郑州。

为什么来郑州？除了小店老板的话对她有影响之外，因为在她心里，驻马店是市，而郑州是省，省比市大，大地方自然好找工作。真好，在郑州的劳务市场一露面，就让人家相中了，带进了一家饺子馆，切菜捣蒜泥，一干一年多。刚干还新鲜，又没有啥技术，时间一长就累就烦了。见天就干这个活，就像乡下的驴拉磨一样，整天在磨道里转，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说实话那一年多时间她是硬撑过来的，一天到晚地切菜捣蒜泥，使她感到满世界都是蒜臭味，连做梦都泡在蒜汁里。

后来就遇到了娜娜。娜娜带她来发廊给人做头发，日子虽然好过一些，刚开始也不那么习惯。因为在乡下，人们一直觉得给人剃头是“下九流”，被人小看哩。干这个活，一天到晚抱着别人的脑袋，还得摸人家的脸和下巴，真难受。后来时间长了，才想到时代不同了，干什么都一样，给人刮脸剃头实际上是给人美容美发哩，心里这才不别扭了。

但是……

但是，马三再找她怎么办？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她哭了。

想不到出路，她只有哭了。

一定是春花哭出了声，娜娜忽然走进来小声说：“春花你干什么？外边还有客人哩。”

春花连忙止住了声。

娜娜说：“怎么，你们吵架了？”

春花说：“没有。”

娜娜说：“那你哭什么？”

春花说：“娜姐，我完了。”

娜娜说：“什么完了？跟男朋友吹了？”

春花说：“他不是我男朋友。”

娜娜说：“怎么不是？你们不是早就好了吗？”

春花说：“娜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我都有点不想活了。”

娜娜说：“你乱说什么呀，你别哭，先歇着，等我打发走客人再说。”

春花咬着嘴唇点点头。

2

虽然天还亮着，太阳终于落下了窗。春花坐在窗下，听着外间发廊里电推子嗡嗡细响，虽然她止住了哭声，却无法止住自己委屈的泪水。回想这半年来的经历，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全发生了。她算看透城里的男人了，都是玩嘴的客。

他要你时好听话雪片一样满天飞，就像一块块橡皮膏儿贴满你全身。你开始心软，你开始相信他喜欢他，你开始让他抱让他亲让他摸让他睡，等到你把什么都给了他，他就对你不好了。她觉得城里的男人就像一条条喂不熟的狗。

难道这就是人们说的爱情？

爱情怎么是这样的？

当初认识马三时，并没有多想过。也只是经常给他做头发，脸熟罢了。后来马三说能帮她买城里的户口，她才动心了。那时候她悄悄地攒钱，已经攒到一千多块了，她非常想攒钱买个郑州的户口。当然，办这种事情需要找熟人走门子，才能买到。她心里一直想，如果没有户口，自己永远是乡下人，干什么工作都一样，都是给人家城里人打工。只有有了户口，拿着写着自己名字的户口本，才能真正变成城里人。到那时候再干什么工作就不一样了，不再单单是为了挣钱，而是有了自己的事业了。

“你真的能办？”

“我自己不行，我托人可以。”

“这我明白，”春花说，“现在办事都是人托人的。”

“这就对了。”马三说，“但是，你知道我托谁吗？”

“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

“我不用求别人，我就托我二哥。”

“你二哥，你二哥干什么的？”

“我二哥就是老警，在公安局户籍科干十年了。这么一说你明白了吧？”

春花有点相信了，“我明白了，托你二哥办，就和你自己

办一样哩。”

“这就对了。”

春花又问他：“你知道买一个户口多少钱吗？”

马三笑笑说：“这个我当然知道，人家整天找我二哥办这烂事儿。那几年贵，万儿八千的是常事儿。这几年掉价了，一般来说五千块钱，有时候四千也有办成的。”

春花相信了。因为她听别人说过，现在的行情，就是这个数。

“只是，”春花不好意思地说，“我现在手里钱还不够，等我攒够了再找你行吗？”

“行，你什么时候找我都行。”

“那我怎么谢你？”

“谢我？我可没有让你谢我呀。”

“办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谢你呢？”

“那好吧，要不，请我吃饭？”

“太好了。”春花忽然心血来潮，“就今天晚上？”

“就今天晚上。”

现在回忆起来，她春花就是在这时候犯错误了。如果那天她不轻信他，或者虽然轻信他了而不急着请他吃饭，也许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那一天，他们背着娜娜悄悄地约好了时间，等到发廊关门以后，春花就跟着马三走上了街道。春花坐在马三的自行车后座上，拐来拐去，停在了一家饭店门口。她一看就明白，这是那种中档的饭店，好吃不贵的那种。虽然她干过饭店，那都是在侍候别人吃饭，今天走进饭店让别人侍候，那感觉

分外的好。因为是请人家办事的，春花也不小气，马三要啥她就说要啥。因为春花不喝白酒，马三就要了葡萄酒。好家伙，光葡萄酒他们就喝了三瓶。她从来没喝过酒，没想到葡萄酒这么好喝，越喝越顺口。另一个没想到的是，吃过饭，马三不让她掏钱，自己把账结了。这可是太出乎春花的意料之外了。看着春花特别不好意思，马三还说你请客，我结账，这不是很好吗？说得春花挺感动挺感动的。

就是从那一刻，从马三替她结账以后，她对马三有好感了。

现在回忆起来，她觉得就是在这时候自己错上加错了。

当时她看着马三那模样，心里忽然像在温水里过了一下，热乎起来。就这么一下子，这个男人就像一个小虫一样钻到她心里了。她再看马三时，就觉得不一样了，她觉得马三的头上放光，像有一个光环。她感到奇怪，不明白这是怎么了。一直到她站起来走时，才发现自己两腿发软，才想到自己从来没喝过酒，也不知道喝醉了是怎么回事，头一次喝酒就喝了这么多，难道自己这是喝醉了吗？

“马哥，我是不是喝多了？”

“没事儿。我送你回去。”

“真不好意思，你要不送我，我还真回不去了。”

“没事儿，回去歇歇就好了。”

后来，马三怎么扶着她从酒馆里走出来，她怎么坐上他的车子，怎么回到发廊，她都记不大清楚了。但是，一回到发廊她就有一点清醒了。因为发廊里只住着她一个人看店，等到马三回身把门反锁上，她忽然想，他回头反锁门干什么？

他不是还要走吗？外间的发廊里黑着，里屋里只亮着一只小灯，她和马三一男一女单独相处在里屋，她忽然间有一点紧张和害怕。

马三说：“我扶你躺床上吧？”

她连忙摇摇头：“不，不用。”

马三说：“怎么，你冷？”

她又摇摇头：“我，我不让你扶。”

马三笑了，他笑着走过去，对着她的耳朵悄悄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办户口？你这个傻姑娘，我早就喜欢你了。我不仅要给你办户口，我还要跟你过日月哩。”

春花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城里人说过喜欢她。忽然间听到一个城里的男人说喜欢她，听得她心里发热站不稳身子。但是，她还是不大相信，就说：

“马哥你别日哄我了，俺春花就是这么好日哄？俺是乡下人，你城里人会真心喜欢俺？”

“春花你真是个小姑娘，买了户口你不就是城里人了？”

“啊，真是的，我怎么把这个理儿忘了。”

把这个理儿一下子想明白以后，春花就笑了。春花一笑，就相信马三了。再去看马三时也不觉得那么害怕了，因为她觉得自己也成了城里人。城里的青年男女单独在一起，就是什么呢？对对，就是有好感，就是开始谈恋爱了。我春花长这么大，还没有谈过恋爱哩，难道说我今天就开始谈恋爱了？

于是，马三再来扶她，她就不反对了，就让马三扶着她躺在了床上。往床上一躺，春花忽然觉得浑身软成面条儿了。这时候她才知道葡萄酒的厉害了，头晕得很，意识像火星一

样飞溅着，收不到一个点上，就像头发散乱开去，怎么也梳不到一块儿了。

马三突然把她抱住开始亲她，她一惊就开始躲。但是她躲着躲着就不躲了，因为她今天才发现被男人亲起来这么舒服。特别是男人的舌头，后来回忆起来她觉得男人的舌头就像勾魂的钩子，伸到你嘴里来来回回一搅和，就完完全全把你的魂儿搅散了勾走了。

先是亲她，接下来，马三的手就像小偷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就伸到她衣裳里，一把就抓住她的小奶子。这可不是玩的，长这么大除了她自己，还没有别人抓过她的奶子，一下抓得她魂飞魄散。她下意识地就从床上跳起身来……但是，她分明已经跳起来了，怎么还躺在床上没动哩？这时候她才发现她的身体已经不再听她的话，跳起来的只是她的意识罢了。她慢慢地感到她的身体已经背离了她，跑到马三那一边，成了马三的了。马三手里抓着她的圆乎乎的奶子，慢慢地摸着玩着，接着又慢慢地搓起来，这可是真让人受不了，很快就把她的心搓碎了。她浑身觉得发热，她大声地叫喊起来，我渴，我渴！却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

那时候她想伸手去推他，却没有力气。她的所有的力气就像气泡一样都让马三碾碎了。这还不算，马三得寸进尺，掀开了她的衣裳，解开了她的怀，只觉得凉凉的有风吹过一样，她知道她的肚子也露出来了。这时候她还不明白马三要干啥，等到他把头蹭过来，她才明白了，天哪，他要吃她的奶子呀！他把她的奶头合在他嘴里，一开始只是含着，接着就用舌头亲着玩，等到他忽然吮吸时，她再也忍受不了。她

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一股水，让马三一口一口喝下去了，自己整个人都被他喝得没有了。但是，她想推他却没有力气，想死又死不了，想活又活不成，就开始哭。

她哭着，他亲着她……

她哭着，他解着她的裤腰带……

她哭着，他欺到他身上……

她哭着，她只是哭出了泪，并没有哭出声音来。她哭着哭着，她忽然不哭了，马三那玩艺儿就像一根火棍子，一下子捅到她身体里把她整个人像棉花一样从里到外点着了……

第二天醒来，她一下子就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姑娘了。

从那以后，多长时间了？

有半年多了吧？

开始那两三个月她都疯了，一天不见马三，她就想得要死要活。那时候她觉得自己像一只气球，马三像一个打气筒，看不见马三，她心里都是空的，看见他她心里才满了。同时，她的许多看法也转变了，她再也不相信原来别人对她说的话了，什么和男人好是作风败坏呀，什么和男人睡觉是坏女人呀。现在她可真是明白了，女人生来就是要和男人好的。对于一个女人什么样的生活最幸福？吃香的穿光的喝甜的，什么都不幸福，只有被心爱的男人抱你亲你摸你睡你，才最幸福哩。

肉体的欢乐就像一只魔手，牵着她走出了道德的篱笆。

那几个月时间过得那个快呀，除了给人做头发她几乎什么都忘了。甚至连买户口的事情也忘到脑后了，心里只有马三。马三说买户口这事儿不急，手背上的事儿，容易得很。

早晚都能办的事儿，急什么？他不急，她就不急。她想我已经是他的人，早晚要和他过日月哩，我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他不着急我急什么？况且这种事情原本就是男人家办的事情嘛，他爱什么时候办就什么时候办吧。她呢，一天到晚什么也不想，只想着和他在一起。不仅让他玩让他亲，在他的指导下，她也学着开始亲他摸他和睡他了。这时候她才明白原来女人和男人好起来还有这么多学问，不只是兴男人主动，女人也可以主动哩。而且女人主动起来还别有一种味道哩。

她也把他放在床上，就像他对她那样，她也把他脱光，开始从上到下地亲他，亲得他哼哼乱叫。她把他那玩艺儿含在口里，就像口里含着一颗杏子一颗糖，亲着玩着一直到把他亲得发疯起来按她的脑袋。那时候她真是上了瘾，看不见他就心里发虚发慌，一看见他就想亲他，嘴里噙住那玩艺儿才觉得实实在在地活过来了。甚至在她给客人做头发时，想起马三心里就打战，像过电一样。

这时她明白了，被男人整是一种快活，整男人也是一种快活。

对肉体欢乐的迷恋，使她在遗忘道德的同时，一点点地长出了放荡的翅膀。

可惜的是，好日子并不长久……

3

天慢慢地黑下来，小发廊里的客人也走完了。娜娜把东

西收起来，该放哪里就放哪里。然后拿起扫帚，一点点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本来这些事情都应该由春花来做，她知道春花今天心情不好，就自己做了。她已经养成做事认真的习惯，喜欢把事情做得层次分明。干服务行当，讲究的就是个清洁，客人走进来一看心里舒服，他才肯坐下来耐心地排着队等着给你掏钱。

娜娜一直觉得，干发廊这一行虽然并不是很赚钱，但是守着一份固定工作，心里边很踏实。她和春花不同，她虽然也曾是乡下姑娘，但是她进城时间长了，城里的花花世界、坎坎坷坷，该经历的她都经历了，看够了，看透了。钱呢，自然是没少赚，并且投到别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她买了房，吃香的穿光的喝甜的全享受了。于是呢，也就把钱看淡了。说到底赚钱还是为了过好生活，如今生活过得去，就没有必要狗咬脚后跟一样慌着疯着没命地去捞钱了。别的发廊打着做头发的幌子，白天开门做头发给人看，夜里却提供色情服务，她没有这么做。她已经是正正经经做生意，平平静静过日月了。

好像人只有走出了生存的困境，才有能力选择生活和做人的方式。

娜娜把发廊里收拾干净，天已经要黑了。她这才把门关上，走进里屋来看春花。春花还是那么坐着，脸上流着泪水，像一根木头呆呆地坐在窗前。娜娜皱皱眉头，但是，她没有着急问她，而是陪着她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才小心地走过去，像个小妈妈一样伸手抚摸着春花的肩膀，先把许多关切的感情抚摸出来了。

“春花，怎么，你们吵架了？”

春花慢慢地回过神来，对着娜娜摇了摇头。

娜娜问她：“没有吵架，你哭什么？”

春花开始伸手擦泪，她擦着自己脸上的泪水说：“娜姐，我完了。我，我真的不想活了。”

娜娜说：“春花，你说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春花不语，只是流泪。

娜娜忽然问她：“这么说，他是把你睡了？”

春花望望娜娜，平静地点了点头。

娜娜冷冷地笑了笑说：“看起来我猜得不错，看你们那样子，我就觉得出事儿了。”

春花苦笑笑说：“对不起，娜姐，我一直瞒着你。”

娜娜一挥手说：“这算什么？这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嘛。多长时间了？”

春花说：“已经半年多了。”

娜娜忽然冷笑着说：“春花，就他妈为这个呀？”

春花不语，娜娜点着一根烟，坐下来抽着烟说：“叫我怎么说你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乱交男朋友，你就是不听。我看着你老躲着我，我就知道你有事儿瞒我，我怕伤你的自尊心，就一直装着没看见。春花，你娜姐不是嫌你，我是向着你呀。”

春花点点头。

娜娜说：“为什么呢？因为你刚从咱农村出来时间不长，还没有城里的生活经验。城里人脸花，我怕你分不出好坏。这可好，还是吃了亏。算了，没有什么他妈的了不起，不就

是让人睡了吗？睡了就睡了，早晚也得让人睡。吃点亏长点见识，别放在心上，啊？”

春花摇摇头。

娜娜说：“怎么，他马三睡了你，你还一定要跟他马三呀？”

春花又摇摇头。

娜娜说：“啊，我明白了，你是觉得自己不是黄花闺女了不是？春花，这他妈的算什么呀？我跟你小妹说，你姐我也是从这条道走过来的，你别看我现在还没结婚，我也早就不是他妈的处女了。这有什么呀？现在的人开放得很，没结婚就睡过的人多了。你别以为我买了房一个人住着，我也有情人，我也跟人上床。只要我们不是卖身做妓女，这不算什么。”

春花还是摇摇头。

娜娜着急了，把烟头一扔，说：“那是为什么呀？你不是摇头就是点头的，你倒是说话呀。”

春花这才慢慢地说：“娜姐，我原来不信他的，后来，后来他说要给我买户口，我才信了。”

娜娜笑了。她笑着又去把自己扔的烟头捡起来，送进垃圾斗里，才回头对春花说：“买户口，只怕光买户口还不算吧？他还说要娶你要和你过日月吧？”

春花点点头。

娜娜说：“城里人骗咱们乡下姑娘都是这么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哩。可是等你给他睡了以后，现在是户口也不给你买了，也不娶你了是吧？”

春花点点头。

娜娜笑笑说：“那不就结了？他不给咱买户口，咱也不要户口了。他不娶咱，咱也不嫁给他了。这不就结了吗？你还哭什么呢？”

春花的眼里仍然噙着泪。

娜娜笑笑说：“春花呀，你要早跟我说，我就不让你买户口了。我给你说吧，我是买了房，但是我没有买户口。你明白不明白，现在城市户口不值钱了。城里人为什么要卖户口给我们乡下人？就是因为户口不值钱了，他们才卖。难道你没看见，别说咱们乡下人了，就是他们城里人，现在还不是大批大批下岗没活干了？没活干就没饭吃，动不动就去什么省政府门前静坐，静坐你娘个熊呀。我是顶看不起城里人这德性了，不出门找活干，动不动就找领导去要饭，这算他妈的什么本事？现在这形势可不像以往了，有个城里户口就有铁饭碗端，现在没了。别说是工人，春花你没听说，干部们立马也要下岗了。所以户口没用了。春花，光有户口没有工作，同样没饭吃。”

娜娜觉得已经把道理给她讲够了，但是，春花还一直哭。娜娜就有点着急了：“春花，你还要我说什么？你脑筋怎么这么死板哩？”

春花这才可怜巴巴地说：“娜姐，他，他还跟我要钱。”

娜娜觉得奇怪，就问：“他跟你耍钱？他凭什么跟你要钱？他把咱睡了，他不给咱付钱，咱还要倒贴给他钱呀，这是什么道理？春花，你给他钱了没有？”

春花说：“娜姐，事情到这一步，我也不嫌丢人，我也不瞒你，我给他钱了。”

娜娜说：“已经给了？给了多少？”

春花说：“头一次，我给了他一千，后来又给了五百，今天又给了三百。这还不说，他说，他还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底。”

娜娜急了：“你可真大方呀，这三次算下来就一千八了。春花你才挣几个钱？春花，你得告诉我，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的工资都给人家了？”

春花点点头。

“为什么？春花，我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呀？”

“娜姐，他说，他说，娜姐你叫我怎么说呀。”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实说？”

“他说，他说我给他传上了性病。”

娜娜一下子不说话了。娜娜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摇摇头。好一会儿才说：“春花，我明白了。你还不光是让人家睡了，让人家睡了没有这么多事儿。我跟你讲，你这是遇上坏人了。”

春花还有点不相信似的：“不会吧？他没病，还能说有病了？”

娜娜冷笑笑自言自语地说：“哼，马三你也做得太过分了。”

春花不明白地问：“娜姐，你说什么？”

娜娜忽然拉住春花说：“走，上医院。”

春花说：“上医院干什么？”

娜娜说：“春花你还迷什么？到这时候了你还迷？到医院先检查咱自己，咱自己如果确实有那种病，那就说不清了。

如果咱自己没有那种病，身子干干净净的，那说明什么？那就是人家在欺负你，明白了吧？”

“娜姐，我明白了。”

“那还等什么，走呀。”

“现在天黑了，医院里有人吗？”

“上省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有夜班。”

“明天不行吗？”

“明天，明天咱们关门不上班了？”

春花不敢吭声了。但是，她还是坐在那里不起来，一会儿她怯怯地问：“娜姐，我心里不踏实，想七想八的，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你说咱万一有病呢？”

娜娜说：“有病怕啥？有病就治吗。”

春花担心地说：“娜姐，这病，能治好吗？”

娜娜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打青霉素。我有两个姐们儿就这么治好的。不就是性病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春花你记着，人有什么病，医院里就有什么药来治它。”

“娜姐，我什么也不懂，这可是全靠你了。”

“没事儿，有我呢。给你治病的钱，我还花得起。咱农村姑娘出来闯世界，哪有那么容易的？哪个姐们儿不是沟沟坎坎的，不吃亏不上当就能看清路？”

“娜姐，我有点怕。”

“怕有什么用？别怕，事大事小，过去就了。惹得起就惹，惹不起就躲，大不了跑他妈的。郑州不行上洛阳，洛阳不行下广州，哪儿都有我的姐们儿。”

话是开心钥匙，春花听娜娜这么说说，心里也开朗起来。

“春花，你饿不饿？”

“怎么？我不太饿。”

“饿了就先吃饭，不饿现在就上医院，看了病再吃饭。”

“那，那还是先看病吧。”

“走，锁门，走人。”

春花这才慢慢地站起来，娜娜锁上门，带着春花走上了大街。

这时候天已经黑定了，夜空里已经是星光灿烂。

她们门前是城东路，城东路在郑州也算是主要干道。天虽然黑了，但是路灯明亮。大道上仍然车水马龙，还热闹着。她们也不搭公共汽车了，直接叫了面的。

“春花，”娜娜坐在面的里忽然小声说，“到医院里，你可别像棒槌似的呀。”

“医生要问我，我怎么说？”

“你听我的，我来说，你只管点头就行。我怎么说呢？”娜娜想想说，“我就说你整天疑神疑鬼的老觉得自己得了性病，想请医生检查一下，去去心病。对，就这么说。”

春花点点头。

娜娜搂住春花的肩膀小声说：“别怕，有我哩。”

城市的夜景滑过车窗……

4

春花当然不会想到，就在她和娜娜上医院检查的时候，马三正在拿着她给的钱，请他的狐朋狗友们大吃二喝呢。

马三拿了钱，并没有走多远，他进的这家饭店也在城东路上。城东路很长，是南北向。往南通向郑州的外环路。往北直通郑州的东西方向的中心大道金水大道，和金水大道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丁字路口。马三进的这家饭店在城东路南端，娜娜的发廊在城东路北端。虽然同是一条城东路，北端是大饭店集中的豪华区，南端是老市民区，一南一北如同两个世界，消费水平相去甚远。这城东路就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有钱的，一头挑着要饭的。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差别，人与人之间仿佛永远贫富不均。

郑州这么大的城市，像马三这种烂仔，并不少见。不过，他们虽然到处坑蒙拐骗，也弄不了几个钱，只能在老城区的小饭店里磨脸蹭屁股，上不了大场面。

好像不管是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只要在人堆里，什么时候都分三等九级。

郑州这个城市原来并不怎么样，“文化大革命”以前满郑州也就一个二层高的百货大楼。最出名的就是“二七纪念塔”了，原来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木塔，还藏在德华街的里边。后来人们觉得这“二七纪念塔”怎么说也是郑州这个城市的标志，就把它搬迁到市中心的露脸地方，让它好赖占了市中心的广场中央，硬是弄成了一个景致。但是，新建的塔却并不令人满意，于是就一再地改建，直到把它弄得又大又粗又高，比原来小小的木塔扩张了几倍，却越来越显得愚蠢了。改革开放以后，郑州由于地处全国的交通中心，才吹气一样发展起来。二十年过去，它已经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

大城市，别的不说，就说喝酒，那真是海了。任凭全国哪个地方的酒，都要打入郑州市场，再从这个交通中心向全国各地渗透。但是，这二年来一直喝白酒的郑州，如今在上层社会已经流行起喝名贵的葡萄酒了。葡萄酒的时兴，开始吊起这个城市的胃口，使这个城市的饮食观念发生变化，有一点上档次了。

不过，在中下层，还是喝白酒的多，他们距离消费的潮头还相去甚远。再一个原因，喝白酒相对来说又便宜又刺激。而且郑州这地方也怪，喝白酒是二年喝倒一个牌子，再好的酒，一阵风刮过去就完，再也返不回来。今年流行喝仰韶，到处都是仰韶酒。其实也不是仰韶酒如何好喝，全因为仰韶酒厂出了个鬼点子，直接往酒盒里装现钞，让人们喝酒之前先打开酒盒找运气。希望中彩的赌徒心理，刺激起了消费仰韶酒的热潮。马三他们今天下馆子，喝的就是仰韶。只是，他们喝的不是那种高档的装现钞的仰韶酒，是三块钱一瓶的平装酒。由于没有外包装的盒子，人们还叫这种白酒裸体仰韶。这种裸体仰韶，在郑州市面上就像二锅头在北京，好喝不贵，一般下层人都喝这个。

“马三，我服你。”一个胖子说，“你他妈的，又睡人家又拿人家钱花。”

“怎么？”马三说，“我白跟她睡呀？她不给我钱花谁给我钱花？”

另一个说：“这才叫本事，又睡人家，人家又养你，马三你混得值呀。”

马三得意地说：“这有什么呀，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不过

话要跟你们说明白，你们吃了喝了，别跟咱老大说。谁他妈的要给金哥，我可要给谁好看。”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马三虽然在道上已经混了多年，不管他怎么吹，也还是别人的跟屁虫，一直没有闯出人物来。世上这事儿，说白了是一个理儿，当好人也好，当坏人也好，都需要才华。像马三这种没能耐的，就是当坏人也是个不拉子，也够可怜的了。

马三是小偷小摸出身，前些年还跟过秀才。后来因为老是犯花案，被人家清出门户了。黑道上也有自己的规矩，秀才帮只偷不花。马三老犯花案，就坏了人家的名声，被赶了出来。他又跟过两个老大，都被人家赶了出来。后来跟了如今的老大金哥，才算没成为野狗。

在黑道上混，要么自己成名立腕儿闯出人物来，要么入帮入伙跟别人混，反正不能当野狗。这一点黑道白道都是一样的道理，要么当领导，要么让别人领导你，谁都不能野着。所以，既然马三在道上混，就不敢明目张胆地违犯帮规，事情做得过了，也害怕金哥知道。于是，有了钱就请几个狐朋狗友吃喝，串连起来，又结成一个小团伙。弄来钱一块儿花，出了事就一块儿撑着……

钱这东西从来就是这样，来得慢就花得慢，来得快就花得快。春花那天给马三的三百块钱，实际上他们一顿大吃二喝下来，也就花得没什么了。但是马三也不能跟着去向春花再要呀？他知道春花不挣几个钱，过去攒的钱都让他花完了，他现在去要也要不出来。于是，他就耐心地等了一个星期，在一天傍晚，又走进了发廊。

那时候春花正在给客人洗头，看到马三走进发廊，又大摇大摆地走进里屋，就装做没看见。这时候她手里已经握着医院的诊断证明，不再那么害怕了。于是，她拿眼去看娜娜，娜娜示意她不要理他，她就听娜娜的话，一直给人做头发。她们两个串连起来，好像把马三忘了一样，不慌不忙做头发，一直到把客人全部送走。

“娜姐，”春花用手指指里屋，小声说，“我进去吧？”

“别急，”娜娜小声说，“把那玩艺儿给我，你在这儿收拾，我去跟他说。”

春花点点头，把诊断证明递给娜娜，自己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娜娜走进里屋时，马三正躺在春花的小床上抽烟，两只臭脚就蹬在床头上。看到走进来的是娜娜而不是春花，他马上坐起来，给了娜娜一个笑脸，也算打过招呼了。

“又来了？”

“娜娜，你好。”

“马哥，你好。”

“生意还不错嘛。”

娜娜连忙说：“托马哥的福，还过得去。”

马三试探着说：“抽根烟吧？”

娜娜也没歉让，就接过来抽着了。娜娜抽着烟故意笑着，不着急说话。她明白让马三这样等着，会等得他心慌。果然，马三沉不住气了，先开口说：

“娜娜，你是想和我说什么吧？”

“你说呢，马哥？”

“你不开口，我知道你肚子里装什么药呀？”

娜娜故意笑笑说：“马哥，我服你呀。”

“娜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心里明白。”娜娜又说，“现在出来混的人，能够玩几个小姐也不是什么本事，但是又玩人家还让人家供他钱花，这就是本事了。你说是不是马哥？”

马三心里发慌：“娜娜，你把话说明白点。”

娜娜这才笑着说：“马哥，你是明白人，我们姐们儿出来混，也不容易，凡事还望马哥多关照。”

马三说：“娜娜你这话就说得有点见外了不是？你这……”

娜娜笑了：“马哥，什么话也别说了，咱们明眼人都不傻是不是？春花刚从乡下来，她还小，也不懂事，有什么得罪马哥之处，还望马哥多包涵呀。”

马三也笑了说：“好，听你这么说，就知道你是明白人，够意思，还是娜娜小姐透亮呀。”

“我就知道马哥也是明白人嘛。”娜娜忽然说，“怎么？看在小妹面上，放春花一马？”

马三说：“那好吧，既然娜娜说到这个分上，看在你娜娜面上，就卖给你一个人情。”

“痛快，我知道马哥是明白人。”

“别急，我还没有说完。娜娜，你看这个数怎么样？”

马三伸出三个指头，比划出再要三千元的样子。

娜娜装糊涂说：“是三块呀？”

马三说：“不是三块，是三吊。”

娜娜笑了：“马哥不是在开玩笑吧？”

马三也笑着说：“开什么玩笑？不开玩笑。”

“偷鸡也要搭一把米吧？马哥听说过出来泡妞玩小姐自己不出血，还让小姐倒贴的吗？”

“你说得好，是这个道理。”

“这不就结了？像马哥这种人，出来混哩，大小也是个角儿。做男人就要有个做男人的样子，睡了人家再拿人家的钱花，本来就已经很下作了。是不是马哥？”

这几句话虽然不轻不重，和骂人差不多，说得马三也红了脸。马三只好说：“事情不能这么说。唉，反正你也明白了，我也不再瞒你。别的好说，我得看病吧？”

娜娜笑着把诊断证明拿出来，递给马三说：“马哥你自己看吧。”

马三把诊断证明接过来一看，傻眼了。他马上明白，他的骗局被揭穿了。

娜娜不轻不重地追着不放说：“这做人，还是不要太过分吧。”

马三手里拿着诊断证明，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就低着头不说话。

娜娜进一步说：“这样吧，春花以前给你的钱我们也不要了，全当交了个朋友。你今后也别再找我们春花了，咱们两清，私了，怎么样？”

马三笑起来，是冷笑，他冷笑着把诊断证明慢慢地撕成一条条的碎纸。然后忽然抬起头说：“别弄这假把式糊弄我。怎么，你娜娜想把这茬子接过来呀？”

娜娜也冷冷地笑着说：“接过来又怎么样？”

“我要不给你面子呢？”

“马哥这样不领情，就不怕我报案呀？”

马三忽然站起来，一耳光打在娜娜脸上，冷笑着说：“你认为你是谁呀？报案？去报呀！哼，明着跟你说哩，公安道上的朋友我比你多，黑道白道从来就是一家人。这年头出来混，你还毛嫩哩。那好吧，你想接下这茬子好呀，我先砸了你这个发廊，你一块儿去报案怎么样？”

娜娜没话说了。她不吭不哈地伸手抹着嘴角的血。然后咬着嘴唇说：“马三，算你狠。好吧，我也不报案了，咱们还是私了。你给我开个价吧。”

马三笑着伸出一只手说：“这个数。”

娜娜说：“五吊？你口也张得太大了吧！”

马三一口咬定：“你马爷说话算话，就这个数，一分也不能少。一个星期之后，我来拿钱。哼，拿不到钱，我就多叫几个哥们儿连你娜娜一块做。”

马三说完，还伸手摸了一下娜娜的下巴，才大摇大摆走出去。

看着马三走出去，娜娜意识到她出面没把事情摆平，反而又把事情闹大了。不仅没有帮了春花，连自己也搅和进来了。

春花吓哭了。现在她才明白自己闯下了大祸，就像突然从噩梦中醒来。看着娜娜嘴角的血迹，她只感到恐惧，不知该如何对付，就只有哭。

娜娜也不理她，开始抽烟。

春花越哭越凶。

娜娜忽然说：“别哭了，你他妈的就会哭，哭有什么用？”

就像一下子拧紧了水龙头一样，春花止住了哭，胆怯地看着娜娜。

“有什么好看的？走，锁门。”

“上哪儿？”

“你说上哪儿？”娜娜看着春花的可怜样子，又把态度软下来，说，“春花，从今天起，事情没有搞定以前，你不要在店里睡了。”

“那我上哪儿？”

“跟我回去，先和我一块儿住。从今天开始，我走哪儿，你跟那儿，别再出意外。”

春花又小声哭起来。

娜娜这才劝春花：“别哭了，有我哩，你怕啥？别的地方不敢说，在他妈的郑州这地儿，你放心，我娜娜还没有摆不平的事儿。”

娜娜这才哄着劝着，牵着春花的手，就像一个年轻妈妈牵着自己的女儿，走出了发廊。

天已经黑了……

5

春花是第一次来到娜娜的家。她发现娜娜的住房原来就在东明路上，离城东路发廊并不很远。这是她没有想到的。

娜娜由于进城时间长了，已经学会了许多城里人的生活

方式。她有意地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使自己的私人生活相对的独立出来，把更多的自由享受。所以，她一直和春花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让春花走近她的生活。

春花悄悄地留意四周，她吃惊地发现，不仅房是新房，还装修过。门和窗和暖气都用木板包了起来，地上铺着地板砖，客厅里摆着沙发、电视和电话，跟她见过的宾馆一样豪华。春花想，这要花多少钱呀！她们一块煮面的时候，她又发现娜娜的厨房还通着天然气管道，真是太方便了。一个念头在她心里一闪而过，这不就是她春花做梦都想过的理想生活吗？

唉，真是老话说得好，人比人，气死人哪。两相对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像自己这么可怜地活着，真真是还不如死了好呢……

娜娜对她说，她住的这地方，原来曾是一个区办工厂。这工厂早年还红火过，后来产品落后又没有能力转产，就一天天垮下来。工人们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大都放了长假，只留少数人守护着厂房。厂里又是集体所有制，决定命运的权力在上边，上边领导老是决策失误，工人们自己说话又不算数，就长期瘫痪着。可债还是要还的，为了还债，厂里只好把地皮卖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大兴土木，在这儿建起了商品房的小区。

娜娜说，虽然是城里人，做什么事儿和咱乡下的农民一样，走投无路也是卖地卖房子。

两个人吃面的时候，娜娜对春花说，她当时也曾想过在西郊买房。因为同是一样的房子，郑州西郊要比东郊这边便

宜。西郊是工人区，工人们普遍贫穷，消费水平要比东郊低很多，房价自然也低得多。郑州东郊由于省委省政府在这里，大批的省直单位都围在这里，各大公司也大都习惯在东郊挂牌，工厂比较少。东郊的有钱人多，消费水平就高，房价也比西郊高得多。但是，后来娜娜还是在东郊买了房，是想到东郊的生意好做。一个是东郊的人有钱，再一个东郊人文明得多，麻烦事儿少。特别是她开的这种中低档的发廊，只要不做那种冒险的黄事儿，虽然说不能赚大钱，却格外安稳。

娜娜说，她从十八岁进城，已经在郑州闯荡十年了。十年来，对于城市生活的林林总总，娜娜不仅已经相当熟悉，而且学会了精心算计。比如她当初买房时思想再三，还是决定在东郊买房。她先把目标选在东郊的金水大道以南，因为虽然都是东郊，以金水大道为界，北边特别是经几路纬几路的，是省直机关区，地价更高；南边是市民区，地价就低一些。这样，同是东郊，又分出了两个世界。她看透了城市，有权人多的地方有钱人就多，没权人多的地方有钱人就少。后来她选房时，选来送去，选中了六层。商品房楼层价相差很大，七层高的楼房买六层最合算。价钱相对便宜，又不是顶层。她买的这两房一厅八十多平米，才花了十万多一点儿。

一个从乡下来的姑娘，在郑州买了商品房，还开着发廊，见月都有固定的收入，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到的。别说是乡下来的姑娘，就是郑州的城里人，能够活到这个分儿上也不是太多。可以想象，这十年来，娜娜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也多亏历经磨练，使她有了丰富的社会经验，所以，春花有了麻烦，她才敢大包大揽地扛起来。

“娜姐，别连累你了。”吃过面，春花说，“活着真没有意思，我真想去死。”

娜娜笑着问她：“春花，你有几个命？你要有两三个命，咱们就扔一个。”

“我不开玩笑。”春花一本正经地说，“我想来想去只有死了，我一死他就没法儿骗咱们了。”

“春花，你可别乱想呀。别他妈的没出息，不就是这么点儿事儿吗？”娜娜安慰春花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算得上什么事儿呀，跟你说，我走的路比你过的桥都多。咱们自己把事情摆不平，咱还可以托人呀。现在这事儿就这么回事儿，哪儿不是人托人？”

“人托人？那我们托谁？”

“你别管了，先去洗澡睡觉吧，让我好好想想。”

春花洗过澡去睡了，娜娜自己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睡了，她得想出办法来。自己是摆不平了，那就得求人，求人来替她摆平这个事儿。但是，谁能够把这个事儿搞定呢？一个一个，她开始回想她的熟人和朋友。

刚进城时不习惯，后来娜娜就明白了，城里是人托人的世界。从最基本处开始，水电气暖全是供给的，不是天然的，人家不给你送，你就没有一点办法，你就成了吊死鬼。再说做生意吧，租房你得找人，办执照你得找人，装修你得找人，反正办一切事情你都要找人。在城里生活，不管干什么，你自己都无法独立完成，你必须依靠别人的帮助。当然，你同时也要帮助别人，因为你得明白你离开别人将寸步难行，甚至是死路一条。娜娜曾经想到过一个比喻，城市就像一部机

器，每一个人就像一个零件，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春花的事儿，自己没有能力摆平，就得托人。

要不先找老徐问问？

这事情能不能找他？

娜娜首先想到老徐。一想到老徐，娜娜忍不住就去看衣架上挂着的男人的睡衣，还有床前摆放着的男人的拖鞋。这都是为老徐准备的，他来了就洗澡，洗过澡就穿上这睡衣和这拖鞋，然后他们才上床做爱。他一走，这些东西就闲下来，在那儿永远等待着他。

开始娜娜还不明白，老徐为什么这么喜爱洗澡。只要他来了，总是什么话也不说，先洗澡。然后才是说话呀吃饭呀做爱呀，然后呢，又是洗澡。后来她才明白了，男人家爱洗澡不仅仅是爱干净，也是对女人的一种尊重。

在老徐之前，娜娜就已经不是处女了。不过，她最先到郑州来，不是像春花那样进饭店，而是给人家做保姆带孩子。那时候单纯呀，她对孩子好，对人家家里人也好，不但给人家带孩子，也给人家洗衣裳买菜做饭。先是人家给她钱，让她买什么，她就买什么，后来人家见月给她一千块钱，她把全家的生活都管起来了。人家对她也好，女主人老给她旧衣裳穿，说实话那些衣裳没有一件是旧的，说它们旧也只是过时了一点。没有多久，人家就把她也打扮成了一个城里人。人家对她好，她对人家也好，常常把自己的工资也贴到了孩子身上。这样一年下来，不知不觉地就和人家的先生好起来了。刚开始也没有什么过分之处，只是觉得先生这人厚道对人格格外好。后来女主人出公差了，正好又遇到孩子发高烧，

她就和先生两个人守着孩子过夜，一个星期下来，孩子的病好了，他们两个也上床了……

娜娜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孩子在小床里睡着了，他们两个先是和衣躺在床上，明明是已经睡着了，不知道怎么就抱在一起了。等到她醒来，她发现已经躺在先生的怀里，她开始心跳，全身发热，又害怕又激动。一直等了好大一会儿，先生才灵醒起来，发现怀里抱着她，就连忙松手，他的手一松，她就受了委屈似的哭起来了。

先生小声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她就只是哭。

先生又小声地说：“真的，好妹妹，你要相信我，我真不是故意的。”

她还是哭。

先生也不说话了。

她哭着，忽然说：“你都不能故意故意我吗？”

先生明白了，又伸手搂着她，她一下就拱在先生的怀里了……

那时候夜已经深了，他们搂着抱了一会儿，先生才开始试探着亲她，然后又在衣裳外边轻轻地抚摸她。她是再也受不了啦，就又开始哭，哭着对他说：

“我见天晚上都听得见，你和我大姐好起来不是这样的，你也要了我吧。”

这才把先生惹起来，谁想到男人们疯起来活像个野兽呢？他开始扒她的衣裳，他开始欺到她身上来，谁想到他东西太大，弄起她来就像杀她一样呢？等到她真的后悔起来，

一切都晚了。

说实话那真是两个人两厢情愿，她从来没有后悔，也不怪那家的先生。而且那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没有多久，他就给了她一笔钱，亲自送她出来，让她进理发店跟人家学理发。从那之后，她对于男女之事，再也不觉得神秘了。几年之间，又经过几个男人，她对于男女之事已经很熟悉了。但是，自从遇到老徐之后，她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性生活，怎样做才叫做女人。过去她遇到的男人，大都是粗鲁地把女人放倒，胡乱亲你几口，就急着摸你的奶子，把他的东西放进来。一完事儿呢，一点情意也没有了。只有老徐，他把你脱得光光的却不急着整你，他先认真地亲你，哪儿都亲，从上到下，亲遍你的全身，亲得你自己发急。他又认真地抚摸，哪儿都摸，摸得你全身着火。只有他，把你当孩子一样宠着疼着。然后他才整你，就是他把他的东西放进来了，也是做做停停，停停做做，先把你推向高潮，然后等着你缓神儿，然后再把你推向高潮。娜娜在这种反反复复中舒服得死去活来，到后来，她终于明白他这是为了女人。

慢慢地，她再也离不开他了。

但是，她不能和老徐结婚。因为老徐有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她从来也没有想过和老徐结婚，去破坏他的家庭生活。她也从不和他上街吃饭、看电影。她甚至从来也没有要求过老徐什么时候来看她。几年了，全是老徐能来就来，不能来就不来，她从无怨言。娜娜也为老徐着想，他是一个单位的副处长哩，他还有他的名声和前程哩。她抱着一个主意，我不能为他做事，就罢了，可千万不能给他添麻烦哩。因为，

她娜娜能够走到目前这一步，许多事情都是多亏了老徐的帮助，他帮助她租房，帮助她办照，帮助她熟悉公安和税务。

而她，几乎什么都没有给过他。她不能想象，老徐单位集资建家属房，三万块钱他都拿不出来。她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要。后来，她就主动地把自己的身子给了他。

娜娜觉得城里人就这一点好，各人过各人的生活，谁也不理会谁的事情。她和老徐这种像“地下工作者”似的生活，如果是在农村，那还得了吗？

老徐一直劝她好好找个男人过日月，并说你只要有了男朋友，我一定不再打扰你的生活。她也明白老徐说这话是真心，她也不能够当一辈子“地下工作者”。如果遇上合适的男人，她当然会找的。但是，她也心里明白，就是她结了婚，甚至和别人生了孩子，也断不了和老徐的感情。她已经向城里人学会了许多新潮的生活观念，明白了爱人和情人是两码事情，一个人活在世上，婚姻也需要，爱情也需要，但是婚姻是婚姻，爱情是爱情。她有时候觉得婚姻和爱情就像一个人的手心和手背，既分不开，又不是一回事儿。娜娜觉得这才是城里人的现代生活。

不能够找老徐！

娜娜想，春花这事儿，还不能够动用老徐。老徐是她娜娜在郑州的秘密，也是她娜娜的保护神、精神支柱。并不是老徐办不下来摆不平，是她不舍得动用她的老徐办这种事儿。

办什么事情找什么人，娜娜觉得，这要有分寸。

那么找谁呀？

税务所的小王也不行，他太文气，不会和马三这种地痞

打交道。

工商所的刘姐人不错，可惜她也是女的。

美丽歌舞厅的老板陈哥黑白两道统吃，他是能够摆平这个事儿的。只是他一直暗示，想和她上床。如果托了他，就再没办法拒绝他。那样，就等于救了一个春花出来，再赔一个自己进去，不合算。

阳光桑拿中心的老板钱哥是人物，只是这个人又阴又黑，摸不着底，不敢托他。

派出所的人不能够找，找他们就算报案。如今这年头太乱，派出所就是能够把春花的事儿搞定，同时也就留下了无穷的隐患，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们就会遭到黑社会暗算。

想着想着，她心里一动，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6

虽然已经夜深，娜娜爬起来就去叫春花。她推开门又拉灯，把春花从床上拉起来，激动地说：

“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娜姐，你快说什么办法？”

“小平头，春花，你还记得不记得小平头？”

春花恍惚地问道：“哪一个小平头呀？”

“小平头嘛，就是老来我们店里理小平头的那个人，他姓什么来着？”

春花想起来了。自从她到发廊来，每月都有一个年轻的警察来理发，每次都只花三块钱，专门理那种早已经过时了

的小平头。因为这种陈旧的发型几乎没有人理了，所以给人的印象格外深刻。

“春花，你想起来了吧？”

“想起来了。他姓王，这几天就该来理发了。”

“对对，我也想起来了，姓王，叫王海。他还在我的本子上留了传呼号哩，我们明天就呼他。”

“你是说找小平头，他行吗？”

“他行，我的眼不会错。不过，人家肯不肯接这个茬子，就全靠你自己了。”

“我自己？我自己怎么办？”

“对，你想一个女人找一个男人办事，还不全靠你自己？”娜娜看着春花呆呆的样子，又说，“算了，干脆我教你吧，要不像你这样儿，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但是从哪里说起呢？话一出口，娜娜才觉得用三言五语很难说明白自己的意思。春花已经彻底灵醒过来，等着听她说哩，她却沉默了。

“这么说吧，”想了一会儿，娜娜说，“唉，跟你这个棒槌还得认真说哩。春花，我可怎么对你说哩？这样吧，我先问你，你说这世界上总共有多少人？”

“我早忘了，我只记得咱中国是十二亿人。”

“其实呢，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

“这个我明白，男人和女人。”

“对了。这样你就想明白了，人来世上其实就是和这两个人打交道，是不是这个理？”

“你说得对，是这个理。”

“这两个人之中呢，还有个重点。男人因为要干事业，他得和男人女人都打交道。那么咱们女人呢？也就是主要和男人打交道了。咱们当女人的，只有善于和男人打交道，才有好日子过。”

“这个理我懂。”

“你不懂，你懂了就不会出事儿了。和男人打交道学问大哩，和男人打交道并不等于和男人睡觉。这么说吧，我给你打个比方，和男人打交道就像是做生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都是手段。目的呢，还是为了赚钱，为了自己生活得好。这一下你可明白了吧？”

“道理我是明白了，只是你说得太远，我觉得够不着。”

“不远，我是先让你明白道理。城里人叫先务虚，后务实。只有明白了大道理，你才能够心明眼亮落实在行动哩。”娜娜说得得意起来，“刚才咱们讲的是理论，现在咱们就讲行动。这行动可以套用报纸上的话叫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也是个概括吧。”

春花问：“什么叫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我也是常常听我的一个做官儿的朋友整天说一个中心两基本点的，我就把这句话套过来先用了。不过呢，人家说的是别的意思，我说的是咱们女人家的事情。”

“你说吧，我听着哩。”

“一个中心是什么呢？那就是咱当女人的首先要明白，我们自己要好好做人，做一个好女人。两个基本点是什么？一个是善，一个是恶。那就是对待善良人要比人家更善良，对待坏人要比坏人更坏更恶。你的麻烦出在哪里呀？你是看

不清好坏人，你是善恶不分，对待善良人你善良，对待恶人也善良，你就在这里出了差错，这不就出麻烦了？”

“娜姐，你说吧，这话我爱听。”

“听出味道来了吧？”娜娜忍不住卖起关子来，“春花，实给你说哩，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套话我是听来的，我跟你说的这些道理可不是我听来的。哪来的？谁也没有给我说过，这道理任何人也不会对你讲的。我是全凭我自己在生活中体会出来的。实话说哩，这些话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今天对你我是第一次开口哩。为什么？还不是咱们都从乡下来的？我看着你棒槌就着急就心疼，才黑的白的解开口袋给你倒哩。”

“我知道娜姐你对我好。”

“知道就好，我也不是让你感激我哩，我是这么说说，好让你明白这道理的重要性，就和咱上学时候老师讲课一样，我也算是一种强调吧。”

“娜姐，你快说吧，我不傻，知道啥重啥轻的。”

“那好吧，这接下来，我对你具体说说怎么样跟男人打交道。春花，一般像你这种女人，首先是年轻，这年头年轻最要紧。再一个呢，是你长得模样好，也就是人家说的盘子亮。肉嫩，盘子亮，这就是你的优势。这年头一个女人出来混，这就是好招牌呀。”

“娜姐，别笑话我。我知道你笑话我哩。”

“没有，我一点也没有笑话你，我是先给你分析分析，你别打横炮，认真听我说。再一点呢，你人又善良，一个女善人善良不善良都写在脸上呢，别看你的眼忽灵灵的怪有神儿，

但是，并不刁钻，人家一看就明白你乖，是一个好女孩儿。这几点加起来你就明白了吧？这说明你是那种男人们人见人爱的那种女孩子。春花，这就是你的优势呀！我当初为什么挖你过来？一个是心疼你，看见你在饺子馆太受罪，再就是想让你来为我赚钱。你发现了吧？别看在发廊里我比你技术好，但是找你理发的，特别是男人们，要比找我的多得多。这就是你的优势。所以，你找男人办事，不要狠求他们。点到为止，男人们就会高兴地给你办事。因为男人们见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求他办事，就觉得他自己有魅力有能力呀，这对男人的自尊心是一种满足。但是，你要狠求他办事就不好了，他就会认为你不值钱了，还不一定给你办哩。你看，这是学问吧？”

“是学问，我真是没想到，做女人，还有这么多曲曲弯弯。”

“你没想到的还多哩。但是，对男人也要区别对待。俗话说见啥人咱就上啥菜。”

“这个我懂。咱乡下人也这么说。”

“对，其实要论做人，在好多地方都一样，城里乡下是一个理。咱就说正经男人吧，你求他给你办事，他给你办了。俗话说有来有往，但是正经男人给你办事，一般来说，他不要你付出什么，不要求你对他回报。这就是正经男人的可贵之处，要不怎么叫正经呢？但是，你要真不回报那就错了。一个是咱自己也太无情无意了，再一个是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也会低看咱，你说是不是？”

“是这个理儿。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嘛。”

“所以呢，出来混哩，咱不能够让人轻看咱。怎么办呢？咱得有情有意，人家不要回报，我们不能不回报。怎么回报呢？对正经男人就要正经对待，爱抽烟的给他送点烟呀，爱喝酒的给他送点酒呀，不爱抽烟喝酒的给他小孩儿买两件衣裳或者是玩具呀，都行。这样做不是付工钱，是表示咱的心意，是让人家明白咱感激人家。”

“我也觉得这是应该的。”

“但是，对别的男人就不能够这么办了。这个社会上，特别是城里，春花你记着，如今正经的男人少了。不是一般的少，是太少太少了。这城里的男人，大多数男人对待漂亮女孩子都像猫一样，吃不吃肉都爱嗅个腥味。你说是不是？就说咱给男人们理发，有多少男人一边理发一边给你打情骂俏？这就是男人，男人们差不多都是贱货。怎么办哩？也不能够一概对待，咱只是求人办事儿，求谁就和谁上床睡觉，那咱不就成了城东路了？谁都可以走来走去？如果要那么来，咱自己也看不起咱自己，咱自己就不值钱了。咱是求人给咱办事儿哩，不是去当妓女哩，先要看住咱的门儿，你说对不对？”

“太对了，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也要区别对待。怎么区别对待？也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打个比方就像是城里十字路口的交通灯一样，要分出黄灯绿灯和红灯三个层次。这一回咱先说基本点吧，这黄灯是一个基本点。在这个基本点上，你记着可以让男人抱你，反正都穿着衣裳，抱一下就抱一下，也不会缺皮少肉的。但是不要亲嘴儿，亲嘴儿就不一样了。男女之间

不怕抱就怕亲，抱抱不要紧，一亲心就乱了。绿灯又是一个基本点。在这个基本点上，你记着可以和男人亲嘴儿了，就是让人家亲你，心乱就心乱，乱乱再收回来。进一步说甚至你也可以让男人摸你的奶子。你明白不明白？这和刚才那一个基本点可是不一样哩。但是，亲归亲，摸你的奶子也只是摸你的奶子，切记着千万不要和人家睡觉，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千万不要放弃呀。坚持这个原则有一个诀窍，那就是选好地点，一定要在室外，他只能够亲你摸你干这些勾当，再干别的没那个条件了，因为是室外。你想想如果人家是把你按床上又亲又摸的，你还跑得了吗？这就是地点的重要性。这黄灯加上绿灯，不是就够两个基本点了？”

“那一个中心是什么呢？”

“一个中心还要我说吗？那就是红灯，就是和人家上床让男人弄你呀？”

春花低下了头。

“但是，轻易不要走这一步，要走到这一步，一定是碰上了好男人，我们自己情愿。不过，我们乡下来的姑娘在城里混，碰上好男人的机会可是太少太少了。这就要看你有福没福了。春花，如果你遇上了好男人，你千万要记着只管对你的男人好，什么也不要让他干，什么也不要他的，咱们甚至可以挣钱让他花，还要记着永远不要他回报，千万不要给他找麻烦……”

说到这里，娜娜忽然掉下眼泪，忍不住小声地哭起来。

“娜姐，”春花小声问，“你怎么了？”

娜娜什么也不说，只是掉泪。

好大一会儿，她们两个谁也不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

“春花，”娜娜最后才说，“我给你说这么多，是觉得咱们要找王海，我替不了你。一上来你不好意思开口，我可以替你说明白事由。这接下来，就全靠你自己了。现在你明白了吧？”

春花点点头。

第二天一上班，娜娜就通过呼机和王海联系上了。王海在电话里说他不能马上来，下午三点以后让她们在发廊里等他。人家肯来，这就算好消息了。于是，上午她们开门营业，下午她们就把“休息”的牌子挂出去，把发廊里打扫干净，还喷了些香水，准备着迎接王海的到来。在坐等王海的时候，两个人还有些紧张，能不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她们实在是心中没数。

娜娜已经习惯了和城里人打交道，城里人的两只眼，一只眼看权一只眼看钱。找城里人办事你要么有权，要么你得花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工商税务是这样，她想公安人员也不会例外。找城里人办事儿不但不能够白用，还讲究搭锯见末现对现，许愿没人信。她想了想，给王海准备了见面礼，两条香烟和一千块钱。而且她明白这也只是逮鸡先撒的那一把米，事成之后还得重谢。这时候就不能讲成本核算了，花钱不要紧，只要能够把事情摆平，就算谢天谢地。退一步说，如果把钱花出去了，事情没有办成，你也不能够再把钱要回来，只能算交了学费。吃个哑巴亏，没处说理去。

礼物是礼物，怎么接待王海？人家毕竟是警察，得有处放人家的脸面，说事儿也得有个说事儿的环境。为此娜娜设

计了两个方案，一是等到王海来了以后，先请他到咖啡馆，一边喝咖啡一边说事儿，说完了事儿再请客吃饭。如果王海不上咖啡馆呢，她们也买了些水果之类，在发廊里准备着，也可以在发廊里边吃边说事儿，说完了事情再上酒馆请客吃饭。娜娜说反正得请客吃饭，请客吃饭以后我就走了，春花你再和王海单独谈，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娜娜把什么都想到了，这让春花好感动。她心里想，娜姐像个亲姐姐一样关心她，只要王海能够把事情搞定，她一定按照娜娜的交待去做，人家想抱就让人家抱，人家想摸就让人家摸，只要不真弄她，她就什么都答应。

娜娜和春花盼星星盼月亮，等到王海赶来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钟了。

7

王海没有想到，发廊的小姐会呼他。接到传呼的时候，他和搭档于富贵正在西郊调查一个案子。看到呼机上陌生的电话号码是六字头，他只知道是东郊，并不明白是谁在呼他。

老于还问他：“谁呼你呀？”

王海说：“不知道。”

“回不回呀？”

“回不回都行。”

由于他还没有结婚，老于就开玩笑说：“回吧，万一是个小姐想你呢！”

他们一块儿去找公用电话。他们没有配备手机，如果调

查案子用公用电话，他们可以要个小条儿，回去报销。不过，每次几毛钱的事儿，很少有人去要那个小条儿。别看事儿小，一个月在这些小事儿上他们得白贴十几块钱。

通话以后，王海才知道是娜娜发廊在呼他，他感到有点意外。娜娜在电话里说得迫切，又不具体说是什么事情。他想了想，就答应下午赶去见她们。

“下午吧。我正在西郊办事儿。下午三点钟以后，我赶过去。”

放下电话，老于就问他：“谁呼你呀？那么亲切？”

王海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发廊的小姐。”

老于笑笑说：“我还想你闲着哩。看不出，你还挂着发廊的小姐呀？”

王海连忙说：“去去，是老去她那儿理发。”

“理发店这么多，为什么老去她那儿理发？”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王海笑笑说，“我说出来，你可别也老去呀？”

“我这么大年纪了，啥事儿没经过？不像你。”

王海看于富贵一眼，笑着逗他说：“咱说好你可别去呀？这家店理咱们这种普通发型，还是老规矩，只收三块钱。”

“在哪儿在哪儿呀？”老于连忙问，“我怎么不知道？”

“看看，想去了吧？”王海说，“别管了，下次你理发，我带你去就是了。”

郑州这地方，自从改革开放以后，理发的行情恐怕变化是最大的了。人们太渴望改变自己了，改变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没那么快，又不能割了脑袋换新的，只好先在形式上做

文章，于是就摆弄头发。开始是流行吹风和打蜡，接着是流行烫发和摩丝，后来发展到焗油的档次。在这个摆弄头发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之中，那些染发的，是最冒尖最新潮的了，他们把好好的黑头发染成红头发或者金头发，冒充外国人。这些人走在街上，远远望去真像外国人呢，一开口说话，满口的郑州味道，才知道是假冒伪劣。这样一浪赶一浪地发展起来，只要你走进发廊往那儿一坐，就得花三二十块钱。有的人讲究，弄弄这弄弄那一整套弄下来，还三百五百的呢。只花三块钱就能理发，这种地方是不大好找了。所以，王海发现娜娜发廊只花三块钱就可以理发，立刻定了点儿，一年多来差不多每月都上这儿来。

王海也明白，娜娜发廊里什么发型都做，如果只理他这种三块钱的头发人家还不喝西北风呀？起初呢，他只是掏钱理发，时间长了呢，自然就脸熟，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后来王海觉得总是理三块钱的发也不好意思，就像欠了人家的债一样，老觉得过意不去，就主动把自己的呼机号码留给人家了。有什么事儿找我。他当时说得很诚恳，因为他是警察，保护别人的安全本来就是他的工作。现在人家真的呼他了，他只得赶去。进门时他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四点钟。

王海回头指着门上挂的“休息”的牌子说：“今天你们不上班呀？”

“是呀。”娜娜很会说话，“还不是等你王哥呀。”

“等我？找我有什么事儿？”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了？”娜娜笑着说，“想你了还不行呀？”

春花也连忙说：“就是想王哥了。”

王海笑了。他发现今天发廊里收拾得特别干净，又没有上班，娜娜故意给他说亲热话，春花也一直站在那儿对着他笑，他就明白她们真是有事情要找他了。

“我还想着趁着这会儿理理发哩。”王海摸着自己的脑袋说，“看来你们真是找我有事儿了。那说吧，啥事儿呀？我灵不灵呀？”

娜娜马上说：“怎么不灵呀？只要王哥给面子，肯定灵。要不就先理发？理着说着也一样。”

王海说：“那就太好了。”

春花说：“我给王哥理吧？”

娜娜连忙说：“还是我来吧。”

娜娜灵机一动，觉得先理发也好，可以一边理发一边说，就显得更随意。另外也可以避开春花，不使当事人太难堪。理发以后上饭店请客，分手时再送礼，正好把事情分成几个层次，更方便操作。于是，她一抖围布，把王海按坐下来，一边理着，一边开始小声咕哝。发理完了，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

就像有病求医，在病人看来挺厉害的病，医生却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王海是经常办案的警察，春花的事儿一说到王海这里，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了。

王海瞟一眼春花说：“我想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儿哩，就这事儿呀？”

娜娜点点头：“这事儿还小呀？就这事儿。”

王海笑笑说：“如果是就这事儿，不算什么，娜娜不要太

着急，春花你也不要太紧张。这年头，吃亏上当难免，以后吸取教训就是了。”

娜娜说：“王哥，听你这话的意思是……”

王海满口答应：“别管了，这事儿我包圆了。”

娜娜高兴起来：“怎么样？我就知道王哥会给这个面子的。”

春花也放心了：“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王海笑笑说：“这有什么？我就是干这个的嘛。”

春花瞟一眼娜娜，试探着问：“娜姐，那，咱们走吧？”

娜娜说：“好，王哥，咱们走吧！”

王海不明白地问：“走？上哪儿？”

娜娜笑着说：“咱们出去换个环境，边吃边说。”

“先别急。等等我。”王海坐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一本正经地说，“姓名？”

娜娜和春花愣了，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娜娜问：“什么姓名？”

王海用笔指着春花说：“报案人姓名呀！”

两个姑娘面面相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王海说：“你们不要误解，这是我们办案的程序，我得把事情记下来呀，要不我怎么调查？”

娜娜忽然笑起来。她走过去，大胆地把王海的笔和本子收起来，重新又装进他的衣袋里。

“王哥，”娜娜这才说，“都怪我刚才没说明白，我们找你呢，就是……就是不想报案。如果报案呢，我们就不麻烦王哥了。”

“怎么？”王海有点明白了，“你们想私了？”

“对，想私了。”娜娜说，“王哥你是明白人，我们姐们儿出来混不容易，我们如果报案，就会有很多想不到的麻烦……还希望你理解我们的难处。”

王海苦笑笑，他沉默了。说什么呢？他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他理解她们的难处，因为她们说的这是事实。自从社会开放经济发展以后，社会上的邪恶势力也抬头膨胀起来，相比之下，好像警察的力量越来越小了，邪恶势力却越来越大了。人民群众越来越对警察没有信心，为了生存，能让就让，能躲就躲，越来越软弱了。

娜娜连忙说：“王哥，咱们先到饭店吧，到饭店慢慢再说。事儿是事儿，朋友是朋友，王哥真有什么难处，我们也不勉强。”

王海苦笑着，摇摇头。

娜娜又说：“王哥，我们知道这事儿你也得托人。”娜娜立刻从衣袋里掏出装钱的纸包递过去，又说，“我们也不能让你倒贴，这一千块钱你先用着。”

王海伸出手，慢慢地把钱挡回去。

这一下，三个人都没话说了。

最后，王海站起来故意笑说：“你们怎么没话了？我不收你们的钱，可是我也没说不管呀。你们有你们的难处，我理解。我看这样吧，我理发也没有掏钱，就算是你们请我吧。你们也别再到饭店请客，也不要送礼了。这事儿，让我试试吧。”

娜娜高兴起来：“王哥，这么说，你还是答应了？”

王海笑着点点头。

春花也兴奋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只要王哥肯答应，一定行。”

王海说：“我可只是说试试呀！”

娜娜说：“搞定了，我再请你，这总可以吧？”

王海这才笑着点点头。

虽然答应下来，但是，一走出发廊，王海就后悔了。

8

又要犯错误了。

走出发廊，蹬上自行车，王海就明白他又一次答应了不该答应的事情。

作为警察，替别人私了案子，这是最忌讳的。领导上经常强调，要坚决杜绝警察替别人私了案子的腐败现象。他非常理解领导上的良苦用心，有些警察利用替别人私了案子的机会，从中收受钱财。个别人还和黑社会暗中勾结，免费吃喝免费桑拿甚至免费嫖娼，警匪一家欺压百姓，已经达到无法无天的程度。所以，他觉得领导上坚决杜绝私了案子是对的。

但是，他和别人不一样，他只是想替别人私了案子，并不收受钱财。但是，但是这怎么能够说清楚呢？谁信你呀？再说了，警察就是执法的，你自己跑到法律之外替别人私了案子也是知法犯法呀？所以他心里明白，自己出面来管娜娜发廊的事情，自然又是明知故犯了。

城东路和金水大道交叉口是一个丁字口，由于金水大道是郑州的主干道，绿灯通行时间长达一分半钟。而给城东路的时间只有四十八秒。正赶上红灯，王海只好耐心等待。在等待红灯的时候，王海想，不会拒绝，这一直是他做人的弱点。如果换了别的警察，很可能会要么立案要么不管，但是他做不到。他虽然是执法的，他同时也明白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人们不能够单靠法律生活，也不能够单靠人情来生活。在具体生活中，法律和人情实际上是分不开的。

这不就难办了？

所以，王海常常觉得自己生活在两难之中。

人家提出来私了，他马上就能够体谅个中的难处。这就是他的毛病，凡事总是先替当事人着想。他甚至想这事情如果摊在他头上，他也会选择私了这种方法。如今社会这么乱，警察才几个人？如果和黑社会撕破脸皮，她们就会惹下无穷无尽的麻烦。乡下姑娘进城做生意，无依无靠的，确实不容易。她们受人如此欺侮，他不知道也就算了，现在人家已经托他了，他如果不管，别说警察不警察了，自己还是个男人吗？

绿灯了。

这是第几次犯错误了？

他一边骑车一边想，明的暗的，他犯的错误已经数也数不清了。

自从王海当了警察，就和犯错误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怪了，好像不是他找错误，就是错误找他，怎么也逃不脱。每

次犯过错误以后，他都下决心再也不犯了，但是一转脸就又把错误撞上了。他回想自己从警察学校毕业走上社会这七八年的生活经历，可以说是一部犯错误的历史呢。

唉，自从当年在学校犯了那次错误，就像染上了病毒，一辈子再也治不好了……

那时候就要毕业了，自己是学生会副主席，又是党员发展对象，毕业后分配个好工作完全没有问题。再说时间已经不多，再有两个多月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但是，他却在突然到来的那场政治风波中犯错误了。真是早不犯晚不犯，偏挑最关键时候犯错误。

事后也并没有给处分。我们党的政策对犯错误的人一向是检查从严处理从宽的，对敌人也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时他想，如果能够严格按照上边的政策认真办事儿，他什么问题也没有。但是，他还是想错了。

他那时候太年轻，没有什么社会阅历，还不明白执行政策从来都是有出入的。再者，如果他们学校犯错误的学生多了，他也许就没事儿了。可是他们警察学校偏偏犯错误的学生很少，他又是个带头的，就显得很突出了。虽然最后处理时候没有给什么处分，可是毕业时学校把他的那些检查都放进了他的档案里。这一放进去，就再也拿不出来了。从此，他走到哪里，就把这个错误事实带到哪里。虽然他是警察，虽然他努力工作，虽然他办过不少大案要案，甚至为抢救被拐卖的妇女曾经多次出生入死，但是仍然入不了党，提不了职。你表现得再好，你的业务水平再高，都没有用，只要一看档案，你就被划入了另册，你想申诉都找不到对象。一个

无处不在的事实，你却听不到看不见摸不着。“错误”这两个字就像一个咒语，就像两只铐子，把你的政治前途锁死了。

不能够入党和不能够提职，王海还能够忍受。但是，看着根本不如他的人升上去，反过来又来领导着他，整天对他指手画脚，真让他的自尊心受不了。但是，受不了也得受，这就是现实。

“知道厉害了吧？”他爸爸总说，“年纪轻轻的给上边提啥意见？反腐败是你能够反得了的吗？你小小年纪有什么能耐？你懂个啥？你懂个屁！唉，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上头爱听啥？上头永远爱听好听话。不服气锅是铁？你就受一辈子苦吧！”

“人这一辈子呀，”妈妈也经常说他，“可不敢给上头提意见哪。上头是啥？上头是大腿。咱下头的群众是啥？是胳膊。你什么时候看见胳膊拧过大腿了？”

“话不好听是不是？”爸爸说，“别不爱听，这全是真话。这些话你出门在外，别人永远也不会对你说，只有你爸你妈才对你说。”

他说什么？他无话可说。他当学生会干部，特别是他申请入党，虽然说主要是出自公心，也有许多私心和个人欲望掺在里边，因为这些都和他个人的前途息息相关。只有这一次向上边提意见反腐败才真正是出自公心绝对无私，但是却挨了狠狠的一闷棍……能说吗？不能对父母说。说了也没有意思。他不同意父母的说法，又不知道如何回答和说服他们，只有沉默。

有一段时间，他真是得“错误”病了。想到人生还很长，

而自己却已经走投无路。错误，错误呀，“错误”就像一个结，锁住了他的心。

后来他和于富贵成了朋友，虽然那时候还不是搭档，来往已经多起来。老于劝他，这已经不错了，放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还不定怎么处理你哩。现在多好呀，你虽然在学校犯了错误，咱警察队伍不是还收了你吗？别太在心，也不是就你一个人，多少年还不就是这传统？从划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多少运动？哪一次运动不影响一大批人？上点年纪的人你数数，谁没犯过错误？时间一长过去就好了。你就耐心等吧，三五年，十来年，等到别人有了新问题，你的老问题就不再说了。

但是，话是这么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死心了。

什么时候想开的？

大概有三四年时间吧，他慢慢地就想开了。不让入党就不入党呗，不给提职就不提职呗，自己干工作又不是为了入党和提职。只为了入党和提职才干工作，那不是太功利了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看着别人的脸色生活，不能够人家说你好就好，人家说你不好就不好，自己对自己心中没数还怎么做？他忽然明白，人活在世上，是自己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才真实。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甚至上头的印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自己要自信。

他觉得既然不能够像大家那样生活，他就应该选择另一种生活。别人有别人的前途，他有他的前途。可是他的前途是什么？在哪里？他又找不到。最后他想，既然别无选择，

那就好好做人好好当警察吧。

这以后他慢慢地想，人生许多问题不能够依靠别人，是要自己去思想去领悟的。从那时候开始，他才觉得自己真正明白了生活的道理。人生活在世上，不能够按照别人的理论和别人的样子去思想去行动，要自己独立思考，要寻找自己的生活态度。

也就是在这时候，师傅出现了。

师傅说：“我等你好长时间了。”

“你等我好长时间了？”

“我看你资质不错，想教你武功。我也老了，你就算我的关门弟子吧。”

反正也没事儿，学艺就学艺，王海悄悄跟着老人练起功夫来。他练掌练腿，他觉得自己能够吃苦，练掌练得手掌出血，练腿练得伤了膝关节。

师傅说：“你别练了。”

“不，师傅，我不怕吃苦。”

“我是说，你心里有结。你这么练不是在练功，而是在自残。”

“不，师傅，我喜欢这样。”

师傅笑着摇摇头说：“我给你说说闲话吧，小海，你说人活世上，都说为官要当忠臣，做人要做好人，但是，当忠臣要忍得冤屈，做好人要不怕吃亏。是不是这个理呀？”

王海一下子愣住了。

师傅看着他，再也不说别的话，看着看着笑起来说：“我看，还是先教你内功吧。外功是形，内功是神，外功是表，

内功是本。学好内功，也许你心里的结就开了。”

王海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心里的所有烦恼，都在练内功时化开了。

几年之后，当他指头可以捻碎碗片儿，掌风可以击碎师傅扔在空中的砖头的时候，师傅说你总算出师了。那天师傅点上香，往椅子上一坐说：

“今天你走哩，给我磕个头吧。”

“是，师傅。”

“起来吧，记着，从今以后再也不要来见我。”

“师傅，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出门去行走江湖，永远也不要对人说起我。”

“师傅，你这是为什么呀？”

“小海，练功为什么？对外是为了除恶扬善，对内是为了自己好好做人。另外，还要多看些书，自古文武相通。我师傅当年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今天也把话送给你，你去吧。”

可以说，是师傅影响了他，从此以后，他看别人看生活看这个世界的角度开始悄悄地变化。

近年来，由于读了不少书，他的思考走得很远。他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在他内心里，已经不再把档案里装那些东西当回事儿了。有时候他甚至还有点感激那些东西哩，因为有了它们，他没法像别人那样生活，才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生活态度。他不再羡慕别人的前途，也不再眼红别人的欢乐，他远远地离开了人们的生活范围，甚至连他的父母都对他越来越陌生了。

在生活中，他不再把人简单的分成好人和坏人去看，只

看是否真实和虚假就行了。他是个执法者，虽然他常常以法律为准绳去指导和检验自己的行动，但是他不再觉得法律像信仰那么神圣，他已经明白了法律只是人们发明的游戏规则。他有了更多的法律之外的思考。他发现法律之外的天地竟然非常广阔，如果不知道和不理解法律之外的世界，简直就无法执法。有时候他想得快要走火入魔，常常为自己的思考害怕起来……

堵车了。

省委大门前又堵车了。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上访的农民，开来一大片小拖拉机，堵住了省委门口，切断了金水大道。劝阻的干部在喊叫，赶来的警察在维持秩序。

王海虽然也是警察，但已经不是刚出道那时候了，毛嫩的看见什么就管什么。他现在已经明白这个社会很复杂，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这种事情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不想多事，调转车头准备离开。一转身，他怔住了，春花推着车子就站在他身后哩。

“你怎么也在这儿？”

春花红着脸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样子。

“你一直跟着我？”

春花点点头。

“走，跟着我走。”

王海推车前边走，春花推车后边跟着。由于马路上堵死了，王海带着春花在人缝里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他们从立交桥下钻过去，来到人民路上，在一家电脑公司门

前停下来。王海看看表，已经是下午六点了。

9

“你找我还有话说？”

“没有。”

“那你还跟着我干吗？”

春花想了想，说：“送送你嘛。”

王海笑了：“怎么送这么远呀？那好吧，送到这里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你回去吧。我要骑车往西走，我家在西郊哩。我越走越近，你越走越远。”

春花没吭声。王海认为她同意了。就沿着人民路往西，骑上车就走。但是，他在前边走，春花连忙也骑车跟上，仍然像尾巴一样吊在他后边。只骑上一个慢坡，来到人民路的金水河桥头，王海发现春花仍然跟在后边，就下了车。他下了车，春花也下了车。两个人走走停停，在别人看来，就像在谈恋爱一样。

王海认真地问她：“你是不是还想说什么？”

春花说：“你现在去哪儿呀？”

王海说：“去吃饭呀。你没看天晚了吗？”

春花说：“上哪儿吃？回家吃？还是在街上吃？”

“你问这个干吗？我可以回家吃，也可以在街上吃，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王海笑了，“不过，我还没有想好哩。”

“现在想好了吗？”春花终于鼓起勇气说，“我想和你一块儿吃饭。”

原来还是想请我吃饭。王海想，乡下来的姑娘真不容易，求人办事，也真难为她了。如果是自己呢，可能也会这么做。

“那好吧，”王海说，“咱们去吃烩面吧。”

于是，他们重新骑上车，一前一后来到了老百姓烩面馆。那时候六点多钟，由于刚到吃晚饭的时候，烩面馆里人还不多，他们从从容容选了个座位。一坐下来，春花就在心里长长出了一口气，她觉得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刚才，王海一走出发廊，娜娜就塞给她一把钱，让她骑上车追。娜娜说这个王海又不吃请又不收礼，年纪轻轻火力旺，也可能是个好色的。春花说从外表上看着可是不像。娜娜说这个可不能够看外表，哑巴蚊子咬人才狠。再说人家给咱们办事情，什么也不要，人家就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咱们就心中没数了。求人办事情，总要给人家一点什么，心里才踏实。于是，娜娜就让春花追，娜娜说反正咱也不是什么黄花闺女了，追上王海陪他玩玩，给人家一点感情投资。春花已经什么主意都没有了，娜娜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骑上车就追。

这时候坐在烩面馆里等饭，春花就想总算把人家留下了，这说明自己还不太笨。一个陌生的男人肯坐下来跟她一块儿吃饭，起码对她不反感。谁都说她长得好，她对自己的长相一直很自信。她想，等饭端上来，慢慢地吃完，再喝一会儿水，天就要黑了。春花想天黑了就好了，男女之间联络感情，在大白天总是不好意思，天一黑互相看不清楚脸面，就放开了。想到这里她悄悄瞟几眼王海，觉得看不透。总觉得那是一个正正派派的男人，很难想象他会对女人动手动脚。也许

自己像娜姐说的那样看错了人？他会冷不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放倒就睡我？不会，她还是觉得王海不是那种人。顶多对她搂搂抱抱亲亲摸摸，那就到天了。但是，他要是一直不理我呢？那可就坏事情了。回去娜姐非骂我笨猪不可。

唉，但愿这个王海不要太正派，也不要太色狼就好了。

王海当然不知道春花心里还有这么多曲曲弯弯，他只是觉得乡下姑娘进城不容易，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被人骗了怪可怜的，实心实意想帮帮她。至于为什么会和她一块儿吃饭，只是因为不想太伤害她的自尊心。再说吃碗烩面又不算什么，就像男人们见面抽根烟一样。他想，吃过饭她就会走的。等到吃完烩面，两个人出了饭店重新来到大街上，春花还没有走的意思，王海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天已经晚了，你回去吧。”

“你上哪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回去也没事儿，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到这时候，王海还没有多心，他的思想还在案子上：“你是不是确实还有话说？”

“有，我就是还想再跟你说说话。”

“那就说吧。”

“能不能找个地方？人少一点？”

王海想了想，莫非这案子里边还有另外一些隐秘的枝节？这大街上也确实不是个说话的地方。这儿正好距离金水河近，不用走多远，就是金水河大堤。他曾经和以前的女朋友多次在那里约会，那儿又安静又不偏僻，是个就近说话的

好地方。谈完以后，春花回城东路也近些，就带着春花走向金水河。但是，来到金水河的河堤上，春花又没话了。

天渐渐地晚了。淡淡的夜雾弥漫过来，笼罩在金水河上。河里铺着细碎的水声，堤上的河柳在晚风中摇呀摇呀，给喧哗的城市摇出了一处风景。一会儿，远处的灯亮起来，就像城市睁开了无数双夜的眼睛。情侣们开始慢慢走上堤岸，把河堤染得暧昧许多。

“你到底想说什么？”王海有点不耐烦了，“让你走，你说你有话要说，让你说，你又没话了。”

春花忽然大胆地说：“没话说就不能陪陪你吗？”

“什么什么？陪陪我？”

春花连忙又低下了脑袋，她不敢去看王海。坐在石凳上，把脑袋低着继续说：“其实，娜姐不教俺，俺也明白你们城里人开放，你们城里的男人都好那个。你给俺办事儿哩，又不吃请，又不要钱，这年头给人办事情哪有什么都不要的？你要想跟俺那个你就那个吧……”

我的天！她为什么一直追他，王海这才明白过来。他心里一下着了火，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给我滚！但是，他没有这么说。他只是长长地叹一口气，到这时候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唉，我怎么跟你说呢？”王海说，“这么说吧，城里虽然有坏人，你也正好上当受骗了，但是你要相信，这城里好人还是很多的。”

春花抬起头来默默地看着他。

“求人办事情不容易，请客吃饭送礼花钱，这种事情也

很普遍，我都理解。”王海说，“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你明白吗？我什么也不要你们的，我同样会为你们办事情的。为什么？因为我是警察，警察就是干这个的。我既然答应你们了，我一定会认真去办的。”

春花抬头看着他，看着看着泪眼汪汪起来。

“你怎么了？”

春花咬着嘴唇，她害怕自己哭出声来。

王海说：“我说的是真的。”

春花还是忍不住，终于还是哭出声来了。

春花的哭声传开来，惊动了金水河岸，惹得别人悄悄往这边看。

“你哭什么呢？”春花一哭，王海有点着急了，“你别哭好不好？”

春花还是哭。

“你别哭了，”王海忽然说，“我向你保证，我说话算话，你这个事儿我包了，一定给你解决。这总可以了吧？但是，你要再哭，我就不管了。”

春花立马不哭了。她抬起头看着王海，忽然问：“王哥，你明对我说，你不想和我那个，你是不是嫌我不干净？”

王海沉默了。

她想到哪儿去了？

她怎么会这样想？

现在他才明白春花这姑娘不仅是长得漂亮，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了，她同时还是一个自尊心很强又非常敏感的姑娘，还挺复杂。这比案子本身还要复杂得多哩，怎么跟她说？劝

劝她吧，也只有这样了。

“你多心了。你怎么会往别处想呢？”王海细心地说，“你虽然上当受骗了，但是我仍然觉得你还是一个好姑娘。人这一辈子，要走的路还长着哩，千万不要对自己失望。”

春花不哭了，静静地听着他说。

“现在又不是过去封建社会，人们已经不再重视那些传统观念了。”王海说，“比方说在我们城里，找对象主要是看姑娘的人品，是不是适合自己，并不是只看重什么处女不处女的。你明白吗？说实话你是个又漂亮又纯洁的姑娘，在今后的生活中你一定会找到好朋友的。”

春花瞪着眼睛望着王海，这使王海感到自己的话说到点子上了。

“现在我可以对你说了，”王海继续说：“今天我不接受你，并不是嫌你什么。真的，我不是嫌你什么。是这种方式不好，并不是你自己不好。我们根本没有感情基础，你说是不是？你是有病乱求医，是别人让你这么干的，对不对？我如果也那么不负责任，我不是也成坏人了吗？想明白了吧？这样你就想通了。打个比方吧，如果我们认识时间长了，彼此有好感了，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最后这句话说出之后，王海也意识到自己说得有点过了。不过，为了劝春花，来不及多想，说了也就说了，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后果。经过王海这么长说短说的，也总算把春花说明白了。

“王哥，你别说了。”春花说，“我明白了，你这是为我好。我相信你，你是好人。”

“天晚了，”王海说，“你回去吧。”

“那好吧。”春花认真地说，“真对不起，王哥。”

“没什么，没什么。”

“那事儿，还请你多费心。”

“你们放心，我这两天就办。”

分手以后，春花忽然想，如果我以后真对他好，他也能真对我好，就好了……

王海不明白，在青年男女之间，说话是不能够乱打比方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打的这个比方就像一粒种子种在了春花心里，为日后发生的是非纠葛埋下了隐患。

10

王海最初同意替她们私了这件案子时，心里并没有特别重视。虽然年纪不大，他已经是富有工作经验的老警了，这种事情对王海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经过春花这么一闹，他认真起来也着急起来了。和春花分手的当天晚上，他就着手调查这个马三。

根据马三的活动范围，他估计可能是管城区和二七区的无业游民。如果去找派出所的民警，很快就能够将马三查出来。像马三这种地痞流氓，差不多都记在派出所民警小本子的“黑名单”上，一直被内部掌握和控制着。但是他这是替别人私了案子，还不能够光明正大地去调查。万一有人有意无意地把话捎到领导那儿，他就不好说清楚了。

当然，他也想过可以找老于商量一下。老于的资格老经

验多，也可能一下子就能够说清楚。只是办这种事情，他也不想让老于帮忙。虽然他们两个是好搭档，关系也很亲密，但是他们两个相处起来，一直是老于习惯什么都跟他说，他习惯什么都不说。

自从他犯了错误，走向社会以后，他对任何人都不大相信了。对谁都不说心里话，开始感到还有一点孤独，后来就习惯了。他已经非常喜欢独立思考问题，独立处理问题，独立面对社会生活。

和春花分手以后，王海骑着车一直向西。他家在郑州西郊，他就向着家的方向走。走着走着，在人民路和经七路交叉口停下来，把车一支，走进了曹老五泡馍馆。因为他心里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准备找黑社会的熟人或者是自己的“线人”来帮忙。

他把自己的通讯录拿出来，借用人家的电话，一个一个打电话询问。真是没想到，只打了六个电话，竟然把马三查出来了。不仅查出了马三的来历，还查出了马三的电话号码。只可惜打通了，没有人接。他想这种人都是夜猫子，一般都是夜里出外活动，白天在家里睡觉。这时候不会在家里。明天上午找，肯定在家里窝着。

夜渐深时，马路上的车流稀落下来。王海走出曹老五泡馍馆，推上自己的破车子。上哪儿？他好像无处可去了。

回家吧，这时候还有点早。爸爸妈妈这时候还在看电视，只要他回去，就又该长说短说他找对象的事儿了。他虽然明白父母是好心，但是实在是听够了。父母虽然疼他，却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和他们说话真费劲，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儿。

他觉得，现在最不了解自己的恐怕就是父母了。于是，他经常等父母睡觉以后再回家，回家洗洗就睡觉，再好不过了。

现在上哪儿？要说现在这种时候，去找女朋友是最好的节目了。可惜自己过去的女朋友吹了，新的还没有找到，正好空在这里凉快着。

上哪儿？他开始推着车子走，走着走着他想，走吧，上人民公园的爱情花园吧。那里的“恋爱角”这时候正热闹着，去看别人谈恋爱也挺有意思。

第二天上午，电话打通了，马三果然窝在家里睡觉。

“谁呀？”马三说，“有屁快放，爷们儿正睡觉呢。”

王海装着套近乎：“喂喂，是马三马哥吗？”

“是我。你他妈的老喂什么？有话就说呀！”

“是这样，”王海明白得想办法把他引诱出来，就说，“我是娜娜发廊里春花的一个亲戚。春花不懂事，听说她得罪马哥了？”

“啊，是这事儿呀？别啰嗦了，她借我的钱一直没还，你是不是想替她还钱呀？”

王海就顺着他的话说：“她真是借你的钱了？这就对了。本来她这么说，我还有点不相信。还钱？也有这个意思吧。”王海忽然说，“怎么着？你说个时间咱们见一面？”

“那好吧。”马三想了想才说，“你知道不知道紫金山路和商城路交叉口那地方？”

“我知道。紫金山路不是正在开通正在修吗？”

“对，就是那地方。在路西有一棵大槐树的那个院儿，晚上七点到七点半吧。”

“好吧，一言为定。”

约好了。

王海熟悉那地方，由于要修紫金山大道，那地方的老市民都搬迁了。有的房子让推土机推倒了，有的还没有推。已经没人住，只留下一大片废墟。约在那种地方见面，王海当然明白马三的用意，说好了可以动口，说不好就可以动手。在那种地方就是把人打死了，也不会很快被发现。那里容易走进去，并不容易走出来。放下电话，王海就明白今天晚上要冒险了。

下午四点多钟，王海就借故和老于分手了。他很快回家一趟，换了一身便装，还特意穿了一双旅游鞋。这种鞋轻便，不但进攻起来容易做动作，逃跑起来也灵活。最后他想了想，还是把枪留在了家里。既然是去替别人私了案子，就不能按办案的路子走。就是出了什么意外，也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警察，往警察脸上抹黑。六点钟，他啃了两个馒头夹咸菜，喝了一大杯凉白开。趁着父母还没有下班，戴上一副墨镜，走出了家门。

王海的家在郑州西郊国棉三厂那儿，距离约好的地点还相当远。他骑着车，算着时间，先把车骑到商城路的管城区政府门口，把自行车停在区政府的车棚里，办完了事情，再到这里骑车。然后他拐到旁边的一家小店买了一副白线手套。这种线手套袖长，戴起来很舒服。这是王海的习惯，每每有动手的可能，他都要弄一副线手套戴上。这样就可以不留下指纹，也可以保护自己，万一对方带家伙，戴着手套就方便夺对手的刀子和棍子了。每当这时候，他就感到自己不再是

一个警察，更像是一个凶手。

还有十五分钟就到七点了，王海才磨蹭着步行过去。他计算着时间，走向商城路口。一边走，一边观察地形，安排着自己的退路。如果搞定了当然很好，如果闹翻了脸动起手来，再碰上高手，就得事先想好脱身的路线。他估计着，只要他们手里没枪，凭他王海的身手，应付这些街头的混混儿，应该没有问题。

准时七点钟，王海走进了有槐树的院子。他发现这棵槐树并不很大，只有碗口粗。由于城里的树少，才显得亮眼。那时候太阳刚落下去，几线夕阳还挂在树梢上。院子倒不小，很像是一个老市民家的老院子。只是门窗都扒了，到处都是窟窿。房子和围墙还在，院里仍然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王海想，马三真会选地方，如果有人站在大门口一堵，里边人想逃出去并不容易。看起来马三家住得离这儿不远，要不他不会对这儿如此熟悉。而且他觉得马三选这个时间也好，虽然太阳落了，天并不黑。这时候作案，双方都能够看清楚对方的脸，走不了眼。

有脚步声从外边响过来。

王海知道马三他们来了。

果然，一行四个人从外边走进来。两个人径直走向他王海，另外那两个人留在院门口处堵住了出路。一看就知道是些经常作案的流氓。王海明白走向他的这两个人中，有一个就是马三了。

一个人说：“你还挺守时嘛。”

王海对另一个说：“你是马三吧？”

马三说：“哥们儿眼很毒嘛。也是道上的朋友？”

王海说：“道上不道上的不要紧，受人之托吧。”

马三伸出手来：“钱带来了？”

王海装糊涂：“什么钱？”

马三说：“你不是说来送钱吗？”

王海笑了：“送钱？如果送钱，还用着我来吗？”

马三一下变了脸：“怎么？你耍我们？”

王海说：“谁耍谁呀？”

马三恶狠狠地说：“看起来你是蹚浑水来了？”

王海认真地说：“不是。别着急，你听我说。我从来不喜欢蹚什么浑水。都是出来混的，一说就透亮了是不是？我是想让你们卖给我一个面子。以前的事儿，我不再计较，过去就算了。只要马三你把拿春花小姐的一千八百块钱还给人家，并且保证从此以后再也不要找她们娜娜发廊的事儿，别的那些烂事儿，我不再追究。怎么样？能不能成交？”

马三哈哈笑起来：“就凭你？”

王海也笑着点点头：“就凭我还不行吗？”

另一个人说：“能告诉我们，你小子是干什么的吗？”

王海说：“就凭你们这些混混儿，没有这个必要吧。”

门口有个人说：“你小子口气不小呀！”

马三说：“别说了。看起来你小子也有来头。不过，朋友，如果你在道上混，也该懂得道上的规矩，你也不报个字号，我们知道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又不给我们好处，你就想把事情摆平？”

王海说：“你错了马三，对你这号杂碎还讲什么规矩？你

自己清楚，你明明是在欺侮人家小姐，而且也做得太过分，我只是出来制止你。并且说好了，只要你答应，就两清了。你觉得这还不够吗？”

马三冷冷地说：“漂亮，说得漂亮。只是，我要不卖你这个面子哩？”

王海笑了，也毫不客气地说：“既然来了，你认为你还能走得了吗？”

马三笑了：“看起来你是想跟哥们儿练练呀？”

另一个说：“你是活够了吧？”

门口一个胖子说：“还是我先上吧，我已经三天没打架了，手痒得很。”

王海也恶狠狠地冷笑说：“我别的怕，还就不怕动手。想动手吗，也别单挑了，你们还是一块儿上吧。”

打起来了。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对方一出手，王海就发现这些地痞流氓虽然手脚利索，并没有练过什么把式，更说不上什么高手，他就放心了。

行话说手是两扇门，用脚去打人。王海一直习惯用脚。行话叫南拳北腿。同行们都知道他的腿功好，其实他手上的功夫更精，因为他练过内功，如果出手，很容易伤人性命，所以他一般都用脚。这天他用手护着自己，只用脚踢，四个人也不是他王海的对头，不光是拳头打不到王海身上，刀子也让王海踢飞了。对这些人，王海出脚也狠，躲开要命处招招满踢，没有几个回合，就把四个人踢翻在地了。四个人全趴在地上，谁站起来，他就踢谁，几脚踢过去，竟没有人敢

爬起来了。看着他们几个的熊样儿，王海忍不住笑了。

身后忽然有人笑起来：“好身手，王哥真是好身手呀！”

王海一转身，看到一个也戴着墨镜的男子，带着两个人走过来了。

马三看到来人，连忙爬起来说：“大哥来了。”

王海明白来人就是他们黑社会的老大了。

来说：“开眼了吧？你们真他妈有眼不识泰山，这是咱市局的王海王哥，咱郑州的散打冠军。日本来的武师都栽在王哥手下了，你们跟王哥练，找死呀！”

几个混混儿惊呆了。

来人继续说：“不用问，王哥只用腿没动手是吧？王哥的手可以碎砖碎石，还可以隔空打人。王哥如果出手，你们他妈的早回娘家了。”

让人家一说破，王海也不好再隐瞒身份了，就接着说：“听口气，是老大了？”

来人连忙说：“小弟姓金。”

王海说：“金老大，黑道上你也是成名人物哩，你怎么尽带这些烂渣子呀？”

金老大一抱拳说：“都怪在下管教不严。请王哥相信我，今天王哥来说的事儿，我也是刚刚知道。王哥能够这么对他马三，已经是很够意思了。只怪这家伙不透气儿，惹王哥生气，那是他自找没趣。不过，一千八百块钱我已经让人送娜娜发廊了。看王哥的面子，还另加了两千块钱的赔金。这样吧，如果王哥不消火，你也别动手了，我来替你管教管教马三！”

金老大说着走过去，出脚如电，一脚跺在马三小腿上，把马三的腿跺断了。马三哎哟叫一声，就抱着自己的腿倒在地上上了。

金老大这才回头对王海说：“王哥，我已经废了他一条腿。请王哥给小弟一个面子，别把马三拍进局子里，小弟我就领情了。”

看起来黑社会里这金老大果然名不虚传，王海想这事情做得真叫光棍儿。这么做又给你脸面，又让他自己下了台阶。王海知道话说到这份儿上，就要得饶人处且饶人了。

“放心吧，我也明说了，我今天不是来办案的。”王海冷冷地说，“我也是受人之托，来私了是非的。既然金老大出面，我什么话也不说了，到此为止。”

王海说完，转身就走。他忽然感到今天这场打斗没有一点意思，甚至让人厌恶。

这时候外边工地上的探照灯亮了，天落黑了……

11

后来，王海回想起以后的事情，就觉得后悔。要说这种事儿，办完了也就完了。把娜娜发廊的事情摆平以后，如果不再去娜娜发廊就好了。但是，他心太软。有两个星期，春花不断呼他。为了不伤害乡下姑娘的自尊心，他就答应去见她了。

那天晚上在娜娜发廊里，春花备下了酒菜。这一点王海想到了，一看就明白还是为了感谢他。娜娜不在，就他们两

个单独相处，这使王海感到多少有点意外。不过，他虽然感到了一些别扭，并没有往深处想。春花买的是葡萄酒，竟然买了四瓶，这倒吓了他一跳。

“你怎么买这么多酒？”

“不多，不多。我知道你能喝。”

“你想错了，我基本上不沾酒。”

由于职业的习惯，王海除了有时候少量喝点啤酒之外，基本上不沾白酒和红酒。他喝了一小杯红酒以后，就坚持不喝了。

“王哥，你真不喝了？”

“我真不喝了。”

“那好，你不喝我喝！”

春花自己灌起自己来，这却是王海没有想到的。他原来还以为春花有酒量呢，后来见春花喝得脸红脖子粗，眼里放光一样，他才明白她喝多了。只是再劝她已经晚了。

“王哥，你真好。”好像让酒火烧的一样，春花的话多起来，“不光是你帮了小妹，小妹感激你，才觉得你好。不光是这，不光是这呀，小妹是觉得王哥你这种男人，才叫正经男人。”

“春花你喝多了。”

“我没有喝多，”春花笑着说，“我心里明白着哩。当然我也喝得不少，因为我不多喝些酒，我就没有胆量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王哥，酒是好东西。我原来也不知道，一喝它人就胆大了。”她突然色迷迷地说，“这些天我夜夜做梦都梦见你，这可不是别人教我的，你知道不知道？”

“春花你真是喝多了，”王海站起来说，“你休息吧，我该走了。”

春花也站起来，摇摇摆摆走了两步，一下子拉住王海的胳膊，整个人吊在王海的胳膊上了。

“我不让你走，你得听我把话说完。”春花说，“今天你要不听我把话说完，要硬走，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王海想了想说：“那好，你好好坐下，我就不走。”

春花松开手，又摇摇摆摆走过去坐下。她还要倒酒喝，被王海拦住了。

“你要再喝，我真要走了。”

“好好，你别走，我不喝了。”

看着她喝醉的样子挺难受，王海说：“要不，你躺下休息一会儿吧。”

春花忽然说：“那好，我躺下可以，你得和我一块儿躺下。”

“你说胡话了。”王海说，“你真是喝醉了。”

“嘿嘿嘿，我没有喝醉。”春花笑着说，“我是酒后吐真言哩。王哥，我知道小妹配不上你，我不要求你娶我，我只想和你好。这可不是有病乱求医，全是我自己心里想的。你说行不行呀？”

“春花，你冷静点。”

“我很冷静。你以为我喝醉了说胡话哩，我一点也没有胡说，我说的都是我心里话。王哥，这里又没有人，就我们两个。你怕啥哩？你那个我吧，我死了都不会对别人说。”春花继续说，“然后呢，我就做你的情人。你啥会儿想我了，来看看我，来那个我，我啥会儿都等着你，就像娜姐那样。你

永远不要为我着想，你要有事情不来看我，我也不去乱找你。我永远都不会给你添麻烦，只会和你好，爱你，心疼你，今生今世都是你的人……”

现在我们回忆一下，就会想到当初在金水河堤上，王海为劝春花乱打比方埋下的种子，如今结出苦果来了。

王海从这时候就开始后悔了，他真不该来。

“王哥，你答应我了？”

王海摇摇头。

春花抬起头，眼里满含着热泪求他：“王哥，要不就今夜黑一回，过后我再不找你，行吗？”

王海还是摇摇头。

春花沉默了。

她不再说话，她咬着自己的嘴唇，开始伤心地掉泪。

王海也沉默了。

“王哥，我错了。”春花忽然说，“我真是错了。现在我才明白，你那天在河堤上说那些话是劝我哩，你给我个棒槌，我就当针了。我还以为我还是个好女子哩……我错了。王哥，你走吧！”

王海看了一眼满眼热泪的春花，走出了娜娜发廊。

他当时也想到不应该就这么离开她，至少再陪她说些什么，劝劝她。但他害怕如果他不走，春花再求他，他会没有再拒绝的勇气，也就没有走的机会了。

那晚上走出娜娜发廊以后，王海站在不远处回望着娜娜发廊，久久没有离去。说实话他并不是不想女人，他又不是没有性经历的人，刚才在娜娜发廊里看着如花如雪的春花，

他心里的欲火早已经燃烧起来。如果换了别的姑娘，他也许就留下了。现在这个年代，像这种两厢情愿的事儿，算什么呢？他站在那里回望着娜娜发廊，想到冲动处，甚至想返回去敲门。但是，一想到和春花上床，他眼前就出现马三的嘴脸……

于是，他终于拒绝了春花，也拒绝了自己。

社会上地痞流氓欺侮她，我救了她。如果我返回头也欺侮她，那和社会上的地痞流氓还有什么区别呢？

他感到自己找到的这个理由很正当。

他依靠这个正当的理由最后拒绝了自己。

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就坚定地离开了是非之地。

12

王海觉得，娜娜发廊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一个多月之后，娜娜忽然又来找王海，一见面劈头就问
他：“那天晚上你对她说什么了？”

王海被问得一下子回不过神来，摸不着头脑地说：“哪天晚上呀？”

娜娜说：“就那天晚上嘛。”

王海说：“你说的是谁呀？”

娜娜说：“春花呀！”

王海这才想起来：“春花怎么了？”

娜娜追着问：“那天晚上，你到底跟她说什么了？”

王海说：“啊，你是说那天晚上啊，没说什么呀？”

娜娜忽然问王海：“王哥，对不起，要说我不该这么直着问的。只是我也……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天晚上你们，你们两个，到底好了没有？”

王海坚定地摇了摇头。

“这就对了。”娜娜自言自语地说，“这我就明白了。”

“出什么事儿了？”

娜娜这才叹口气说：“春花做鸡了。她跟她过去认识的一个叫孙姐的走了，做鸡去了。”

王海心里格登一下，愣了。

“在哪儿？”好一会儿，王海才想起来问娜娜，“春花现在在哪儿？”

“在郑州。”娜娜说，“我也不知道具体地点，只知道她人还在郑州。”

娜娜走了以后，王海开始回想。他仔细梳理自己的思绪，终于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想清楚了。那天晚上，如果春花没有和地痞流氓有染，只是和别人有过几次性经历，他是可能和她上床的。俗话说眼不见心不乱嘛。但是，自己没有最终接受她，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嫌她。虽然他一直用正经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实际上在自己内心深处，他一直回避和掩盖着这个真实的原因，他嫌她脏。

王海现在终于想明白了，也就是说，他开始向自己承认，他救了春花，同时又伤害了她，并且是深深地伤害了她。

沿着这条思绪，我们也理解了，春花那天晚上一定要和王海上床，并不是春花水性杨花，仅仅是喜欢王海和迷恋性生活。这里有很浓的象征意味，春花自己也许并不明白，她

是想用和王海上床的具体行动，来证明她自己还是好女人。她把王海看成了好男人的代表，只要王海能够接受她，就像给她盖了证明的印章。好男人能够接受她，她就觉得自己还是个好女人。这就是春花的证明方法。由于王海一再地拒绝了她，她终于失望了。

是的，春花肯定是这么想的。她觉得她以前虽然受流氓欺侮，那还是好人受了委屈。而王海那么冷酷地拒绝了她，使她意识到她自己已经不再是干净姑娘，而是被人嫌恶的脏女子了。

那么我这是救了她，还是害了她呢？王海想。

想到这一层，王海就觉得自己又犯错误了。

他无奈地苦笑笑。他想自己怎么老是犯错误呢？也许，一开始就不应该答应替她私了这个案子？或者是在替她私了案子以后，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去娜娜发廊了……

当然他也可以问心无愧。怎么说也是我先帮了你吧？只是你要和我睡觉，我不和你睡。难道这就伤害了你吗？

难道和你睡觉就不伤害我自己吗？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但是，在王海意识深处，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春花去做鸡了，这和他有关系，实际上他对此负有责任。

说到底，还是自己做错了吗？

又过了两个月吧，有一天，王海的呼机响了。

竟然是春花在呼他。

“是王哥吗？”春花在电话里说。

连声音也变了，发软发甜，滑溜溜的。

“我是王海，你是春花吗？”

“呀，王哥，真是想死我了。”

真是像“鸡”叫了。

“春花，你怎么会这样？”

“王哥，别教育我，好吗？我想见你。”

“我，我很忙的。”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其实想开了，干什么还不一样？只要能够捞钱就行了。你说是不是？你知道小妹现在的身价吗？一晚上五百块呀！不过，我可以免费给你提供服务，你想推油吗？你想打飞机吗？要不要我给你吹箫？”

王海默默地把电话放下了……

从这以后，春花就像挑衅一样，经常给他打这种电话。

他无法回答她。

他也没有勇气把她抓起来。

作为警察，他感到很无奈。

第三章 学习腐败

警察也是人哪

情人带来了他们的孩子

大案罪魁原来是她

你能把情人关进局子吗

1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过了八点，于富贵还猫在家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由于心烦，他迟迟不想去上班。他如今也想开了，反正当那个官儿也是假的，说到底还是抓小偷。当警察办案子呢，说白了就像割韭菜，割了老的长新的，啥时候也办不完。早去一会儿晚去一会儿，天塌不下来。

于富贵觉得，今年郑州的春天特别长。往年，只要一进入春天，天热起来就格外的快。于是冬天和夏天把春天挤得很短，给人感觉着郑州这地方没有春天一样。如今好像啥都不同了。过去冬天挺冷的，去年冬天却没有怎么冷。过罢春节跌进春日里，由于经常断断续续地落雨，天气起起伏伏地挣扎着就是热不起来，叫人感觉着郑州忽然也有了春天一样。

好像老天爷也想开了。

该冷不冷，该热不热，好像一逼近世纪末，天气也反常起来。

于富贵当了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以后，虽然有职无权，上上下下没有人太把他当回事儿，下级没人给他送礼，社会上也没人请他吃酒，没人请他桑拿和按摩，更没人请他泡歌厅玩小姐，所以这些腐败项目他没有学会，但是不再把上班时间看得那么死却已经成习惯了。

别的没有啥腐败，就先腐败时间。

总算腐败起来了。

他也看透了，现在大小是个官儿，如果一点儿也不腐败，

就显得特没能耐，还不正常哩。

当然这习惯是慢慢培养起来的，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到这种变化。这就是进入角色。虽然很少有人把他当领导来尊敬，他自己也不把自己当领导看，不过在意识深处，他慢慢地也觉得自己腥不腥是块肉，大小也是个官儿了。

有时候他觉得官场就像一只染缸，只要你泡进去，不管你自觉不自觉，不管你官大官小，好歹戴着个官帽帽儿，就由不得你自己，自然就会脏起来的。

苗苗早已经上学去了。女儿上小学时还不觉得怎么样，一进入中学就像进入了战场，紧张得她喘不过气来。课内课外的作业围困着她，就像苦海无边一样。家里的贫穷使孩子早熟，她小小年纪就明白爸爸妈妈在社会上混得不如人家。苗苗从来不和小朋友们比吃比穿，一直背着那个旧书包，骑着妈妈传给她的这辆破自行车，没有一点儿怨言。她已经早早意识到将来没有靠山可依，想就业找工作只有靠她自己好好学习，除了考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别无选择。这使他做爸爸的常常在女儿面前总抬不起头，女儿也经常斜着眼看他。有时候于富贵想到这里，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可怜，同时也觉得城市里的孩子可怜，可怜得没有了童年的欢乐。哪像自己小时候，能看天上的白云和地里的庄稼，能上山坡放牛，还能下河摸鱼，野到哪儿是哪儿。可是现在城里的孩子能看到什么？看天吧，天永远是灰蒙蒙的，看地吧，到处永远是楼房和道路，就像生活在盒子里一样。特别是自己的孩子，想要个什么自己又没有钱买，虽然都生活在盒子里，相比之下比人家的孩子更可怜一层。唉，说到底这是为什么？他觉

得还是因为自己没有能耐，才连累了孩子。自己如果是书记是市长，别说那么高了，自己如果是部长是局长是经理，也不会让自己的女儿这么生活了。

只要人活着，欲望就不停地诱惑着你。

一如既往，妻子刘伟吃过早饭没来得及洗漱，只把饭锅饭碗泡在水池里，就推着三轮车出摊儿了，家里只剩下于富贵一个人。奇怪了，老婆孩子在家时，他总是感到家里很陌生，自己是这个家多余的人。除了吃饭和睡觉，他很少能够在家里呆下去，就像这是别人家里一样。只有家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才觉得这是他的家，这里磨蹭磨蹭，那里磨蹭磨蹭，一点也不着急。

这时候于富贵慢慢地系上围裙，来做一些洗洗涮涮的善后工作。以前他不太干家务活，现在不同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开始关心家里的鸡零狗碎，随手做一些杂活。等把锅碗瓢勺洗涮干净放进橱子里，他才坐下来抽烟。刚开始干这些杂活还有些被动，半年坚持下来，干着干着就主动起来了。说心里话，妻子刘伟不容易，家里家外一把手，确实是太累太累了。于是他干这些杂活就觉得是替她喘口气一样，也算默默表达了一些细碎的感情，给自己捡起来一点责任感。

妻子和往常一样，仍在做卖布头儿的小生意，偶尔也自己做些被罩和床罩来卖。平平常常的棉布，只要拼起来加工成被罩和床罩，就能够多卖一倍的钱。这就是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挡不住的潮流，把他们家也卷进去了。

自从下岗以后，妻子就一直干这个营生。真是任凭风吹雨打晒太阳，胜似闲庭信步不动摇。刚开始他于富贵也想托

托朋友，给妻子再找个工作。一找才发现，自己干了这么多年，认识的朋友中没有当官儿的，都是些无职无权的穷朋友，根本帮不上忙。再就是他抓过的那些小偷们，有几个小偷倒是挺有能耐的，但总不能求小偷们为警察的妻子安排工作吧？这个观念也许很传统，但是一时半会儿的，他还转不过来。看看工人们到处都下岗，一时间就像刮了一股风，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不景气了。国营和集体事业单位是再也挤不进去了。不过挤进去也没用，没有工资发，只戴个国营和集体的孝帽儿干什么。想找工作，只能够找私营企业了。她原来在厂里干热处理，别的特长又没有，只会干出力活。到饭店端盘子上菜都是年轻人，蹲在后厨房洗盘子洗碗她觉得太脏太没意思。连看澡塘子也只要漂亮小姐，不要老妈子。这样找来找去，他才真正体会到狼多肉少，没有合适的位置。后来妻子也习惯了，就不让他再找。虽然推三轮车出摊儿像要饭的一样脸热不好看，但是人为了生存可以什么都不顾。他觉得人要是迈过了这一关，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什么都能干了。

于是，每每看着妻子骑着三轮车出摊儿去，就像看着一个将军骑上了战马。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见天让收税的像狗一样赶得到处乱跑，但是收入并不少。赶巧了一天下来竟然能够挣到七八十块，再不济一天也挣二三十块，人苦一些，算下来比上班的收入多。自己的工资又低，说句不好听的话，全家人的生活现在是靠在这辆三轮车上了。啥要紧？钱要紧。自己活了这四十多岁，啥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钱紧和钱的重要。

钱就像疯狗一样咬得他跑都没处可跑，简直是无处躲藏。有时候他就想，难道这就是他妈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像什么？市场经济活像兔子，人都像狗一样追着它跑。市场经济像天空，人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无依无靠到处飘零。

不过，今天他心烦，还不是为了钱。刘莉冷不丁打来电话，近日要来郑州看他们。真是本来就头疼，又听说鬼来了。刘伟不明白这里边的曲曲弯弯，听说妹妹来看她还挺乐，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笑个不停。

“富贵，你说这都七八年了吧？刘莉的声音一点没变，只一声我就听出来了。”

“你接的电话？”

“可不是我接的呗。你说咱家装电话才几个月，刘莉咋就知道号码的？”

“这有啥难的？电话号码本上印着哩。她在哪儿打来的？”

“西安。她说她在西安，谁知道是不是？你还不知道，刘莉从小就没一句实话，谁信她哩。”

“说不准，也可能她在西安哩。她啥会儿来？”

“就这几天吧。富贵，我想刘莉回来了，咱们就下一回馆子吧，一家人团圆了也吃顿排场饭。”

“行。咋说你们也是亲姐妹，一家人团聚了，也应该热乎热乎。”

“唉，你说爸妈要在世该多好，听到她回来的消息还说不定多高兴哩。”

于富贵没话了。他心里明白，虽然刘伟是刘莉的亲姐姐，

但是她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妹妹有隐情，两个人曾经背着她上过床。刘伟自然也不明白妹妹为什么来看她，只有于富贵心里清楚刘莉来看他们是为了什么。所以，他的心一下子就乱了。

“姐夫，你放心，我回洛阳。我这一走就再也不来郑州了。”

“小妹，是我对不起你。”

“我啥会儿说你对不起我了？你硬要说你对不起我，我就不走了。我等着你对起我。”

“好了好了，我啥话也不说了还不行吗？”

“你就会哄我。”

于富贵苦笑笑，什么话也不再说了。

“我走。但是我要等着你。我给你八年，八年时间足够了吧？”她眼里忽然涌出来泪水，却顽皮地笑着说，“八年后我来找你，我得和你们一起过。”

八年了吧？

整整八年了。

刘莉一走，于富贵就再也没见到过她的人影儿。原来想着她只是说说罢了，回到洛阳老家，可能会托人找个工作就业，去过正常人的生活。只要时间一长，就会把他忘了。他一直相信时间，只有时间才会掩埋一切。但是他错了，刘莉回到洛阳几个月后就失踪了。她只给家里留下一张字纸说她要出去闯世界，让家里人别找她。就这么失踪了。一晃八年时间，就像做梦一样过去了。

八年来，虽然嘴上不说，于富贵心里一直惦记着她，从来就没有忘过。谁也说不准她在什么地方，谁也不明白她在

外边干什么。有人说她在重庆经商，有人说她在西安开公司，还有人说的在广州看到过她，整整八年了没露面，刘莉就像一个鬼魂一样无影无踪，忽然一个电话说来就来。

她来了，他怎么办？

于富贵觉得也怪了，没她的消息，总是惦着她，一听说她要来，又害怕她来了。

真应了那句老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相连。于富贵就想，自己这一辈子就办了这一场不要脸的事儿，就再也脱不了干系，像一块砖头永远压在心上了。

唉，人哪……

2

真是八年了？

那年她走的时候就是春天，于富贵仔细算算如果刘莉现在回来找他，就正好整整八年。

怎么这么快？八年时间就像一股风，把那么多日日夜夜当落叶一样吹散了。

八年前，不，结婚以后他们家就住这平房。现在算下来，已经二十多年了吧？不过刚开始厂里只分给他们一间。那时候他还没有干公安，和老婆一样在厂里当工人。那时候厂子里年轻人太多，双职工能够很顺利分到一间住房就很不容易了。为了分到这间平房，他写好申请，请双方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和主任都签上字，送到厂里的行政科排号。排号分房的年轻人很多，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挨到自己。有的人生

了孩子还分不到房，只好先住到母子宿舍里。两个小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合住一个房间，中间用布帘隔开，两个丈夫悄悄地挤在自己妻子的小床上，别说做爱了，连亲嘴彼此都能够听到响声。多亏了自己拼命干活，因为自卑又不敢得罪别人，人缘还不错，没什么人咬他。再加上利用星期天去给厂党委书记家里打了几次煤球，这才经过书记特批，就像奖励一样，提前分到了这间破旧的平房。拿到房子钥匙的时候他们就像做梦一样，两个人走进只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整整十六平方米，真大呀，就像走进了天堂一样。

为了建设好自己的小家庭，按照那时候的生活水平，他们曾经认真装修过这间平房。在朋友们的帮助之下，他们先刷墙壁。到基建科弄来白灰，在桶里用水泡开，还要兑上一点盐，这样刷出来的白墙才不容易掉灰。在车间里偷两把板刷，蘸上白灰浆就刷起来了。一般房都刷两遍，为了百年大计，他们家刷了三遍。顶棚是黑乎乎的苇席，他们就在苇席下边扯上一道道的细铁丝，再一点点地把白纸卷在细铁丝上一路糊过去，就把铁丝和黑乎乎的苇席顶棚掩盖起来，造出了白亮亮的纸顶棚。墙上是白的，顶棚也是白的，整个房子白亮亮的，真漂亮呀。

做床没有费劲，先把两个单人床搬进来。找一块木板帮在靠墙的里边，下边钉两根木棍支起来，就把一个单人床拼成一个睡双人的大床。另一只单人床支在外半间，平时放一些杂物，来了客人铺开就可以住人。吃饭桌做得最精致了，到街上五块钱买了两个破自行车的车圈。请木工刮块木板再锯成圆面儿镶进一只车圈里，就造成了桌面。另一只车圈锯

成三截儿，请焊工焊在一起就做成三条腿儿。然后呢，到漆工车间倒一点油漆一刷，就成了一个漂亮的饭桌。

没有钱买大衣柜，大衣柜那时候太贵，差不多要花一百块钱。那时候一百块钱可是一个大数目。他们两个的存款攒到一块儿，也还不到三百块钱。他们还计划着用这点钱买一台缝纫机哩。再加上于富贵老家在农村，老家人更穷，经常需要钱，他们就把这三百块钱看成金豆子，存在银行里生利息，没事儿只敢把存折拿出来看看摸摸，不敢轻易花掉。

也不敢马上搭小厨房。比别人提前分到房子就已经让人家眼红，接着就搭小厨房就太张狂，也太惹眼。只好先在家里做饭。做饭时把煤炉子提进屋里来，做好饭再把煤炉子提出去放在自家门外。煤炉子也不用买，只到街里花三毛钱买个蜂窝煤炉的炉膛就可以了。然后呢，到漆工房捡一个破漆桶，把盖子剪掉，做一个铁撑子放进去，再把炉膛放在撑子上，在炉膛的周圈儿用炉灰垫实，再在下边开个洞放一只瓶子做风道出炉灰，就自造出一只又漂亮又实用的蜂窝煤炉子。当然不会去买现成的蜂窝煤，公家的煤太贵，买蜂窝煤还凭户口本供应，到指定的煤场去买，一块钱只能够买四十二块煤。太贵不说，还太虚，机器打的煤不瓷实，不耐烧，一天一夜要烧四五块哩。而买一车散煤回来自己打煤球就合算多了。三锨煤一锨土的比例，兑在一块儿和成煤泥，打出来的煤又多又瓷实又耐烧。他计算过，自己打的煤，一天一夜二十四个小时，烧水做饭加起来三块足够了。就是来了客人，多加一块煤也就行了。

小厨房是后来才搭起来的，那时候他们已经在新房子住

了半年了，再没有人对他们提意见，也没有人眼红他们了，他们才觉得搭小厨房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就在厂里到处捡些破砖头蛋儿，先把墙砌起来。再找几根木头做椽，在椽木上钉一些板条儿，最上边铺一层油毛毡，这就算把小厨房搭起来了。至此，他们家才算完美无缺了。

那时候当然没有卫生间，住平房的家家家户户都没有卫生间。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家属院儿里有公厕，大小便都得往那儿跑。特别是早上起来，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都要端着屎尿盆子往厕所里倒，有时候挤到一起还要排队，远远看上去就很壮观。讲究的用纸片子把痰盂盖着，不讲究的就那么亮着，也确实不那么好看。冬天冻屁股还好忍耐，夏天最难受了，蹲在那儿拉屎，你还得和无数的小咬作战，一边拉一边还得用东西赶它们，要不然等拉完了，屁股也咬成一片红疙瘩。这还不说，男女厕所中间只隔一道半截墙，这边儿说话那边儿听得清清楚楚。男人们不在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女人就不行了，女人们上厕所一个个像小偷一样，谁也不吭声。就这样，有一些爱开玩笑爱热闹的，还编排着逗她们，说谁谁尿尿听起来一道线，谁谁尿尿听起来一大片，谁尿尿的乐谱是“12345——”，谁尿尿的乐谱是“54321——”。工人们爱逗爱闹，为这个厕所闹出了许多的笑话。

那时候就这么过日月。也没有觉得怎么可怜，人多房少，大家都这样。一直到他调出工厂到公安队伍以后，厂里调整住房时才又挤给他们家半间。这一间半房子他们一直住到现在，人家都弄成几室几厅了，他们家还是这一间半。

这一间半房中间没有门，只拉了个布帘子，他和老婆孩

子住里间，客人住外间，就是翻个身儿互相也能够听到。所以，要是双方的老人来了，他和刘伟睡在里间床上就很小心，从来不做男女之事，只有刘莉来了他们才不在乎，因为她还是个孩子。

怎么也没有想到，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于富贵正想到这里，他的传呼忽然响起来。

谁这时候会呼我？

是王海吧？

他漫不经心地打开一看，他慌了。是杨局长。局头这时候呼他于富贵干什么？没什么大事儿，局头是轻易不会呼他的。坏了，肯定是出大案了。他连忙从破沙发上站起来，去回电话。他把挂在墙上的外衣拎下来，从衣袋里把手机拿出来，往局长的办公室里打。尽管时间紧急，他也记着尽量使用手机不使用他们家的电话。手机的费用公家报销，而家里的电话费要自己花钱哩。

“是杨局长吗？我是于富贵。”

局长在电话里劈头就质问他：“你的手机为什么老是不开？”

“我总是想着打手机打出去和接着都花钱，就一直是只打不接。”

局长说：“你呀你呀，叫我怎么说你呀老子？你现在什么位置？”

“在，我在新通桥呀。有事儿吗？”

“也没什么大事儿。你先赶到我这儿吧。记着，只你一个人就行了，王海不用来。”

“那好，我马上就到。”

对上级说谎，于富贵早已经学会了。工作多年了，对待上级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这个习惯他还是养成了。现在已经八点多了，他如果如实说他还在家里猫着抽烟没去上班，那算什么呢？

关了手机，于富贵把家门锁上，就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去上班。虽然局长呼他，让他快去，他还得先到刑警大队，把自行车放到单位车棚里，再骑上摩托到局里去。刑警大队虽然已经给他配备了摩托车，那也只是让他工作时用，并没有让他回家也骑着。当然，也并没有规定不让他骑回家去。只是骑回家来放哪儿？家里没地方，放外边万一丢了，反扒专家却丢了车子，那不就闹出大笑话了？所以，他上下班还得骑自行车。

很具体。

但是，这就是生活呀。

3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很高了，大地上到处都是它洒下来的软软的阳光。

金水大道两旁是梧桐树，梧桐树比别的植物沉睡期长，反应也慢，这时候也已经从冬日的休眠期灵醒过来，吐出了满树的嫩叶子，在阳光下放射着绿亮亮的激情。于是，植物的性欲弥漫开来，就给整个城市生长出来勃勃的春天的生机。

大街上车来车往，已经热闹起来。于富贵骑着摩托，走

在高架桥下边的老路上。他骑的是那种三个轮子的摩托，抓了小偷铐起来扔在车上就能够带走。所以小偷们谁要咒谁，就说急什么急？急着去坐老于的摩托哩？别人不注意，郑州的扒手们都记死了老于这辆摩托车的牌号，平时出来找活做的时候，远远地只要看见这辆摩托，就赶快溜。时间一长，于富贵也跟他们玩把戏，常常是把摩托车扔在火车站，自己却远远地跑到二七广场巡逻。或者是摩托车在东郊的花园商厦，人却在西郊的商业大厦。他经常这样声东击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跟小偷们玩捉迷藏的游戏，让小偷们摸不到他活动的规律。不过，今天他骑着摩托是去找局长哩，风风火火的什么也不管了。往局里去的路上于富贵想，杨局长突然找我会有什么事情呢？

“你一个人来就行了，王海不用来。”

杨局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往常，如果杨局长给他直接布置工作，都是让他们两个人一块去，因为他们两个人是搭档。今天专门交待王海不用来，只让他一个人来，就有点神秘。看起来不像是为了工作。莫非是为了王海的什么事情？可是王海年轻轻的，干得又不错，他能够有什么事情？不像。局头莫非是为了什么私事儿找他？杨局长神通广大，他自己还能有什么私事儿办不了，找到我于富贵一个烂警察的头上哩？不像。他猜来猜去，怎么也猜不着，心里空落落的没底儿。

说心里话，杨局长一直待他不错。从刑警大队到局里，那么多正副大队长和正副局长，再加上正副政委们，扳住指数一数，于富贵还就和杨局长个人关系不错。别的不说，

他现在用的手机就是杨局长送给他的。这部手机他只管用，局里直接给他报销，他连去交费都不用，全是局机关办公室代劳的。方便不说，连他们刑警大队的钱也省下来了。但是，就这样他也不舍得经常用，他明白用手机和平常的电话不同，打出去和接回来都他妈的花钱。虽然花的是公家的钱，他还是觉得能省一个就省一个。在他的意识里，钱这玩艺儿总是越花越少，而不是越花越多。

刚当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时，单位曾经配给他一部手机，他害怕别人说他张狂，没敢要。领导们就表扬他作风好，这一表扬算坏了，他再没法儿要了，也再也没人给他配了。他没有手机用，有一次被杨局长碰上了，发现他于富贵没有手机，顺手就把自己的手机给了他。

“笑话。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杨局长说，“小偷们都拿手机联络着作案，我们全国知名的反扒专家还没有手机用，那就先用我的吧。”

于富贵不敢接：“不用不用，我用不着。”

“拿上。我给你了，你就拿上。”杨局长笑笑说，“老于，你们刑警大队的正副职领导干部加在一起一数一大把，恐怕就你于富贵一个人没有手机用吧？老于，一个人如果太老实，人家就看不起你呀。这不，你这么长时间没有手机用，人家都看不见呀。你还是用我的吧，我是局长，我要没有手机，人家马上就会给我配的。”

于富贵一听杨局长说话带刺儿，就害怕传出去得罪刑警大队别的领导，连忙说：“队里早先也给我配过，怨我当时没要，并不怪我们队里。”

“拿上吧。”杨局长笑笑说，“你别越描越黑了，我啥都懂。”

于富贵这才把杨局长的手机接过来了。不过，局长说句话，放出来放不下，事后还是传出去了。虽然并不怨于富贵本人，因为杨局长话说得不太好听，这件事也还是把刑警大队别的领导们得罪了。人家在背后说，不就一部手机嘛，又不是没给过他，还值得捅到局头那里？于是，虽然表面上见面都是笑脸，他于富贵心里明白，谁也和他不过心。从那以后，别说他们一把手李大队长了，就是副职们，连办公室的白主任，也对他敬而远之了。但是，这件事虽然得罪了别人，于富贵分明也感到了杨局长对他实在是不错。于是，他骑在摩托车上就想，莫非杨局长找我又有有什么好事儿？会是什么好事儿哩？我现在最需要房子了，难道杨局长了解到我住房困难，要分给我一套新房子？

别说新房了，就是别人住过的旧房也好呀。领导们经常扔了旧房住新房，不断开垦处女地，说不定还真是要给我旧房子哩。房子虽旧，怎么比也比我现在住的破平房好到天上了呀。

做梦吧你！

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儿！

于富贵马上又自嘲起来。局头一呼你，你就心里七上八下，你就不明白自己谁是谁了？

自作多情吧你！

说不定还要批评你哩！

这么一想，他心里就慢慢地平静下来。等他风风火火赶

到局机关大院，把摩托车停在车棚里，走上二楼，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前的时候，他已经以一种警察的本能进入了工作状态。

门开着一道细缝儿，他试探着轻轻地推了一下，就把门推开了。

杨局长正在接电话，看到他先对他点点头，让他进来。然后又摆摆手，让他回头把门碰上，这才伸指头点着让他坐下。于富贵就想到杨局长果然一直在等他了。一个堂堂郑州市的公安局长，现在社会情况又这么复杂，各种各样的案件多如牛毛，可以说他是日理万机了，能够亲自呼他来，并不是一件很随便的事儿。虽然刚才在路上他还想七想八，一走进这局长办公室，面对自己的上级领导，凭着职业的习惯，于富贵马上就感觉到，肯定发生什么重要案子了。

于富贵走过去，坐进杨局长对面的皮沙发里。杨局长一边接着电话一边就把自己的香烟扔过来，示意让他先抽烟。他接在手里，一看是扁三五，地地道道的进口货。好烟呀！他看看烟盒里还满着哩，就抽出一根点着，把剩下的悄悄地装进自己衣袋里。到杨局长这里，他虽然不敢乱说话，却敢乱抓他的烟抽。

电话接完了。杨局长顺手从老板台下边又拿出一条“红塔山”，扔给于富贵说：“给，偷了一盒进口的，再搭上一条国产的。这算什么呢？阴谋诡计再加上光明正大，也算是偷一送一吧。”

于富贵笑笑拿起来说：“拿上就拿上，不拿白不拿。”

杨局长说：“拿了也白拿。”

两个人都笑了。

有人敲门，轻轻地，一下一下，敲得很小心，也很有分寸。

于富贵连忙站起来，他想替杨局长去开门。杨局长摇摇头，示意不要让他理睬。于富贵只好又坐下来，不再去理会那敲门声。

杨局长只管哈哈笑着说：“我们于大侠忙得很，能够见你一面不容易呀。”

于富贵说：“你又逗我了。”

在杨局长这里，好像那敲门声并不存在，就像敲的是别人的房门一样。

杨局长的笑声传出去，那敲门声就消失了，楼道里传来轻轻离去的脚步声。

这就是威严。这就是大人物。于富贵心里想这就是局长，就这一条儿，咱于富贵就做不到。看起来什么人干什么活都是一定的，咱这一辈子是没有当局长的命了。

“老于，”杨局长说，“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白送给你一条烟吗？”

“不知道。”于富贵也笑着说，“我工资低，你可怜我呗。”

“屁话。我可怜你，谁可怜我呀。我这是给人家老于送礼，巴结我们于大侠哩。”

于富贵明白杨局长在和他开玩笑，就说：“局头会巴结我老于，日头就从西边出来了。”

“没想到吧？日头今天可是真的从西边出来了，我今天真要巴结你哩。”杨局长笑着说：“咱可事先说好，礼物你接

住了，可不准后悔呀！我让你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今天你可是又上我的当，又受我的骗了。”

于富贵轻松地笑起来。他就喜欢杨局长这一点，虽然对局机关干部板下脸来非常严厉，但是对下边普通警察却从来不会摆局长架子。他不再说话，他已经意识到杨局长确实有事情要他亲自去办哩。

“这么说吧。”杨局长果然收起笑脸，停了一下，忽然说，“我被盗了。”

于富贵心里一惊，只感到脑袋轰了一下，条件反射一样，不自觉地就从沙发里站了起来。

4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把局长办公室照得亮堂堂的。局长办公室还摆着几盆绿色植物，在阳光下显得分外灿烂。有一盆于富贵认识，是橡皮树。那几盆于富贵就不认识了，只看着叶子格外大，格外漂亮，却叫不上名字来。在于富贵的印象里，好像每次来，局长办公室摆的花都不一样，看起来是经常更换的。不过，现在他是无心欣赏这些花了，眼看着花，心里却在发愣。

“老于，你紧张啥哩？”杨局长好像为了调节气氛一样，就说，“我脸上又没有刻着公安局长的字，小偷也不看我的脸面，怨我太大意了，又不怨你于富贵，你说是不是？”

于富贵这才说：“太意外了！”

“你坐下吧。”杨局长接着说，“没想到吧？”

于富贵点点头。

杨局长伸出一个指头摇晃着继续说：“情况比你想的还要严重哩。”

于富贵眼盯着局长的手指头。

“因为被盗的还不止我一个。”

于富贵更吃惊了。但是，作为一个干反扒的老警察，只要一进入案子，于富贵立马就进入了角色：“杨局长，还有谁？能告诉我吗？”

杨局长苦笑笑：“你想知道还有谁吗？可是，这个这个……我可不便对你说那么具体了。但是，有一点可以告诉你，老于，有几位同志比我的职务还要高。”

于富贵心里越发沉重起来。他想了想，试探着问：“我能知道丢了什么东西吗？”

杨局长摇摇头，苦笑笑说：“到底大家丢了多少东西，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方便一个一个问人家。现在到底丢了什么，这已经是个谜了，也没法弄清楚了。你明白这一层分寸感吗？”

于富贵点点头：“我明白。只是……”

杨局长伸手拦住了他的话：“就我目前清楚的，我的手包是丢了。”

于富贵望着杨局长一声不吭，等着他往下说。

杨局长停了一下，好像在寻找语言一样，然后才接着说：“我的手包里有一台手机，还有我的工作笔记。这个工作笔记也不是什么会议记录，只是我个人的一本流水账。老于，

这一点我得告诉你，我爱记流水账。平时的工作情况呀，我自己的心情呀，甚至对上上下下同志们的一些印象呀，五花八门，又太真实。你能够想到，这个这个……”

于富贵马上想到这本工作笔记的重要性了，就说：“你别说了，我想得到。”

“想得到就好。唉，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不良习惯了。起先是害怕忘事儿，就喜欢想到什么记什么，时间一长就习惯了，记了一本又一本的。这是我个人的一本备忘录，也算是我自己的心灵史吧。我总想着把这些笔记一本一本攒起来，等到我老了，退下来以后，经常回头看看，晚年里不空虚。”说到这里杨局长长长地叹口气，“唉，所以我告诉你，手机丢了还不是太重要，但是工作笔记绝不能够传到社会上。你明白吗？”

“我明白。”于富贵当然掂出了分量，他继续追着问，“还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有没有钱？”

“你说钱？钱还不是太重要吧？”

“不，你错了。钱比什么都重要。”于富贵话一出口，马上就意识到面对的是自己的领导，有一些失态，连忙补充说，“对不起杨局长，请原谅。我强调钱很重要的意思是，这关系到作案动机。”

“你说得好。请原谅我是人在事中迷呀。”杨局长想了想说，“我的手包里没多少钱，也记不清准数了，平常都是你嫂子装几个算几个，我也没有数过，估计也就是二三百零花钱吧。但是，就我事后知道的，一个金融界的同志手包里起码有一两万。”

“别人呢？只这些了？”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杨局长忽然笑着双手一摊，“于大侠，审查可以结束了吗？”

一句玩笑话，一下子就让于富贵轻松下来。

于富贵也笑了：“对不起，我还得问，杨局长，你能告诉我时间和地点吗？”

“那当然。昨天晚上，皇上酒家。”

于富贵知道那是全郑州最有名的高档酒楼，那地方不仅能够吃饭，而且各种娱乐设备齐全，一条龙服务，就果断地说：“绝不是餐厅的包间里丢的。对不起，能再说具体一点吗？”

“你猜得对。不是在餐厅的包间里。我们吃过便饭本来要散的，是老板热情得过头了，正好有香港来的歌星，一定要让我们听歌。我想着一定是在小歌厅里出的事儿。”

于富贵继续追着问：“杨局长，你们有怀疑对象吗？比方说男的女的，能回忆起来有什么陌生人在你们身边转来转过？”

杨局长摇摇头。

“没一点印象？”

“没一点印象。”

于富贵怔住了。他心里想，在郑州近期发生的所有失盗案件里，这算是最为严重的了。他低下头，沉默起来，同时心里马上过电影一样，把郑州的新老男女扒手，一个一个的飞快地捋过了一遍，再捋过一遍，也想不到谁会这么作案。

杨局长看着于富贵低下头一言不发，就明白他在想什么。

也不着急问他，他开始点着烟，从容地等着他。他看到于富贵想着想着眉头却慢慢地锁紧起来，就感到问题的复杂性了。因为平时谁要丢了钱包什么的，只要说清楚时间和地点，于富贵低头想想就能够猜到作案人的范围，很快就能去把东西拿回来。就关切地问：“有难度吗？”

于富贵抬起头说：“没有一点头绪。”

是沉默，这沉默沉重地压在于富贵心上。

“就这样吧。”杨局长忽然笑起来说：“于富贵，我可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头绪。破案这活儿，是你于富贵的事儿，可不是我局长的事儿。”

于富贵点点头，再也笑不出来了。

杨局长说：“那好吧，我现在对你提出三条要求：一是此案必须要破，所有的东西都要给我找回来，而且要抓紧，我给你十天时间。二十天吧，时间够长了吧？二是不要搞什么排查之类，因为案情特殊。虽然我们也只是偶尔聚在一块吃饭听歌，说开了也光明正大，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我们也是人嘛你说是不是？但是，毕竟身份不同，如果传出去自然就会损害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你说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避开我们平常习惯的那些破案程序。在我们公安队伍内部也要最大限度地缩小知情范围，除你之外，不要对你们刑警大队任何人说。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局机关目前除我之外，包括政委和副局长们，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想在破案期间，你可以请病假或者事假不上班。这个这个，考虑到你个人的安全问题吧，最多让王海介入进来，因为他是你的搭档嘛。但是，让王海知情到什么程度，你自己去掌握

吧。三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现在需要再强调一下，老于呀，你要牢记这件案子万一传出去可能会产生的意想不到的不良社会影响。我个人丢人不丢人还不要紧，我的脸面还没有那么值钱，但是别的领导同志就不同了。你明白我的话吗？”

于富贵认真地点点头。

于富贵一边感到了杨局长对他于富贵这份信任的分量，同时他也感到破这个案子没有一点把握。但是，杨局长两眼却热热地盯着他，满含着希望，甚至是渴望。

最后，于富贵慢慢地从沙发里站起来，还是坚定地说：“请局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杨局长这才轻松地笑起来：“于富贵，你小子现在才知道我送你这条烟不好抽吧？”

于富贵也笑了。他拿起来那条烟说：“局长，我走吧？”

“再等等。只送一条烟这礼物是不是太轻了一点？”杨局长笑着又递给他一个鼓鼓的信袋，“案情特殊，你没法儿到会计那儿支钱，这是我给你的活动经费。”

于富贵没想到杨局长想得这么仔细，一时间也想不好应该不应该接这个钱：“这个这个……”

杨局长认真地说：“别这个这个了，我知道你们办起案来情况复杂，还是有备无患好。拿上吧，而且我也知道你手紧，连小偷们都知道你穷得老吃烩面是不是？这是办案，你个人贴不起。”

由于这钱来得突然，局长亲自给他活动经费，这在过去多少年的经历之中，还从来没有过先例，于富贵还是不好意思

思伸手去接。

“你拿上吧，这一万块钱只是活动经费，可不是奖金。花不完剩多剩少你还给拿回来不就行了？我也明给你说吧，这钱是我从家里拿来的，你也给我省着点花，就是将来案破了，咱们也没有办法报销。老于你说是不是？”

这一下，杨局长把于富贵说笑了。

也把于富贵感动了。

于富贵这才伸手把钱接过来。

5

于富贵怀里揣着钱，腋下夹着那条烟，走下局机关的办公大楼。他把自己的摩托车推出来，却想不好先到哪儿去。在公安局大院门外愣了一会儿，就想还是先回单位吧。先把这钱和这烟放回自己办公室，再想下一步的行动。于是就原路返回。在路上他就想，看起来这个作案的不是郑州人，那只能是过路客了。过路客没有规律，有的人是作了案就走，或坐飞机或坐火车，一离开郑州，再也没有踪影，那就苦了他于富贵了。

最好没有走，最好他再继续作案。

只要他继续作案，于富贵就有机会抓住他。

走什么呢？郑州这地方市场这么大，活这么好做，这么容易得手，急着走干什么呢？

当然不会走，咱既然是干这个的，到哪儿还不是做活？

出手这么狠，又做得如此巧妙，自然是高手。高手作案，

不仅作案时候反应快，身手不凡，作案以后，心理也非常敏感，变化无常。唉，如果害怕目标太大，就停几天玩玩嘛。看看朋友，下下赌场，再找几个小姐泡泡。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来得容易花得快，干这个的是无本买卖，不就是图个自在和快活吗？花完了再出手嘛，来一趟郑州不容易，少说也住他一个月对吧？

于富贵想想自己，又替对手想想，来来回回一想，就估计如果真是过路客作案，肯定也不会马上走。住一个月是长了一点，那只是自己一厢情愿，但是起码十天半月内他不会走。

“老于，又去看杨局长了？”

现在这人真是神了，于富贵刚刚回到单位，办公室白主任就知道他从杨局长那儿回来了。

“白主任，你成神仙了！”

“我怎么成神仙了？”

于富贵也开玩笑说：“白主任，要不你就是长了千里眼。我刚从杨局长那儿回来还没有十分钟，你就知道我从哪儿回来。这你不是成神仙了吗！”

白主任笑了：“我哪知道你去哪儿了，我还是听咱们李头说的。”

李头就是他们刑警大队的大队长，单位里的一把手，这么说李头是知道他于富贵去见局头了，于富贵心想又麻烦了。现在不论哪个单位，人际关系都格外复杂，又特别微妙，尤其是越级和上边的领导发生关系，本单位里的头头最反感了。刚开始上任那一阵子，于富贵还不太习惯，也不懂得怎么处

理这种事情，常常是上下一挤，把他自己夹在中间受夹板气。那滋味可是真难受，可以说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现在不同了，他已经受罪受过来了，也知道怎么对付这种事情了。像他今天去见局头的事儿，李头是非常想知道他去干什么了，甚至想了解他和局头之间说的每一句话。但是，于富贵不能够明着去找李头解释和汇报，况且杨局长再三交待过，这个案子特殊，他绝不能够把真实的内容说出去。怎么办哩？还得让办公室白主任代劳，把话捎过去。当然不能够明着讲，那不就成了傻蛋了吗？

“白主任，唉，”于富贵先故意叹口气，再很随意地接着说，“你还不知道咱老于是个破花瓶吗？外地来了客人要见咱，局头就把咱掂过去放放。说白了也和一块破抹布一样，想起来了就抓起来用用，用过了顺手一扔就忘到脑后了。咱去能干点啥？还不是那老一套？和人家握握手干笑笑，你好我好说一串废话就回来了。”

于富贵这么一说，也把白主任说笑了。反正这种事情在于富贵，确实是家常便饭，于富贵的话白主任深信不疑。于富贵心里也明白，白主任肯定会把这话捎给李头的。所以，他就只是这么轻描淡写一下，并不再细说。这就算把白主任蒙住了。

“老于，能够当花瓶也并不容易呀。”白主任也笑着说，“多少人想当花瓶还当不上哩，你说是不是？别说人家了，我做梦都想当花瓶，就是没能耐呀。”

于富贵发现他今天和白主任说得很融洽，忽然心里一动，就装做认真地说：“白主任，我给你说个事儿，这几天我老婆

的妹妹要从外地来看我们，你说都七八年没见了，我恐怕得陪着客人到处转转看看吧？李头万一有事儿找我了，你给我挡句话。”

“没事儿。一般来说，他不会怎么找你，你和王海说是队里和局里都管，实际上还不是都不管？客人来了你想干啥就干啥吧，谁找你了我给你挡着。”白主任又连忙说，“老于，需要上洛阳去开封玩，或者你去少林寺也行，用车了尽管给我说，我给你调。”

“那好，用不用，我先谢谢你了。”

白主任走后，于富贵想，这一下好了，这就不用请什么事假之类了，那样目标太大。这样更好，借口私事儿，真真假假蒙过去，反而不容易引人注意，就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办案空间。想到这里于富贵也笑了，这算办什么案子嘛，蒙别人不说，连自己人也得蒙，抓小偷哩自己先成小偷一个了。

呼机响了。

于富贵看看，是王海在呼他。

“喂，我老于呀。你在哪儿？”

王海在电话里说：“我在国际饭店。”

“有事儿吗？”

“有人作案。”

“说具体些好吗？”

“有两个外商在西餐厅里吃饭时候，突然失盗了。”

“有线索吗？”

“没有钱索，看起来是高手作案。”

“太好了！”于富贵本能的直感到这两起案件出手相似，

说不定就是一个人干的。“那这样吧，”于富贵说，“我得见你。让我想想，这样吧，咱两个都赶到杨光的饭馆吧。”

放下电话，于富贵觉得他们到杨光的饭馆去碰头特别合适。那里安静，他在那里可以向王海有分寸地介绍一下发生在皇上酒家的案情。王海年轻脑子灵，把两个案子放在一块儿对比一下，两个人可以好好分析分析，具体研究一下侦破方案。更重要的是，虽然杨光现在已经洗手不干重新做人了，但是，他过去毕竟是郑州帮小偷们的大哥大，而且在全国的小偷中是出了名的“秀才”，是大人物，如果他肯帮忙那就太好了。当然，不能够指望杨光给你说得很具体，这种人过去在黑道上是成名的人物，如今就是退出江湖改邪归正不再做老大了，也不会明着站出来出卖过去黑道上的朋友。如果那样，那就不是他杨光了。但是，杨光会不会看在我老于和他杨光朋友之间的感情分上，暗示一下经常采取这种作案方式的人的范围呢？于富贵心里没有把握，只是希望杨光会这么做。如果杨光真是能够这么做，那他于富贵就烧高香了。

二十分钟以后，于富贵和王海来到了杨光的饭馆。毛毛在前台领班，因为是老朋友，看见他们就像看到自己人一样，高兴得笑成了一朵花。也不问，直接把他们领进了一个单间。先吩咐小姐上烟上茶，然后就问：“现在就点菜吗？”

于富贵连忙说：“不慌不慌，我们先说会儿话。”

王海也客气地问：“生意还好吧？”

毛毛说：“托你们的福，生意还行。”

于富贵装做很随意地问：“杨光在吧？”

“在二楼上。”毛毛连忙说，“于哥，要不要我去让他下

来？”

于富贵连忙说：“不用不用，一会儿再说吧。”

“那你们先坐着，要什么了就叫我。”

毛毛走出去，回头轻轻地把门带上。

于富贵想了想，就对王海简单介绍了一下发生在皇上酒家的案子，当然把被盗的对象完全省略了。不过他最后对王海笑着挤挤眼，然后才强调说：“杨局长有交待，这件案子只限你我知情，不再扩大范围，你可要记牢。”

王海是聪明人，两个人又是老搭档了，彼此十分默契，一点就透。于富贵说到什么程度，他也不再多问。于是王海想了想说：“老于，你比我了解他们，我想着这绝不是什么小偷小摸的勾当。出手这么意外，是不是你觉得咱郑州帮的扒手里边，有这种出手的人物不多？”

于富贵点点头：“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过路客。”

“这两起案子很可能是一个人做的，或者是一个团伙？”

“我也这么想。专门在城市的上流社会区域里作案，在皇上酒家的小歌厅，在国际饭店的西餐厅，我也想到是一个干的人干的。不过，我想团伙还不太可能。顶多是一对搭档。”

“会不会是一男一女？”

“我也有这种直感。一男一女，打扮得比上流社会的人还要上流，看上去比他妈阔人还阔，就是和你脸对脸你也不会怀疑他是小偷。”

“我也是这么想。”

“不过，这都是咱们空对空的猜测呀。”

王海忽然说：“老于，你对杨光不薄，又拿当他当朋友，

能不能……”

“我也想到了。”于富贵说，“我约你到这里来，就是想试试。”

“那我先走吧，你们单独好说话。”

“那就太明了。这样吧，你先在这儿等我，我上二楼去看看他。”

6

杨光的饭馆虽然不大，却是个小二层楼。一楼虽然也有单间，但都是卖大众菜，价位比较低。二楼完全是单间，以烧烤为主，很有特色，价位相对也高一些。于是，小夫妻两个分工管理，毛毛分管一楼，杨光分管二楼。二楼经常来一些公款消费的尊客，有漂亮小姐服务，老板也时不时地出面敬酒，更让客人感到自己不同凡人，高高兴兴晕晕乎乎不断地把公款往这里送。

改革开放以后，郑州的市场变化很快，市场就像小孩脸，一会儿就能够变三变。那些年经济起飞的时候，只要你开饭店，没有不赚钱的，开饭店的一夜之间全都发了。这几年不同了，随着大市场的全面滑坡，干饭店也不容易了。别说挣钱了，一个个纷纷关门倒闭，许多饭店按过去的经营模式，都无法生存了。

郑州饮食业现在的情况是，要么你开快餐店，花样多，品种全，还得装修讲究，最好更现代更像外国的饭店，让客人走进来觉得又干净又新鲜，让客人吃得舒服还花钱不多。

这种饭店如今在郑州市场上，还是受市民欢迎的。另一类就像杨光干的这种饭店，讲究特色，更讲究服务。讲究特色自然是要有几样拿手菜，最好是绝活，别的饭店没有，或者就是有也没你质量高。讲究服务范围就太广泛了，时代不同了，服务好并不是仅仅对客人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也不是吃过饭给客人每人送一个打火机，更不是把客人的外衣接过来，挂上衣架之类。比方说一看人家是经常来的回头客吧，发现他今天吃饭不报销，是自己掏腰包，你就要少收钱，八折七折不行，你得只收五折。如果再大气一点，就干脆说走人吧，既然是老朋友你得给我一个面子，今天我请你了！白吃饭不花钱，没有不高兴的。不过你放心，人家也绝不会亏你的，如果下次他来公款消费，你不用说，人家主动就把钱给你补上了。你甚至还可以少收钱多开票，让人家客人来这里能够白吃白喝个痛快，回到单位报销的时候还能够再挣不少钱。这种饭店都是挣回头客的生意，这就叫有同行无同利，做得再好不如做得隐巧，如果你这么做，怎么说也还是赚钱的。

于富贵走上二楼的时候，杨光已经知道他来了，好像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开口就说：“我知道于哥会来找我的。”

于富贵也笑笑说：“想你了嘛。再说，你于哥穷，别处不敢，到你这儿我敢蹭饭吃。”

还没有到吃饭的高峰时期，杨光正好闲着，就把于富贵带到了自己的老板屋。先给于富贵冲了一杯好茶，于富贵一看茶水碧绿碧绿，就说：“这是啥茶？咋看着这么绿汪汪的？”

杨光笑着说：“没喝过吧？正宗的特级西湖龙井，一千二百块钱一斤。”

“那不是糟蹋了吗？我什么茶喝着都一个味儿。”

“我就不信，吃肉和吃豆腐一个味儿。来，我教你，你先别喝，先闻闻啥味儿。”

于富贵只好把茶杯端起来放到鼻子下边闻起来。

“闻着啥味了没有？”

“闻着了。不过没闻着什么茶味，不怕你笑话你于哥土老帽儿，我闻着怎么活像咱农村庄稼地里的豆花味哩？”

“说对了。这西湖龙井闻着就是豆花香味儿。”杨光笑着说，“于哥，你再喝一口尝尝。”

于富贵喝一口，回味一下，也笑了：“怪不得一千二百块钱，就是好喝。”

杨光把一整筒儿茶装进一个塑料袋里递给于富贵：“走时候带着吧。”

于富贵笑了：“你别吓我，你放着自己喝吧，这茶，打死我也不要。”

“怎么，怕我贿赂于哥呀？”

“那倒不是，不过，你让我喝这茶是害我。我万一喝顺了口，又没钱买，还不得去跳楼？”

一句话，于富贵把杨光也说笑了。

“杨光，”于富贵忽然说，“你说咱们哥儿两个是朋友吧？”

杨光笑了。不过，他马上收起来笑脸，认真地说：“咱两个不能够是朋友。就说是朋友，你于哥敢这么说，我杨光不敢。咱们能够经常来往，是你于哥看得起小弟。”

“你别哄我高兴了。”于富贵连忙说，“说心里话，我现

在混得还不如你哩。你看看你过得这是啥光景？我老于过的是啥日月？”

“那是两码事儿。有几个脏钱算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你知道小弟从内心里一直敬重你。”

“那好，我问你个事儿……”

杨光突然伸手挡住了于富贵的话头儿，不让他往下说，然后笑笑说：“于哥，别问了。我明白你今天来找小弟有啥事儿，也知道你问什么。”

“你已经知道了？”

“不是知道了。我是听说了。”

于富贵继续说：“从选择作案地点上看，也从作案行为上看，我想了一遍，还真不像咱郑州这帮人的出手。”

杨光淡淡地笑了，他笑着说：“到底是于哥呀。”

“我也在全国范围内想来想去，是北帮？还是南帮？不瞒你说，我也想糊涂了。”

杨光沉默下来，一会儿，他忽然笑笑说：“于哥，想糊涂了就别想了。王海还在下边等着吧？我让他们弄几个菜，你们两个先吃饭吧。”

于富贵坐着不起来：“杨光，你又糊弄你哥哩。”

杨光想了想，认真地说：“于哥，你了解我。如果于哥有什么私事儿，需要小弟帮忙，别说你亲自来，就是你写个条儿，或者捎句话，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连想我都不想。我杨光……”

于富贵也伸手拦住了杨光的话，不让他再说下去：“别说了，你拿我老于当朋友，我也拿你杨光当兄弟。我理解你。”

话只能够说到这个份儿上，于富贵明白不能够再往下说了。

杨光送于富贵下楼吃饭时候，一定要让于富贵把茶叶带上，于富贵说什么也不带。最后，杨光笑着说我明白你喜欢啥，就给于富贵两条香烟，于富贵笑哈哈地收下了。

“好，这个我拿。不拿白不拿。”

“拿了也白拿。”

两个人都笑了。

于富贵坚持不让杨光送下楼，杨光也不再推让。于富贵就提着装着两条香烟的塑料袋子走下楼来，进入原来的单间一看，饭菜已经端上来了。因为只有他和王海两个人，毛毛就没有给他们上太多的菜，一大盘子虾，一条整鱼，两小份凉菜，两瓶啤酒，少而精，主人的心意全在里边了。

于富贵什么话也不说，就坐下来先吃饭。等把小姐打发出去，碰上门，单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王海才问他：“怎么样？”

于富贵摇摇头：“只证实了是过路客，别的滴水不漏。”

王海也笑了：“这就是杨光呀。”

于富贵苦笑笑说：“吃吧，先落个肚子圆吧。”

于富贵和王海两个人工资都不高，平常也很少有人请他们这些普通警察白吃白喝，今天杨光请他们吃活虾活鱼，又喝的是青岛啤酒，既开心，又开胃，两个人就放开肚子大吃二喝起来。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两个人整天黑夜白天地没命跑，破了那么多案，也没有人请他们吃过这么好的饭。如今请他们又吃活虾又吃活鱼又喝青岛啤酒的倒是杨光这种朋

友，一个过去闻名全国的小偷。

生活呀……

从来不按照书本和教条存在和发展的生活呀……

“老于，”吃着吃着，王海忽然不冷不热地说，“这一回咱们恐怕还真得享享福哩。”

于富贵想了想说：“是这个理。从今天开始，就泡歌厅和高档酒楼吧。”

“怎么去泡？就咱们两个这熊样子？”

“唉，穿咱们这身警察皮是不行。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远远地看到咱们，还不早他妈的跑了？只要照一回脸，咱记不住人家，人家可是记死了咱这熊样子，那只怕是再也找不着了。”

王海说：“不着装穿便衣，那穿啥呀？就咱们两个经常穿的便衣，没一件像样子的。就凭咱这身打扮，如果不亮证件，恐怕进都进不去那种地方。”

于富贵说：“就是拿着证件进去了，和人家相比也太寒酸，站在一块儿，人家倒像是警察，我们两个倒像是小偷了。”

两个人这么一说，都笑起来。

最后，于富贵哈哈笑着说：“兄弟，穷了半辈子，我看这一回还得学习腐败哩。”

王海发愁地说：“吃香喝辣穿名牌，咱去哪儿弄钱？”

于富贵忽然开怀大笑：“这你就不了解你哥了吧？你别看我平常穷得被别人看不起，我对你说那是我装孙子。你于哥别的没有，要钱还真他妈不缺。”

“你别海吹了，我还不了解你？”

于富贵笑着说：“俗话说真人不露相，你不了解我的地方多哩。这样吧，明天我先给你三千，你先去给我理发洗澡换身皮。”

王海用陌生的眼光看看于富贵，看着看着也看笑了，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呼机响起来。两个人同时拿出看，发现是于富贵的呼机响了。

“是你的。”

“对对，是我的。”

“谁呼你呀？不是咱们李头吧？”

“不是李头。他呼我弄啥哩？”

“呼你开领导会嘛。”

“别涮我了，那种会我早不去开了。”

“家里人呼你？”

于富贵无奈地摇摇头才说：“唉，事儿都往一块儿赶了。我老婆的妹妹从西安来了。”

“在火车站？”

“打的到我家了，等在门外进不去。我得回去了。”

“那我也走吧。”王海说，“咋弄？结账不结账？”

“结他个龟孙，吃这种东西我们能结得起吗？就蹭他一顿吧。”

别了毛毛，两个人走出门后就分手了。于富贵骑自行车准备回家，他心想现在的年轻人真厉害，刘莉不仅在西安就知道了他们家的电话号码，刚到郑州一下火车这么快就知道了他的呼机号。

八年没见了，她现在长得什么样？变化大不大？还那么顽皮吗？

八年没见了，八年前她说的话还记着吗？

她对他说那些话，他是又怕她记着，又怕她忘了。

你紧张什么哩？

谁紧张了？

又不是见别人，不就是刘莉，不就是自己的小妻妹吗？

你别说，两个人毕竟上过床，有过那种感情，马上就要相见了，心里还真有点打鼓……

7

于富贵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年他会和自己的小妻妹干出那种事情……

那时候自己正年轻，是一个从农村招工进城的学徒，城里人都看不起他，无论看见谁他都觉得自己低一头。说实话，学徒期满，经过师傅们介绍，刘伟嫁给了他，他于富贵已经觉得自己高攀了。结婚手续都办了还觉得不真实，一直等到新婚之夜，闹房的人都走了，他们拉灭灯脱了衣服睡在一个被窝里，他全身发抖着欺到她身上，把自己的东西送进她的肉体以后，他才觉得这是真的了，这个女人真是他的了，城里的女人真是嫁给他于富贵了。

像我于富贵这种人，怎么会想七想八玩花花肠子哩？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于富贵确实还真不是那种人。退一万步说，别说是自己的妻妹，就是别的任何一个女人，他

顶多也只是饱饱眼福，就如同工人们平常说的粗话那样撑死眼睛饿死毬。纵然是有贼力有贼心，也没有他妈的贼胆量。后来和妻妹干出那种事情，完全是老天爷捉弄人，阴差阳错了。

自从他和刘伟结婚以后，她妹妹刘莉就开始不断地来他们家住。洛阳离郑州不远，来来往往也方便。从初中到高中，只要学校一放假，刘莉自己坐车就来了，有时候星期天也来。经常是爸爸妈妈在洛阳找不着小女儿了，打个长途电话一问，一准在郑州。时间一长，家里人也习惯了。而且刘莉来郑州，一般都不买火车票。城里的孩子胆子大见识多，从小就学会了扒车。

“刘莉，”于富贵曾经问她，“你不买车票，人家会让你上车？别的不说，你先进不去站呀。”

“姐夫，你真笨。”她说，“你不从正门进不就得了？天下的火车站都一样，你只要溜着火车站旁边的小道走，就能够走进去，也能够走出来。”

“那你怎么上车呀？”

“趁人多嘛。别总像个小偷一样，大大方方跟着别人就走上去了。只要进了车厢，谁知道你有票没票？你就和别人一样坐嘛！”

“人家不查票？”

“郑州离洛阳太近，快车都不查票，慢车才查。不过真查了，你再想办法嘛。”

“想什么办法？”

“嘿，那还不容易？你一看人家来人往两边的车门一堵，

就明白要查票了。你或者钻厕所，或者大大方方走过去就说我在前边车厢，车票在我妈那儿哩，不就完了？”

“那万一让人家逮住了呢？你就没有让人家逮住过？”

“咋没有？我也让人家逮住过。逮住了就说没钱，他让前边站下来，你不会接着再扒下一辆车吗？再说了，真不行就买呗。你只要一买就没事儿了。”

于富贵从一开始就觉得刘莉不简单，泼皮胆大，生活能力非常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敢想敢闯的女孩儿，在学校里却不好好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很差，经常气得爸爸妈妈对她又打又骂，然后是唉声叹气，没有一点办法。

为什么她经常往郑州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寻找避风港，躲避父母的无穷无尽的批评和指责。当然，姐姐也说她，不过，姐姐的话说得轻，她也不太把姐姐的批评当回事儿。姐夫却从来不说她，这使她从一开始就感到姐夫对她比较好，她慢慢地就把感情往姐夫身上贴，从心里边觉得和姐夫最亲。而于富贵呢，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图谋不规，有意染指小妻妹。他是觉得自己毕竟是姐夫，不适宜批评她。再说从心里边他也觉得，全家人都围着指责她，还让她活不让她活了？就有意放纵一些，只跟她说好听话，不跟她说难听话。于富贵觉得上学就那么回事儿，有的人爱学习，有的人不爱学习，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龙成凤的。上个初中，再上个高中，也就行了。考大学那是容易的事儿？有几个人能够考上大学的？别逼她，小小年纪正活泼哩，被大人们逼得像小囚犯一样，这是干吗呀？这就使他和小妻妹的感情越来越接近，到后来刘莉只听姐夫的话，谁的话也不听了。

“于富贵，”刘伟曾经埋怨他，“你就装好人吧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装好人了？”

“你不明白你这是害她，不是向着她。”

“那你说怎么办？你们都指责她，让我也指责她，还让她活不活了？”

“你就惯她吧你！看你把她惯的，现在只听你的，谁的话也不听。”

于富贵想了想说：“好好，以后有机会，我也说说她吧。”

有时候于富贵也转着圈儿问她：“小莉，你是不是觉得学习没什么意思？”

“没劲。并不是我不喜欢学习，是觉得学那玩艺儿特没劲。”

“怎么没劲？”

“姐夫，嘿，老师整天说的，爸爸妈妈整天说的，全一样，都是假话和空话。你说有劲吗？”

“怎么说是假话呢？”

“姐夫，怎么说都是假话。别说我了，我问你，你们整天学习来学习去的，领导说说，你们说说，姐夫你说实话，你们说的都是假话还是真话？”

于富贵笑了，笑来笑去，还真不好回答。

“姐夫，你别笑呀，你说！看看，你也没戏了吧？”

“话不能够这么说，”于富贵曾经试图说服她，“也不能够说我们整天说的都是假话，但是也不能够说都是真话。怎么说哩？这个这个社会生活，从来就是很复杂的……”

“得了吧姐夫，你别给我玩这个，玩这个你还嫩了点。

你告诉我，你一天到晚说的话加在一起，你想想有几句是真的？”

这真把于富贵问住了。

“我再问你，你们整天上班让人家管让人家训，守这个纪律守那个规则，哪一个是给国家和人民做什么贡献？说穿了不就是为了那几个工资吗？”

于富贵真的没话了。

刘莉笑了，她笑得很开心：“姐夫，你就这点好，你对别人说什么我才不管哩，但是，从我记事起，你一直对我不说假话。对不对？”

于富贵苦笑着点点头。

刘莉正笑着哩，忽然又眼泪汪汪起来：“姐夫，你可要对我好，你如果也对我不好了，就再没人对我好了。那我就没有亲人了。”

一句话又把于富贵心里说得酸酸的。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他已经上调到公安队伍了。他已经是警察了，厂里看面子给他从隔壁挤过来半间房子，就使他们家从原来的一间屋变成了一间半。由于人多嘴杂，这件事情曾经在工人们中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行政科为了害怕别人说风凉话，只是那边堵住，这边挖开，在里屋的墙上给他们挖了一个洞，没敢装屋门。刘莉高中毕业后没找到工作，老住在郑州。于是，他们全家人住里屋，小妻妹刘莉就住外屋。由于没有装门，只吊着一个布帘子，一点儿也不隔音。由于是自己的妹妹，又不是外人，时间一长也习惯了。夫妻两个在床上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觉得刘莉还小不

懂事，就没有把她太放在心上。他们一直觉得她还是孩子，但是她早已经长大了。

那时候他们都还太年轻，做爱也很经常。特别是刘伟，动不动就要他，性欲比他还要旺盛。真应了农村里那句老话，女人是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站那儿吸风，坐那儿吸土，对着墙吸老鼠。这还不说，刘伟还有一个毛病，舒服了就忍不住哼哼乱叫。中间就拉一个布帘，妹妹经常听着姐姐的呻吟，慢慢地自然就听明白了。时间一长，心就乱起来。

这就到了那天夜里，刘伟上后夜班，于富贵明明知道她起来上班去了，怎么睡着睡着她又回来了呢？他在梦里身子像着火一样，半醒着伸手一摸，他怀里有人。他当然想着是刘伟。就小声说你不是上班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她不吭声。

他也没有再问。

他伸手摸摸，发现她浑身赤条条的，连内裤也脱了，一只手还玩着他的东西。他就顺势把自己的内裤也退下来，她还帮着他把他的内裤接在手里放起来。那时候他已经睡醒一觉，精神正好，就习惯地伸手去玩她的奶子。她的奶子怎么紧梆梆的了？他并没有多想，又伸手抚摸她的下身，那里早已经涨起了春潮。他就不再发动她，一骗腿跨上去欺在她身上。她也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两腿分开，迎接着他。这时她身子有一点发抖，他正在兴头上，就没有太留意。但是，当他一进入她的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到差别了。他是过来人，生过孩子的女人和少女毕竟不同。他呆了，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情。虽然仍旧一动不动地抱着她，两只胳膊却已经软下来。

由于怕惊醒孩子，他小声地说：

“你不是……”

“姐夫，是我。”

“你怎么能……”

他想说你怎么能够这样？但是刘莉伸手捂住了他的嘴，不让他说话，然后死死地抱着他，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

“姐夫，我要你。”

他摇摇头。

“姐夫，我要你真对我好，像对姐姐那样对我好。”

他愣住了，这可真让他进退两难了……

8

那时候已经到后半夜，家属院儿里静极了，能够清楚地听到生产区传来的锻工车间里一下一下的呼哧呼哧的气锤声，也能够隐隐听到金工车间车床旋转的轰鸣声。

于富贵趴在自己小妻妹的肉体上，慢慢泛上来的少女的体香沁入他的心肺，继续点燃着他的欲火。虽然说理智的龙头已经突然关闭了性欲的阀门，但是物质的惯性仍然像烈火一样燃烧着他的意识。在这种时候，他好像还没有头脑发昏，明白该怎么做。

自己是成年人，刘莉还是个孩子，并且自己还是她的姐夫，妻子和岳父岳母都这么信任我，我可怎么向他们交待？再说了，无论如何自己还是公安战士，怎么能够做出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

但是，但是的但是，这不是已经做了吗？

做和没做的区别在哪里？

这还能够说清楚吗？

不管它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自己必须撤下来。

刘莉敏感地小声说：“姐夫，你嫌我……”

于富贵摇摇头。

他要下来，她却死死抱着他。

“姐夫，你害怕？”

于富贵点点头。

“害怕也不行，我就是要你害怕！”刘莉得意地小声说，“你敢下来，我就给你闹个没完。我要跟姐姐说你强奸我！我还会，死给你看！”

她像个成年人一样威胁他，于富贵做难了。

尽管小妻妹耍蛮，于富贵还是坚持着要撤下来。

在意识里他觉得自己分明已经从小妻妹身上撤下来了，但是肉体却还粘在她身上，两个人的肉体就像是焊在一起，越抱越紧合二为一了。他的意识已经从小妻妹身体里抽出来，但是那玩艺儿还死死地顶在小妻妹体内决不退缩。

理智和肉欲，就像在拔河，一个要退，一个要进，谁也不让谁，僵持在那里了。

只有钟表的秒针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嘀嘀嗒嗒走着……

慢慢地，他觉得自己的意志软弱下来，再也顶不住了，就想如果这时候刘伟回来就好了，只要门一响，就把问题解决了。可是刘伟已经上班去了，天亮才能够回来。他想如果这时候孩子醒来就好了，只要孩子一哭一闹，就把两个人的

兴致冲散了。可是孩子一动不动正睡得香，并没有一点醒来的意思。

他趴在小妻妹的肉体上一动不动，坚持着挣扎着，强大的物质力量到底战胜了精神，他的意识在和肉体的抗争中终于败下来。

身体忽然就像是脱缰的马儿，冲出他的理智开始奔跑，不，是狂奔，竟然使他一下就忘我就疯狂起来，就像江河决堤势不可挡，一泻千里……

狂欢过后是后悔。

事后，于富贵满心的愧疚，什么话也说不出。

然而刘莉的激动却久久平息不下来，躺在他的怀里慢慢地蹭他亲他。

“姐夫，”她忍不住小声说，“姐姐真有福。现在我才明白，男人和女人，真好。”

于富贵却只有叹气的份儿了。

“姐夫，谢谢你。”刘莉又说，“真的，我好感激你。”

于富贵这才小声说：“小妹，你真傻。你现在还不懂，总有你后悔的那一天。”

“我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我高兴还来不及哩，我不后悔。”

“你还小，等到你长大以后就会后悔的。到那时候你会恨死我。”

“我还小？我都二十岁了还小？”

“唉，我怎么说你才明白呀。”

“你唉声叹气什么？”

于富贵长长地叹口气说：“小妹，你说，我怎么向你姐姐交待？”

“不说不就得了？你那么傻？你不说，谁也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知道。”

刘莉想了想，好像也有点听明白了，就劝他：“自己知道怕什么？你可以这么想，是我惹你的，不是你惹我的。这不就行了吗？”

于富贵仍然摇摇头。

“是我强奸你，这还不行吗？”刘莉的话把自己也吓住了，接下来她忽然顽皮地说，“哎呀，真让人兴奋，一想到我强奸了姐夫，女人强奸了男人，就激动得我受不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姐夫再不好，还不是那种提起裤子就不认账的人。”

“谁让你瞎认什么账？这个社会兴男人睡女人，为什么不兴女人睡男人？”

于富贵也笑了：“女人睡男人，我还没听说过。”

“连你也没有听说过？那就太好了。那就从我开始。姐夫，我还想要你哩。”

“不行，我再也不干这种事儿了。”

“太好了。那我正好强奸你。”

刘莉说完，真的一下子反欺到他身上来……

于是，从那以后于富贵越是躲，刘莉就越是上劲，发展到后来，从表面上看，真有点女人强奸男人的意味了。这使于富贵感到很痛苦，心里也很矛盾，说到底责任在自己，他觉得自己很虚伪，甚至也很卑鄙。不过，认识到是认识到了，

却没有勇气站出来，向妻子坦白。

家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刘伟并不明白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她已经敏感到他们几个人之间的感情发生了转移和错位。其实，家里发生了这种事情，只能够隐瞒住事实真相，并不能够隐瞒住心理反应。在这种时候，迅速发生的心理环境的变化，最能够说明问题了。只是一般来说，人们大都看重事实的真实，对于这种心理上的真实却不情愿正视。

一直等到有一天夜里夫妻两个又在里屋做爱，刘伟忽然听到外间妹妹刘莉的抽泣声，这才在意识上警觉起来，她小声地说：

“你听，小莉在哭哩。”

“是做梦吧？”

“不像。”

于富贵没话说，他清楚小莉为什么，却没法讲。

“唉，小莉是长大了。”刘伟想了想说，“富贵，咱们以后注意点吧。”

外间的哭泣声能够传进来，里屋的说话声自然也能够传出去，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三个人都明白，刘莉再也不能够在郑州住了。

“姐夫，我走了。”

“怎么，说走就走？”

“说走就走。”

“和你姐说了吗？”

“说过了。姐夫，我这一走，就再也不会来郑州了。”

于富贵想想，只好说：“小妹，姐夫实在对不起你。”

“你真逗，到现在你还说这种话。你记着，我对你说，不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我非常好。如果说对不起的话，是我对不起我姐姐。”

“还是姐夫不好。”

“得了，我今天走哩，你别这么说好不好？”

于富贵点点头，不再说什么。

“姐夫，别忘了我。”刘莉眼泪汪汪地久久地看着于富贵，最后说，“姐夫，今后我有了男人，你还是我好姐夫。如果，如果我老是想不开，我就回来咱们三个人一块儿过。”

“小莉，你……”

“姐夫，你放心，到时候我真是回来了，我不会让你做难，我自己去和姐姐说。”

刘莉说完掉头就走，连回头看一下也没有……

八年了。

八年来，于富贵一直想和妻子坦白，却一直拖着拖着，没能够说出口。开始，他觉得简直没脸见岳父岳母。后来两个老人相继去世，多少减轻了一些他的心理负担。但是，对不起妻子，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心病慢慢地愈结成疤痕，囚在了他的心灵深处，永远无法消失……

于富贵在杨光的饭馆早早吃过午饭，和王海分手以后就往家赶。刘莉这么远来了，却进不去家门，他有点着急，就

把车骑得很快。中午十二点时候，他赶到了家。他连忙打开家门，将刘莉领进屋，却找不到话说。八年没见，小妻妹让他感到很陌生。

他给她冲茶。

“姐夫，别倒水。”

他张罗着给她做饭。

“什么也不吃。你先坐那儿别动好不好？”

“那好，那好。等你姐回来再做饭也行。”

“不忙，你先坐下。我想，好好看看你。”

于富贵只好坐下来。这时候女儿苗苗还没有放学回来，刘伟出摊儿也没有回来，只有他们两个人默默坐下来，四目相望，就使于富贵感到很别扭。久别重逢，于富贵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还是刘莉先开口说：“你没变。一点儿也没变。”

“怎么没变？姐夫老了。”

“比原来更有味道了。”

“你蒙我哩。”于富贵忍不住说，“你的变化可是太大了。”

“是吗？认不出了？”

“刚才在门外，我看到你就愣了，还真是有点儿认不出了。”

“是不是现在还觉得别扭？”

于富贵坦白地点点头，笑着说：“是哩。”

刘莉也笑了：“怎么认不出了？”

于富贵说：“咋看，都不像你了。”

“不像我像谁？”

“像广州人，像香港人，就像从国外回来的阔小姐。”

刘莉格格地笑起来：“不就是穿得好一点吗？”

“还不是。是气质，是漂亮，第一眼就把我震住了。”

“帅呆了是吗？”刘莉得意地笑笑说，“现在看着像你妹子了吧？”

于富贵只笑着不说话。

刘莉站起来，在屋子里转着看看说：“姐夫，真好，咱们家还住在这儿。”

“这还好呀？应该说，你姐夫还这么穷。”

“这有什么？这才是你嘛。”刘莉张望着屋子里熟悉的摆设，边看边说，“闻名全国的反扒专家，还住在这破平房里，这才真实。”

“小莉，刚一下车，就什么都知道了？”

刘莉又坐回到破沙发里说：“早知道了。你整天上电视上报纸的，妹子也高兴呀。”

“说那些干啥？那都是虚名，那都是假的，你回来也看到了，姐夫还是破警察一个。”

“很忙？还是整天破案不沾家？”

“瞎忙。你怎么样？”于富贵小心地问她，“到郑州是专程，还是路过？”

刘莉顽皮地说：“姐夫，你说我专程好？还是路过好呀？”

于富贵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都好，都好。”

“那就也专程，也路过吧。”刘莉笑着撇撇嘴，“看把你吓的，害怕我不走了是吗？”

“那倒不是。”

“我要真不走了呢？”

于富贵笑笑说：“你不会。”

“我怎么不会？八年前我就跟你说过了。”

“现在你不会了。”

“为什么？”

“也不知为什么，本来我也这么想过，自从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不会了。”

接下来是沉默……

“于富贵，”刘莉忽然狠狠地说，“你这个杂种，你这个混蛋！”

于富贵怎么也想不到她开口骂他，把他一下子骂呆了。

刘莉忽然格格又笑起来：“能够亲口骂你真好。唉，也只是骂骂你吧。”

于富贵这才知道，她骂他是一种情分。听她的话音儿，品她的话味儿，这才感觉到小妻妹的真实了。同时也意识到她今天一骂出口，就再也不会找他的麻烦了。

刘莉说：“怎么，放心了吧？”

“哪能哩。”

“我还不了解你！”

到此为止，于富贵心里总算轻松下来。虽然在感情上有一点莫名的失落，却明白刘莉这次回来不会再纠缠他了。那么应该怎么待她？好好招待招待，多陪她玩玩，尽尽地主之谊。毕竟八年没见了，虽然父母不在了，也应该让她感受到家里人都想着她，让她感受到回家的温暖。

门外传来三轮车吱吱吱的叫声。

“你姐回来了。”

刘伟走进来，突然看到妹妹出现在眼前，呆呆地看着，话还没说出来，泪水先流出来了。还是刘莉先迎着走上去，姐妹两个才抱在一起，你哭我也哭，两个人都哭起来。哭到后来，连于富贵也鼻子酸酸流起热泪了。

“小莉，你总算回来了。”

“姐，我回来了。”

“小莉，咱爸妈，都过世了……”

“姐，我知道。”

“小莉，爸妈死到眼皮子上，一直叫你……”

“姐，别说了……”

“应该高兴。”于富贵提醒她们说，“别伤心了，全家人团圆了，我们应该高兴。”

姐妹两个这才止住泪水，挨着坐下来。

“小莉，快告诉我，”刘伟忽然又说，“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是在西安吗？怎么有人说在广州看到过你？还有人说你在成都？你到底在哪儿？你现在是给公家上班还是自己做生意？成家了没有？你男人是干什么的？有没有孩子？孩子多大了？上幼儿园还是上学了？”

刘莉笑了：“姐，你问这么多，让我先说啥哩？”

刘伟说：“我啥都想知道，你一样一样说给我听嘛。”

于富贵也笑了：“我看这样吧，你们两个先说说话，我去弄饭吧。”

刘伟说：“那好，苗苗也该回来了。哎呀，我听见车子响，孩子回来了。小莉，中午饭就先在家吃，晚上咱们好下馆子。”

于富贵说：“那好，你们就先坐着，我出去买点菜，一会儿就回来。”走出屋门又对放学回来的女儿说，“苗苗，快进屋里看看那是谁？看看你认得不认得？”

于富贵赶到门外菜市上，正巧碰到了卖粉浆的，就买了粉浆又买了切面，回到家就做了一大锅浆饭。他们全家人都来自洛阳，酸浆面条儿，这是洛阳的家乡饭，他知道刘莉最爱吃这一口了。果然，端饭时候刘莉看到浆饭就乐了，避开姐姐就剜了一眼姐夫，小声说：“看起来你还没忘我。”又大声说，“郑州现在也有卖粉浆的？”

刘伟说：“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今天是让你赶巧了。”

于富贵说：“可惜没有咱洛阳的绿大豆，只能煮黄豆了。”

刘莉扒拉两口饭，连连说：“好吃，就这个味儿。好吃，真好吃。”

看着刘莉这么爱吃自己做的饭，于富贵心里高兴。就点一根烟，有滋有味地看着她们吃饭。看着看着，忽然心里一动，就想到反正自己这几天也要去逛那些娱乐场所去学习腐败哩，就顺便带着她玩玩岂不是更好？再说出入那种地方，自己也不熟悉，有刘莉陪着也是个掩护，出入更显得大方自如。嘿，这主意不错，公私兼得。又想真要学习起腐败来，搞不好刘莉还能够当他的老师哩。

晚上，按照刘伟原先的计划，于富贵带着全家人喜气洋洋的去下馆子吃团圆饭。他选的饭店是火锅城，吃火锅又不

太贵，全家人围在一起，吃着说着，特别有家庭气氛。吃过晚饭以后，天已经黑了。走出饭店，刘莉提出来要分手，他们才知道她这次到郑州，并不打算在他们家住。而且，早已经登记了宾馆。这让做姐姐的刘伟感到突然，刘伟觉得心里酸酸的难受，忍不住说：

“小莉，到家了你还住外边吗？”

“姐，我还有生意。再说，住宾馆办事儿也方便。”

于富贵连忙说：“这样好，这样好，该办事儿该办事儿，该回家该回家嘛。”

刘伟说：“本来说好，让你姐夫陪你好好玩玩哩。”

“姐夫那么忙，别让他麻烦了。”

于富贵连忙说：“不忙不忙，我这几天正好有空。”

刘莉说：“那好，我把手机号留给姐夫。姐夫，我可是等着你呀。”

于富贵接过刘莉递给他的名片，心里明白这就算约好了。

第二天，于富贵约了王海，先去理发和洗澡。然后去买衣服。他们想来想去，没敢买西装。西装太贵，再说经常不穿西装，猛一穿也不舒服。两个人就买了全棉的休闲装，穿在身上又时髦又舒服。又买了进口的名牌皮鞋，好汉一双鞋，皮鞋不敢凑合。这样，两个人从里到外换了一身新，一下子就花掉两千多块钱。他们更衣以后面面相视，都有点不敢相认了。当警察这么长时间，他们还没有干过这种活，专门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学习腐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起来。然后，于富贵又给王海三千块钱，算活动经费。当下两个人约好，分兵两路，两个人两条线，先泡高档的歌厅和

饭店，梳一遍，从感觉上排查一下。

“王海，你最好再约个女朋友陪着。”

“老于，你呢？”

“我已经约好了。”

“真的？”王海顺口就说，“不是老情人吧？”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于富贵还真红了脸。他连忙说：“别乱说，我爱人的妹妹来了，我蒙她说陪着她玩玩，实际上是让人家陪着咱办案。”

王海笑了：“那好，我也临时搭一个吧。”

于富贵和王海分手以后，就打手机约刘莉。半个钟头以后，两个人就相见在大街上了。看到于富贵的新模样，这一回是让刘莉愣住了。

“怎么，不认识了？”

“姐夫，真认不出了。”

“也是帅呆了吧？”

“是哩。”刘莉想了想说，“为什么这样？”

于富贵笑笑说：“你想姐夫陪你玩哩，穿得像个叫花子，你 just 不说，我也觉得掉你的份儿呀。”

刘莉感动了：“姐夫，谢谢你。”

于富贵忽然说：“小莉，其实你姐夫是装穷装惯了，装得连你姐也摸不着我的水深水浅。实话给你说吧，你姐夫别的没有，还就是有钱。”

刘莉陌生地看着于富贵说：“真的？别是吹牛吧？”

“吹什么哩。走，你记着啊，郑州最好的饭店，最好的歌厅，我陪着你一个一个挨着进。”

刘莉乐了：“姐夫，你这么大方呀。”

“这算什么？八年了，你回来一趟容易吗？”

刘莉不说话了，伸手就挽住了于富贵的胳膊，吊在了他身上。

两个人站在路边等出租车时候，于富贵又小声地说：“小莉，不怕你笑话，你姐夫虽然有钱，因为干他妈的警察，就很少……你明白吗？就是说，真玩起来，我可不在行。”

刘莉笑了：“我明白，这还不容易？我教你。不会让你出丑的。”

“这就好了，我管钱，你管玩。你就教我学习腐败吧。”

“学习腐败，这个可容易。”

“我想着也不太难。”

话是这么说，虽然于富贵干警察的，也经常听说郑州有这样那样的娱乐场所，也知道这都是现实生活，但是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等到他真正走进花花世界，马上就傻眼了。

因为还不到吃饭时候，他们先进的歌厅。大白天的，一走进去，里边却暗得像夜晚。窗户全捂着，只开一些红绿的小灯，猛一下刚从外边走进去，什么也看不清，只看到人像鬼魂一样飘来飘去，却看不清楚脸。刘莉挽着他先站一会儿，让他适应适应环境，他这才看清楚了，长廊里全是姑娘，坐着的站着的，少说也有一二百个，排在一起分外壮观。

他忽然想起来一句话，遍地是牛羊，到处是姑娘……

刘莉小声说：“这是坐台小姐，客人可以随便挑。”

于富贵小声问：“多少钱？”

刘莉咬着他的耳朵说：“你小声点。歌厅明里收包厢费，

小姐暗里收的是小费。价钱到处都差不多，小姐的价位嘛，大约一百二百不等吧。”

于富贵悄悄地问：“收这么多钱，都干啥哩？”

刘莉咬着他的耳朵又说：“除了不上床，你想干啥干啥，明白了吧？”

于富贵点点头。

刘莉对着于富贵调皮地挤挤眼，小声说：“姐夫，这家歌厅台面这么豪华，生意这么红火，一般来说都是有你们公安人员暗里做后台的。”

于富贵说：“不会吧？我们的人怎么会干这个？”

刘莉笑了：“你要不信你查吧，说不定还是你们什么局长呀队长呀所长呀的亲属开的哩。”

有小姐迎上来问：“你们两位是……”

刘莉老练地说：“到小歌厅。”

“你们走错了，小歌厅在三楼。请跟我来！”

来到三楼，于富贵发现小歌厅也并不算小，有小乐队伴奏，有歌手唱歌，还有一个小舞池可以跳舞。然后是围着小舞池摆一些茶几，围着茶几摆几把转椅，于富贵明白这就是客人的座位了。就装做熟客那样，选一张茶几拉着刘莉就坐下来。坐下来以后仔细观察，他才发现这里和二楼相比，同样的灯光暗淡。但是茶几上却点一粒蜡烛，弄出来一些情调。于富贵心想，果然是作案的好地方，看起来杨局长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被盗的了。

“来这里的都是些正经人。”刘莉小声说，“真正的有钱人在这里。来这里的人不泡妞儿，二楼包厢里泡妞儿的大都

是暴发户。”

于富贵点点头，四下张望张望，小声说，“我看男人们带的小姐，没有一个像自己老婆。”

刘莉笑了：“你真聪明。”又说，“大都是情人。先来这里操练感情。”

于富贵说：“然后呢？”

刘莉白他一眼：“然后就不来这里了。”

于富贵就什么都明白了。

从歌厅出来，他们找了个地方吃饭。只他们两个人，于富贵觉得还没有吃饱，就花了五百块钱。吃过饭后，刘莉离开了一下，他想着她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她去给他安排了桑拿。于富贵还想推让，刘莉笑笑说钱已经花出去了，他只好进去桑拿。他从来没有桑拿过，觉得不就是洗澡嘛，又没有危险，桑拿就桑拿。谁想到走进去一问就后悔了，整个一个豪华包间，包间费就三百块，使他心疼得很。这太出乎他的意料，光是洗一个澡就要三百块，简直不可想象。于富贵心想就我这一百多斤的个子，杀杀剔去骨头和下水，按他妈的大肉卖了也不值这三百块钱，光是洗洗怎么就花这么多钱？可是既然小妻妹已经为他花了钱，也只好桑拿了。真正开始桑拿了，他才发现他是什么都不会整了。好在刘莉想得周到，已经交待了服务生像导游一样带着他从头开始。人家把水放满，让他泡进去。因为池子小，他觉得自己泡进去就像洗萝卜。谁知道人家一打开关，妈呀，水流忽然旋转起来，变化成激流，水柱从四圆圈儿射到他身上，人家这才对他说这叫枪林弹雨。走出枪林弹雨，人家让他进湿蒸房，他想着不进

白不进，既然花了三百块钱，该整啥就整啥，整一遍儿才不冤枉。没想到一进去才发现闷热得很，坐在热雾里什么也看不见，也出不来气儿，他忽然想到这湿蒸活像蒸馒头。只坐了几分钟，他就感到了危险，突然想到如果谁在外边把门反锁住，那就会把他整个儿的蒸成熟肉了。连忙去拉门，还好，门开着，他连忙逃出来。紧接着又把他送进了干蒸房，又要他干蒸。他走进去刚刚坐下来，立马就站起来，因为他发现木椅子烙屁股。那就站着？这时候他才想到把湿毛巾铺在上边，重新又坐下来。但是，没坐多大一会儿，他觉得浑身上下像针刺一样疼痛。他妈的干热干热，房子里像要着火，人坐在里边就像烤红薯。他估计不会要多久，如果他再不逃走，他就会变成烤肉了。说时迟那时快，他连忙冲出来，旁边已经有人等着给他搓背和修脚。他对修脚印象也很深，用一只专用的探照灯照着他的脚，像是要动手术一样。也只是削了削脚茧子和剪了剪脚指甲，只这一项就花了四十八块钱。他嘴上不说，心里却想这和杀人也差不多了。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三天过后，于富贵感慨至深，看起来自己真是白活了！从进工厂当学徒到如今，要说他于富贵在郑州也混二十多年了，怎么说也算个老郑州吧？谁想到老郑州竟然不知道郑州还有人这么生活，他才明白自己这二十多年真是白活了。

“小莉，我算服了。”

小莉笑着说：“姐夫，你服啥哩？”

“光听说腐败，没有想到恁腐败！”

“开眼界了吧？”

“开眼界了。小莉，原来我也知道城市里有上流社会和贫民生活之分，但是没想到差别恁大。你想咱郑州多少下岗工人没事儿干？有人却过着花天酒地一样的生活，到处花钱打水漂一样地寻欢做乐，简直是有人活在天上有人活在地下嘛。”

刘莉笑笑说：“看起来，我姐夫确实受刺激了。”

于富贵说：“小莉，姐夫要不是想让你多玩玩，打死我，我也不来这种地方。说实话，这么吃，这么玩，想想真是坏良心。”

“那好，咱们不玩了吧？”

“对不起，对不起。”于富贵连忙说，“我也只是说说罢，你想玩咱还玩。”

“不玩了。”刘莉说，“走吧，我带你去一个不腐败的地方好吗？”

“到哪儿去？”

“去我家。”

“去你家？你家还不是我家吗？”

“不，是我家。”

“小莉，你姐夫胆小，你别吓我，你怎么在郑州还有家哩？”

刘莉笑了，笑得很神秘：“到地方你就明白了。”

于富贵跟着刘莉搭车，七拐八拐最后拐到了红专路。车停下来，于富贵看了看，发现这是一个家属小区。他跟着刘莉走进院儿，走到三号楼，走进二门洞，走上三楼，刘莉果然拿钥匙开门，把他带进了二室一厅的居室。走进屋里一看，虽然摆设简单了一些，却有厨房有厕所，而且还有电话，各种用品一应俱全，还确实像是个过日子的样子。但是，站在厅里四下看看，感受一下，却没有一点儿家庭气氛，不像经常有人在这里住的味道。

刘莉说：“姐夫，这就是我家。”

于富贵笑笑，摇摇头，坐下来抽烟。

“怎么？你摇头什么，你不相信呀？”

“借住朋友的吧？”

刘莉笑了：“你真行，到底是警察。我告诉你吧，我临时租的。”

“租房干什么？”

“我在郑州要办事儿，因为业务多，得住一段时间。我是私营公司，差旅费又没有人报销，钱是自己的，该省就要省。住宾馆是不是太贵了？再说也不方便，哪有这房住着舒服？要什么有什么，又方便又安全，一个月才五百块钱。”

“不错，这主意不错。”

“所以我说这是我家，也不算错吧？”

“那你也不早说，你姐还一直认为你住宾馆哩。”

“有这个必要吗？再说我要实说了，还能够带姐夫来这儿吗？”

话里有话，于富贵体味到了。也不说破。故意装糊涂的岔开话题说：“我只怕喝多了，刚才在车上还不觉得，这会儿头蒙蒙的发晕。”

“想躺一会儿？”

于富贵知道说假话又说错了，也只好将错就错说：“那好吧。”

刘莉把于富贵带进卧室，亲手给他脱外衣。忽然问他：“这衣袋里装的什么？硬硬的？”

于富贵笑笑说：“铐子呗。”

“铐人的手铐呀？”

于富贵点点头。

“你出门儿老带着这个干什么？”

“唉，你还不明白我干什么的？我们警察衣兜里装铐子，就像人们衣兜里装钥匙一样。这铐子装在我衣兜里多少年了，也是一种习惯吧。”

刘莉不吭声了，先扶着他躺下来，还给他顺手搭上了薄被子。又坐下来，伸手给他按摩脑袋。她给他按太阳穴，推天灵盖，又给他敲“梅花针”，这一切做得自然得体，就像一个温存的小妻子一样。

“好些了吗？”

于富贵点点头。

“要不要我陪你躺一会儿？”

于富贵摇摇头。

刘莉笑了：“八年了，姐夫就这么无情无意？”

刘莉又说：“你别装，我知道你没有忘我。”

刘莉脱了外衣，掀开被子，躺进被窝，伸手就搂住了他。慢慢地，终于，旧情复燃了……

事后，刘莉嗲嗲地说：“这会儿头不晕了吧？”

“不晕了。”

“你本来就不晕嘛。你是想我，又不好意思。对不对？”

“就算是吧。”

“你还装，其实那天我看到你，就知道你想我。别不好意思，好姐夫，妹子也想你。”

于富贵只是轻轻地搂着她，一声不吭。

刘莉忽然坐起来说：“姐夫，你躺着好好睡一觉。我出去办点儿事，办完后再买点吃的回来，晚饭就不用上街了。好不好？”

“那好吧。”

于富贵也好像真的发困，马上就打了个哈欠，搭上眼就睡着了。

这时候也就下午两点多一点，门一响，于富贵就明白刘莉走了。接着就听到了她下楼梯的脚步声。等到那脚步声彻底消失以后，于富贵确认她已经走了，而且不会再拐回来时，马上从床上起来，轻轻地走到窗前，真真切切地看到刘莉的身影远远的拐过楼角，才相信她确实是上街去了。于是，他走到中厅，先把房门从里边反锁死，这才开始回到里屋，迅速地行动起来，开始翻刘莉的东西。

他怀疑刘莉与案子有关。

他先对付刘莉的密码箱子，他不是开密码的高手，但是他有自己的方法，他对付这种密码箱从来不去理会什么密码，

而是用力把箱缝儿错开，直接打开。打开了，上层放的全是衣物。一套套的，全是高档的时装。他小心的一层层掀开，不敢弄乱。再往下找，看到的是钱。这些钱码得很整齐，大都是百元大钞，一捆捆地排着放在一起，看样子一捆是一万元。还有一些五十元和十元的钞票，也理得整整齐齐放在旁边。这些钱虽然很多，但是钱多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到底是刘莉自己的钱，还是她偷别人的钱，谁也认不出来。他感到失望，同时也感到宽慰。虽然他很想找到作案的扒手，但是他并不希望他找的人真是刘莉。这时候他希望自己只是多疑，因为案破不了，疑心太重，疑错了人，那该有多么好。他不能想象，如果他找的扒手真是刘莉，他怎么能够把她铐起来，送进局子里去。

还有一个没有上锁的大旅行包，要不要看？当然要看。于富贵打开旅行包，发现这是一个女人的杂物世界。里边装得乱七八糟，应有尽有。他忽然心动，看着旅行包里边的一个夹层出神，伸手轻轻扯开拉链，他一下子呆住了，这里边装的是一些证件什么的。先是那个小小的普通的工作笔记本勾住了他的眼神儿。他认识它，这是他们公安系统领导们常常使用的那种工作笔记本。会不会就是杨局长丢失的那个要命的物件？他把它拿出来，封面上并没有杨局长的名字，连那种一般人习惯的写一个“杨记”什么的痕迹也没有，连拼音字母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笔记本。于富贵打开它，为了确认它是不是杨局长的，他开始看里边写的内容。他想只要里边记的是公安上的事儿，就可以确认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笔记本，于富贵打开以后，发现里边记

的内容没有日期，也没有标题，只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没头没尾的文字。粗粗地翻一下，足足半本子，全是这么一些小段落，每一小段落的开头只画一个小小的三角形标记，使段落与段落之间区分开来。为了证实和确认，于富贵只好认真看起内容来。谁想到这一看不要紧，再也放不下来，竟然把什么都忘了……

12

听到一个酒令：

话说在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一天县里的要人们吃酒，行一个酒令每个人要做一首诗，诗里必须有“万万千”和“千千万”这几个字。

一个一个挨着说。

县长先说：

我吃过的酒席万万千，
我喝过的美酒千千万，
掏过一次钱没有？
没有。

县党部的组织部长说：

我管辖的干部万万千，
我提拔的干部千千万，
有一个好人没有？
没有。

县党部的宣传部长说：

我说过话千千万，
我写过的文章千千万，
有一句真话没有？
没有。

县里的警察局长说：

我抓过的犯人千千万，
我杀过的罪犯千千万，
有一个坏人没有？
没有。

又是扫黄打非。那就扫吧，那就打吧。扫黄打非是我们公安上的职责，上级让搞就得搞，过一段就要搞一搞。不搞也不行。但是，黄能扫干净吗？非能打掉吗？笑话。全世界都一样，只要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起来，这些东西就会泛滥。就像你不能够让土地里只长庄稼不长草一样的道理。别说我们，谁也没有办法。

你批评我郑州太乱，社会治安搞不好。你能够搞好吗？别说我搞不好，谁也搞不好。这是社会现象，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能力和公安队伍的能力能够达到的。如果我真正把那么多人全都抓起来，关都没有地方关。别说市民们住房紧张了，这年头真正住房紧张的是犯人。

谁也没有能力让一个城市绝对安全起来，如果那样这个城市就僵化了，那就不是一个城市了。经济发展快，犯罪花样多，建筑工地多，这才是一个城市有活力的表现。公安工作好不好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城市人口和发案率的相对比

例，发案率和破案率的相对比例，这两个比例是不是相对稳定在比较理想的层面上。这就是唯一的标准，这就是科学。你什么也不懂，就会瞎他妈的批评。

听到一个民谣，有人提拔干部四个标准是：

三步四步都会，
七两八两不醉，
工资基本不动，
老婆基本不用。

真是让人开眼呀。他对公安上的可以说一切都是门外汉，他却来主持全省的公安工作了。这真是笑话。但是，这可是真的。这就是过去说的外行领导内行历来如此吗？

你别不服气。人家虽然不懂公安工作，却懂得怎么摆弄人。对上，人家会让上边领导信任，对下，人家会让你们听话和怕人家。这才是本事呀。人是一切事物的万能钥匙，在我们这个体制下边，只要你会摆弄人，你就会摆弄一切。

相比之下，自己可是差远了。真是活到老还得学到老呀。

于富贵这个人有意思。政治上基本没有胸怀，也没有什么野心。上不巴结领导，下不笼络群众。据说除了抽几口烟，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就爱好一样，专门抓小偷。于是，就成了反扒专家。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人人生在世，只要认真干一样事情，就能够干出成绩来。

人这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情，不容易呀。

又是他妈的星期天。星期天最没有意思了。如果再不发生意外的案子，这星期天怎么过？今天真是反常极了。已经上午十点了，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接到。难道这些人全都把我忘了吗？不行，我得到办公室去。我得打传呼叫人，个别谈话也行，或者是到下边转转也行。反正是不能够闲着。

真累呀。什么最累？开会不累，办案不累，工作不累。人闲着没事情可做，才是真累。

有人说出租车司机要罢工了。这些人真是胆大。你也真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又没有工作单位，自己给自己挣钱，你没有办法处分他，也没有办法开除他。

据说他们是嫌罚他们的钱太多，到处都是警察，动不动就罚他们。一天一夜跑下来挣的钱没有挨罚的多。这有什么办法？郑州的出租车太多，弄得交通混乱，不好管理，不罚他们行吗？这么一个中型城市只是黄面的就上了一万多辆。其实五千辆就够了。但是，上多上少不是咱公安说了算。多上一台就能够多收几万元的手续费。市政府需要钱，就放开上。车一多还不就乱了？

反正是不能够让他们罢工。因为他们不是罢工不干，他们要把这一万多辆出租开到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门前去堵交通。那不就全乱套了？怎么办？又不能够抓人。

如果替出租车司机们想想呢？他们也真不容易。从早到晚，没明没夜地跑，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吗？他不干这个干什么？一家人等着他，买米买面要钱，买油买

菜要钱，孩子上学要钱，住房要钱，没有钱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我看还是退一步吧。减少罚钱，稳定人心，社会安定是第一呀。

又到下班时间了。

一想到回家就愁。我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想回家了？怎么一直没有发现呢？我这不是不喜欢老婆了，不是在外边有情况了。我这是烦她们，甚至是恨她们。一看到家里人的脸，一个个的自我感觉那个好呀，那个虚荣呀，那个浅薄呀，那个幸福呀，真是让你受不了，真是让你生气。真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呀。多大的官儿？老子不就是个公安局长吗？我自己还没有觉得自己怎么样哩，家里人却一个个人模狗样起来了。不就是人前人后别人给你个笑脸吗？不就是背着我悄悄地收别人点小礼品吗？唉，人哪，我自己还没有腐败起来哩，家里人却腐败起来了。

这算过的什么日月？在单位是办案，抓坏人。在家里也提心吊胆，生怕家里人背着我收了别人的礼品，出门去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去干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像防小偷一样防着家里人了？真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谁知道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事情？好像全家人都在骗我。我自己是一回事儿，全家人是一回事儿。唉，说又不能够对别人说。简直是防不胜防呀。

政委安排了一个民警，收了人家五千元，我信不信？我

信。但是，说不说？不能说。追不追？不能追。怎么办？只能说我不信。因为你要认定去追查，也追不出来。还追得一身臊。追到最后，只能和政委两个人弄成仇人。那还怎么工作？那不成整人家了吗？这种事情只能看见装做没看见，知道装做不知道。让他自己自作自受去，这种事情只要开了头，胃口就会大起来，到后来出了事情，让他自己把自己整下去吧。

唉，人哪！要说我们当领导的，你就是再自觉，借工作之便还是要占好多小便宜的。这年头，吃吃喝喝有几个人花自己的钱？谁不用公车办私事儿？各种工作福利，你在场不在场，都给你发一份。住房更不用说了，啥时候还不是领导先挑？说句不中听的话，人在位置上，你就是再自觉，也已经占了太多太多的好处了。叫我说这已经够多了，这已经早就远远地脱离群众了。如果再想办法专门去谋私利，那就太过分了。说句老百姓的话，那就太不要良心了。

他们两个有男女关系？原来我不信。我一说不信，别人也不敢再说什么，这个事情就算没有了。但是，经过我仔细观察，我确信他们两个有一手。不用找证据，老侦察了，他们两个在一块时候，只看他们两个的眼神儿就明白了。还用去调查吗？不用了。真是没想到我这个伙计表面上看着挺本分，内在感情还是很丰富的嘛。

他妈的，副局长怎么了？局长也是人嘛。普通人可以有情人，副局长就不能够有情人了？看那样子，他们两个又不

是胡搞，还真他妈的有感情哩。两个人都是干公安的，谁也明白不能够知法犯法，但是还是走到一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感情大于一切，感情比法律还大哩。要不有一句老话会说色胆包天吗？不过两个人都是有家有口的人，看样子也只是好好就好好了，走不了多远。怎么办？还能够怎么办？他们两个走到这一步，又有感情又不能够结合，已经够痛苦了。我还是知道装做不知道吧。

说实话，我可不愿为这个小事儿，影响我这个老伙计的情绪。我靠他破案哩。多少年来，为了办案，他多少次出生入死，死过几回了。别说他妈的没有公开，就是公开了，我也得想办法把这个事情按下去。这才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哩。

你别说，仔细想想，还真是有点儿美女爱英雄哩。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你省里干部怎么？你省里干部就能够到那种地方泡妞儿了？唱唱歌跳跳舞搂搂抱抱也就算了，你他妈的还发明创造哩，你还让小姐脱光了陪着你洗鸳鸯浴哩，我不抓你我抓谁？你说你是谁谁谁？要直接给我通电话？我才不接哩。我明知道你是谁谁谁，我就说你不是，我就硬说你是冒充哩。先把你们抓起来再说。说实话，我抓的就是你！我们党员干部的形象全他妈的败坏在你们这些人身上了。让我放你，做梦吧你！

现在好了，人已经抓起来了，事儿也捅出去了。你就是想办法按也按不下去了。真痛快！

好了，现在需要善后了。打电话给谁？谁也不给，就给

省厅里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就说原以为有人冒充哩，抓起来了，才知道是真的哩。就这么办。事情已经弄到这一步，省厅里也只能支持我们。但是，打电话只能够这么说，把话捎到省厅，有人就会把话传到上边去……

听到一首民谣：

话说旧社会国民党统治时期，人们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吃喝之风深恶痛绝，又没有办法，有人就编了一首民谣来形容：

老百姓吃草
乡里吃饱
县里吃好
省里吃妈儿（奶头）
中央吃鸟

老一这人对咱不薄。他这么拐拐那么拐拐，其实我一开始就听明白他的话了。不就是暗示吗？不就是暗示我可能会提成副市级干部吗？我什么都听明白了，提副市级干部他做不了主，需要省委开常委会通过。话没有挑明，我也明白意思，最好我在省里上层想办法走动走动，给他配合一下……

好人哪！好心哪！

但是，见过老一以后，心里怎么这么不舒服哩？

也不是我狂哩，别说让我弄一个副市级了，就是正市级，甚至就是个正省级，我就干不了吗？我肯定比别人出色。这个自信我有。想干不想干？说实话，我也想干。而且是非常

想干。人生在世，谁不想当大官儿干大事儿呢？

他妈的我最厌恶有些人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本来就是官迷嘛，整天张口闭口不想当官，暗里边却花钱去走上层路线。我就从来不说我不想当官儿的话。但是，我也不去活动，我要懂得走上层路线，我早就不再这儿坐了。

人，得会想呀。咱想着咱能干，咱比许多上级领导都能干，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事实。但是，咱下边还有多少人比咱能干？是不是事实？也是事实。中国这么大，十二亿人哪，该有多少人才？人才多着哩。比咱能干的人多着哩。人尽其才的才有几个？少得可怜。当官儿是什么？是机遇。并不是一个人有才就能够选拔上来的。就像咱这样的料，多了去了。能够当郑州市的公安局长，已经很不容易了。人还是要知足呀。只有知足，才能够长乐，才能够正确对待自己。

这么一想，心里总算平静下来了。

这么想吧，这么准备吧，我想上，如果上级领导信任自己，提拔自己，那就当仁不让，好好工作。如果没有提拔自己，更应该好好工作。我不是为了别人工作的，甚至也不是为了上级领导工作的，我是为了自己工作的。郑州市不小呀，能够做公安局长，也是自己的福气。一定要认真工作，甚至是卖命地工作，不是要做出什么成绩给人看，而是为了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良心是什么？其实很具体。只要自己好好工作，将来下来了，就是没有人想起自己，甚至有人提起自己会骂娘，那也没有关系，自己可以经常悄悄地到处看一看，走一走，想

到自己为这个城市出过力卖过命，那是一种什么滋味？那是自豪，那是满足，那才是幸福啊！

.....

13

于富贵看了这个笔记本，看得他呆，看得他愣，看得他惊心动魄。

不知不觉的，太阳悄悄地落下去了……

刘莉出去办事儿回来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刘莉走进屋没听到一点声响，就想着于富贵还睡着哩。先把吃的东西放进厨房，洗把脸，才到里屋来看于富贵。

她见于富贵这时候还躺在床上，不过已经醒了，正望着她笑。就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于富贵伸手拉住刘莉的手，刘莉还认为他是在抚摸她哩，忽然间于富贵的另一只手就冲出来，还没有等刘莉明白过来，于富贵已经把她铐上了。

“姐夫，你这是干什么？”

于富贵笑了：“对不起，小妹，姐夫没想到是你。”

“我听不懂。”

“你能听懂。”

刘莉不说话了。

于富贵开始起身穿衣裳，他穿得很从容，先把自己穿整齐，又去洗手间洗了把脸。这才回头来看刘莉，她仍然坐在床沿上一言不发。

“姐夫，八年没见，你就这样对我？”

“你忘了，我是警察。”

“不，你是我姐夫。”

“我是你姐夫。但是，我在执行任务。”

“这么说，你这几天陪我玩是假的了？”

“不是假的，不过我一直在执行任务，也是真的。”

刘莉开始不出声地冷笑，慢慢地说：“于富贵，你原来一直在跟踪我，一直在蒙我，还在利用我们之间的感情，你说是不是？我真是走眼了，没想到你这么阴险。”

于富贵好久说不出话来，摇摇头，长长地叹一口气，才慢慢地说：“不，我事先并没有想到是你。你认为抓了你，姐夫心里就好受吗？”

刘莉这才低下了头，好大一会儿才说：“什么时候发现的？”

“第一天就发现了。”

“第一天？在什么地方？”

“在小歌厅里。”

“不，我没有出手。”

“是眼神儿。”

“是眼神儿，是谁的眼神儿？”

“是你的眼神儿。是你看别人的眼神儿，一个职业扒手的眼神儿，我一眼就能够认出来。”

“这个我倒忘了，八年前你就对我说过，你是玩眼的。”

“你也是玩眼的。”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抓我？”

“你没有出手作案，我怎么抓你？再说，我心里很难受，

你在外边漂泊这么多年，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我都理解。当时我一直想，但愿我这一次找的人不是你。”

“那么我问你，现在我作案了？”

“没有。”

“那你就认定你找的人是我了？”

“你出去办事儿，我在家里并没有睡觉。”

“我明白了，你翻我的东西。”

“对，不是东西，是证据。”

刘莉这时候才发现，于富贵已经把许多东西整理在一起，装进一个塑料兜里，放在写字台上了。

于富贵说：“我原来确实是想公私两便，带你玩玩的。”

“现在却把我铐起来了。”

“确实是意料之外。”

“现在就带我去号子吗？”

于富贵冷冷地说：“跟我走吧。”

刘莉坐在床沿上不起来，好像是想到了什么，抬起头来望着于富贵又说：“你作为姐夫，也曾经是最亲近的人，你不想听我说点什么，交待一些后事吗？”

于富贵想了想说：“那好，你说吧。”

刘莉忽然调皮地笑笑说：“反正你已经把我铐起来了，我又跑不了。”

于富贵也淡淡地笑笑，并且开始点烟，随口也说：“是哩，那是哩。”

姐夫，我这次到郑州来，并不是来做活的，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出手了。

我这次来郑州也不是只几天时间，我已经来快一个月了。姐夫，你想得到我这次来郑州干什么吗？你说什么也不会想到。告诉你吧，我是来郑州送学生的。

送什么学生？

你知道郑州有一个小哈佛的私立学校吗？

于富贵摇摇头。

看看，你不知道，我就想到了你不知道。你平常除了破案，就什么也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吧，郑州的这个小哈佛私立学校很有名，是一所贵族学校。学生是全托的，一年里只放寒假和暑假，吃住全在学校。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要上十二年。上满以后，学生可以考国内的大学，也可以出国深造。这条件不错吧？你知道要多少钱？十二万。只要十二万。这十二万要一把交清，但是十二年后还要还给你的。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人家这本账算得很精细，也就是说学生交这十二万只是一个转手，人家拿着你的钱再去干别的事情赚钱，用钱生钱。就像鸡生蛋和蛋生鸡一样。但是，那是人家的事情，对学生家长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好。不就等于借给人家十二万，孩子就可以接受贵族教育了吗？

你就是来给他们送学生吗？

对，我就是来给他们送学生的。

你送谁的孩子进去？

我送谁的孩子进去？笑话，我能够送谁的孩子进去？当

然是送我的孩子啊。

你的孩子？于富贵左右张望，孩子呢？

已经送进去了。我送进去以后，才去找你们。

啊，是这样。小莉，只是，你怎么会有孩子？你不是还没有……

你想说我还没有结婚是吧？是，现在我可以对你说，我仍然没有结婚，我从来也没有结过婚。但是，并不妨碍我生孩子呀，姐夫你说是不是？

对不起，我当姐夫的，不该这么问。

没有什么，你不问，我也会对你说的。你想，我不对你说说，我能够对谁说呢？而且，你不让我说也不行，你把我拍进号子里，还不得住几年？我住进去，我的孩子咋办哩？平常可以，他在学校里可以正常上课，放了暑假怎么办？别人都回家了，他怎么办？所以，我还真得对你说说，对你说说没别的意思，你能够把我拍进号子里，你就得来管我的孩子。姐夫，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明白了。

你能够答应我吗？

放假了把孩子接回来？

最好平常的星期天，也多去看看。好吗？

于富贵想了想，就说我答应你，我应该答应你。

谢谢你姐夫。我知道你会答应我的。在咱们家，从我记事儿开始，别人都恨我，只有你对我最亲。我知道你会答应我的。还有，姐夫，你不想知道我的孩子是男孩儿还是姑娘吗？

你说吧，怎么说我也是你姐夫。这和我办案是两码事儿。我对你说吧，我的孩子是男孩儿。长得很漂亮，也很帅气。你不想知道他今年多大了吗？

你说吧，他今年多大了？

七岁了。其实他在西安已经入学了，这次到郑州是转学。转学？啊，对了，现在不是入学季节，是转学。想不到，你的孩子已经这么大了。

没有想到吧？姐夫，你不想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你是得告诉我，我还得去接他嘛。

是哩，我现在告诉你，你记好，他叫刘小于。

刘小于，刘小于，我记下了。

刘莉忽然挤挤眼说姐夫，我离开你几年了？

于富贵故意想了想一样，然后说七八年了吧？

不是七八年，是整整八年。

是，是整整八年了。

我的孩子多大了？

你不是说过了七岁吗？

姐夫，我已经把话说到这一层了，难道你就没有想到一些什么吗？

于富贵忽然一惊，脸都变色了。开口就说小莉，你是说这孩子……

刘莉点点头说姐夫，现在你总该明白我为什么一去八年没有音信了吧？连咱爸妈过世我也不能够回来，我怎么回来？我是带着孩子没法儿回来呀。

于富贵低下头，双手揪着自己的头发，不知道说什么好

了。

姐夫，现在你明白了吧？

于富贵点点头。

姐夫，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于富贵点点头。

小于从小就跟我要爸爸，我一直对他说你爸爸在外地工作，等你长大了，我就带着你去找爸爸。我为什么这样？我是明白你难，我要早些告诉你，还不把你愁死了？姐夫，你可不要内疚，这孩子是我要生下来的，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你。也从来没有埋怨过你。说实话，你要不把我送进号子里，我还不准备这么快就告诉你哩。但是，现在我得说了，不说也不行了。但是，我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我孩子，我才说给你。我这么说，不是让你难堪，你能够理解我吗？

于富贵慢慢地抬起头说我理解你，我理解你。

姐夫，其实我已经打算不干这一行了。在郑州作案，也是我最后一次了。以前我干这一行，是我没什么可干的。再说，从我离家出走开始，帮我的姐们儿都是干这个的。但是，我干这一行可没人逼我，我是自愿。为什么呢？我喜欢这种生活。因为干这一行特别愉快。就像你喜欢当警察一模一样。你知道我从小就害怕别人管教我，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比较来比较去，还就是干这一行适合我。不用守什么纪律，也不用老向别人汇报什么思想，动不动就得向领导检讨什么的，真恶心。干这一行，我觉得特别开心。当然，刚开始只是干着玩，觉得有意思。后来我发现，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姐夫，你在我们这一行里名声很大，不光在郑州，在全国你

都是名人，我相信你对我们道上的成名人物也了如指掌。

于富贵说不敢说了如指掌，知道一些吧。

那么我问你，西安道上有一个牡丹小姐，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郑州有秀才，西安有牡丹，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我知道是知道，也只是听说。我从来没有照过牡丹。

姐夫，那就是我。不过，我不做大姐大，从来都是单挑，走到哪儿都是放单。可以说，这些年我走遍全国许多城市，但是，我从来不来郑州做活。姐夫，不是对你夸口，我从出道到如今，还从来没有栽过。你知道我怎么做活吗？我和别人不一样，我从不去大街上呀公共汽车上呀出手，那些地方太脏，也太受罪。再说普通人挣两个钱儿不容易，我也舍不得借人家的。我都是借富人的钱，从一开始我就在城市的上流社会生活。花这些人的钱不心疼，反正你不替他花，他自己也要花的，你借他的钱花只是帮他消费。再说，我只拿钱，拿到别的东西，例如身份证呀发票呀文件呀，只要能够找到地址，我都想办法给人家送回去，或者是寄回去。因为这对人家来说，比钱更重要。这不，我弄的这些杂碎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就让你抓在手里当证据了。哎，姐夫，你知道我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吗？

是什么？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告诉你吧，还是你教我的哩。你说过，眼睛就是一切，对吧？所以我和你一样，我也是玩眼的。我不夸口，只要我进入那种地方，我瞟一眼就知道谁身上有钱，大概多少钱，这钱放在什么地方，很少错过哩。但是，这一回到郑州，我

还是错了。我想着那种地方灯暗，我又不出手，你不会发现我的。谁想到你还是发现我了。姐夫，秀才说得不错，到底你还是胜我一筹呀。

你见过杨光了？

我们是朋友，我一到郑州就去看过他。

于富贵说你刚才不是说和杨光一样，已经洗手不干了？

我可没说过什么洗手呀，我洗什么手？我的手脏吗？如果我的手脏，那么比我手脏的人就太多了。我只是说我已经不想干了，而且已经好长时间不出手做活了。你能够想到为什么吗？我告诉你吧，什么也不为，为了孩子，我真的不想干了。

姐夫，我的孩子越长越大了，我总不能够让他长大以后知道妈妈是干这个的吧？所以，我准备把孩子往郑州一送，就退出江湖。就像秀才那样，重新去过正常人的生活。我刚才说了，我和秀才是朋友，我一到郑州就去看过他。他曾经劝我别在郑州做活，我说为什么？他说郑州有老于。我当时还暗暗笑他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心里想老于就是我姐夫，我姐夫怎么会抓我哩？看起来我还是错了，你还是把我抓起来了。

你忘了，我是警察。

姐夫，我把话说到这份儿上，难道你还不能放我一马吗？我把这些东西都吐出来了，就等于和没作案一样了。怎么样？姐夫，能不能成交？

于富贵看着刘莉，久久地看着她，然后他无奈地摇摇头……

姐夫，为了孩子，我们的孩子，我求你了。

于富贵长长地叹口气说对不起，你不了解我，别的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我不能放走罪犯。请你原谅我，这也是我的原则。

刘莉苦笑笑说我也想到了，也许你是对的，放了我你就不是你了。

有人按响门铃。

刘莉说谁？

于富贵说我的搭档。

你约好的？

于富贵说是的，我实在不想送你进去。

姐夫，你去开门吧。我明白了，妹子不恨你……

15

王海带走刘莉以后，于富贵留下来没有马上走。从感情上讲，他确实不想亲自送刘莉到号子里去。再说突然发生这么多事情，他需要留下来好好想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他明白，目前重要的是先把自己安定下来。案情上的突然变化，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已经折腾得很很累。还有呢，他也要再仔细挑拣挑拣刘莉的这些东西，哪些东西直接送给杨局长，哪些东西送去立案。他一定要分清楚，绝不敢糊涂。于是，他先坐下来抽烟，休息了一会儿。等到他觉得自己已经稳住了心神，才把这些东西倒在床上，准备一样一样地整理。

天开始黑下来。他关上窗户拉上窗帘，然后打开灯。屋

子里静极了。

面对这一堆杂物，于富贵开始认真挑选。这时候他明白最不重要的就是钱了，他先把所有的钱放在一起，现在也弄不清楚这些钱是在郑州偷的，还是在外地偷的，反正是偷别人的，不是刘莉自己的钱。他把这些钱码起来，放在一边。然后呢，再把剩下的东西分成两类，准备送往不同的两个地方。

这时候他感到庆幸的是，除了钱，刘莉几乎什么也没有细看。也就是说她还没有来得及整理。这就好了，这样除了钱，她什么也不清楚。太好了，好险呀！如果她知道她拿的东西是郑州市公安局长的，甚至还有更重要的领导同志的，那就可能会出乱子。

他先把杨局长的工作笔记挑出来。今天下午，就是这个笔记本让他心惊肉跳发现案情的。里边写的内容，那都是杨局长的心里话呀！自己可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多年的警察生活使他一直觉得，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太多不好。可是已经知道了，怎么办？要不要向杨局长承认？想不好，还是走着瞧吧。

几部手机当然要挑出来，这些东西好处理，查一下手机号就明白是谁的，不方便立案的就送回去，没什么要紧的再送去立案。还好，没有再发现笔记本之类的要命物件。那么更重要的领导同志会丢了什么呢？这可是关键的关键了，不能够把领导同志的东西送去立案，也同样不能够把不是人家的东西退还给人家，这可是难点了。

于富贵挑来拣去，最后只剩下三样东西再也不能够认定

了。一样是一个小小的精致的电话号码本，看去也不怎么新了，却是古铜色羊皮封面，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讲究的小本本。前后也没有定价，也不明白是国内国外出的产品。他想了再想，就想到是有人专门定做的了。打开看看，里边记的电话大都是省里领导的，有省委的有省政府的，有家里的有办公室的，市里的领导也有，只是不多。他就想到这可能是市里的一位领导同志的。那么是多大的官儿？也就是一位副市长吧？书记和市长大概不会带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一般来说应该是秘书带着哩，副市长这一级领导同志可能会亲自带这些玩艺儿吧？他不了解领导同志的工作，就不敢认定。再就是两个金卡了，这会是更重要的领导同志的？不像，又不敢肯定……

这样吧，于富贵想，宁肯多拿，也不能够漏掉。把这些东西先拿给杨局长，让他认吧。让他把东西挑出来，再把剩下的东西送去立案。就这么办吧。于是，他把东西整理好，然后拨通了杨局长的手机。还好，这么晚了，杨局长还没有下班。他就按照杨局长的指示，赶到杨局长的办公室去汇报。他走出门，发现天已经黑定了，街灯已经亮起来。于富贵赶到杨局长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杨局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于富贵走进去。这一回是杨局长亲自回身碰上了锁。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于富贵把东西摊开在写字台上，开始向杨局长汇报工作。

杨局长听过之后，先把自己的笔记本拿起来，笑笑说：“是，是它。”

于富贵看着这个笔记本，想想里面记的内容忍不住光想

笑。

“于富贵，你笑什么？”

“没什么，东西找回来了高兴呗。”连忙又说，“是就好。那么这个电话本本呢？”

杨局长笑笑说：“这个也是。”

“能够肯定？”

“这个东西，我见过。”

于富贵忽然觉得自己的话太多了，就不再说话。

杨局长拿起来两张金卡，想了想说：“这两件东西我不敢肯定，还是送去立案吧。”

“那好吧。”

杨局长最后说：“就这样吧，老于，时候不早了，咱们两个去吃饭吧，我请你。”

这时候正经事情就算说完了。于富贵忽然开口说：“杨局长，我想，我想再给你说点别的事情。”

“与这个案件有关？”

“说有关，也有关。说无关，也无关。”

“那就以后再说吧。”

“杨局长，我想说。因为，因为关系到我本人……”

杨局长伸出一个指头点着于富贵说：“你自己的，私事儿？”

于富贵点点头。

“我听着，你说吧。”

杨局长让他说了，于富贵又不知道怎么说好了。他刚才忽然觉得杨局长这么信任他，他无论如何也要让杨局长知道

罪犯和他于富贵的特殊关系。还不是为了开脱刘莉的罪行，而是他和刘莉的亲戚关系和男女关系，甚至他们还生了孩子，甚至今天他们还在一起睡过觉，他什么都想给局长说说，彻底交待交待，然后就听凭局长发落吧。老不说，压在心里他实在是受不了。

“杨局长，你没有想到吧？”

“想到什么？你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事情呀？”

“我老于，我于富贵，你这么信任我，其实我于富贵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今天一定要说，一个呢，是为了认定这个本子是不是你的，我看了看。再一个呢，主要是这一个，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自己办过的不要脸的事儿。”

“你自己？什么事儿呀？”

“杨局长，我刚才没说，这个罪犯刘莉是我的妻妹。”

“是你的妻妹？老于你说清楚。”

“八年前我们还背着我老婆上床睡觉。”

“还有这事儿？”

“我们还生过孩子。”

杨局长沉默了。

“今天我们还在一起睡过觉。”

于富贵开始说起来，他从头说起，从他和刘莉八年前怎么上床说起来。他越说越激动，老老实实地说，一五一十地说，他觉得越说越想说，越说越轻松，从前到后一下子说了个痛快。

“你说完了？”

“我说完了。”

杨局长苦笑着好大一会儿什么话也不说，一直看着于富贵，后来才笑着说：“老于呀，你把你的这些杂碎给我倒倒，是不是想逼着也让我跟你说说我自己的一些私事儿呀？”

“没有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听了你的，不让你听我的，这不就不公平了吗？”

于富贵怎么也没有想到杨局长会这么说话，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好了。

杨局长笑了：“这么说吧，其实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是很丰富的，或者说很复杂的。我们平常看一个人，不论他是多大的官儿，也不论他是一般老百姓，就是我们干警察的也是一样，如果只看脸呢，大都是正面形象，如果看屁股那就坏了，那就是反面形象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说，只要不触犯法律，我从来不关心别人的私生活。”

于富贵呆呆地看着杨局长。

杨局长笑笑继续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些私事儿吗？其实你不说也罢，我呢，不听也罢。而且老于，像这种事儿，今后也别对别人说了，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不好？这些私事儿又不上纲上线的，你不说，不就没人知道吗？”

“我自己知道！”

“老于，现在是八小时之外，我也下班了，你知道吗？”

杨局长这话是什么意思？于富贵还没有反应过来。

杨局长走过来，搂了一下于富贵的肩膀说：“老于，走，

咱们还是吃饭吧。”

走出办公大楼，于富贵才明白过来，杨局长跟他装糊涂，让他自己去处理哩。

他心里一热。

16

和杨局长一起吃过晚饭，分手以后，于富贵又感到茫然了。他推着自己的破自行车，却不想骑上去，他害怕回家。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感到有家不能回的滋味了。于是，他只好推着走，边走边想心事，推着车子散步。

他有这个习惯，喜欢自己独自在夜里的马路上散步。这时候已经入夜，大街上的车流开始减下来，路边的行人也少了，只有灯光越来越亮。

怎么对妻子说？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自己已经把她的妹妹送进号子，总要跟她说明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说又不行，可是怎么说？只说这案子，还是把什么都说出来？从八年前一直说到现在？如果我把一切都说出来，妻子会怎么看我？往后的日月还怎么过下去？

再就是今后怎么对刘莉呢？把她送进去，怎么处理，到底要定什么罪，能够判几年？那是检察院和法院的事情，和自己的关系不大了。但是，她总要出来吧？她出来之后，我怎么面对她？想到刘莉，他忽然觉得心里难受起来，怎么说也是和自己有感情的，我怎么能够这么对她，亲手把她送进号子里？现在社会上的事情还不是就那么回事儿？一个人出

了事儿，多少人为他奔走求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常见的事情。自己倒好，别人没有问，自己却把自己的妻妹自己的情人亲手送进号子里了。想到这里，他觉得后悔。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把案子结了，又不把刘莉送进去？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案子是自己破的，东西送回来，把人放了，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觉得做得太过，也可以拘留一下再放，拘留本身也是一种处罚嘛。像刘莉这种情况，重一点可以判刑，轻一点也可以拘留一下。如果自己真是想这么做，只要跟别人说一下就可以办到。别说说一下了，点到为止，暗示一下就可以办到，不会有人说出去。就是说出又怎么样？已经拘留过了，说出去也不会出什么事情。但是，自己没有那么做，而是绝情绝意亲自把她送进去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呀。我怎么那么傻呀？

但是，他又太了解他自己，现在是把她关进去了，自己才后悔。如果真要不把她送进去，自己能够做到吗？他长长叹口气，他明白他于富贵还没有那个本事。别说这一次，就是她出来以后如果再次作案，他还会把她抓起来送进去的。可是把她抓起来送进去了他还会后悔，他就这么一点能耐。又要抓她进去，又要后悔，人哪……

于富贵走着想着，想着走着，快走到胡同口的时候他想明白了，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向妻子坦白，就太对不起她，也对不起刘莉。

说吧！不论有什么后果，我应该向妻子坦白一切。

说吧！今晚回去就说，什么都说，说了之后，就听凭妻子的发落吧。

沉默……

已经夜深人静了，刘伟听他说完之后是沉默。

于富贵等着妻子开口说话，就像犯人等着宣判一样。

“你让我说什么？事情都到这一步了，你让我说什么呢？”刘伟最后说，“她犯罪了，你把她送进去，这能够怪你吗？我知道，你把她关进去，你比我还难受。可我是她亲姐姐呀，她出了事儿，我心里能够好受吗？”

于富贵长长地叹气。

“唉，你也别唉声叹气了。我埋怨过你吗？八年了，我埋怨过你吗？”

“你早就知道？”

“我早就知道能怎么样？一边是我丈夫，一边是我妹妹，你让我怎么办呢？我也明白当初这事儿不怪你。这八年来，你心里不是比我还苦吗？”

一句话，说得于富贵流泪了。

“唉，她一走再不回来，我就想到也害怕她生孩子，当初我想了再想，只有她生孩子了，才没法回来。到底还是让我猜中了。不过说到底也是家丑吧？如今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她只有我这一个姐姐，我还能对她怎么样呢？”

于富贵继续流泪。

“你也别掉眼泪了，你就是哭到天亮也没有用不是？啥话也别说了，你明天打听一下，她关在哪里，我去看看她。”

于富贵连忙说：“我知道，我送你去。”

刘伟说：“不就是你们那伙弟兄吗？你只要说在哪里，你不用送我，我去了人家一看见我还不认识吗？我想这点面子，

我还有吧？”

于富贵说：“他们要知道是你妹妹，肯定会让你看的。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刘伟忽然说：“现在是拘留吧？”

于富贵说：“对，现在是拘留。”

“拘留是七天？还是十五天？”

“是十五天。”

刘伟说：“让我想想，对了，拘留是你们公安的人说了算，逮捕是检察院说了算，判刑是法院说了算，我没有说错吧？你说是不是富贵？”

“你没有说错，是这样。”

“那么像咱刘莉的案子，不判刑只拘留行不行？”

于富贵心里一惊，知道她要问什么了，就说：“多少年了，我只管办案，我不管处理。”

“刘莉的事情你也不管吗？就不说她是我妹妹了，她为你能够生孩子，你对她就没有一点情意？”

于富贵心里好难受，长长地叹一口气，才说：“我也不笨，我知道你说的是啥意思。但是，我不能够知法犯法。”

刘伟说：“这你就不用管了。你们两个的事儿，我可是一句难听话也没有说。明天，我自己去找找人，你不会拦我吧？”

于富贵沉默了。

“你放心，我也不求别的，只要不处理重了就行。这总可以吧？”

他没有勇气再阻拦她。他想了想，什么话也没有说。

刘伟说：“你什么话也别说了，我也知道你难。如果没事

儿，你明天就去看孩子吧。先看孩子要紧，大人的事情以后再说，不能让孩子可怜。”

夜深了。

于富贵流着眼泪，伸手搂过自己的妻子……

他从来没想到自己的妻子这么善良这么宽容。

17

第二天，于富贵把妻子送去看刘莉，他自己赶到小哈佛学校去看望孩子。人家不让进，他拿出证件，人家看他是警察，才放他进了学校。

真漂亮呀！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现代化学校。

找到刘小于班上的时候，学生们正在上体育课。他站在操场边上，老师指着让他认出了孩子。他就站在那里，看着孩子们上课，他觉得他的孩子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就像看到童年的自己一样。

他想好了，等下课以后找到孩子，一定对孩子说：

“小于，我就是你的爸爸……”

第四章 软弱

看得见摸不透的女人

警察虽穷非当不可

走下坡路最舒服

软弱是人的天性吗

1

静静地坐在金水河堤上，闲适得很。两个人边抽烟边说话，真是一种享受。身边是河畔公园的绿草地悄悄地散发着清新的气息，围着他们缭绕绕绕弥漫。垂柳的枝条在轻风中温柔地摇摆着丝丝缕缕的妩媚，就像少女的披肩长发一样飘逸。明静的河水清澈见底，缓缓地涌动出无数细小的水花，水花上闪闪烁烁的碎金碎银折射着夕阳点滴滴的辉煌和灿烂……

这是在郑州吗？真快呀，不到一年的工夫，这条经过全面治理的污水河已经由一条害河变成了河畔公园，成为一处崭新的风景了。郑州这个往常以脏乱闻名的城市，已经开始着意创造出现代文明的亮点，星罗棋布地点染着都市的细节。

于富贵的事儿着实让王海吓了一跳。虽然表面上他什么也没有说，内心里却有点儿震惊。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想到，老于这么传统和老实的人，竟和他老婆的妹妹上过床，还生过孩子。而且是老于自己把这个为他生过孩子的漂亮女人亲自缉拿归案，把她拍进了局子里。当他们两个坐在金水河堤上，老于一边抽烟一边对他细说来龙去脉和前前后后，真是听得他心惊肉跳荡气回肠。

“老于，这是你自己的隐私，你对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对你说说。”

“这是你自己的个人生活。我又帮不上你。”

“没想到要你帮我，只是想对你说说。”于富贵苦笑笑说，

“王海，你知道，我老于混这么多年，其实呢，我没什么朋友。”

“这一点咱两个一样，我也是。”

“所以，我拿你当兄弟，有事儿了对你说说，也不为什么，说说心里不孤单。”

王海好感动。于富贵不仅把他当搭档，还能够看他是兄弟，这份情好重。

王海忽然心里一热，很想对老于也说说他自己的心事。他现在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选择，要不要和安琪结婚？是不是从此再也不当警察了？他正在左右摇摆，可以说心乱如麻，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但是，他最终没有说出口。他从来不喜欢把自己的私事儿说出去，别说是老于了，对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想吧。

和老于分手以后，已经是傍晚了。自从家里出事以后，老于已经很少在街上吃饭了。如果不是案子缠身，老于差不多都要赶回家去，不是赶回去吃饭，而是赶回去为老婆做饭。他理解老于，想多做些家务，替老婆分忧，也为自己默默地赎罪。唉，人哪，表面看着都乐呵呵的，其实谁都活得很不容易。

王海在街上胡乱吃了碗烩面，就算把晚饭对付过去了。然后他从小饭馆走出来，推上自己的车子，觉得只往街上这么一站，天就黑下来了。王海推着自行车下意识地晃晃车把，又不想去找安琪，又不想回家去，一时间竟然找不到了前进的方向。郑州这么大，路这么多，没有一处是自己的。他苦笑笑，这才想到又没地方可去了。

实际上他走出饭店就两眼茫然地站在这里，已经好长时间了。近来由于心烦，他经常没事儿就站在路边发呆，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聚精会神地看着街上的人流，就像看书一样，有时候竟然看得着迷。他常常觉得这人流和河流一样，看着永远是这条街，其实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就像河里涌动着的浪花，从来没有重复过。这使他多次想到和以前的女友分手时她送他的话，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他知道这是一句名言，只是记不得是谁说的了。于是他站在路边面对街上的人流经常想，你不明白前边的人上哪儿去了，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人在再涌过来。就像人生一样，你想不清楚走过的路到底对不对，你也不明白前边的路怎么走。

他忽然想到，老于和他妻妹的那一步走得不对，自己和以前的女友吴可可分手是不是也错了呢？他们相处了两年多，虽然没有结婚，也已经同居了近一年。成年以后，他还从来没有那么动情和投入过呢。和吴可可分手以后他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这一生再也不会遇到合适的女孩儿了。

分手时候吴可可曾经对他说：“你可不要后悔呀。”

他硬着脖子笑笑说：“你放心，我不会后悔。”

吴可可也努力地笑笑说：“我说你哩，其实我也一样。我有时候想想，人与人的缘分就像流星一样，一闪即逝，到后来后悔的也可能是我。”

他把她送上车的那一刻，他明白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望着开往上海的列车，他站在车站的月台上发呆，脑海里一片空白……

他们本来就要结婚了，可是吴可可一定要坚持调回上海

以后再结婚。起初他对上海人实在不理解，已经在郑州生活几十年了，为什么一定要调回上海去呢？但是，他不能够阻拦，也没有能力阻拦，这是吴家人的事情。吴家全家人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调回上海，听他们家里人说话，好像当年把他们从上海调到内地工作是迫害他们，现在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要给自己落实政策。在他们眼里，好像只有上海是城市，别处都是乡下。他们到郑州已经当了几十年乡下人，绝不能够当一辈子乡下人。从他走进吴家开始，就发现吴家人天天都说这个事儿，他开始意识到调回上海，已经成了吴家人唯一的追求。能够如此热爱自己的家乡，连他也被感动了。为了和可可一块儿生活，他同意跟着吴家人调到上海去工作。只是，尽管他们四处托人花钱搞关系走门子，就是没有结果。一直到吴可的老伯父忽然从海外带着巨资回到上海，要在浦东投资房地产了，吴家人调回上海的梦想才变成了现实。

如今哪里都一样，郑州是这样，上海也是这样，有钱就玩得转。时间不长，在吴可可伯父的努力之下，吴家的每个人都得到了合适的安排。不光是在上海给他们安排了工作，也给他们安排了住房。在上海那种找女人容易找房子难的地方，房子就意味着一切。而且不光吴可的父母，连吴可自己也有两房一厅在等着她。这使他们调到上海去就可以结婚，结婚后就有新房住，这一点连王海也没有想到。最让王海意外，也最让他高兴的是，他到上海再不用当这个破警察了，他被安排进一个外企，月薪三千元。月薪三千，和他现在的工资七百元相比，简直是一步登天了。那几个月王海确

实高兴起来，一想到从此再不用和于富贵一起黑夜白天东奔西跑地去办案，再不用和那些地痞流氓打交道，再不用因为犯过错误在公安队伍里老是低人一等，再不用见天看领导的脸色和要求进步了，真是觉得浑身轻松。他高兴，他的父母也高兴，全家人都觉得他有福，因为找了一个好对象，总算盼到出头之日了。但是，高兴了没多久时间，等到办理调动手续，真正要走时，他忽然觉得心里空了。

“王海，”吴可可说，“你怎么了？”

他想了想说：“父母回去，让他们回去。你能不能为了我们的感情，留下来？”

吴可可吃惊地望着他，久久说不出话来：“怎么，你舍不得离开郑州？”

王海摇摇头说：“我早就对你说过，对我来说，在哪儿生活都一样。”

“都到这时候了，你能对我说说，这是为什么吗？”

王海迟迟疑疑地说：“我明白，你自己和你们全家对我什么都满意，就是看不起我这份工作。”

吴可可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你别说了，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对什么都不在乎，你就是热爱这份工作？”

“不能说热爱。热爱这个词让别人说俗了。”

“那好吧，不是热爱什么本职工作，也不是什么事业追求，更不是什么思想觉悟，是个人喜欢。”

“对。我也是真到要走了，才忽然想明白的。我特别喜欢警察这个行当。咱们两个都这份儿了，你想，我能够瞒你

吗？我不想瞒你。”

吴可可愣了一会儿，想了想说：“其实个人喜欢，这是最要命了。”

“是这样。也可能我在警察队伍里永远没有前途，一辈子也混不出来，就这，我，我也认了。”

“就是说，为了这个，要我留下来？”

“我也想明白了，我就是去了，挣钱再多，心里空落落的，也不会愉快，时间长了……”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

“我想是这样。所以，你能不能留下来？你不是也生在郑州长在郑州吗？”

吴可可坚定地说：“我不能。我的心已经回到上海了。”

王海认真地看着吴可可，好久好久才说：“可可，我理解你。”

“我也一样，王海，我也理解你。只是，你要不干警察了，我才能留下来。”

这句话，吴可可说得有点假。

“我也一样，如果当警察，我也可以到上海去。”

为了安慰她，他也说了一句假惺惺的话。

情人之间一说假话，就走到头了。

好长时间他们两个谁也不说话。

后来吴可可说：“王海，你太自私了。”她马上又说，“对不起，首先是，我也太自私了。不是吗？你看我们两个，说来说去，都不想放弃自我。”

王海苦笑笑说：“可可，你看今天我们两个都原形毕露

了。”

他们之间从来不相吵，也不需要争吵，话一说明白，就意识到要分手了。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吴可可走了以后，父母就开始找他的事儿，只要看见他，爸妈就唠叨，发展到后来连爸妈的脸他也不想看了。小三十岁的人还没有找到对象，就像犯了什么错误，就像欠了父母的债，见天挨数落，躲都没处躲。家对他来说，真成了门难进脸难看饭难吃了。

后来才遇到了安琪。

2

那是什么时候？已经十来个月了吧？回想和安琪的相识过程，那才偶然哩。那时候吴可可刚走，他觉得很失落，常常是下班以后骑着车晃着晃着忽然发现已经到了家门口，然后又骑着车返回来，再晃着晃着又到了单位门口，然后再骑着车返回到大街上，无处可去。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发现人民公园里开辟了一个园中园，挂了一个“恋爱角”的牌子，专门在夜里开放，为单身的男男女女提供相互认识的机会和场所。进恋爱角的男人得买票，而女人是免费的，王海就觉得很有意思。第一次是因为好奇，走进去呆了一会儿，马上发现这里就像是爱情的市场一样，男男女女的真热闹。不和别人交流感情，只是看也别有意味。后来每到没处可去的时候，他就会来这里泡。不是泡女孩儿，完全是泡自己。就像是爱逛商场的女孩儿，并不一定要买东

西，只是为了逛，为了在里边消磨时光。就像看长篇电视连续剧，故事和人物并不重要，陪着人一集一集地把许多时光磨过去，才是没有目的的目的。

有一天晚上，等他赶到的时候，恋爱角门外已经存满了自行车，这说明今天是个“闹市”。他走过去，把车子存好。去买票的时候，小姐对他摇摇头，然后又对他笑笑。他会意，这说明卖票的小姐已经认识他的脸了，并且对他的印象还不坏，是免票让他进去哩。他也对人家笑笑，算是表达谢意吧。然后就走进这园中园，一直走到居后的一棵树下，才坐下来抽烟。

这园中园地处公园的一角，有花有草，有小亭子小树，还有几条专门修出来的曲曲弯弯的小道，就像藤上结瓜一样，小道上还一处一处摆放着一些石几和石凳，确实有一点风景这边独好的意味。婚姻介绍所能够找到这里，把这里单独辟出来做恋爱角，实在是一个巧妙的构思。

王海坐的这个位置，已经是他的老地方了。这里地势虽高，却太偏僻，寻找爱情的人一般不到这里来坐，因为灯暗，这里不停女孩子。但是，看别人谈恋爱，听别人谈恋爱，这里居高临下是再好没有了。

王海抽着烟，看着他前边不远处站着的一对男女，在远远地漂过来的灯光下，还能够看清楚两个人的基本形象。那男的长得清秀秀，那女的戴着耳环闪闪发光，远远看去两个人倒也般配。这时候两个人面对面站着，看那样子已经谈了一会儿，不过并没有谈得很深入，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还很高。如果谈得来了，他们就会找地方坐下来，小声地说话，

或者互相依着傍着边走边说。王海心里笑了一下，就支起耳朵仔细去听他们的谈话。

只听那男的说：“现在是商品社会，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可是寸步难行，你说这个我理解。只是你想想，我们当工人的还是多数吧？相比之下，那些有钱人总还是少数吧？”

王海笑了，知道这个小伙子是一个正经人。虽然是正经人，因为当工人没钱，就觉得做人抬不起头来。听那口气对方是个爱财的，肯定没戏。

果然，只听那女的说：“别说了，我明白你接下来还要说什么。你不就是要说精神呀理想呀什么吗？这个我听多了。现在没钱的男人都会说这个。”

这个女的嘴茬子真厉害，只是太刻薄了。那男的低着头没话说了，等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其实我也不会说理想什么的，这些话早过时了。不过，我没钱是真的。那，那你找有钱人吧。”

女的说：“对不起，再见了。”

这一对就这么散了。王海看着两个人分手，各找各的去了。

王海轻轻地挪挪屁股，又看到了另一对男女。这男的显胖，远远看去人倒也长得高高大大的，这女的倒长得细长，轮廓不俗，凭着直觉王海就知道是男的追女的了。果然，那男的边说边往前凑，那女的边说边往后退，主动权在女的一边，她一直和那男的保持着较远的距离。

只听那女的说：“你是说你有房子？”

那男的说：“对，我有自己的房子。”

那女的问：“房子是分的？还是自己买的？”

那男的说：“当然是自己买的。”

那女的说：“这么说，你是个有钱人了？”

那男的说：“有钱不敢说，也还算过得去。我不光有自己的房子，还有自己的店。所以我很忙，我就想找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我不要她给我挣钱，我只要她对我的事业有帮助就行。”

那女的一下子笑起来：“事业？你有什么事业？你的事业不就是挣钱吗？”

男的说：“现在的社会，没钱啥都玩不转。不挣钱我干什么呢？”

那女的说：“对不起，也许你说得对。其实我对你印象很好，因为你是个实在人。你会找到合适的女友的，但是，我对你不合适。”

那男的说：“怎么不合适？我看你就最合适。”

那女的笑着说：“再见。”

那男的追着说：“别走别走，再谈谈嘛。”

那女的连连说：“不谈了不谈了。”

王海笑了。这两个人虽然看着般配，却是气质不同，男的俗，女的雅，说什么也谈不到一块儿的。他觉得这男女之间真是有学问，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过去连认识也不认识，就这么来到这里碰，这种恋爱形式还是粗糙了一些。但是，现在的社会节奏太快，许多过程都省略了，就这么直来直去，也许是最好的形式。

忽然，远处的一对男女引起了王海的注意。那男的拉着那女的的手，慢慢向着门外走去。这说明他们已经很谈得来，甚至已经动了感情，不再需要这种环境，要走出这恋爱角，去另找地方了。要说这情景是很常见的，男女之间如果真是谈得来了，平常也是这样双双走出去的。因为这园中园里，虽然是恋爱角，却不允许有什么过分的行为，为了保护小姐们的安全，还有值班的人到处串着查看。这就对男女们进行了限制，如果他们想拥抱想亲吻想做些小动作，就得另外找地方了。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只是，那男的引起了王海的格外注意，再认真看看，果然是他，没错，就是他。虽然王海还叫不上他的名字，这个人他是非常熟悉的。迟疑了一下，王海也起身，远远地眼吊着那一对男女跟出了园中园。

走出园中园，王海看到那一对男女正走向公园门口，没有推车，就想到那男的是要打的带那女的走。三两步追过去，拦住了他们，开口就说：“对不起，等一下好吗？”

这一对男女只好停下来，王海先对女的说：“对不起，请留步。我想单独和这位先生说句话。”

女的笑笑，点点头，退后两步。

男的冷冷地对王海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王海小声地也是恶狠狠地说：“你不认识我，我可是认识你。这是你带走的第几位姑娘？”

男的忽然提高声音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海也冷冷地说：“什么意思？你心里明白。我警告你，别让我再看到你。这里是文明场所，不允许你到这里胡来，

你明白吗？”

男的也不示弱：“怎么？你是哪棵葱呀？”

王海说：“我不是哪棵葱，怎么，你还认不出我来吗？只要你敢胡来，我就把你拍进去。”

男的一愣，忽然间认出来了。连忙软下来，连连说：“王哥，好好，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王海也不说话，目送着他溜出门去。

女的看明白了，走过来对王海说：“谢谢你，你是警察吧？”

王海点点头，认真地说：“这人是个流氓，我扣过他。我看你是个好姑娘，怕你上当。也许我太莽撞了。对不起，请原谅我多管闲事了。”

女的连忙说：“不，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王海说：“请进吧，现在时间还早哩。”

“那好，里边还有伴儿在等我哩。”

那姑娘慢慢地走回园中园。王海跟在后边，跟她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快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的脚步停下来，心想我还有必要再进去吗？心里虽然这样闪了一下，他还是走进去了。

无论大事小事，人要想时时处处把握自己，其实也是很难的。

那时候刚刚入夜，园中园里边已经热闹起来，门外却显

得冷冷清清，除了停放的一大片自行车，就是小姐守着的卖票桌了。王海原想自己已经管了闲事，再进去已经没多大意思。只是要走吧，天还早哩，这么早早地回家去，更没有意思。这时候，那卖票的小姐远远地对他一笑，他才又重新走回园中园。王海边走边想，那卖票的小姐一定是把刚才的事儿都看在眼里了，这时候才会对他飞来一个笑脸。一时间，两个小姐都在感激他，不由得心情也好起来。

走进园中园的时候，王海想到了虚荣。这就是虚荣呀。他对自己说。有小姐对他笑笑，他就不走了，这不是虚荣是什么？又一想，人还是很需要虚荣的，特别是人在精神空虚，感到十分无聊的时候，能够捡一些虚荣来安慰自己，这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以前总觉得虚荣要不得，现在看虚荣也有虚荣的作用和好处哩。世上的任何道理都不是绝对的，有正就有反，有反就有正，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于是，就慢慢走回到老地方，坐下来点上烟，重新把自己泡起来。

这时候已经是星斗满天，园中园里的“恋爱”已经达到了高潮，到处都流动着低低的话语声，使人想到这里飞满了蜜蜂。王海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时候一个姑娘走到他面前。

“你怎么坐在这儿？”

王海转过身，发现他面前已经站着一个漂亮的姑娘。看上去年纪不大，就没有在心。仍然坐在那里有意无意地说：“我一直坐这儿。”

“你不是来找女朋友的吧？”

王海笑了，反正也没事儿，就想逗逗她：“怎么不是？我就是来谈恋爱的。”

“那你怎么不去找呀，我看人家都是男的主动的嘛。”

“时代不同了，不是说男女都一样吗？”

“那你是坐在这里守株待兔呀。”

一句调皮话，把两个人都说笑了。王海这才认真看看这个女孩子，不仅长得漂亮，人也大大方方的，为了尊重对方，就站起来说：“你是第一次来吧？”

姑娘点点头说：“你真是好眼力。你是警察？”

王海也点点头说：“是的，你猜对了。”

“你在这儿是值班吧？防止坏人来捣乱，保护大家的安全是吧？值一个夜班他们给你多少钱？”

王海摇摇头说：“值班？值什么班？我不值班。我早就下班了。”

“那你还是来找女朋友的嘛。不主动出击，老在这儿抽烟可不行，这太消极了。”

“不用出击，我不找女朋友。”

“那你已经结婚了吗？”

“现在还没有，不过我时刻准备着，已经准备了好多年了。”

“但是，你已经有女朋友了，是吧？”

“只能说曾经有过，现在已经歇菜了。”

“曾经？不算。那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对吧？没有为什么不找呀？我发现来这里的人全没有过程，一个个都是直奔主题，恨不得今天找着，明天就结婚，后天就生孩子一样。”

“是吗？时间就是金钱嘛，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你说是不是？不过，我不是。”

“那你来干什么呀？专门来这里抽烟？”

“对呀，我就是来抽烟的，还真让你说对了。”王海觉得这女孩子挺有意思，就又说，“这么说吧，我是来看别人谈恋爱的。你不觉得看到别人快乐自己也就很快乐吗？”

姑娘想了一下说：“是这样，你说得对。我也是来看别人谈恋爱的。你是经常来？”

王海说：“不经常，偶尔吧。”

“我猜对了。”姑娘忽然说，“我明白了，你很孤独，也很忧郁，是吗？”

王海笑了：“好像是这样。”

姑娘马上说：“我也很孤独，也很忧郁。你怎么不问问我呢？我也不是来这儿谈朋友的。来这儿找什么朋友？追我的男孩子多了，我一个也看不上。我是来陪别人的。我的姐们儿特别胆小，想来又不敢来，就拉我陪她，我就陪她来了。”

王海一下就想到了，就说：“就是刚才那一个？”

姑娘说：“对了，就是你刚刚救下来的那一个。”

“没那么严重。”

“那男的三言两语就把她迷住了。人家要带着她找地方再细谈谈，她立马就跟人家走。还让我在这儿等，真是多亏让你拦住了。”

王海说：“那男的是流氓，他经常来这儿带姑娘出去胡来，我扣过他。我也是怕那个姑娘上当受骗，万一出什么意外，才多管闲事的。”

“警察就是管闲事的，是吗？”

“也许是吧。”

“对不起，我以前不在意你们，现在才发现，你们是好
人。”

姑娘虽然说得很真诚，但是王海特别讨厌别人说他是好人，就觉得没意思起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讨厌好人这个称呼，因为社会上早已经把这个好人说走了味儿，说谁谁是好人，就和说谁谁特别没用一样。看看天不早了，就说：“谢谢了，我要走了。如果你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也早些回家吧。来这里找朋友，不要着急，祝你们好运吧。”

姑娘着急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走就走？”

王海回头说：“怎么？还有事儿吗？”

姑娘怯怯地说：“你，你能送我们回去吗？”

王海说：“那好吧。”

于是，姑娘去找来她的同伴，王海就送她们回家去。三个人都骑自行车，出了公园，沿二七路往北，一直走过新通桥，走到文化路一个家属院儿门口姑娘才停来说：“到了。真谢谢了。真的，谢谢你。”

王海也笑笑说：“不用谢，送别人回家，对我们来说是常事儿。”

就这么分手了。

王海这才骑车回家去，他家在西郊国棉三厂那儿，少说也有十公里，还远着哩。走在路上王海笑着想，这也不错，不谈恋爱总算跟一个姑娘聊了聊天儿。又想到过去老是瞧不起交警，他们没事儿了就找理由扣住一个姑娘的车子，不让人家走，也不罚人家，和人家东说说西说说，让人家陪着他们聊天儿，拿人家姑娘开涮着寻开心，现在他有点理解交警

们为什么这么做了。人是渴望交往的，找不到对象，能够找个漂亮的女孩子说说话，这感觉也是不错的。

这个姑娘就是安琪，他们两个就是这么认识的。后来她忽然找到王海的单位来，他们就慢慢相处起来，交起了朋友。

时代不同了，谈恋爱的程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是先谈呀谈呀的培养感情，有了感情再接触身体，如果走到床上，那就是要结婚了。现在人们谈恋爱节奏快，差不多都是先接触身体，甚至上床以后才开始慢慢地培养感情哩。

王海和安琪就是这样，他们认识不久，就上了床。

4

“王海，其实那晚上在恋爱角我第一次见你，我骗过你，你知道吗？”

“不知道。你骗我什么？”

“我说好多男孩子追我，其实并没有这回事儿。我那么说也算是女孩子的虚荣吧。能理解吗？”

“可以理解吧，哪一个女孩子会说没有人理自己呢？其实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又这么聪明伶俐，有许多男孩子追你，才是正常的嘛。”

“那你就了解我了，我其实惨得很，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男孩子理我。我想来想去，只好主动出击了。你想不到吧？为了不当老处女，我这才厚着脸皮变被动为主动，开始追你哩。”

“你追我？我怎么没感觉到？”

“难道不是吗？我为了找你，在你单位的门外一直等呀等呀，等了整整三天呀，才等到你嘛。”

“太夸张了吧？你认为你这么说，我就相信吗？”

“信不信由你吧，我反正对你是实话实说了。”

那是个星期天。安琪约了他一块儿逛街，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话。王海原来想着她一定是约他逛商店哩，女孩子都喜欢逛商店这是通病，对于这一点他还是有准备的，为了防备万一，他还专门多带了些钱。现在谈恋爱差不多都是这样，女孩子花钱，男孩子报销。也不管谈得如何，将来有没有结果，这些前期投资总是少不了的。

“王海，你往哪儿走？”

“你不是要逛街吗？你说往哪儿走？”

“你认为我是去逛商场吧？”

“你不逛商场逛什么？”

安琪笑了，笑着做了个鬼脸儿说：“不是逛商场，而是逛菜市场。”

王海也笑了：“怎么是逛菜市场？”

安琪不看他：“你不是说你爱吃饺子吗？咱们去买点菜，我今天给你做饺子，你也尝尝我的手艺，你看好吗？”

王海心里忽然一热，就涌上来一份感动，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随着她走向了菜市场。

“还有，”走到菜市场时安琪又说，“今天是我请你，你不要花钱，好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想请我吃软饭呀？”

“买菜又花不了几个钱，何必争来争去？再说我虽然穷，

穷人也有穷人的自尊，请你理解我。”

王海这才说：“那好，我听你的吧。”

菜市场里人很多，安琪先买了半斤羊肉，就在人家的水池上洗干净，再让人家绞成了肉馅。然后才小声对王海说现在要多吃牛羊肉，少吃猪肉，喂猪的老喂“长得快”，那其实是激素，人吃多了不好。王海只是点头，跟着走，不说话。

然后他们走向蔬菜摊儿，安琪又买了八两茴香，人家本来给她称了一斤，但是她坚持只要八两。然后又买了两毛钱的香菜，一毛钱的花椒，两根葱，最后又买了一瓶普通的啤酒……王海心里默默算着账，这些东西总共算下来也不到十块钱。王海服了，他感到这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姑娘。

走出菜市场，王海笑着明知故问：“现在去哪儿？”

安琪说：“当然是上我家呀。”

“看起来你父母不在郑州呀？”

安琪白了他一眼说：“傻瓜。”

王海不再说话，他明白一个姑娘主动请小伙子到她的单身宿舍去，而且又做饺子给他吃，这意味着什么。

安琪的家在六楼，是那种老式的楼房，房子结构也很陈旧，说是两房一厅，其实只是一间半住房和一个过道，窄窄的过道里只能够放下一张小小的饭桌。白墙，水泥地，没有装修过，但是一切都收拾得很干净，让人走进来感到非常的舒适。坐下来喝水的时候，他闻到了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化妆品的香味。但是，没有彩电，没有冰箱，没有电话。一下就让人想到，这是一个虽然贫穷却很会生活的女孩子。

“没有想到吧？”安琪坦然地笑着说，“我父母是下岗工

人，还不在郑州。我原来有工作，这是单位分给我的住房，后来辞职给别人做公司，公司一破产，我也成无业游民了。”

“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没有嘛。现在的工作好找吗？正经工作找不着，又不想去卖笑。”

“我明白了。你正处在困境中呀。”

“所以，我也只能够请你吃饺子了。”

“吃饺子好呀，两个人一块儿忙，气氛好嘛。”

“你倒会安慰我。你会干啥？擀皮儿还是会包？”

“都不怎么样，也都能够凑合。”

“那好，你等着，等我拌好了馅和了面，我擀皮儿你包吧。”

于是，她开始拌馅，他看着她干活。她先把那一毛钱的花椒用开水闷上，接下来就洗菜，等菜洗好了晾那儿控水，这才回头用花椒水打肉。她一边打一边说羊肉一定要用花椒水打开，不然的话羊肉吃起来就发木发涩。打肉的时候她说要放上料酒和味精，还要少放一点“生抽王”酱油，但是切记不要放盐。并且要顺着一个方向打，不要来回乱打。然后她开始和面，她一边和着一边说面要和得稍硬一点儿，放那儿醒醒就软下来了。然后她再回头切菜，她把茴香切碎，加上葱丝儿，又加上姜末蒜末，再加上五香粉，她边做边说千万不敢放盐，要先放小磨香油，搅开把油润进菜里边去，最后放上盐，再把菜和肉搅在一起，这样拌的馅包起来就不会出汤了。

他们两个一个擀皮儿，一个包饺子，感觉特别好。等到

包完了，正好六十个饺子。安琪说你吃四十个，我吃二十个，应该正好。

饺子煮好时，安琪把切碎的香菜末放在小碗儿里，加上醋和少量的辣椒油，让他蘸着吃，再一边喝着啤酒。感觉那个好呀，可以说王海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饺子。

“怎么样？”安琪把香烟抽出来一支，递给王海又为他点着，笑着说，“怎么样？感觉不错吧？”

“不是一般的不错，真是棒极了。”

安琪收拾好残局洗涮完了，坐下来望着他，这才笑着说：“你看，钱少不要紧，只好认真操作，不是同样可以过得很好吗？”

王海感叹道：“我想不到的是，你经济这么困难，生活还这么讲究。”

安琪也调皮地说：“这么说，如果将来我要和你过日月，还能够打发住王哥吧？”

王海笑了笑，没有说话。安琪挨着他坐着，身子轻轻地就往他身上歪着靠，王海明白这是想让他伸手搂她。然后呢？然后呢？然后自然是要他吻她，吻过她之后，然后呢？然后……

王海忽然站起来，回过头来面对安琪笑着伸出了双手，安琪也伸出手，王海就牵住她的双手，拉起来她，把她拥在怀里。但是，他并没有吻她，只这么抱了抱她，就轻轻地推开了她。

安琪的眼里就涌出来许多的幽怨，默默地看着他。

王海轻轻地说：“你休息吧，我该走了。”

安琪低下眼帘，小声地说：“为什么？”

王海不知道说什么好。

安琪忽然抬起头望着他说：“你怕我赖住你吗？”

王海笑笑，说走就走，他走到门外，一只手扶着门边，回头对站在门里的安琪说：“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不是在拒绝你，我是在拒绝我自己。如果不再走，我就不想走了。”

安琪这才一下子笑了，她笑得很开心。

王海再也不看她，顺手给她碰上房门，转身就走下楼梯，再也没有回头。

我这样做对吗？来到大街上，王海才这样问自己。他想了想，觉得自己这样做还是对的。虽然现在人们的性观念已经很开放了，特别是当下的年轻人，甚至中老年的已婚男女，对于两性生活再也不觉得神秘，如果两厢情愿，不论婚内婚外，已经是很随便的事情了。更何况他和安琪都是单身青年呢？但是，自己毕竟是警察，和普通人毕竟不一样。当然，如果两个人关系确定下来，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现在他们刚刚开始接触，也是刚刚找到了那种感觉，现在还是早了一点……

安琪当下没有工作，经济上困难了一点，但是王海觉得这只是暂时的。就凭她的年轻漂亮，就凭她的精明她的生活能力，一旦遇到机会，完全可以工作得很好。自己在她最困难的时期走进她的生活，是不是有一点趁火打劫呢？女人的心活，适应能力又强，如果生活条件改变了，她会不会反悔？

如果再遇到一个吴可可，那他就惨了。

凡事还是留点余地好。

不记得有人说嘛，现在和女人交往，是上床容易下床难。红灯了。

他知道新通桥的红灯比较长，也不下车，就伸开长腿一只脚点着地等。正在这时候，他的呼机响了。谁呼的？是老于？星期天老于会有什么事情找我？是局里？发生什么恶性案件了？拿出呼机一看，是家里人呼他，爸爸说有急事让他速回家去。有什么急事？不会是爸妈有病，两个老人身体都挺好的，如果是生病了，他们倒不会这么呼他了。肯定是又给他找对象什么的，说不定什么人又给介绍了一个姑娘，让他赶回去跟人家见面。没错，肯定是这事儿。爸爸呼他几次都是这种事儿。

无论如何，爸爸既然呼他速回家去，那么就速回家吧。

5

王海的家在郑州西郊，具体说就在国棉三厂的家属院里。这是七十年代初期建造的那种老式的红砖的家属楼房，现在看起来别有一番味道。忽然走进这楼群之中，让人感到亲切和怀旧，与那些贴瓷砖装着大玻璃窗的新建楼房相比，这红砖的楼房里仿佛还凝聚着一些正气什么的。他们家住在一楼，说是两房一厅，由于厅小的只能够放下一张旧式的折叠饭桌，实际上只能够算是两房一过道。但是，一楼的阳台外边却圈有一个小院儿，足足有二十平方米，全部摆放着爸爸养的树桩盆景，满满当当的连插脚的地方都不够。这个小院儿是爸

爸一个人的世界，也只有他自己能够在里边进退自如，知道从哪里曲曲弯弯地走进去，再从哪里拐来拐去地走出来。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差不多每天的一早一晚爸爸都忙活在这个小院里，洒水施肥，倒盆换土，要么就是整枝整叶，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就是上夜班，深更半夜下班回来，也要打开院里的电灯，抽着烟陪着树桩们呆呆地坐一阵。爸爸对树桩盆景着迷，已经好多年了，可以说已经着魔中邪，到了神魂颠倒的程度。有时候好好的一棵树养着养着不明不白地死了，他能够老泪纵横地陪着枯树坐在那不吃不喝，就像给死去的老朋友守灵一样。

当初厂里分房时候，按父母的工龄和工作表现打分，房管处本来已经把他们家分到了三楼，还是三房一厅。但是，爸爸背着妈妈找到房管处，死缠活磨一定要住一楼的这一处两房一厅，并且还说老工人不应该和别人争来争去。房管处的人感到莫名其妙，都认为这个王师傅有病，就给他们家在一楼分了三房一厅，爸爸还是不同意，坚持要他们家现在住的这个两房一厅。这当然好解决了，房管处就同意了他的意见，最终把房子分到了这里。妈妈知道了结果，还去找人家大吵大闹，认为厂里房管处欺侮他们老实人呢。人家笑着告诉她你别闹了，回家去问你们老头子吧，是你们老头子要的房子。为此妈妈回家和爸爸大吵大闹，连饭也不做了，但是爸爸就是冲她笑，还亲自做好饭端到妈妈面前。

“吃吧，”爸爸说，“做饭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做烦了就让我来嘛，别生气。”

“我不吃！”妈妈说，“你别糊弄我，你不把房子给我调

回去，我就不吃饭。”

“吃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

“我不吃。你今天得把话给我说清楚，不然我跟你没完。”

爸爸笑着说：“没完？那还能够怎么没完？咱们都过大半辈子了，还能够去打离婚？”

妈妈恶狠狠地说：“王师傅，还真让你猜对了，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是说到做到。如果你不把话说明白，这日月我是真不过了。”

爸爸看着问题严重了，这才说：“你不明白，住一楼好呀，眼看咱们都慢慢老了，住那么高干啥？一楼，出来进去多么方便呀。再说了，一楼这后边圈的小院儿我量过，足足二十平方哩。”

妈妈黑着脸说：“别瞎说，这不是原因。住一楼我也认了，我知道你好养树，后边有个小院儿方便，这个我也没意见。老王你凭良心说说，你把家里的钱偷着拿出去买盆买树，我啥时候不是看见只当没看见？你好这个，你出差时候我在家里尽心尽意给你浇水，我啥时候不支持你？你得说说为什么你不要三房一厅要两房一厅？你不说明白，我这口气就是咽不下。”

爸爸给妈妈陪着笑脸说：“这两房一厅比那三房一厅好到天上去了。既然你支持我养树，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养这盆景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哩，你说是不是？但是这树是啥？是生命呀。是生命就得要吃要喝，树们吃啥喝啥最重要？水和土重要，但是阳光最重要。你想想这一楼的小院儿，哪一处不是被楼前的大树挡着遮着阳光？只有分给咱的这一个

小院儿外边没有遮阳，好呀，谁都没看到这一层，我看到了，我够有眼光了吧？我这么一说透，你心里透亮了吧？不迷了吧？你想我干多少年钳工，我心细着哩，我会吃亏吗？”

妈妈本来气得横眉竖眼，听爸爸这么一说，简直哭笑不得，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那年冬天妈妈患胆结石，需要住院做手术，住哪个医院爸爸都不同意，一定要坚持让妈妈住空军医院，千说万说军队医院如何如何好，到底住进了空军医院。妈妈住院，爸爸陪护，天天守着，动不动就出去给妈妈买好吃的。买着买着又把一大堆树桩也买回来放在了医院的病床下。后来妈妈才明白，空军医院的门前就是互助路，郑州只有一个卖树桩的市场，就设在互助路上，爸爸让妈妈住空军医院是为了他出门采购树桩方便哩。

这就是爸爸，多少年来，从王海记事开始，除了上班干活，爸爸心里就只有他那些树桩。说出去不怕别人笑话，别看爸爸还是老工人老党员哩，他对上边的政策从来就不关心，就连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他都说不清楚谁是干啥的，他只知道上头，只要是领导，他一概叫上头，上头说啥就是啥，他从来不关心。但是，只要一说到盆景，那就不一样了，他知道盆景起源就在我们中国的汉代，我们国家传统的盆景分为多少派别，哪一个派别是什么风格，徽派的两弯半呀，扬州的云片呀，海派的飘逸呀，岭南的蓄枝截杆呀，如今流行的现代派的自然型呀，他都如数家珍，能说得头头是道。他甚至还知道盆景是从我们中国传到海外的，如今日本的盆景发展得最快，而且雄踞世界之首，最精最好的作品一盆就值八

十三万美元。他常常说你们说这是树桩，这怎么会是树桩？化腐朽为神奇，这是艺术。采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缩龙成寸，生动的诗，活着的画，这是艺术呀。

所以，王海从懂事起，就知道树桩盆景是爸爸全部的精神寄托。别看人家让他开这个会他不去，传达那个文件他溜号，只要郑州市的盆景协会开会，他是雷打不动。特别是厂里不景气，父母提前退休以后，爸爸连生产上的事情也没有了，整天除了忙着给他找对象，心里就只有他那些树桩了。

那么爸爸叫我速回家去，到底是什么事情？难道不是为我找对象，是他的盆景让人偷了？那可就坏了，如果他的宝贝盆景丢了，那可就要老头子的命了。

“吃了没有？”妈妈只关心他吃饭，“没吃我给你下碗面。”

“吃了。”

爸爸说：“吃了就好，坐那儿吧。”

王海心急：“啥事儿？咱家出事儿了？”

爸爸看看妈妈，妈妈看看爸爸，两位老人脸上都乐哈哈的，王海知道没出什么事儿，也就放心了。心里想，不定又是给我找谁家的姑娘哩，我还没见，又是两位老人先相中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爸爸说：“叫你妈跟你说吧。”

妈妈说：“是你爸爸的功劳，还是叫你爸爸说吧。”

爸爸说：“你这是什么话？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嘛。”

妈妈说：“那也是你为主我为辅嘛。你说吧。”

爸爸这才说：“好，那我就说。”

王海看着爸爸笑得合不住嘴，忍不住就说：“爸爸你说吧，又看上谁家的姑娘了？”

爸爸说：“哼，你想着是我和你妈又看上谁家的姑娘了？你想错了。你找对象的事情我们说过不管，就真的不管了。不过今天我给你放句话，从现在开始，你想找谁就找谁，再别想着咱们家工人出身，咱们家穷，怕人家好姑娘不跟咱。我对你说咱家可是不穷，别的没有，还就是有钱！”

王海也让爸爸说愣了：“你们说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哩？怎么，爸爸，咱们家发财了？妈妈，咱们家还能够发什么财？”

妈妈笑着说：“让你爸爸跟你说。”

爸爸忽然把一叠钱往茶几上一摔，说：“小子，你看看这是啥！”

王海不明白地说：“这不就是钱嘛。”

爸爸说：“是钱，我知道这是钱。你知道这是多少钱？”

“爸爸？这是多少钱呀？”

“多少钱？”爸爸说，“说出来就怕吓着你，这是一万。你没想到吧？”

“一万？”王海问，“哪儿来这么多钱？咱存的钱都取出来了？”

爸爸从容地笑着说：“把咱存的钱取出来，那还叫什么钱？再说咱们家多少年省吃俭用，才存那一万多一点钱，那叫什么钱？”

王海真是不明白了：“那是，那是咱们家买什么东西中奖了吧？”

爸爸笑着说：“中奖？我这一辈子从来不信邪，你啥时候

听说爸爸买过奖券那些破玩艺儿？”

妈妈这才说：“别给孩子卖关子了，你爸爸的盆景卖了。”

“都卖了？”王海有点不放心，“爸爸，你养了几十年，咱那几十盆树可不只值这点钱呀。”

爸爸笑了：“算你不糊涂，那几十盆树还能够只值这点钱？我明给你说吧，这只是定钱。人家说了，咱要全出手呢，一把给咱们八万。我有点心疼，有几盆还没有长成，现在就出手，让别人看了笑话咱手低。再说都出手了，咱院儿不就空了？人家最后选了三盆精品，给咱两万。这一万是定金，三盆树送到人家花园里，再付给那一万。三盆树两万，这可是大价钱吧？”

“爸爸，是哪三盆？”

“唉，人家是明眼儿，那盆在武汉得大奖的悬崖黄荆，那盆在上海得大奖的石榴，还有那盆老榆树。唉，人家是明眼儿，瞒不了人家。人家打眼一看，心里就明镜一样。”

爸爸一说到树就低下了头，眼巴巴养了几十年，像养自己的孩子一样，那每一根枝桠上都寄托着爸爸的感情，如今要分手了，就是卖再多的钱，也挡不住他心里的难过。

爸爸的树这么值钱，三盆树就卖了两万，王海也着实感到意外。平时老听爸爸说这是艺术多么多么值钱，并没有放在心上，也并没有当真，如今看到钱放在茶几上，才明白这些树的价值了，说实话也为爸爸高兴。但是一想到这些树都是爸爸的命根子，就这么卖了给自己找对象，心里又格外不是滋味。

“爸爸，”王海故意说，“咱只怕是卖亏了吧？”

“唉，我也想过。”爸爸说，“要说咱这几棵树，在广州，比这价高，放在香港，更高一些，如果运到国外，那只怕又高了。咱不能够这么比，市场不一样，咱这几棵树要放在郑州，这就是天价了。人得会想，各算各账。再说了，这些东西要说值钱也不得了，要说不值钱那也不值一个钱，买来时都是毛桩，哪一棵树也不到二十块钱。咱也就是贴点功夫贴点水土钱，这算啥哩？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咱懂这，卖了老的买新的，咱还可以再培养嘛。”

妈妈笑哈哈地说：“别海吹了，三盆树卖了两万，就是我和你爸爸两个人两年的工资，去哪找这么好的梦做？快走吧，人家还在家里等着哩。”

这时候王海才明白，爸爸呼他回来，是为了给人家送树。盆景不比别的东西，小车和中轿都不好装，要么用大车，要么用三轮车，得放的平平稳稳，不能够碰伤枝条儿。爸爸如果骑上家里的三轮车送树，沿途要过许多岗位，他怕警察拦住他又不让过又要罚款，儿子是警察，王海要骑着三轮车送树，那自然就方便得多了。

“往哪儿送？”这时候王海才想起来问问是谁买了他们家的树，“谁买的？”

“安总嘛。”爸爸说，“知道安然房地产吧？”

“知道。不就是安然城市花园吗？”

“对对，就是那儿。”爸爸说，“安总亲自来看的树，看得出来他也是道上人，懂得多呀，说起来比我还在行哩。坐着大奔驰来，还顺手送了我一条中华烟。”

“知道他。”王海听于富贵说过这安然原来是个大官儿，

就顺口说，“原来还当过大官儿哩，听人家说他文化大革命犯错误下来了，后来才做生意。不就是他吗？”

“什么？”爸爸忽然吃惊地说，“原来他还当过大干部呀？没看出来。”

妈妈说：“我说怎么那么有钱哩，两万块钱买三棵树，原来是大人物。唉，谁在台上都说是为人民服务哩，说白了都是为自己服务哩。我算看清楚这世道了，狗走千里吃屎，狼走千里吃肉。有钱人啥时候也是有钱人，不当大官儿了当老板，倒了台还不是一样坐奔驰？”

王海忽然说：“爸爸，我虽然不太懂，但也知道养树不容易。咱这几棵树养多少年了，已经是成型作品了，你这么大大年纪就这点爱好，咱不卖了行不行？”

“什么？”爸爸瞪着眼说，“你这是什么话？树重要还是人重要？你怎么掂不着轻重？”

“是这样，”王海说，“我找对象你们别管，保证不花家里的钱。”

爸爸说：“那也不行。再说我虽然不是什么人物，也长短是根棍吧？不敢说一诺千金，也总是答应了人家，怎么能够反悔？装车！”

父子两个这才小心翼翼地装车，先把树抬出来，爸爸用破布把盆擦洗干净，这才往车上装。三盆树把三轮车装得满满当当，推出家属院以后，王海站在那里又不走了。

爸爸说：“走呀，怎么不走了？”

王海说：“这往东郊去，路这么远，又不能够走大路，让我想想怎么拐小路。能不惹麻烦尽量不惹麻烦。好了，我明

白怎么走了，爸爸你坐车帮上吧。”

走出好远，王海回头还看到妈妈站在那里，望着他们父子两个，望着这些树，就像望着他们在送自己嫁出去的闺女。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王海忽然想，要不要把认识安琪的事儿在路上跟爸爸闲编编？今天在安琪那儿吃过饺子，他好像找到了一种感觉，这个女人可能适合他。

只是万一将来谈不成呢？就像和吴可可一样，领回家多少次了，爸爸妈妈都叫上了，夜里住在家里都不走了，到后来煮熟的鸭子又飞了。这么一想，王海觉得安琪的事儿还是先不说的好，万一谈不成，那就又让老人们空欢喜一场。

6

安然城市花园在郑州的东郊，那是闻名全郑州的豪华住宅，户外的广告做得满天飞，几乎是人人皆知。为了调查案件，王海也曾经走进去过，那地方他并不陌生。但是，他并不知道这城市花园的后院里，靠着后围墙还套建着一个小院儿，住着安然的家人。他骑着三轮车，拖着三棵树和爸爸，七拐八拐一个多钟头，才走到这里。门岗告诉他，安总已经交待过，让他们直接进去。等他们走近小院儿，才看到这是另一处风景，一人多高的围墙上扣着那种古香古色的老瓦，院里只有一座小小的三层楼房，是非常现代的欧化风格的别墅式建筑。中国的围墙和国外的楼房搭配起来，就显现出来一种特别的味道。从外边看院子并不很大，一走进去才发现院子也挺开阔，里面有一个花园，那花园里摆满了各种各样

的盆景，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盆景园了。

安总自然是接到了门岗的电话，这时候已经等在院里，看到他们父子两个进来，连忙迎接过来，把他们带进了花园里。一走进这里，王海就看到爸爸浑身的不自在，脸上使劲挤出许多的笑，笑出了许多的卑怯。相比之下，王海倒是自然得多，大大方方地和爸爸一起把树搬下来，放到了人家指定的位置上。看到有保姆样子的女孩送来了矿泉水，也不推让，打开一瓶就递给了爸爸。

“不渴，不渴。”爸爸不好意思地连连说，“你想喝你喝，我不渴嘛。”

“别客气呀。”安总热情地说，“到自己家里一样嘛。”

爸爸这才接过喝起来，再看王海，王海已经打开另一瓶往自己头上倒着消热，倒完了一瓶又打开一瓶，这才喝起来。爸爸就拿眼瞪他，他也不理会，只管喝起来。安总看在眼里，就笑起来。

“还是年轻人好呀。”安总说，“走到哪儿都自自然然。王师傅，你别看到我这儿住房好一点儿，就觉得生分。其实我跟你比起来，除了多几个臭钱还有什么？咱是一回生，两回熟，以后都是朋友了，你可别拿我当外人呀。”

“没有没有。”王师傅这才笑着说，“看出来，你这人也是没架子。”

“架子？”安总哈哈笑起来，“我会有什么架子？我和你一样，我这一辈子是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什么穷日子都过过呀。不同的是，我最后碰上了好机遇，挣了点钱。可是钱是什么？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拿到手里是一把

纸，点着火了是一把灰，你说是不是，王师傅？”

“是哩是哩。”王师傅这才开心地笑笑说，“你说得是哩。”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来钟，太阳已经落得很低了。偶尔有轻风吹来，已经让人感到了一丝秋意的凉爽。喝过水，消过汗，王海觉得已经该走了，如果返回西郊去，路途还远哩。看看安总，又看看爸爸，王海不想开口，他想让爸爸给人家告别。这毕竟是爸爸来办的事情，场面上要给老人留出尊敬。再说账还没有结算，他就拿眼暗示着，等着也是催着爸爸开口说话。

“不准走。”安总看在眼里，忽然笑着说，“年轻人别性急，还请你原谅，我和你爸爸好不容易走到一块儿了，又都是好这个的，也算是缘分吧？你陪着我们，就让我们多说话好不好？”

王海笑了：“让您这么一说，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没事儿，你们老俩尽管聊吧。”

“好，这就好。”安总说，“你们放心，我已经安排过了，一会儿有工人来先把你们的三轮车骑着送回去。你们也累了，回去时候坐我的车走。还有，我已经在饭店订了菜让他们等会儿送过来。”安总手指着花园里摆放的石几石凳说，“打开灯，咱们就在这儿吃。王师傅，无论如何你要给我这点面子，兄弟我请你老哥哥喝酒鬼，如何？”

“这，这，”王师傅知道一瓶酒鬼好几百元，只是听说过这酒好得不得了，可是从来没有尝过哩，就觉得有点儿受宠若惊，看看安总又看看儿子，不知如何是好，“这这，再吃顿饭，这不大好吧？”

王海难得看到爸爸这么受人尊敬，也难得看到他老人家这么高兴，同时也觉得这个闻名郑州的安老板不但有钱，看起来也是个性情中人，对他的好感也油然而生。就坦然地笑着说：“爸爸，我今天休息，没事儿。安叔既然已经安排了，你就客随主便吧。”

“好。”安总笑着说，“还是年轻人痛快！”安总忽然伸指头点着王海说，“王哥，不瞒你说，看人和看树一样的道理，看树我不敢和你比高低，看人我可是比你眼高。我可是一眼就看出来贤侄的好气质了，你养了个好儿子呀。有没有名片呀？给你老叔一张？”

王海笑着摇了摇头。

王师傅乐哈哈地说：“他哪有什么片子？他是当警察的，来时候才换了便衣。”

“警察好呀，好职业呀。”安总说，“咱们国家要以法治国，就靠你们了呀。”

王海明白人家这是说好话给他听，也就既没有为这些空话感到虚荣，也没有为自己是一个警察感到自卑，始终只是笑着不说话。

“安总，既然不走了，咱还是先看东西吧。”王师傅带头走向了盆景，“我这人直肠子，好啥说啥，啥都没有看树得劲。”

王海明白，爸爸这是找到感觉了。说别的不在行，只要一说到树，爸爸就得得意忘形彻底放开了。心里想也难得爸爸这么有兴致，什么话也不再说，就跟在他们身后陪着他们。

“王师傅，”安总指着两棵大型盆景说，“这两棵大的怎么样？”

“这两棵小叶榕树是南方来的。看着个子不小，虽然也看得过去，不过是出自民间艺人之手。说傻太粗，难听了。树桩的基础不错，手太毛，看着还是有点野呀。”

“果然是好眼力。这是留着送人用的，不是我收藏的精品。”安总一边走一边指着一盆柏树说，“这一盆怎么样？”

“这盆不错，有点儿杭州潘仲莲的味道，很聚气，又凝重，不俗呀！我敢说虽然不是出自潘仲莲之手，一定是他的门徒的作品。”

安总默默地笑着点点头，跟着王师傅慢慢地往前走。

“这盆树我虽然没见过，安总，我可是一眼就认出来这风格了，师出名家，这是胡乐国的作品。”

安总默默地笑着点点头。

“安总，这盆雀梅有点功夫，典型的蓄枝截干，我虽然猜不准是谁的作品，知道是来自广州的岭南派不会错。还有这盆福建茶，也是一个地方来的。”

“不错。王师傅，你能够猜猜它们到底是谁的手笔吗？”

“也知道就是他们那几个人，具体是谁的就吃不准了。”

“你不妨猜猜试试嘛。”

“你别看这树桩的基础一般，在细部对这些枝条的处理，可是透着名家风范，虽然不是代表作，也是上等货色了，像是陆治伟的手笔。”

“还真让你猜对了。王师傅，你再看看这一盆如何？”

王师傅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是说这盆风吹式的动势盆景吗？我给你明说哩，我一打眼就看到是武汉盆景大师贺淦孙的作品，可是只能够看一眼，再看就出问题了。”

“为什么只能够看一眼呢？”

“因为这不是贺淦孙的作品，一细看就知道这是别人模仿他的手法制作的。只得了贺淦孙的皮毛，外型像，却没有贺淦孙作品的神韵。”

“从哪里能够看出来？”

“啥也不用看，只看这气，有进路没有出路，枝条儿做的怪像，也是顺着往一个方向倒，气脉并不通畅，层次并不条理，这两根枝条也舍不得剪，把该留出来的空白堵死了，所以一细看就明白这不是贺淦孙的真品了。”

安总笑了，他笑得很开心，他忽然指着另一盆树说：“王师傅，这一件作品想必你不会太生吧？”

王师傅又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是说这盆丛林式的合栽起来的三春柳呀？”

安总笑着说：“这可是真正的出自名家的手笔吧？”

王师傅只是笑着摇头，就是不说话。

安总故意说：“怎么？看不出来了吧？”

“看不出来？我还能够看不出来这是咱河南开封王选民的柳树棍棍和毛毛呀？”

“你猜得对呀。那你笑什么？”

“不是我笑，我们都是这条道上的，彼此太熟，有些话不好说。”

“怎么不好说？”

“王选民在全国盆景界是人物不是？我得说他小子是人物。人绝顶聪明，脑子好使，鬼点子多。在咱们河南省的盆景艺术界，就数他进步最快。只是他玩得太晚，先是来郑州

跟着我们几个老玩家玩，后来走出去，师承赵庆泉玩。不管他现在承认不承认，他的作品受人家赵庆泉影响很深。要说丛林式群栽的盆景，全国目前也就数赵庆泉的作品好了。但是，玩盆景跟玩别的还不一样，就是太需要功夫。什么功夫？树的功夫。你水平再高，你鬼点子再多，你再急树可是不急，你养的树总会长够那么多年限才能够端出去给人家看。再说咱们是北方，树又没有南方长得快，就更要磨功夫了。所以我一直说玩盆景和别的行当不同，不但需要技术，还得耐住性情，就是这个道理。王选民的作品看着也很好，是他的构思好，想法好，而他的树材都没有长成。这样，他的作品好不好？好。只是能看，不能够品。要说我们都是玩这个的，和尚不亲帽帽儿亲，我不该这么给你说透。不过我看安总你也是性情中人，你这么诚恳问我，我要不实说，也对不起你。要说也不算说他王选民的坏话，是玩家都明白谁都有长处，也都有局限，也算点到为止吧。”

“说得好。”安总说，“你这番话，说得好呀。听兄一席话，确实是胜读十年书呀。”

别说安总了，就连王海也听得入迷了。可以说从小到大，他还没有听爸爸讲出过这么多道理呢。平时只是觉得爸爸一辈子好玩个树，也只想着是一种爱好，怎么也没有想到爸爸走这么远，已经入了境界，不由深深从内心里生出对爸爸的敬意来。

王海忽然觉得他懂得爸爸了，因为他想到了教他武功的师傅。不同的是他跟着师傅学武学的是动，而爸爸养树习的是静。武功是动在其外而静在其内，盆景是静在其外而动在

其内。一动一静，其实是相通的。于是就想到，看起来这世上的事情，啥都是相通的呀。不同的只是外型，而内在的神韵，确实是息息相通的。想到这里，再看这些树桩盆景，他也有点儿懂了，甚至也有点儿喜欢起来。

“王师傅，”安总忽然说，“早听说你是盆景艺术界的有名人物，省里的全国的国际的盆景展上你都拿过奖，你送我这几盆树也确实是上品。我想冒昧地问你的是，你王师傅的长处是什么？能够说说让我开开眼吗？”

“我的长处是实。这个不用说，只要是明眼人，打眼一看就知道是我老王养的树。”

“王师傅果然是快人快语。我想问你，你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有师承吗？”

“要说也有也没有。这么说吧，早年我是乱学乱比划，可以说四不像。后来我开始喜欢日本的盆景，他们叫盆栽。我吸收他们的长处不少。我想着这盆景从咱们的中国汉代起源，到唐宋以后才传到日本，现在人家日本的盆景在世界上名声最响。我想人家日本人当初能够学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再学学人家的长处哩？再说我也想咱们河南人的味道，讲实不讲虚，就开始追求平实和浑厚。也没有啥长进，只能够算是一点心得吧。说出来让安总见笑了。”

“不，讲得太好了。”安总笑笑忽然又说，“那么你的盆景长处是实，短处是什么呢？”

王师傅笑了：“问得好。还没有人这么问过我哩。其实道理很简单，我是得于实，也失于实。”

安总哈哈大笑说：“妙！”

王师傅说：“不是妙，是不妙。知道自己的短处，又改变不了自己。为什么呢？这就是书上说的局限了。因为玩什么东西开始是技术，入了道就和怎么做人接通了。我这个人为人太老实，所以我的作品到啥时候也不会飘逸和灵动起来。所以我玩玩也只是玩玩，永远也成不了大家呀。”

“更妙！”安总连连说，“不是不妙，是更妙了。”安总乐得合不住嘴，上前一把抓住王师傅的手说，“王哥，看起来我没有看错人哪。走，我得带你去看一件东西，让你开开眼，不然我就对不住老哥哥了。”

王师傅不明白要他看什么，王海也不明白要他们看什么，只好跟着走。安总一直牵着王师傅的手，走到花园的墙角处，推开那靠着围墙建造的小小的低低的玻璃房子的小门，安总才松了手，指着那儿堆放的花盆说：“我让你老哥哥看了树，还得让你再看看盆。这里边可是有珍品呀，我希望老哥哥不要走眼，能够把这件珍品挑出来。”

王海看着这一堆花盆，怎么也看不出门道来。再看看爸爸，爸爸呆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一言不发，慢慢地脸开始潮红，激动得不得了的样子，也不再看安总了，只是一个劲儿地自言自语：“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这不会吧？”

安总得意地笑着问：“怎么会？”

“这不可能吧？”

“什么不可能？”

王师傅蹲下身子，伸出双手抚摸一个陈旧的红盆。

安总笑了：“认出来了？”

“这是大红袍。”

“不错，是大红袍。”

王师傅站起来，回头望着安总点点头说：“我见过，确实明代的。”

“果然是好眼力。”安总哈哈大笑起来，“老哥哥，我服你了。”突然又问，“你知道这件东西的价值吗？”

“说不准，”王师傅也忽然笑起来说，“具体值多少钱我不敢说，不过有一点我敢说，那就是把你这个盆景园全卖了，也买不住这个盆。这个我还懂。”

安总一把拉住王师傅的手：“不说了，今天是啥话也不说了。痛快！高兴！”然后又对着王海说，“小子，走，去给我们两个老家伙倒酒喝！”

那晚上的月光和灯光，醉人得很……

7

给安总送过树以后没几天，王海记不得那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了，下午安琪呼他，让她赶到她家里去吃晚饭。那时候王海和于富贵刚刚从火车站调查一个案子回来，正要下班的时候，他接到了安琪的传呼。一定是他看传呼时候的表情过于兴奋了，于富贵一看他那样子就笑了。

“女孩子吧？”老于说，“是不是又挂上了？”

王海点点头说：“是，不过刚认识。”

“干什么的？大学生？”

“大学生倒是个大学生，不过现在却没工作，算待业青年吧。”

“真是个大学生，那太好了。家里的条件也好吧？有没有房子？”于富贵连忙说，“对不起，我家房子不好，一开口老是先问人家房子，你看我多俗气。”

“没事儿。不过，她家不在郑州，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日子过得很紧。”

“本人条件怎么样？”

王海老老实实在地说：“本人条件倒是挺不错的，也可能从小过的是穷光景，生活能力很强。”王海说到这里忽然说，“特别会做饭。”

于富贵说：“那就好。去吧。你这么大了，不敢再挑挑拣拣的了。不光你父母着急，我也为你着急了。说实话你也该成家了。记着，干咱这一行的，看得起咱们的并不多。眼光不要太高，差不多就得。找女人哩，啥重要？啥都不重要，只要她本人大大方方正正派派，两个人有感情，这个最重要。日子嘛，贫富还不都一样过。富着富过，穷着穷过，只要你们两个好，喝口凉水也是香的。”

“那是，我也是这么看。”

别过于富贵，王海就骑着自己的破自行车，往安琪那儿赶。那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正是下班的高峰期，路上挤满了自行车。走过新通桥的时候，王海忽然觉得少了点什么，就停住车子，拐到了鲜花店。他想自己不能够老去人家那儿蹭饭吃，也应该有自己的表示。谈恋爱毕竟是谈恋爱，该浪漫还是要浪漫一下子。女孩子嘛，就是再穷，也还是爱美的，送她一束鲜花，说不定能给她一个惊喜。

“小姐，请来一束鲜花。”

“要哪一种？”花店的小姐说，“要扎现成的，还是你自己挑选着扎一束呢？”

王海笑了，这个他倒没有想到，就说：“随便买一束吧，只要是鲜花就行。”

花店的小姐也笑了：“哪有你这样买花的？这么多种花，我知道你要哪一种？要不这样吧，你是送小姐哩，还是送老人哩，还是……你说送给什么人吧，我给你挑。”

王海也笑了：“对不起，我不太懂这个。我是送女朋友的，你就给我挑一束吧。”

小姐笑笑说：“那就买玫瑰，保证她喜欢。”

王海接过鲜花，也觉得这一束鲜花好：“就是它了。多少钱？”

“标价一百，我收你八十吧。”

“怎么这么贵呀？”

“你可以到处比比，我这是最低价了。”

王海一咬牙说：“好，那就八十吧。”

后来证明这束鲜花真是买对了。安琪看到这束玫瑰，眼一下子就亮了。她接过花什么也没有说，就低下头闭上眼睛一阵好闻，好像直到把花香吸入心扉。然后才转身把鲜花放在桌上，回身就抱住了他。她静静地抱着他，什么也不说，把头埋在他怀里好大一会儿，就这么默默地搂着他……

王海觉得这束玫瑰真好，这么容易就让她动了感情。

“谢谢。”安琪抬起头说，“真的谢谢你。”

“你真的喜欢？”

“不只是喜欢。”安琪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调皮地笑笑

说，“没想到你对一个待业青年还这么认真。心这么细，还这么浪漫。我真感动。”

“别感动了。我们吃饭吧？”

“饿了吗？”安琪伸出一只指头笑着说，“你猜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做什么都行。只要是你做的，我都爱吃。”

“春饼。你吃过吗？”

“春饼？什么是春饼？我还真没有吃过。”

“你洗洗等着吧，要不你歇会儿，先躺沙发上抽烟。”

“要不要我帮你？”

“不用。饼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边焐着。我这就去炒菜。很快，一会儿就好。”

王海到卫生间洗洗，坐下来抽烟的时候，他有了一种感觉，愣了一下，他想这就是有了家的那种感觉吧？想到这里他笑了，看起来父母不是家，房子也不是家，只有找到自己的女人，一个男人才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菜端上来了。只有两个主菜，一个是韭菜炒鸡蛋，一个是绿豆芽炒粉丝，装了大大的两盘子。还有两杯啤酒，再有的就是两碟小小的菜码儿，一碟是生葱的段子，一碟是辣椒丝儿，还有一只小碗里是面酱。一个大盘子上盖着笼布，掀开来，冒着热气，盘子里是高高摞起来的春饼。

“吃过没有？”

王海说：“吃过。不过，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不是洛阳人爱吃的烙馍卷菜嘛。”

“对了。道理一样。”安琪说，“不过，这可不是烙饼，这饼是蒸的。”

“饼也能蒸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安琪得意地说，“洛阳饼是烙的，比这个大对不对？”

“对，我在洛阳吃过。那种饼大得很，也很薄。”

“但是，那是民间的一种吃法，现在洛阳郊区的老百姓还是那么吃，洛阳的小店里也有那么吃的。那是老百姓的吃法，虽然味道不错，端到城里的席面上，就显得粗了。那种吃法不知道从哪朝哪代传进宫里，又要保留它好吃的味道，又要它看着不太粗俗，就慢慢地演变成这种样子。”

王海说：“再给它起个好名字，就叫春饼了。”

“你真聪明，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一说我也明白了，北京的烤鸭不是也得卷这种饼吗？”

“对了，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安琪说，“为什么叫它春饼哩？因为初春时候菜少，只有韭菜呀豆芽呀粉条呀鸡蛋呀，不怎么丰富，又要好吃，用饼一卷，就别有一番味道了。”

“你这么一说，我也长见识了。”

“别动，来，我教你吃。”安琪伸手取饼，揭开上边的一张饼，取出下边的一张饼说，“这盖在上边的一张饼永远不要吃，它叫饼花儿，能看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够吃呢？”

“因为它放在上边容易风干，卷起来容易烂，一烂菜汤就流到手上了。你想席面上都是尊贵的客人，那不就大煞风

景了？所以一定要吃盖在下边的饼，永远是软软和和的不会卷烂。”

“这个我懂了。”王海说，“我不明白的是，这饼如果摞在一块儿蒸，不会粘吗？”

“是啊，”安琪说，“你一下子就问到点子上了。不过一说你就明白了，坐上锅后铺上笼布，蒸饼的时候呢，擀好一张就放进去盖上锅蒸着，再放第二张饼时候，第一张已经半熟了，熟面和生面放在一块儿不粘。你就这么一张张地擀着往里边放，热气是一直往上走的，等最后一张饼蒸熟了，所有的饼也就全熟了。”

“我明白了。你别说，这还真是学问哩。”

安琪说：“咱们吃吧，来，我卷给你看。”王海笑着，看着安琪给他卷饼。只见她先用筷子在饼上抹酱，接着夹菜，然后又放上一根生葱段儿，先把饼底儿收起来，然后卷成一卷，递给他，说：“就这样，其实也很简单，给，尝尝味道。”

王海接过来，咬一口，果然是别有一番味道，连连说：“好吃好吃，真是好吃。”

安琪端起啤酒说：“来，为了……为了什么呢？你说句祝酒词儿吧。”

王海说：“就为我王海碰上了一个好女人吧，干！”

安琪的脸一下就红了：“干！”

两个人这才边吃边说起来，王海也不再让安琪给他卷饼了，自己也比划着卷起来。

“王哥，”安琪忽然说，“你真的感觉不错？”

“真的。”王海点点头说，“感觉非常好。”

“就是我们家穷了点，我自己眼下也没有工作。跟你比起来，怕不怎么般配。”

王海哈哈笑起来：“怎么不般配？我们家住西郊国棉三厂，父母都是退休工人，比你家也好不到哪儿去。又没权又没势，又没钱又没房，也够穷的了。”

安琪笑了：“王哥，你好坦率，真大气。”

王海笑着忽然说：“对了，要说没钱呢，我们家前几天刚进了两万。就是那天我在你这儿吃饺子，我爸爸呼我那一天。”

安琪说：“做什么生意？一下子就进了两万？”

“哪里是做生意？我爸爸一辈子喜欢养盆景，知道安然房地产吧？对对，就是那个安总嘛，说起来五百年前还和你是一家子哩，不过人家那个富呀，三棵树给了我爸爸两万。我们把树送去，两个老头子说得投缘，还请我们喝酒鬼哩。”

安琪说：“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有钱的人多了。你吃呀！”

王海吃着忽然说：“有个事儿，你帮我想想。安总家里有个小小的盆景园，没有人照看，他想请我爸爸去当花工。管吃管住，一个月给我爸爸开一千块钱，你说干不干？”

“你爸爸的意思呢？”

“老头子当时笑笑没表态。你别看我爸爸穷，也是个不爱财的。如果想去挣那一千块钱呢，纯粹是为了我娶媳妇哩。如果不是这个，他一辈子自由惯了，并不想寄人篱下。”

“那就不去。穷什么？你父母都有退休金，家里又不少吃少喝，受制于人干什么？”

“其实，我也是这个意思。挣钱再多，毕竟是受制于人。

再说安总家太有钱，我爸爸这辈子穷惯了，我怕我爸爸在那里感觉不好。”

“王哥，你想得对。其实过日子的质量高低并不在钱多少，只要有基本的生活条件，主要是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你看咱们没钱，穷日子穷过，吃饺子吃春饼，这不是也挺好吗？”

“是这样。只是，有这样的生活能力的人并不太多。”

安琪忽然说：“你如果愿意，如果咱们两个今后有缘一起过日月，我保证咱们不要家里一分钱。当然，我这话说得过了，你条件好，和我不一样，还可以再选选挑挑。”

王海也哈哈笑起来：“说得好。安琪你放心，你现在没工作，正处在困难时期，我可不趁火打劫你。”王海瞟了她一眼继续说，“我有一种预感，怎么看你也不像个过穷日子的命。现在没钱，这不过是暂时的。咱们两个嘛，我也想过了，如果你感觉好，咱们就相处，啥时候你感觉不好了，还是好朋友。你说行吗？”

安琪笑了，她笑着点点头。

吃过饭洗涮完毕，安琪给王海点了一根烟，两只手托着下巴看着他抽。

“看什么？”

“看你抽烟呀。”

“抽烟有什么好看的？”

“我爱看。”

是沉默……

青年男女在一块儿，就害怕没话说，两个人静静地互相望着，就不断有激情的火花从眼神里一串串溅出来，噼噼叭

叭地燃烧着对方的情感，再加上啤酒的冲动，王海放下烟，两个人就拥抱起来。

接着是热吻，像长城那样长的起起伏伏的湿热的吻。

接着是抚摸，手像鱼儿一样在肉体上游走，又像兔子一样在身上跳来跳去，情感的兴奋点在互相的抚摸里春潮澎湃般地拍打粉碎和淹没着理智的堤岸。

女人的呻吟终于拉响了性生活的琴弦。

“好哥哥，”安琪咬着王海的耳朵喃喃地说，“我受不了啦，抱我上床，废了我……”

王海轻轻地抱起安琪走向卧室，然后就做爱……

完事以后，他们就躺在一起说话。然后再做爱，然后再说，然后再做爱，一直折腾到深夜才睡。

第二天早上，王海要上班走了，从口袋里掏出来四百块钱放在了桌子上。

安琪一愣：“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海笑笑说：“啥也别说了，我明白你，别硬撑着了。”

安琪恼了：“王海你把话说清楚，你把我安琪当成啥了？”

王海伸手摸摸安琪的下巴，这才笑着说：“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现在没工作，手紧，我虽然工资不高，一个月也就七百多块钱，但是足够我们两个吃喝了。从这个月开始，我每月给你四百块钱，你先用着好不好？”

安琪默默地看着王海。

王海说：“这样吧，你如果感觉不好，等你有了工作挣了钱再还我行不行？”

安琪这才笑了：“那好，咱们可是一言为定，你现在每月

给我工资的一半，将来我挣了钱，不论多少，我每月也给你工资的一半，你给我几个月，我也还你几个月。你要答应我。”

王海笑着点点头说：“我答应。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将来每月挣三百呢，还我一百五，每月挣一千呢，还我五百。”

安琪调皮地笑笑说：“如果每月挣十万呢？”

王海说：“那就还我五万嘛。这个数我还能算不清楚？”

安琪这才吻别王海，放他上班去了。

8

也就是从那个月开始吧，王海每月给安琪四百块钱，也不断到她那儿吃饭，过起了婚前同居的生活。王海心里也明白，这些钱大都又花在了他身上。安琪很会过穷日子，但真正花起钱来，也是个大手大脚的姑娘。她好像不太在乎外衣，但是特别讲究内衣，不但她自己的内衣讲究，就是给王海买内衣内裤和袜子，也全是名牌，而且一买就是一打。王海心里算算，他给她的钱，还不够她给他买内衣的呢。王海从小过惯了穷日子，就觉得穿这些名牌衣裳太过分了。

“安琪，内衣要那么讲究干什么？穿在里边别人又看不见，过得去就行了。”

“这个你可不懂了。”安琪说，“特别是男人，内衣一定要讲究，什么也不为，就为了舒服。”

“我是说就我们两个目前的经济条件来说，这些衣服太贵了。”

“这个你放心。我会计算的。”

四个多月过去了，王海也没有见她找到新的工作。好像她也不着急。王海倒是着急了，要出面帮她找，她说这是她自己的事情，希望他尊重她，她的工作问题一定要她自己来解决，绝不要王海帮她。王海已经深知她的个性，自尊心很强，就没有多事。

有一天安琪忽然问他：“你找到那种感觉了吗？”

王海说：“你说的是哪种感觉？”

安琪脸红红地说：“想娶我吗？也就是说想结婚吗？”

王海认真地点点头。

“你自己定吧。想什么时候办事儿，就办吧。”

王海说：“现在就想。”但是，他接着说，“不过不急，再等等吧。”

“为什么要再等等？”

王海说：“我一定要等你找到了工作，再说结婚的事儿。”

“这结婚和找工作有什么关系？”安琪笑笑说，“如果我找不到工作，你就不要我了？”

王海笑了：“不是这个意思。女人如果没有工作，婚后老呆在家里，我又是警察，东跑西窜地不着家，时间一长你还不就烦了？”

“找到工作就好了？”

“有了工作，白天你可以去上班，就有了一个透气儿的地方。你说是不是？这样，回到家里不就新鲜了？”

安琪点点头说：“是这样。没想到你心还这么细呢。”

在这一点上，于富贵也同意王海的观点。老于说：“王海，

你这样想是对的，瞎好也要给她找个工作。现在是啥年代了，有几个女人愿意做家庭妇女的？新婚时还可以，等那股新鲜劲儿一过去，肯定就烦了。动不动就给你发火，日月就不好过了。”

王海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可是看她那样，一点儿也不着急。”

老于说：“她在大学里学啥专业的？”

王海说：“不知道，也没有问过。”

老于说：“你没发现她有什么爱好？”

王海说：“没有，除了爱好做饭，我啥也没发现。”

老于说：“她家是哪儿的？你去看她父母了吗？”

王海说：“不知道。看样子不远，可能是洛阳的或者是开封的，她从来也没说带我去看她父母。”

老于说：“你带她回家看你的父母了吗？”

王海说：“她倒是说过几次，想去我家看看我的父母。可是不到结婚的时候，我不想让我的父母知道，万一出了啥变化，老人们不是又空欢喜一场？”

于富贵沉默了，他看着王海一直笑着再不说话了。

“老于，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老于笑了：“兄弟，要说我不该说，我也不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听你这么说说那么说说，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女朋友神秘秘的？问一句最白的话吧，看过她身份证没有？”

“那还能没看过？确实是咱郑州人。”

“除了她本人，她的家人她的同事她的朋友，你没有见到过一个？”

“没有，见别人干什么？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呀。”

老于笑了：“听老哥一句话，也许我是多心了，我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儿。我劝你呀，你们感情再好，咱们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先别结婚，再等等。”

王海也笑了：“你放心，我自己心里有分寸。”

就是王海和老于说过这话的第二天下午，安琪忽然呼他，说她找到工作了，让他赶到休闲山庄，她在那儿等他，两个人好好庆贺一下。

王海好高兴。休闲山庄在南阳路最北端，和农业路的交叉口上。说是休闲山庄，其实是一座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大楼，在郑州市名声很大，是有钱人出没的高档消费的地方。要说他是警察，为了办案郑州城里曲曲弯弯的地方他都跑遍了，因为没有业务关系，这休闲山庄他还真没有进去过。他觉得上那种地方太过分了，但是想到只要安琪喜欢，也就没再多想。

一见面王海就问：“找到工作了？”

安琪得意地点点头。

“哪个公司？什么工作？”

安琪神秘地笑笑说：“先不对你讲好吗？咱们先庆贺一下，然后我再告诉你。”

“那好吧。”王海说，“怎么来这里？这里……”

“这里是高消费是吧？你放心，我这里有朋友，说好了全免费。”

王海这才放心了，就跟着她走进了大楼。没想到一走进去，人家先要脱他的鞋，把他的鞋存起来，才放他往里边走。

“脱鞋干什么？”他小声问安琪，“这是哪一家的规矩？”

“就是这一家的规矩。”安琪也小声说，“脱了鞋只穿着袜子走进来，是不是很舒服？是不是一下子就放松了？”

“是这样，确实很舒服。”王海又问，“咱们上几楼？是吃是喝是玩？我可是不懂。”

安琪走在前边头也不回地说：“上三楼，咱们今天品茶。这里最著名的就是三楼的茶室。”

王海紧跟着安琪，走上三楼。走进宽阔的摆满了茶座的大厅，他才发现这里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他好像一下子就跳出了车水马龙的喧哗闹市，来到了红尘之外一样。茶座里坐那么多人，好像全是些喜欢耳语的，听不到尘土飞扬一样的说话嘈杂声。整个大厅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小姑娘穿着古典服装坐在那里轻轻地揉着二胡的琴弦，《二泉映月》的清苦忧郁和沧桑感如云如雾如丝如缕在茶厅里飘来飘去。

安琪伸手挽着他，实际上是为了带着他，轻轻地走过一个个茶座，一直走到后面，小姐拉开门，把他们让进了一个包间。王海这才明白，在大厅里这些茶座的周围，还设有这么多包间。等他们坐下来，小姐又从外边拉上了门，使这个小小的包间与外边的大厅隔离开来。真安静呀。王海心里感叹着坐在了茶桌前，面对着茶桌上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紫砂茶具，竟然不知如何是好了。

安琪小声地说：“我跟人家说过，就我们两个，就不要小姐服侍了。”

王海也自然小声小气地说：“喝茶也这么复杂？”

安琪笑笑说：“你放心，我懂。”

王海说：“就我们两个，桌子上摆这么多家伙干什么？”

安琪笑笑说：“老外了吧？就是一个人来品茶，这些茶具也都用得着的。它们各有各的用处，这个大的放各种茶具的大盘子叫茶船，你看这可是两层，上边的这一层是透的，看明白了吧？这是倒剩茶和剩水的。这个小玩艺儿叫茶勺，是用来取茶叶的。在这种地方喝茶，是不能够直接用手来取茶叶的。这个小玩艺儿叫茶盅儿，是让人品茶时闻茶香的。这个才是茶碗儿，才是用来喝茶的呢。”

王海摇摇头说：“太复杂了。”

安琪笑笑说：“这是茶艺，本身带有许多表演的味道。主要是通过小姐的服侍和表演，使茶客进入一种感觉，感觉自己清雅起来了。”

“说白了，也就是换一种形式赚钱。”

“不错。”安琪说，“有钱人只吃酒肉，也觉得自己太俗。你给他换一种形式，让他坐下来清清雅雅高高贵贵地谈生意，虽然还是谈钱，感觉却不一样了。”

“这种骗人的办法不错。”

安琪笑了：“也不能够说完全是骗人的，喝茶确实是一种享受。来，我给你沏茶，你慢慢地喝，我保证你不虚此行。只是我就不弄那么多道道了，只是喝茶。”

王海笑着点点头说：“我听你的。只是咱们不是说好了庆贺你找到工作吗？”

“这就是最好的庆贺了，因为我特别爱喝茶。”

“那好吧，只要你喜欢，我陪你喝。”

王海看着安琪先用开水烫烫茶碗，安琪边烫边说这不是洗这是烫，只有把茶碗烫热才能够沏出好茶，如果茶碗太凉，茶香就容易闷住散发不出来了。然后沏好茶水，又往茶船里倒掉头一道茶，她边倒边说这头道茶不能够喝，茶叶经过热炒和运输，总有一些灰尘，要先冲去。给，这第二道茶才是喝的，你先闻闻是什么味道，然后再喝。

王海果真先闻了闻，然后喝了浅浅的一口，忽然想到什么一样，“这个茶老于让我喝过，闻着一股豆花香，是龙井。”

安琪喜出望外：“太好了，你的感觉真好。”

“我说过我喝过一次嘛。”

“只喝过一次就能够记住，这也不容易。看起来你是有茶缘的人哪。”

王海笑了，他一边和安琪一块儿喝着茶，一边看着安琪忙来忙去地沏茶，自己也笑起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个警察还能够过过这种老细老细的生活。

“你再尝尝这个，看看能不能品出别的味道来？”

王海闻闻喝喝，又想想说：“人家都说龙井是最好的茶了，怎么这个茶比龙井喝着还嫩呢？”

安琪笑笑说：“你的感觉不错，这是碧螺春，在茶里就是最嫩的了，还有人叫她少女茶哩。”

“我可不敢经常喝这种茶。”

“为什么？”

“你想我是一个警察，经常喝这种少女茶，心肠发软，我还怎么抓人呀？”

安琪也笑起来：“来，咱们再尝尝这个，这个茶煞口，烈

得很。”

王海喝品品说：“这个茶行，味道浓烈，像是男人喝的。这是什么茶？”

安琪说：“这是珠茶。你看这没沏的茶叶都炒成圆球球一样的小珠子了，所以它叫珠茶。在茶类里边，我说的是在名茶里边，大多都是经过人工培养过的后代，只有这珠茶现在还是野生的。所以，它喝起来有野味，才浓烈一点。这个茶采起来可有意思了，天不亮茶农们就要起来敲锣打鼓地喊山，得把它叫醒起来，然后等到天亮起来太阳快出的时候，才能够采它哩。在绿茶里边，就数它耐品，别的茶喝第二道以后就没味儿了，它能够喝到第三第四道，还满有味道哩。”

王海慢慢地品着喝着，安琪慢声细语地给他讲起了茶经：“虽然品茶喝茶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祖宗还是在我们中国。就说炒茶吧，现在当然都用机器了，过去全是人工炒茶时候，老茶客一口就能够品出来这茶是什么人炒的哩。”安琪说，“炒茶用的是铁锅，火在下边烧着，茶农用双手在锅里推着搓着搅着茶叶，人的内气就通过火气溶入到了茶叶之中了。于是，老人炒出来的茶就喝着平和，小伙子炒出来的茶就喝着阳壮，而少女炒出来的茶就喝着稚嫩，少妇炒出来的茶就喝着阴柔了。”

王海边喝边说：“其实我也听人说过喝茶还有什么茶道，却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多学问。”

“茶道就又不同了。咱们刚才只是说的品茶，而茶道就进入了精神。日本茶道已经近乎于神圣，甚至都有点儿悲壮了。喝茶之前要净手，要沉默……这么说吧，他们觉得每

次一块儿喝茶的人再也不会相聚到一块儿了，就是能够相聚，甚至还是他们这些人一个也不少，他们今天相聚的这段光阴也已经流逝，再也不会返回了。所以他们格外珍惜时间和生命，珍惜友谊……你看就是喝茶，日本人也讲究精神的凝聚。而朝鲜人的茶道又不同了，他们也许和我们的文化太近，特别注重形式，通过一丝不苟的形式，突出他们对于人生的认真态度。”

“咱中国的茶道呢？”

“中国人的茶道最本质了，那就是忘我。也就是喝着喝着把什么都忘了，甚至把喝茶也忘了，只剩下了愉悦，也就是乐生精神。”

王海忽然说：“我听说英国人也喝茶。”

安琪说：“对，英国人最爱喝茶了，英国茶在世界上比我们中国茶还流行，不过他们是当饮料喝。他们是实用主义者，认为茶是最好的饮料。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区别了。你看相差有多远。”

“这哪是喝茶？”王海笑笑说，“你这不是让我来喝哲学嘛。”

安琪笑了，端起另一杯茶说：“对不起，只顾说话了，来，尝尝这杯。”

王海接过来喝一口，忽然摇摇头说：“这是什么茶？怎么和中药一样苦？”

安琪乐了，说：“别着急，慢慢品。怎么？品出点味道了吧？这就是广州的苦茶。细细品，其味无比的甘苦。这茶最烈，比白酒还烈，没量的人也只是一两碗吧，如果多喝就会

醉了，醉起来比醉酒还厉害呢。也可能甜到极就是苦吧，你说是吗？”

王海点点头，慢慢地品着苦茶。

“放那儿，你还是喝这个吧。”

“这是什么茶？”

“你尝尝，自己感觉感觉嘛。”

王海品品尝尝，觉得说香不香，说苦不苦，直觉得清气入心，非常的舒服。

“安琪，这是什么茶？我喝了这么多，数这个茶我喝着最对味。”

安琪说：“我想着就是这样呀，看来我估计得不错。实对你说吧，这就是我们河南信阳产的毛尖，也是名茶之一哪。”

“好，比来比去，还是我们河南的茶最好呀。”

“名茶没有什么好坏高低之分，只是喝茶人对它们的感觉不同罢了。”

“信阳毛尖对我的味道。”

安琪悄悄瞄他一眼说：“因为它清苦。”

“清苦？对，清苦。回味无穷，这两个字太妙了。”

安琪默默地看着王海，嘴角冒出来一丝苦笑，不再说话。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安琪忽然又挂起笑脸说：“怎么？没有白来吧？喝通畅了？”

“喝通畅了，简直是喝透了。真是不虚此行。”王海高兴地站起来说，“走吧，咱们走吧。”

安琪笑着说：“走？上哪儿去？”

“不知道呀。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呗。”

“你今天来干什么来了？”

“干什么来了？”

“我问你哩。怎么？不问问你老婆的工作了？”

王海这才笑起来：“对不起，喝茶喝得我什么都忘了。”

“让我告诉你吧。”安琪调皮地看着王海说，“我的工作就在这里。”

王海开始觉得有什么异样了，默默地看着安琪。

安琪平静地说：“这三楼只是茶座，这整座六层的休闲山庄就是我开的，我就是这里的老板。”

王海傻那儿了……

“没想到吧？”安琪站起来走到王海身边，在王海的腮边吻了一口，轻轻挽住王海说，“看你那傻样儿。我的好老公，我的情哥哥，跟我走吧，到我办公室看看吧！”

9

王海跟着安琪走出三楼的茶座大厅，坐电梯上到六楼，走进了支着老板台、摆放着绿色植物的豪华的办公室。王海一看，比他们市公安局局长的办公室还要讲究呢，王海看着看着自己也笑起来了。

安琪说：“你笑什么？”

王海坐进宽敞的真皮沙发里，久久地望着坐在老板台后边的安琪，慢慢地从面前茶几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划着粗大的火柴，开始抽烟。等吐出一口烟来，望着自己吐出来

的徐徐缭绕在空中的烟雾苦笑笑说：“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呀。”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是干什么的？警察。还是个在业务上满不错的警察，也着你的道了。”

安琪得意地笑起来：“怎么样？你老婆不笨吧？配你还行吧？”

“不敢当呀。”王海笑着说，“我只是不明白，好男人有的是，我只是一个别人都看不起的警察，你这么下劲找我干什么呢？”

“王海，请原谅，对不起了。”安琪忽然认真地说，“咱们吃饭的那个家是假的，那是我借别人的，也算借了个舞台演戏吧。我说我家不在郑州是假的，我自己没有工作也是假的，虽然这一切全是假的，但是，你凭良心说，我对你的感情是假的吗？一点不假，全是真的吧？”

王海点点头：“我知道。”想了想又说，“你这么做，也可能你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你也可能有你自己的苦衷……只是现在回想起来，你那么认真地为我做饭，真是难为你了。”

“你错了。那是我愿意。”安琪说，“那是一个女人必备的生活能力。我为什么不能够做？只要是我爱的男人，我什么都会为他做的。我以前怎么做，我以后仍然会怎么做。你相信吗？”安琪靠着老板台，也不看王海，自言自语一样说，“这一点，我是从小跟着妈妈学的。我妈妈有学问，曾经是闻名全国的大学教授，但是一回到家里，对我爸爸侍候得那个周到呀，简直到了使你想象不到的程度。特别是我爸爸倒

霉以后，更是关心得事无巨细。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是累死的……”

看到安琪眼里涌出来泪花，王海连忙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妈妈已经过世……”

安琪眼里噙着泪花却笑着说：“你对不起我什么？是我自己想说的。”安琪说，“我妈妈为什么那样对待我爸爸？我小时候不明白，等到长大一点了，有一天我曾经背着爸爸，悄悄地问我妈妈，现在是新社会男女都一样嘛，你为什么这么侍候爸爸，像侍候老爷一样。你就不觉得累吗？我妈妈看看我笑着骂了一句傻孩子！我哪是在侍候他？我爱他，我把他当孩子带，我是在享受做女人的幸福生活哩。你懂吗？小姐，你现在不懂，等你长大了有了男人就懂了。这句话，我一下子就记在心里了。所以我给你包饺子给你做春饼，甚至和你上床做爱的时候，就想到了我的妈妈，也体验到了我妈妈当年的生活感受。到这时候，我才真正理解她了。当然我也有让你了解我生活能力的意思，但更多的是我自己喜欢。你没注意到我看着你吃的时候，比你还要快乐吗？”

听安琪这么一说，王海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安琪离开老板台，走来走去地说：“当我看出来你喜欢我，我也找到了婚姻的感觉以后，我就等着这一天，你就是不问我也会说的，我为什么会这么骗你？既然我已经和你同居，最终又决定嫁给你，把你当我的老公看，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交待。”

“我想你会的。”王海说，“所以，我什么也不问。”

安琪说：“我爸爸过去是高干，我出身高干家庭，生活条

件够好的吧？但是，从我记事我很少穿新衣裳，大都是穿我姐姐剩下的。在学校里，小朋友们很少能看出来我们家是高干。从我记事起，我爸爸就有专车，但是，我们家人很少坐他的车。这是妈妈给我们家里人定的规矩，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小汽车是国家配给爸爸的工作车，与我们家里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家里一直请保姆，我们姐妹两个都是保姆带大的。虽然有保姆，爸爸妈妈也同样得让我们干家务活。我小时候个子矮，我是踩着小凳子跟着保姆学会和面擀面和蒸馍的。上小学三年级时候，我就开始跟着保姆学习做针线活。什么纳袜底呀，缝被子呀，补衣裳呀，爸爸妈妈都让我们自己做。上中学二年级时候，我和姐姐都能够剪裁布料，在缝纫机上给自己做衣裳穿了。爸爸妈妈都说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能力，只有这样，长大了才能够离开父母单独去生活。后来爸爸在文化革命后期站队站错了，虽然从来也没有见过“四人帮”的人，人家却把他挂在了四人帮线上，成了后来定性的什么三种人。先是住学习班，接下来是监狱，由于没有具体的罪恶事实，住了两年就放出来了。但是由于住过监狱，党员和工作是双开除，出来以后连工资也没有了。我妈妈就是在我爸爸出来之前得病死了，我一直觉得她是想我爸爸想死的。但是，爸爸从来不悲观，从监狱里出来时候平静得很，政治斗争嘛就是这么回事儿。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又乐哈哈的了。后来闷在家里想透了，就走向了生意场。等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候，爸爸已经是拥有一个多亿的大老板了。但是，我分配到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他从来不管不问。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解决。我爸爸有

钱以后，多少女人追我爸爸呀！有的小姐年轻得我看着都害怕，我和姐姐也劝他找一个，他却一直不肯续弦。你以后走进他的卧室就发现了，他的卧室里永远挂着我妈妈的遗像，爸爸一直生活在对妈妈的思念之中。我有时候也劝他，妈妈再好，她已经去世了，你还是再找一个吧。爸爸后来才对我说，我思想并不传统，并不是为了害怕对不起你妈妈才不找的。我也明白你们让我再婚是真正对爸爸孝顺，说明我安然的女儿懂事。只是我这一生太习惯你妈妈了，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和别的女人生活了。”说到这里，安琪挤挤眼说，“王海，我也应该告诉你，你们父子两个那天送树见到的安总安老头，就是我爸爸，你见到的那幢小楼就是我们现在的家。”

王海点点头平静地说：“我想到了。”

安琪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你也知道，干什么事情都要走门子。我爸爸又不为我花钱，又不为我走门子，我大学毕业后工作就安排得很差。好不容易进了一个单位，是自筹自资的那种，每月开工资都困难。月月得看单位领导愁眉苦脸、一提钱就苦大仇深的样子。我觉得呆在这个单位里没什么劲，也不想再调动了，也算是受我爸爸的影响，就辞了职出来自己干。”

安琪说：“你不知道我辞职以后的那种心情，整个一个解放了的感觉。一想到从今以后再也不去单位打点上班，再也不用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再也不用要求入党呀提干呀进步呀，真是浑身的轻松和快活。但是，很快我就发愁了：我能够干什么呢？我去找爸爸，爸爸不管。我知道爸爸自从开办公司就有一条规定，不允许我们家人包括我们家的亲戚进入他的

公司。你要钱可以，想到他的公司找活干不行。不过我想我是他小女儿呀，当他的助手跟着他学习做房地产生意总还可以吧？他那么大了，那么大一摊子，他是给谁干的？还不就是给我们子女们干的吗？我接他的班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嘛。你猜我爸爸怎么说？我爸爸看透了我的心事，对我说，年纪轻轻的大学毕业生，让老头儿养你呀？你真让我失望，让我看不起你。这就是我爸爸。他从开始就坚持不搞家族制，这也是他为什么越干越红火的原因。我一看彻底没戏了，心里一赌气自己来吧！”

安琪说：“王海你猜猜我一上来干什么？我那时候不知怎么竟然迷上炒股了，打条儿借了我爸爸五万块钱。就开始上股市，嘿，没有多长时间，让套住了。五万块钱成了一把纸。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想过，赔五万块这么容易这么快。我再也不敢干了，回到家里躺在床上闷着不起来。爸爸来看我，我对着他掉眼泪了。我想爸爸这回一定会安慰我哩，没想到爸爸却说你这个没出息的，哭什么？这怎么是我安然的女儿？你不干了，你不干了怎么还我的钱呢？这句话把我一下子给震住了。我一听老头子怎么变成外国人了？钱迷心窍，对自己的女儿也无情无意。也是他把我给激怒了，我一下从床上起来对着爸爸说，安总你放心，欠你的钱我一定会还你的。我爸爸说拿什么还？拿你的空话还？还是拿你的眼泪还？这年代真是变了，你这借钱的杨白劳成大爷了，我这个放债的黄世仁倒成孙子了，我怕你行不行？然后他才慢声细语地对我说，你已经赔了五万，学费已经缴上去了，什么都明白了，本事也学成了。往后就该赚钱了，你打什么退堂鼓？

生意场就是战场，哪有常胜将军？成功都是失败养出来的。杀回去，有出息就把赔了的钱再赚回来。然后一把又借给我十万，让我重新回到股市。后来想起来他不是在乎赔那五万块钱，他是害怕我丧失了做人的自信。想让我在哪儿倒下，就在哪儿站起来。但是，老爷子就是不说透，逼着我自己来。这就是我爸爸。我拿着这十万块钱，重新杀回股市，天天泡在那儿，长短线一起上，疯了一样。后来套住的股票解套了，新买的股票又飞涨，我把所有的钱都赚回来了。我算算账，还了爸爸的债务，我还能够剩下将近一百万的利润哩。这时候爸爸才笑着对我说不要你还债了，就算爸爸发给你的奖金吧。这时候，我才明白了我爸爸对我的良苦用心。我把股票全抛了，我对爸爸说我是真不想炒股了，天天就像打仗一样，不像个女孩子干的事情。爸爸笑着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嘛，你现在手里有钱了，就有选择的权利嘛。后来我跑遍全国到处考察，实际上是在国内留学，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我到底适合干什么。”

安琪说：“一个偶然的機會，我在杭州迷上了品茶。但是，你别看我现在说起茶艺这行是一套一套的，走进去以后我马上就明白我是做不了茶人的。为什么呢？古往今来的茶人都是很清苦的，入了茶道的茶人特别讲究人品，我甚至觉得他们有点自虐，他们的人生态度就好像是追求一种清苦精神，以苦为乐。我是喜欢积极生活享受生活的人，我这种人只能够掌握茶艺，却无法接受他们的人生态度。于是，我就回郑州开始做茶艺的生意了。先租房搞茶座开始海赚，接着加上了酒菜，又加上了桑拿、健身、保龄球……你都看到了，我

把这座楼全盘下来，做起了一整套休闲的生意。”

王海说：“但是，你虽然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却更想做女人。”

“对了，这就是我。我虽然能赚钱，却并不是别人眼里的那种女强人。我更愿意过女人更应该过的那种生活，寻找到自己的爱情。”

“过去的男朋友呢？”

“我在大学里遇到过一个优秀的男孩子，也是我那时候不太珍惜，也由于毕业后两地生活，后来别的女孩子爱上了他，我们就分手了。可是，等到我有钱以后，我才明白找男人比找钱还难。我看着年轻，这是父母遗传的结果，其实我已经二十八岁了，我也给你看过我的身份证，这一点我没有瞒你。现在的情况是，优秀的男人大都已经结婚，像我这种大龄女青年，已经过了寻找爱情的最佳时机。”

“但是，找你的男孩子应该不会太少。”

“对了。为什么？因为我有钱。追我的男孩子多了，大都比我小，一个个都迁就我，我也看穿了，他们希望通过我而占有我的钱财。但是，他们错了，我不是那种喜欢男人迁就的女孩子，正好相反，如果找到了意中人，我倒是喜欢迁就他。我假装成一个穷姑娘，在社会底层寻找自己的爱情，自己走进生活。一个一个，后来就碰上了你。你说茫茫人海，咱们两个能够相遇，也算是缘分吧？我说完了。我的话，你相信吗？”

王海点点头：“我相信。只是，我毕竟是一个警察，并不很适合你。”

“职业是可以改变的，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安琪调皮地笑起来，“王海，你不是因为自己的女朋友有钱，就觉得有伤自己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吧？”

“多少有一点。”王海也笑了，“不过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你别吓我，没有打退堂鼓的念头吧？我把自己推销出去可是不容易呀，你可别退货呀。”

王海摇摇头也开玩笑说：“你认为我们做警察的，要钱没钱，又整天不着家，找到个女朋友就容易吗？这年头只有两种女人会嫁给我们警察，一种是没头脑的，一种是一时头脑发昏的。”

“那好，我可是把你当做说话算话的男人。”安琪调皮地鬼笑起来，她走到老板台前，坐下来拿出来一张票据，递给王海说，“先把这个还给你。”

王海走过去说：“这是什么呀？”

“现金支票呀。咱们一共处了四个月，这可是咱们原先说好了的。”

王海拿在手里认真看看，看到上边竟然写着五十万元，心里先吓了一跳。她一个月怎么能挣这么多钱呀？这还是那个给他包饺子做春饼的穷大学生吗？这还是那个很会过穷日子的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吗？长这么大，他还没见过这么多钱。他收下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左右为难。

那时候已经夕阳西下，接近傍晚了。透窗而望，越过城市上空的淡淡的烟尘，还能够看到远处徐徐燃烧起来的如诗如画的晚霞。白天的喧哗和灿烂已经透出了疲惫，传达出向夜晚转移的信息，开始准备着慢慢地落下自己的帷幕。

王海想了想，笑着走向了老板台，他把现金支票重新放回老板台上说：“四个月工资的一半不是一千六吗？怎么会有这么多？”

安琪说：“这不是咱们事先说好的吗？你现在怎么反悔了？”

王海说：“说实话，谁能够想到你挣这么多钱。”

“这还是少的，现在生意不景气，是低潮，高峰时可不是这个数。”安琪忽然认真地说，“其实这五十万还没有那一千六多哩。你那是工资呀，我这是利润，哪个分量轻重我还知道。”

王海笑了：“明给你说哩，支票这玩艺儿我见过，但是却从来没有经手过。我还是把它看做一张纸，先放你这儿吧。再说，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放都没处放。我没钱用了来你这儿抓不就行了吗？”

“好吧。”安琪说，“我也想了，你不会要的。我先给你存这儿吧。”安琪伸手挽着王海说，“那好，咱们走吧。”

王海说：“走？上哪儿？”

“上我家呀？老爷子说好了在等我们哩。怎么？不想去？”

“怎么不想去哩？”王海也笑笑说，“老丈人我敢不见吗？走就走！”

王海随着安琪坐电梯下楼，取回自己的鞋子，走出了大楼。站在楼外回望一下，就觉得像从梦中走出来一样。他拿出车钥匙，走过去推出自己自行车的时候，安琪看着他笑了。

“你笑什么？”

“把车子给我吧，我给你存这儿。”

“那怎么走？”

“坐我的车呀？”

王海没话了，他这才想到安琪是应该有私车的。果然，安琪把自行车交给自己的保安，就走向车库。是一台黑色的帕萨特，安琪本来要自己开的，王海笑笑把车钥匙拿过来，自己坐在了司机座上。和女朋友一块儿，应该由自己开车，这一点他还懂。

“怎么样？”安琪坐在旁边说，“这车还行吧？”

王海边开边说：“真舒服，还是原装的货好。跑起来比国产桑塔那的感觉好多了。”

“我不想玩太好的车。”安琪说，“汽车嘛，说白了不过是代步的工具，要那么好干什么？所以我喜欢帕萨特，档次不高不低，价钱也不是太高，可以接受。”

“这档次还不高呀？”王海说，“比我们局长坐的车还高档哩。”

“他那是公车。再说你们局长又是搞政治的人，顾虑太多，前后左右都要照顾到。坐得太好了，害怕影响自己的形象。你说我猜你们局长猜得对不对？”

“你个鬼灵精，猜得差不多吧。”

“我看你老骑一辆破自行车，公家没给你们配车吗？”

“配车也不能一个人一台呀。当然，我们也有公车。办案时候如果需要，也可以用。”

“那好吧，”安琪说，“你就先用这台车吧。”

“开什么玩笑？”王海回瞟安琪一眼说，“你认为这是自行车呀？”

“你放心，我还有车。”安琪又说，“我再给你一部手机，就把你武装起来了。”

王海笑笑说：“你得了吧，当赞助商呀？”

安琪说：“这算什么？你做警察的，比我更需要这些现代化工具。”

“那也不能够用你的私车呀？”

“为什么不能？公家没钱，咱自己把自己武装起来还不行呀？咱又不要公家报销油费和电话费，又提高了办事效率，这有什么不好？”

“好呀，你最好再给我买一支枪。”王海不回头地说，“我开着私车，拿着手机，腰里头别着私枪，那是什么形象？回到单位里我还是我吗？谁还好意思指挥我呀？”

安琪也不看王海，眼看前方红着脸说：“我还不是想着让你方便。”

谁也不说话了。两个人都明白，许多话现在还不能够说破。这就是情人，许多话只能够意会，而不能够言传。于是，两个人认真赶路，等走到家的时候，安然已经在等着了。

王海上次来是送树，只走到盆景园里，并没有走进小楼，如今一走进来，他才知道什么叫有钱人了。坐在一楼的豪华大厅里，四下里望望，就觉得身在国际饭店总统套房里一样

的感觉，没准儿比总统套房还要宽阔。

“好呀好呀，没错，一点没错。”安然起身看着王海，手指着他笑起来，“看起来我姑娘眼光不错嘛。安琪回来跟我说来说去，我一想就是你小子。”

“伯父好。”王海不知不觉地由叫安叔改叫伯父了，然后也笑着说，“我可是没想到。”

“怎么没想到？”安然笑着得意地说，“是不是上当受骗了？王海我可提醒你，这年头生意人的话可是信不得呀。一不留神，就给人家套住了。”

安琪剐了爸爸一眼说：“爸爸，看你说到哪儿了？”

安然说：“好呀好呀，还是俗话说得好呀，养女儿到底是给人家养的。我说怎么我请老王哥来给我管盆景园，你安琪坚决反对，原来你这是胳膊肘子向外拐，心疼你老公公呀。”

安琪说：“爸爸，不要揭老底嘛。”

安然这才说：“好好，我不揭你的短了。吃饭吃饭，咱们先吃饭，吃过饭我得跟王海好好聊聊。”

保姆把饭端上来，王海发现饭菜其实很简单，这让他感到有点儿意外。一个人一小碗玉米粥，一盘高粱面窝窝头，四盘素菜，这就是全部内容了。素菜呢，也不过是一盘炒老豆腐，一盘炒白萝卜，一盘炒青菜，再有一盘就是炒南瓜了。和那天晚上在盆景园里吃的虾呀鱼呀相比较，形成了鲜明对比。看起来这素食才是安然平时的主食，那天招待他们父子两个，因为他们是穷人，才请他们吃大鱼大肉哪。现在真正的有钱人，已经不再怎么吃荤了。真是时代不同了，没钱人整天买肉吃，有钱人却开始吃素，讲究营养返璞归真了。差

别，这就是差别呀！王海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

吃过饭，安然上楼去了，安琪悄悄地告诉王海：“爸爸在书房里等你，他想单独跟你说说话。”

“书房？”王海问，“书房在哪里呀？”

安琪用手指指上边说：“爸爸的书房在二楼，我不陪你了，你上去就看到了。”

王海走上二楼，果然发现书房的门开着，安然在等他。他走进去，觉得这书房很大，足足有四十多平方。环顾四周，感到自己置身在一个书的海洋。除了窗和门之外，四壁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柜，书柜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王海想，安然不仅有钱，还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书房的中央有一只很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前摆放着一组藤条儿的沙发和茶几。整个书房既宽阔又简单又不俗，主人的品味和精神气质一下就展现出来了。王海看着安然已经坐在沙发里抽着烟等他，就走过去规规矩矩地坐下来，等着安然的问话。王海心里明白，这场谈话很重要，实际上是安然对自己未来女婿的考核。但是，他心里一点儿也不紧张，甚至非常的坦然。

“抽烟吗？”安然指着茶几上放着的好几种香烟说，“想抽什么自己拿吧。”

“我抽烟。但是不多。”王海拿起红塔山点着一根说，“我只能抽国产烟，外烟的劲太大。”

安然说：“其实外烟更好抽。我一直抽扁三五，抽多了就习惯了，这烟抽着没痰。”

王海说：“伯父，您烟瘾大吗？”

安然说：“一天一包吧。酒也常喝，但不贪杯。”安然笑

笑说，“我有一个老朋友想戒烟戒酒，去请教一位老中医。老中医就说戒烟戒酒多费事，你最好是不活了。我的老朋友一听就呆了，不明白老中医为什么这么说。老中医哈哈笑着说你想嘛，一个男人想喝酒又不敢喝，想抽烟又不敢抽，那你活着还有什么乐趣？不活了最好。”

“说得好。”王海也让安然逗笑了，“老中医不是在讲烟酒，其实他是在讲人生。”

“对了。”安然说，“所以，我虽然已经快七十岁的人了，也不戒烟也不戒酒。你想人一辈子如果已经习惯抽烟喝酒了，这烟酒就成了他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猛然一下子戒掉，身体内部肯定会失去平衡，那才会发病哩。我有几个老朋友抽烟抽得好好的倒没事儿，戒烟不久，都得病走了。”

王海也附和着说：“看起来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是呀。表面上看着抽烟喝酒有害健康，其实那是在享受生活哪。烟酒有害没有？有害。但是，这世上的东西哪一样是只有利而没有害呀？没有。世上万物都是利害相关不可分割的。别看这利和害两个字简单，深刻哪。利害呀！人们总想着得利而不想受害，那行吗？唉，人哪。”说到这里，安然又问，“王海呀，你说人是什么？钱又是什么？”

王海看着安然笑笑，他明白安然的问话并不需要他回答，就说：“伯父，你说呢？”

“人是什么？人是一根棍呀。王海你说人是不是一根棍呀？”安然伸出一根指头摇来摇去地笑着说，“人来世上走来走去的是不是一根棍呀，是一根棍。这根棍是什么？就是一个1呀！那么钱是什么呢？钱就是这根棍也就是这个1后边

的0，1后边的0越多，这个人就越有钱。但是，人总是要死的呀，有生就有死，这是生命规律，谁也阻拦不了。那么人这一根棍一倒下，就没有了前边的1。如果没有了前边的1，后边就是有再多的0，也只是0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安然伸手挡着不让王海开口说话，他继续说：“所以，都知道我有钱，其实我从来也没有为钱所累。安琪没跟你说吧？我已经早早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公司和我的钱全部捐给国家的教育事业，一个也不给我的孩子们留下。为什么？我不光是想为教育事业做点儿贡献，我也是为我的孩子们着想呀。孩子们都是我的心头肉，我能够不心疼不爱她们吗？但是，我把钱留给她们，她们就像狗一样被我养起来了，那就坏了，那我就害了她们的了。你想一个人如果不去奋斗怎么体会得到成功的骄傲？不去吃苦和克服困难怎么享受生活的快乐？所以我挣了钱就办教育，你不知道吧？我已经出钱在边远山区盖了十所希望小学了。我也没有什么计划，我是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哪儿穷就给哪儿投钱。不过我的原则是不准给我传名，也不准表扬我，你要给我传名表扬我，我就不给你钱了。我要那些虚名干什么？什么是名？名和钱一样，粪土不如。我这么做，只是我喜欢。我非常愿意享受自己的成就感，我这么做是觉得自己活得有意思。你想一个男人来世上走一趟，不干些事情对得起自己吗？所以，我拼命挣钱，除了我吃点喝点抽点，再就是想玩啥了玩玩，充分地享受生活，然后就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这就是男人！”说到这里，安然突然冷冷地说：“组织上不是开除我了吗？不是我爱你你不爱我了吗？那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给社会服务来给别人造

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更自由吗？我原来身在体制之内是什么都不懂呀，后来没有人管我了我才明白了，人就是要自己活，不是别人让你怎么活你才怎么活，是你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我倒要看看，我倒要比比，哪个我才活得更有价值更值得骄傲。”

是沉默……

两个男人谁也不说话。

一会儿，安然又笑了，他笑笑说：“没想到吧？我这个老头子和别人不一样，我想和你聊聊不是想了解你，是想让你了解我。你要走进这个家庭，我有责任帮助你了解这里的环境，你说是不是呀？”

王海诚恳地说：“伯父，谢谢你。”

“谢什么呢？这是应该的嘛。好了，我说了说我，现在咱们开始说你吧。”安然忽然问道，“王海，请你原谅，我已经打听过了，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一直不太好呀？”

王海没想到安然一上来就单刀直入，说到了他的工作。但是，稍加细想，以安然的聪明和他的处世经验，不用怎么费劲就可以把他王海的情况打听得清清楚楚。王海十分理解，女儿找了一个男朋友，做父亲的有责任帮助她了解了解男方的情况，虽然不加干涉，起码也使自己心中有数。

“伯父，”王海诚恳地说，“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了，我也不瞒你，我曾经犯过错误。虽然干的年头不少了，也没有什么进步，现在仍然是一个普通警察。”

“你误解了。”

“我误解了？”

“对，实际上我只是闲操心，没有别的意思。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我还包办我女儿的婚姻呀？找朋友是我女儿自己的事情，不论我看着好不好，只要我女儿愿意，我不加干涉，再说我也包办不了。只是人老了，一个做父亲的，忍不住。人怎么样呀？工作怎么样呀？就想早些知道。你看当老人的多没有出息。”安然笑笑说，“不过这件事情放在谁头上也是一样，我想你爸爸妈妈也一样。”

“我理解。换了我爸爸妈妈，才沉不住气哩。”

“所以我说你误解了。你犯过错误，那算什么错误呀？难道和我住过监狱比起来还要严重吗？我只是关心你。想问问你的心情。”安然哈哈笑着说，“干脆直说吧，如果说我有什么特别欣赏你的地方的话，还就是喜欢你犯的这个错误哩。”

“伯父，你这么说我就不懂了。”

“我一说你就懂了。你那叫犯的什么错误？反对腐败，难道你们说错了吗？非常好嘛。年轻人关心国家命运，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是责任心。那只是一场政治风波，你们又不明白上边在发生什么事情，采取的方法不太讲究罢了，不就是这吗？我看得出来，你从来也没有后悔过。”

“是这样。”王海诚恳地说，“我虽然苦恼过，却从来也没有后悔过。”

“好，说得好。”安然笑着逗王海说，“现在对反腐败怎么看？”

王海笑了：“怎么说呢？”

“你就这么说，你能够让一块地里只长庄稼不长野草

吗？”

“伯父，那时候我还年轻。”

“对了。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哪个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必然会出现腐败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你认为上边不着急吗？他们比我们下边人还要着急。光着急就能够解决吗？解决不了。还可能越反越腐败哩，因为这问题的根源不在这里。”

“是这样。问题在于我们的体制和社会制度需要完善。”

“但是，不论你怎么改革和怎么完善，我们中国还是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我左了一辈子，最后左到了监狱里，是中国的现实告诉我，目前来说，也只有共产党有能力领导这么穷又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一直对年轻人说，文明需要过程，民主要付出代价。什么事情都不能急，只能慢慢来。”安然看着王海说，“你笑什么？你想什么我知道。你别看人家早就把我开除出党了，我自己可从来没有把自己开除出党。党是什么？那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并不是本质。本质是什么？是一个人的信仰。只要你认定了你自己的信仰，谁也把你开除不了。你说是不是？”

王海点点头。

“但是，体制是什么？制度又是什么？说白了是游戏规则嘛。如果在这个游戏里你违反了规则，你可就再也玩不好了。你说是不是？你能够改变游戏规则吗？不能够。如果再一条道走到底哩，那就是一条死胡同了。所以古人说人挪活树挪死，大概也就是这个道理。对你来说人生的路还很长，耗得起吗？耗不起呀。我不再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王海点点头说：“我明白。”

安然忽然说：“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活法，也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同时也很有意思？”

王海实实在在地说：“我也曾经动摇过，后来想通了，又安心下来了。”

“当然，选择生活方式，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我呢，只是一个建议，不是吗？其实人活什么？生活方式只是外表，人活的是自己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只要想明白了，怎么活都一样。”安然说到这里，话题一转说，“王海，你别看着我老，我思想可不僵化，不论你怎么想怎么选，我可是事先声明，我说的这些与你的爱情可没有任何关系呀！”

“我明白。”王海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想了想就说，“伯父，不论我将来如何生活，我都谢谢你今天对我说的话，难得听你这么讲人生，我确实受益非浅。”

“那好吧，我不耽误你们年轻人的时间了。你上去吧，安琪还在等着你哩。”

王海站起来说：“上去？”

安然指指楼上说：“安琪没对你说？她住在三楼。你拿上烟，上去抽吧。”

王海听话地从茶几上拿起一盒烟，走出书房，迈上楼梯。

安琪已经洗过澡，穿着睡衣等着王海。看到他走进来，就拿起一件崭新的男式睡衣说：“这是我刚给你买的睡衣，你先洗澡吧。”

王海把睡衣接在手里，微笑着看着安琪，轻轻地摇摇头。

“怎么？爸爸说你什么了？你感觉不好？”

“没有呀！老人对我挺好。”

“那为什么？看你这样子，像有什么心事。”

“我能有什么心事，我是看你穿这件睡衣的样子特漂亮。”王海笑了，他走过去轻轻地抱住安琪，闻闻她的发香，然后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我该走了。”

“我不让你走嘛。”安琪说，“这是我的房间。爸爸从来不管我的事儿。”

王海仍然咬着安琪的耳朵调皮地说：“我跟你实说吧，在这里别说让我和你上床做爱了，我在卫生间里尿都尿不出来。”

安琪也让王海逗笑了：“有这么严重？”

王海点点头。

安琪长长地叹一口气，无奈地说：“那好吧，让我换换衣裳送你。”

王海等安琪换好了衣裳说：“先到楼下和你爸爸告个别吧。”

安琪伸出手指点着王海的鼻子说：“你早就把人家姑娘睡了，现在还装什么正经呀你，就为了让我爸爸知道你没有在这儿住？”

王海也笑着说：“看透别说透，还是好朋友嘛。”

后来回想起来，王海觉得从那天以后，他对安琪的感觉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然这以后他们还同居过，还做爱过，但是王海再也找不到他们在那间平民小房里时的那种感觉了。

有时候静下心来，王海也默默地扪心自问，是不是由于安琪太有钱了，她的家庭也太有钱了，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差别太大，使自己有了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又影响了他的感觉呢？说实话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并且他也曾经向安琪坦然承认过。不过只凭这一点，并不能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有钱有什么不好？谁不愿意生活的更好？因为找了个好老婆，从此以后再也不为家里穷没钱用而不安了，这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好事儿，基本上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做梦娶了好媳妇哪。对安琪呢，自己从来就没有隐瞒过什么，刚认识时他在明处她在暗处，从开始她就知道他是一个普通警察，就明白他出身工人家庭，就清楚他们家穷。但是，她从来也没有嫌弃过，是她自己主动走向了他的怀抱，建立了两个人的爱情关系。现在虽然没有结婚，时时处处、人前人后的，安琪已经把他当自己的男人一样对待了。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他的感觉产生了异样的微妙的变化？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有一天做爱以后，他们躺在床上，安琪曾经问他：“什么时候带我回家？”

王海说：“慌什么，再等等吧。”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吧？”

“让我先跟父母说说，冷不丁带个大姑娘回去，别吓他们一跳。”

安琪鬼笑了一下，就不再催他了。

王海话虽然那么说，却一直推托着迟迟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他和安琪刚刚同居时候，曾经产生过一种强烈的愿望，特别想早些带着安琪回家的，让父母看看也放心了，再不为他的婚姻之事烦恼了。可是，现在他不这样想了。为什么感觉上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所以，他一边对安琪掩饰着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异样感觉，一边为之苦恼。

“我也想明白了。”安琪说，“你在我们家里的感觉一直不好，我爸爸说这是很自然的。我爸爸说我，你这个傻姑娘，一个大男人串别人家房檐儿，总是感到别扭的。我原来不懂，爸爸一说我才懂了。我已经跟爸爸说了，如果结婚我们就再买一套房子，和爸爸分开住。你看好吗？”

王海微笑着，不说好也不说不好。

“海哥，咱们的住房不能够距离我们家太远，因为爸爸毕竟年纪大了，万一生病什么的，我也好照顾着方便。你说的是吗？”

王海点点头。

“我已经相好了一处房子，闲了我带你去看看。”

“在哪个位置？”

“不在爸爸那个院儿。不过也只隔两条马路，在红专路上，仍然是爸爸开发的房产。煤气和暖气双气齐全，地下室里还有车库，非常不错，砖灰建筑的半框架结构哩。”

“什么叫半框架结构？”

“你明白全框架结构吧？就是那种先用水泥框架建筑起

来的楼房，框架建起来以后再垒墙那种。半框架结构呢，就是房梁和主要的墙柱是水泥的，别的全是砖灰结构，比完全的全框架结构差，比过去的砖灰结构好，因为它有一定的防震能力，住着放心。”

王海其实最关心房子了，忍不住问：“多高的楼层？”

“最高五楼，不错吧？还是住低楼好，互相不影响采光。”

“最高才五楼？怎么那么低？”

“因为上空是飞机航线，那一片儿不允许盖高楼，只准盖那么高。”

“多少平方？内部结构合理吗？”

“二百五十平方。图纸是国外的，结构非常合理。”

“二百五十平方，怎么那么大？”

“因为是一套复式楼房，四楼和五楼之间有内楼梯，基本是上下两套三室两厅串在一起。”

王海心里一沉，不言语了。复式楼房，过去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自己要住那么好的楼房。迟疑了一下才说：“复式楼房，二百五十平方，太大了。”

“一点儿也不大。我想好了，你父母就你这一个孩子，这一点你放心，我非常希望和你的爸爸妈妈一块儿生活。有两个老人永远在家里等着我们，我们两个早晚回来家里都是热热乎乎的，多好！两个老人住下层，我们两个住上层，不是正好吗？再说咱两个经常在外边跑，如果生了孩子还不得请保姆吗？保姆还得住下层吧？这样保姆带孩子做饭，爸爸妈妈还可以监督着保姆不糊弄我们孩子，这一点你没有想到吧？再加上楼下我们得有大客厅，楼上我们两个还得有书房，

再空出一间房给孩子长大点单独住，你这么一算还大吗？”

“你想得真周到，只是二百五十平方，花钱太多了。”

“花钱不算多。我已经和爸爸谈好了价钱，本来是两千二百元一平方，我逼着他让了六个百分点，基本上一平方按两千多点儿给我们。”

“虽然我不懂楼价，”王海说，“也听别人说过楼价的行情，这个楼价是不太高。”

“那当然，因为是现房，原来爸爸只让两个百分点，我硬给他砍下来的哩。”

王海笑了：“你们父女之间也讨价还价？”

安琪认真地说：“那当然，这是生意，谁也不让谁。”

“我算服你们了。”

“海哥，你得这么想，生意是生意，父女是父女，这是两回事儿。我明给你说哩，爸爸几次暗示我，如果我们结婚，就不要买房了，他想把这套复式楼房送给我们做礼物，你想我会要吗？爸爸看我装糊涂故意听不明白他的话，就知道我的态度了。这就是我爸爸，他知道我不想接受他的馈赠以后，害怕伤我的自尊心，就一直再也没有明说。”

这一点王海是没有想到的，他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父女关系，说实话非常让他吃惊，也非常让他感动。

“海哥，这套楼房还有一处风景我没说，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等你去看房子时候，我保证你一看就会高兴得跳起来。”安琪说，“因为在我们顶层，平台上还有一个空中花园

儿，这是为了顶层好卖白送的。你想想这空中花园有多大？整整八十平方。四周垒着一人多高的花墙，还有一个二十平方的花房，花房里有卫生间，花园儿四周安装了水龙头。怎么样？”

王海兴奋起来了：“这是我爸爸的天地。”

“对了。”安琪说，“你爸爸不是喜欢玩盆景吗？再也不用发愁没地方了，再也不用想着给别人当花工了，他可以就在我们楼上建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盆景园。”

“谢谢你。”王海感动地一下抱着安琪说，“真的，我真感谢你。”

安琪笑了：“你谢什么？这房子得你自己买你谢我什么？你听说过男女结婚女的给男的买房吗？房子我来买，钱得你出。将来买房办房产证你海哥是房主，大钱你得拿，不过为了表达心意，我也给你贴一点儿零头嘛。”

这一下把王海说呆了：“老天，这二百五十平方少说也得五十多万，我去哪儿拿这么多钱？”

安琪笑了：“我的傻哥哥，你那五十万不是放在我这里吗？”

王海这才明白过来了：“好呀，你原来捉弄我，看我怎么整你！”

又做爱……

自从到过安琪家里以后，因为心里的感觉发生了变化，王海这一段做爱还从来没有这么投入过，也没有这么疯狂过，真是疯狂如狼，又温柔如丝，起起伏伏，反反复复，这么整整，那么整整，换一种方式，再换一种方式，他好像要永远

整下去一样……

安琪就好像一只躺在刀案上的羔羊任凭宰割，闭着双眼只剩下了舒服的呻吟，反反复复只是喃喃地重复着那一句话：“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

安琪的呻吟和她的喃喃细语，一浪又一浪地召唤着王海的激情。

其实男女之间，长相呀性格呀修养呀气质呀这条件呀那条件呀说白了全是些外部形象，就像楼房的楼基一样，两个人性生活的和谐才是长期生活下去的最重要的基础。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据说茫茫人海之中，特别适合你的异性在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个。百分之一，这个概率可是够小的，差不多就和大海捞针一样。但是，这种事儿又不是别的事儿，可遇不可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虽然王海也曾有过性生活经历，但也是遇到了安琪以后，才体验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性生活。他觉得自己已经深深迷上了安琪，越来越离不开她。

要死要活，潮涨潮落，然后是平静。

休息过后，安琪鬼笑着说：“海哥，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还有什么瞒着我呀？”

“你明白我爸爸怎么看你吗？”

“我怎么会知道？”

“我爸爸不是一般的喜欢你，他对你评价相当高。”

“那是说好话哄你高兴，你就那么当真呀？我和你爸爸才见了几面？就那晚上谈的时间长点，也还都是他说我听，加在一起我总共也没说几句话。”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爸爸说我不懂什么？别的不在行，看人我可在行。我爸爸说这种人看起来朴实无华，其实内在的气质很厚实。他说你做起事来会做得很具体很细很认真，是那种一丝不苟的非常负责任的人。你觉得怎么样？”

“还别说，他说得差不多，我做人做的一直很小，我还就是一个认死理的人。”

“错了，你也别糊弄我。”安琪接着说，“我爸爸还说看着你这种人做起事来很具体很认真，但是，对待大是大非问题，又是那种举重若轻的人。我爸爸说如果咱们两个认真较量起来，我并不是你的对手。爸爸劝我要顺着你走才能够过好生活，做女人就要像个做女人的样子。”

“那是你爸爸太开明，也太会说话。其实你还没有看透我吗？一个普通警察，一个月拿七百来块钱，还不够请你喝顿茶呢，说到底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也只有你这种吃错了药昏了头的人才找我。”

“你真的这么看自己？”

“真不真的，这是现实摆着的嘛。”

“那我可就说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爸爸看上你了。没想到吧？”

“他看上我了？他又不是组织又不是领导干部了，他看上我有什么用？”

“我实对你说吧，我爸爸说你是一个可造之才，做警察可惜了。因为你有过那样的经历，在政治上又没有了前途，就这么混着浪费生命。他让我在合适的时候给你透透口风，试探试探你的意思，如果你有兴趣，他想让你跟着他干，做

他的副手。怎么样？你没有想到吧？”

“没有想到。”

“这算不算一个秘密？”

“算，算一个秘密。”

“你知道我爸爸的规矩，我们家那么多人，他都没有看上一个，我姐夫想跟着爸爸干都想疯了，我姐姐出面几次求爸爸，爸爸连理都不理。可是爸爸偏偏看中了你。一出口就许你做副总，这身价开得不低吧？你觉得怎么样？”

王海不吭声了，他长长地叹一口气，他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海哥，你怎么了？”

“没什么。”

“怎么没什么？我看你一下就不高兴了。”

王海笑笑说：“哪能呢？其实老人家这么看得起我，我从内心里挺感动的。只是我了解我自己，做什么副总呀？做房地产生意，我懂得什么呀？我什么也不懂。打个比方吧，如果真的跟着他老人家干，我知道我应该干什么。我不是做副总，我应该先做工人，再做售楼员什么的，等到我熟悉了业务，我才能够知道我应该干什么。你说是不是？”

“果然如此，看起来爸爸还是比我有眼光呀。爸爸说看着是钱，别人会抢，王海不一定来拿。”

“你爸爸果真这么说的？”

“是的，他许你做副总，我高兴得直想跳起来，可是爸爸却说别高兴得太早，王海不一定干。”

“我服了，我真是很服你爸爸。”王海说，“我们在一块

儿我就没有说几句话，还是能够被他一眼就看到心里头。你爸爸这人不得了呀。”

“这么说，你真是不同意跟他干呀？”

“唉，我们两个都到这份儿了，我什么事情也不想瞒你。我记得跟你说过我以前谈过女朋友的。”

“不就是那个吴可可吗？后来回上海那个？我不在乎呀。”

“不是这，我们已经走得很远，感情也发展得很深……”

“别说了好不好？不就是睡过觉吗？那是你以前的事儿，我不计较，你明白我没有那么小气。”

“我不是说感情。我应该告诉你，我们为什么分手了。那时候她不但自己要回上海，也给我在上海找了工作，工作也相当好。她叔叔也做房地产生意，并且是从海外回来投资的华侨富商，开发上海浦东的主要公司之一。我一说你就明白了，他的生意比你爸爸做得还要大。那时候我也动摇了，已经答应跟着他们家到上海去，而且我的父母非常开通，一直支持我到上海去工作。那时候商调函都发过来了，我们单位领导也研究同意了，但是，真正要办调动手续了，我才发现我并不想去。不是不想去上海，是他们家特别讨厌我做警察，我自己呢？还就是特别喜欢做警察。后来，我不用说你也想到了。”

安琪沉默了。

好大一会儿，王海才说：“对不起，我这种心情可能应该早些告诉你。”

“没关系。我不是吴可可，我是安琪。”安琪说，“别再

说了，我明白你了。如果你喜欢做警察，做警察有什么不好？这和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没有任何关系。你虽然是我的男人，但是你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呀。我爸爸也只是一个建议，说白了只是一句空话，见了面说一句谢谢他不就完了？”

“安琪，你甘心嫁给一个警察，你说的是真心话？”

“你说呢？我说的是不是真心话能瞒过你吗？”

“我也觉得是真的。安琪，我再也没顾虑了，我们结婚吧？”

“嗯。我听海哥哥的……”

王海当真了，安琪的话使他很受感动。他心里再也没有了感情上的障碍，如果不是发生了意外，他现在只怕已经和安琪结婚了……

12

那时候他们已经买了房，王海也带着安琪回家见了父母，双方的老人也正式见面吃了顿认亲的团圆饭，两个人的爱情关系也公开确定下来了，余下来的事情就是怎么装修房子，然后就去办证结婚了。

一天下午，杨局长突然呼他，让王海赶到杨局长办公室去。王海事先什么也不知道，只是想着又出什么案子了，根本就没有往别处想。他接到传呼时迟疑了一下，因为往日杨局长呼他，都是一呼两个，他和于富贵两个人一块儿去。这一次他还对老于说怎么不呼你就呼我一个哩？老于笑笑说杨局长找你可能是别的事儿，你自己去吧，是好事儿了可得请

我喝啤酒。老于其实是话中有话，他却没有在意。后来才明白那时候老于已经知道了内情，只是没有告诉他。

杨局长说：“抽烟吧，自己拿。”

坐在杨局长对面的沙发里，王海点了根烟，等着杨局长交待工作，而杨局长看着他只笑着不说话。这让王海感到纳闷，这在往常是没有的事情。一般来说杨局长很少亲自找他们，特别是单独召见他王海，他走进警察队伍十年来，也只有这一次。来了迟迟又不交待工作，王海觉得就像坐在云雾里一样，摸不着边际。

“王海，”好大一会儿，杨局长才说，“你是哪一年从警察学校毕业的呀？”

王海说：“杨局长，我是八九年那届。”

“今年多大了？”

“三十岁了。”

杨局长感叹道：“是呀，你都三十岁了，时间过得真快呀。真是不敢想，你当警察一晃就十年了。接你们那批学生时候我还是副局长哩。分配你们的时候，我还亲自看过你的档案，我还把你们几个叫来亲自目测过。你还记得吗？”

“记得。”王海说：“你跟我握手时候还说你就是王海吗？然后还拍了拍我的肩膀，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一直记着。”

“对，我一直没跟你说过，当时就是我坚持没把你分到下面的分局，直接留在了局里。”杨局长说，“为什么呢？我那时候分管业务，我看你素质不错，就想到了你会成为一把好手。”

王海站起来说：“谢谢你局长，我现在才知道。”

杨局长一扬手说：“坐下坐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也没想让你感激我。那时候我留你，完全没有私心，纯粹是为了工作需要嘛。而且事实证明我的眼光也没有看错，你很快就成长起来，现在你在咱们局里已经是有名的年轻的老警察了，你说是不是？”

王海重新坐下来：“不，其实我离组织上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杨局长笑了：“别说那些客套话了。又不是开会发言，就咱们两个聊天，你正经八百干啥？”

王海不好意思地笑笑，他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王海，”杨局长说，“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什么嘛？”

王海诚实地说：“不知道。”

“猜猜，想到什么了吗？”

王海如实地摇摇头说：“想不到。我来的路上只想着发生了什么案子，别的就没有想。”

杨局长点点头：“我了解你。看起来你真是什么也不知道。”

“杨局长，发生了什么事儿？”

杨局长笑了：“坐坐，什么事儿也没有，就是找你聊天。其实呢，就是别人不说，我也想到了，一个优秀的警察，一个工作突出的警察，一个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的警察，工作了十年，就因为年轻时候在不适当的时机头脑发热说过一些偏激的话，一直入不了党，提不了干，别说是你，就是换了别人心里边也是委屈的。”杨局长摆摆手不让王海说话，他继续说：“你什么也别说，我都想得到。开始时候呢，心里边感到

别扭，后来时间长了也就慢慢地想通了。”

“对对。”王海忍不住了，就说，“就是这样，谢谢您理解我。”

杨局长笑了：“但是呢，我们多少年来就是生活这样的体制之内，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牢固的思想观念，看着它不合理，真正要改起来呢，谈何容易呀。也得慢慢来你说是不是？所以，在企业单位还好一些，特别是在我们这些执法机关，如果一直不能够入党，就很难提职，这又是现实。所以，我在心里一直把你当骨干使用，却一直没有给你应该的职位和报酬。就不说组织了，也不说官话了，警察也是人嘛，如果论私人感情，这样长期下去，我也是觉得对你不公平的。”

王海从来没有听杨局长跟他这么说过话，一下子听得他心里发热：“别说了，请局长放心，我不计较这些。我已经不年轻了，如果真的计较这些，我那次就改行调上海了。”

杨局长笑了：“我相信你。看起来你真是蒙在鼓里呢。我跟你明说吧，近来咱们市里有的领导同志很关心你，跟我说过话，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动动你的工作。你回想一下，你和市里哪位领导同志接触过？”

王海摇摇头说：“没有，市里的领导同志我一个都不认识，也没有单独接触过。”

杨局长摆摆手说：“不管那些了，咱们还是说工作吧。我想或者是先下到基层派出所当副所长，或者是就在你们刑警大队里，到哪一个中队，安排一个副中队长的位置。如果论你的业务能力和素质，你和于富贵一样，完全可以挑起来刑

警大队长的担子，但是就你目前的个人条件，也只能够先这样安排了。你说呢？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王海觉得太突然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杨局长找他来，是为了给他提职，而且还是上边有人说情，通过私人关系来安排他，这让他感到接受不了。他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感到羞得无地自容，面对这么理解自己的领导，一种耻辱感烧得他满脸通红和眼里发潮……

“你得这么看嘛。”杨局长笑笑说，“现在什么事儿没有？多少人跑官要官甚至花官买官哩，你这个算什么？又不是你自己的个人行为，话说回来，也是上级领导同志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嘛。”

王海忽然想明白这里边的曲曲弯弯了，他腾一下站起来说：“杨局长，别人是别人，我是我。请相信我，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小动作。我坚决不接受这种工作安排，如果你们真要通过这样的渠道来安排我的工作，我请求辞职，并且，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干警察了！”

王海激动得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说完这些话，他叭地双脚并齐来个立正，给杨局长行了个军礼，出门就走。

王海走下市局大楼，哪儿也没有拐，直接去找安琪。他冲进了休闲山庄，冲上六楼，冲进了安琪的办公室，甩上门，指着安琪的鼻子问：“你给我说，关于我的工作问题，是不是你爸爸托人给我走了门子？”

安琪看着他那气呼呼的样子，平静地说：“不是我爸爸。是我自己。”

王海气得手哆嗦着，差点一耳光打上她的脸，开口就骂：

“滚，你给我滚！”然后又说，“不不，这是你的地方，对不起安老板，我说错了，我自己滚！我真是瞎眼了，我自己滚！”

但是，等他气势汹汹走到门口的时候，安琪已经跑到前边堵住了门，等他要伸手拉开她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安琪的滚滚热泪。

是沉默……

两个人就那么站着，谁也不再说话。透窗而过的阳光照着他们，星星点点的微尘在阳光里飞扬……

好久好久，王海才冷静下来，回头坐进沙发里，双手捂着脑袋说：“请原谅，我太冲动了。”

安琪也噙着眼泪说：“海哥，对不起，我伤害了你。”

“唉，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安琪看着王海已经平静下来，就问：“到底怎么了？我想不会吧，说得好好的，就是事情不给办，也不至于借题发挥，再找你什么事儿吧。”

王海抬起头叹口气说：“你想错了，不是人家不给办，是你把事情办成了。”

“真的？”安琪忽然高兴起来，“安排你干什么？”

王海无奈地看着安琪，好久好久才说：“我也明白你是好心，但是，你还是不了解我呀。算了，以后再说吧，我走了。”

安琪不再拦他，看着王海默默地走了出去。

从那以后，王海一个星期没有去找安琪。安琪是个聪明的姑娘，也不约他。一个星期以后，王海主动去找安琪，这时候他已经平静下来，认真地说：“咱们好好谈谈吧。”

安琪点点头，等着王海开口，她明白王海有话要说。

王海苦笑笑说：“我也想明白了，面对生活现实，你这么做，也许是对的。”

安琪也苦笑着看着王海说：“我也想明白了。爸爸已经批评了我。我已经知道我这么做，伤害了你，同时也伤害了我们的感情。”

王海默默地点点头。然后又说：“不过，也没有那么严重。一个女人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有出息有脸面，能够站在人前边有一份虚荣，这没有错，也是人之常情。可惜我不是那样的人。我算什么呢？”王海为了调节气氛，开自己的玩笑说，“我也明白水清无鱼林深无鸟，成大器者做人应该不拘小节，可惜我做人的事一直做得很小，也许我是那种狗肉不上桌的人吧。”

安琪默默地看着王海，品味着他的话，好久不再开口。

王海笑着说：“看什么呢？不认识了？”

安琪认真地说：“看到了差别。我原来认为我们两个很默契，是天生的一对。”

“现在不这样看了？”

安琪苦笑着看着王海，又不说话了。

王海说：“怎么说呢？其实你是一个难得的很漂亮又很优秀的女人，我只是一个非常平常的男人。自从咱们相遇，表面上看是你对我好，实际上是我这个人不善于表达，在内心里，我爱你爱得很深。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这一段我才想明白了，有的人喜欢灿烂和峥嵘，有的人却喜欢平静。我属于后者。这两种生活态度没有对错，其实都对，只是两者之间差别挺大的。”

“别说了好吗？”安琪忽然果断地说，“说白了就没有意思了。还是我开口吧，海哥，我们分手吧。或者说先分开一段时间好吗？也给我们两个留下一点余地。”

王海心里一震，他第一次看到一向善解人意温顺体贴的安琪处事果断大刀阔斧的一面。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孩子，处理个人感情问题这么拿得起放得下，说分手就分手，反而使王海感到有点突然了。这一刻他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女孩子，而是一个女老板了。他已经明白再说什么话都多余，说多了反而对她是一种伤害，就默默地站起来，苦笑了一下，走出办公室，再也没有回头。

13

他们分手多长时间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吧？

他没有再去找她。

她也没有再来找他。

他们之间突然断了来往，彼此之间连个电话也不再打。

王海感到非常痛苦和烦恼，表面上好像他们已经分手了，可是他心里一刻也没有忘了她，她一直生活在他的内心里。

这次和安琪分手与上次和吴可可分手不同，虽然王海和吴可可也很有感情，但是分手之后他很快就平静下来，慢慢地不再牵挂她，她的影子就像一股云烟一样慢慢地从他的心头飘散了。这次却不同，和安琪分手之后，他怎么也忘不掉她，反而比以前更加思念她，有时候甚至非常强烈。

重新回头去找安琪吗？

到底还和她结不结婚了？

他真是怎么也拿不定主意。

王海第一次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警察，还有这么软弱的一面。

爱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婚姻的本质是什么？

于富贵的故事也对他很刺激，他使劲地想，爱情和婚姻与人生态度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想不明白。

这一天王海的呼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他回了电话，才知道是安琪的爸爸。他感到有点突然。

“是王海吗？”安然说，“你能来吗？我在家里等你。”

王海迟疑了一下说：“那好吧，我一会儿就到。”

在路上王海想，安然找我干什么呢？劝我们和好？还是劝我辞职？直到走进安然的书房，他都没有想明白安然这时候会找他干什么。

安然乐哈哈的，一开口就笑着说：“王海，我一打电话，你就赶来，我很高兴呀。”

王海想了想说：“我明白伯父看得起我，这也是抬举我，可惜……”

“你错了。”安然说，“我非常理解你。个人感情问题，生活选择问题，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也许呢，你不会相信，我一开始就想到了。”

“伯父，其实安琪是好姑娘，我只是一个平常的人……”

安然摆摆手说：“好了，我们不说别的事情好吗？你和安琪之间的事情，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不管，也管不了。我今天找你来，只是想送你一件礼物，就当我们是朋友好吗？”

王海也笑起来说：“还是我小气了，送礼物给我好呀，只要是伯父送我的，不论什么礼物我都高兴。只是和伯父做朋友，我可不敢当。”

“有什么不敢当？忘年交嘛。”

“好，忘年交好。那就算伯父看得起小辈儿了。”

安然笑笑拿出一串钥匙放在书案上：“这就是我送你的礼物。你拿着吧，这是一套六楼的三房两厅的钥匙，顶层是七楼，我在七楼上建有空中花园，地点在西郊，离你们现在的家不远。”

王海愣了，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安然哈哈笑起来：“你小子愣什么，拿起来呀？我对你说，一套房子这对我来说实在不算什么，但是对你来说我知道有用。你也别误会，你找任何姑娘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永远也不会找你办什么具体事儿，而且我对任何人也不会讲这件事儿，包括我的女儿。我就是想帮帮你，帮助我喜欢的一个年轻人，就这么回事儿，希望你成全你老伯父的一点儿心意。”

王海伸手把钥匙接过来，在手里掂掂，又放回到原处说：“伯父，我确实是需要房子。老实说这真让我动心，也真让我感动。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送我这么重的礼物，而且还有空中花园，如果我没有猜错，这空中花园是你送给我爸爸的。你想得很周到。但是，请原谅，我不会接受别人这么贵重的礼物的。这也许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

礼物太重太重，它会把我压垮的。请你理解我。”

安然有点不高兴地看着王海。

王海连忙说：“对不起伯父，要不这样，我攒够了钱，我会主动来找你买房，那时候你在价位上给我让让，给我个成本价什么的，我就很感激了。”

安然这才笑了，他笑着把钥匙收起来说：“好，一言为定，我等着你。”

王海也笑了：“到时候我肯定来找你。”他觉得还应该再说点什么，就又说：“伯父，我虽然没有拿这串钥匙，但是我心里仍然非常感激，真的，谢谢你。”

安然也说：“应该是我谢谢你呀，说明我安然还没有老眼昏花，看人还没有看错，老了老了交了个好朋友呀。”

王海告辞出来，走出安家别墅。

也就是刚刚走出大院儿，于富贵就呼他：“有新案子，速到杨局长办公室会合。”

一说有案子，王海蹬上车子就走，把什么都忘了。

第五章 一无所有

真的是一无所有吗

我爱小偷爱对手

没有小偷我无法生活

人为什么活着？不知道

于富贵家终于分到新房了。

只是这房子还没有盖起来，甚至还没有画线呢，现在还看不到一点房子的影子哩。准确说只是分到了图纸，真正的纸上谈兵。在图纸上分房，这是现在各单位通用的分房办法。图纸设计出来，先在图纸上把房子一家一户地分好，然后再盖。为什么？这样房子盖好以后，就不会出现争来争去的事儿，甚至也防止了抢占房子的纠纷。

这年头人们真是越活越聪明了，这种防范措施表面上看着是防范别人，实际上也是防范自己呢。

这就是城市生活，你防我，我防你，甚至我还得防着自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城里生活就像球场上的人盯人防守，谁都不相信谁，一不留神你就得上当受骗。于是，人和人上上下下前后左右处处设防丝丝相扣，环环节节的绞在一起就像链条一样。

分房方案的细则是工人们共同研究的，采用是一种计分分房法。反正工厂已经倒闭给人家兼并了，厂里的领导干部们自然早早就占足了住房，这次分房也不再往里边挤了。干干净净的清一色工人，队伍纯洁得很，就这一点，就让大家无比的激动。

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工厂倒闭以后，工人阶级才真正成主人了。

余下来就是计分儿了，首先是工龄分儿，再就是人口分儿，

再就是工人级别分儿，你是几级工就是几分儿，这几项加在一起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啥分儿就住啥房子，谁也没意见，都说很公平。这样一分下来，于富贵家分在三楼，还是个好楼层呢。九十平方的三室一厅，面积也够大的了，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如今好梦就要成真了。

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这房子并不是郑州市公安局分给于富贵的，是他老婆的工厂分给他老婆的。原来工厂倒闭以后卖给一家私营公司了，老板替工厂清还了债务，当然就急着扒了这一大片平房卖地皮。但是工人们没钱，买不起指定的安居工程的楼房，就长期拖着不搬。安居工程一千多块钱一平方，只是比平常的商品房便宜点，说白了还是商品房嘛。大家没钱买房，自然就无处可去，也只有死活不搬。公司急了，软的不行就想来硬的，一声令下竟然把推土机开到家属院儿了。这就激化了矛盾，到底把工人们惹恼了。走投无路的工人们胆子大起来，由一帮退休的老工人带着，几百号人哪儿也不去，直接拥上市中心的金水大道，堵死了交通，一下子把事情闹大了。

安定团结是第一，稳定压倒一切。事情闹大了，直接捅到了市里和省里，只过了三天，问题就解决了。

经过协商，公司终于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先给工人们盖家属楼，楼房盖起来，工人们搬进去，再回头来扒这些平房卖地皮。新楼房的房价按集资建房走，每平方五百元。这个结果真算好到天上了，工人们知足得很，家属院里又开始喜气洋洋起来。

天大的好事儿，于富贵却发愁了。因为按照细则的要求，他们家九十平方得一下子交出来四万五，并且还有限期，二十

天之内交齐，才有房住。过了二十天还没有交齐集资建房款，就算自动放弃了。到时候再不搬，就没了理由，人家再把推土机开过来，只能够看着人家推了。可是，四万五呀，这可不是小数目，一下子上哪儿弄这么多钱？

于富贵反复说：“刘伟你好好再算算，咱家里到底能挤出来多少钱？”

刘伟说：“我算都不用算了，怎么挤也只有两万五，整整差两万。留出来这一千块钱吃饭钱不敢动吧？俩孩子上学，四口人过日月，万一谁头疼脑热的你得想到吧？再说做生意这一千五百的本钱也得给我留着吧？如果三轮车不转了，只怕咱家里就要喝西北风了。”

于富贵说：“是这个理，是这个理呀，可是还整整差两万呀。”

“借呀！”刘伟说，“谁家放着现钱的？还不是都跑出去借吗？”

“行行行，出去借。”于富贵说，“刘伟你放心，这借钱的事情有我哩。”

于是，这几天于富贵天天想的都是借钱的事儿。

上哪儿借？于富贵这么想想那么想想，没处可借。他本来朋友就少，还都是穷朋友。扳住指头一想他也笑了，他认识的几个朋友差不多都是没房住的。比较起来，这几年还就和王海走得近，可是王海是一个年轻人，又是工人家庭出身，没什么积蓄，撑死了手里也只是个吃饭钱。这还不说，到如今三十岁了还没有找到老婆哩，日月过得还不如他哩。

唉，上哪儿借？总不能为这事儿去找小偷们借钱花吧？他们倒是有钱，别说还在道上混的主了，就是洗手不干的，像杨

光那样重新做人做生意的，有钱人也有的。

于富贵就想，这年头怎么好人越来越穷，有钱的咋大都是些坏人呢？唉，这话只能够在心里想想，当然不能说出去。嗨，还别说，像杨光这号的，虽然有超前科，那可是些讲义气的男人。只要他于富贵张张口，别说三两万，就是十万八万的，保险会借给他。只是能向他们借吗？别说买房了，就是穷死了没饭吃，于富贵也不会找他们借钱的，这就是于富贵。在于富贵的意识里，就是退一万步说，怎么着警察也不能去借小偷的钱花吧？

没处借，没处借也得借。既然老婆说了让他借钱，他就得借，不借咋买房呀？

自从于富贵把刘莉拍进了局子里，他也在老婆面前公开出丑了。虽然刘伟并没有跟他闹，甚至连难听的话也没有说，他总是感到有短处抓在了老婆手里。他本来在家里的地位就低，这一来就更没法做人了。从此以后，他不但更积极多做家务，而且事事处处都听老婆的，基本上是早叫早到晚叫晚到，什么事儿都围着老婆转，差不多快变成他老婆的应声虫了。

老婆也让他越来越佩服，甚至另眼相看了。因为一般女人做不到的，她都做到了。于富贵和她妹妹胡搞，还搞出了儿子，现在儿子长大了送到郑州上学，她竟然能容忍下来。每到星期的时候，于富贵去把儿子从学校接回来，刘伟对他如同自己亲生的一样关心。案子结了以后，刘莉被送到了新乡的女子监狱劳动改造，刘伟还经常催着于富贵去探监。

昨天，刘伟忽然说：“富贵，我啥都想透了，你去看她比我去强。”

于富贵听得头皮发麻，连忙说：“探监哩，谁去还不都一样？”

“那可是不一样。”刘伟说，“她是想你而不是想我。”

于富贵心里格登一下，没话说了。

刘伟说：“富贵，我可不是说气话，我是说实话。咋说那是我妹子哩，爸妈不在了，她就我这一个亲人哪。你说，我能够不心疼她吗？”

于富贵也说：“那是那是，你们毕竟是亲姐妹。”

“富贵，那是啥好地方？是监狱呀！她在监狱里边不自由，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那种地方多可怜，怎么着也不如咱们在外边，穷富活得自在。”

“那当然，你尽说大实话。”

“所以我说你多去看看她哩。富贵，你去看她时候，你就说你想她。怕啥哩？空话也暖心哪。”

“你放心，我不会这么说。”

“富贵，你真是看不开，反正事儿已经叫你弄成这了，你说说这黑哩白哩还能够说清楚吗？干脆你就说你姐姐已经答应了，等你出来了咱们一块过日月。你对她说咱家的新房子也分下来了，三室一厅，等她出来我们姐妹两个一人一间，热热乎乎一家人多好哩！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亲姐妹一块儿过有什么要紧？这也算给她留点想头儿留点盼头儿。”

刘伟把话说到这份儿上，算把于富贵彻底征服了。

只是上哪儿弄两万块钱去？他奶奶的，好好的平房住着多舒服，发什么神经盖什么楼？

但是，怨言也只能够怨在心里边，钱还得借。

这天下午，于富贵正抽着闷烟想着上哪儿借钱哩，杨局长呼他了。他用手机回了电话，杨局长让他和王海现在就赶去。听杨局长那口气，他就明白肯定是又出什么案子了。连忙给王海发了个传呼，就直接往市局办公大楼赶。

2

就像病人走进医院，病人再急医生不急。像于富贵这种经多见广的老警，就是发生天大的案子，也不会让他慌了手脚。他慢悠悠地骑着车，还像往常上班那样不慌不忙。走进市局大院，已经看到王海站在院里等他了。这就是王海，他自己很少单独去见局头，总是等着他来了一块儿去。年轻人脸皮儿薄，发生那件事情以后，虽然他没当中队的副队长，也没有当什么派出所的副所长，但是消息传开来，还是有些人说了不三不四的风凉话。虽然不怪王海，他仍然觉得没脸见人一样了。这一点让于富贵很感动，现在的年轻人大都讲实用，只要能向上爬，可以说不择手段，像王海这种正正派派的年轻人，已经不多见了。好兄弟呀。

“老于，你呼我哩，你怎么现在才来？”王海说，“我还想着你已经上去了呢。”

“哪能呢？”于富贵说，“我来了还能不等你？”

他们边走边说，王海问：“从哪儿来？火车站？”

“哼，哪儿也没去，在家里卧着哩。”

他们走进大楼，看着电梯那儿人多，也不再去挤，就直接上楼梯。王海边走边开玩笑说：“在家里闷着干什么呢？给嫂子

洗衣裳呀？”

于富贵没好气地说：“洗衣裳倒好了，在家发愁哩。”

“发愁？发什么愁？”

“借钱嘛。整整两万，我上哪儿去借？”

“借钱？借钱干什么用呀？”

“买房呀？你嫂子集资建房，九十平方得四万五，家里只有两万五，还不得再借两万呀？”

他们边说边走，已经走到了杨局长办公室门口，王海手扶着门框小声说：“借钱的事儿你别急，别的啥没有，你还不知道我就是有钱呀？等咱们办完了事儿，我来给你想办法。”

于富贵听他说话的口气大，知道他吹牛，也没有在心，两个人就走进了杨局长的办公室。

“坐下吧。”杨局长摆摆手，让他们先坐下，然后说，“出事儿了，二十万，数目不小呀。”

于富贵一听就明白发生了恶性案件，他知道杨局长会详细交待案情，也没有接话，只是看着杨局长，等着他布置工作。

“是这样，”杨局长说，“省里开一个科技情报交流会，南阳来的代表团，有一个乡镇企业为了买一个什么专利，带了二十万现金。唉，你说这些农民呀，带支票不行吗？偏偏带了二十万现金，这可好，一下火车还没有赶到河南饭店，就丢了。”

于富贵问：“在哪儿？火车站？”

“不不，在二七广场。”

“怎么会丢在二七广场？”

杨局长也笑了：“你说嘛，已经打了面的，就上河南饭店先住下嘛。到二七广场又下来了，一伙人要逛亚细亚，下车没多

大一会儿，钱没有了。”杨局长叹一口气说，“唉，不管怎么说，案子是已经发生了。一个是钱太多，恶性案件。再一个影响太大，案情一发省里市里领导一个个电话直接往我这儿打，一个比一个说得严重。市里领导说直接影响到我们郑州市的城市形象，省里领导说直接影响到我们河南省的社会形象。你们听听，两个直接呀！都要我立马破案，催得我都坐不住了。”

于富贵和王海面面相视，谁也不说话。

杨局长说：“给，这是他们南阳代表团驻地的地址，住在河南饭店北楼。”

于富贵起身接过杨局长递过来的纸，看一眼王海，两个人就准备走。

“别走，”杨局长忽然严肃起来说，“这案件影响太大，最好三五天之内能够破案。”

两个人这才从局长办公室走出来，默默地走下楼梯，一直走出办公大楼，走到车棚里各自推出自己的车子，谁也没有说话。

“怎么着，”王海扶着车把说，“先去河南饭店？”

于富贵一只脚慢慢地蹬在自行车的脚踏上说：“走吧，只能这样了。”

两个人骑着车一前一后走上了大街。这时候还没有到下班的高峰期，路上的车流还不太拥挤，下午的阳光还暖洋洋地照着大地，一阵阵秋风轻轻吹来，摇摆着街两旁的法国梧桐哗啦啦响。深秋了，树叶让秋风吹得由绿变黄，不断有风干了的枯叶落下来，在空中飘着悠悠地掉进行人的车筐。秋天的郑州干燥得很，空气中弥漫着浮尘和过往的汽车散发出来的油烟味儿，

城市的污染无声无息地在伤害着人们。

走进河南饭店北楼，很容易就找到了失主。南阳代表团的几个代表正垂头丧气地等着他们。

“说说过程吧。”于富贵说，“尽量详细一点。”

王海说：“我们想找找线索。”

“没有线索。”一个说，“我们下了火车，就上面的，在二七广场停下来逛亚细亚，钱就丢了。”

一个人补充说：“我们在面的上的时候，钱还有。”

于富贵问：“钱装在哪里？”

一个人说：“装在一个密码箱里。原来装在一个提包里，来郑州的时候我们就害怕大城市里不安全，专门在南阳买了一个密码箱。算中号吧，深绿颜色。还是台湾产的，二百多块钱，很结实的。人可以站上去，我们自己站上去试过，用脚踩都没事儿。”

于富贵说：“谁抱着箱子？”

一个人说：“是我。厂长让我抱着，我就一直抱着。到二七广场他们要逛亚细亚，我就不让他们下车。但是，大家都要逛，我也没法儿了。你知道咱们都是乡下人，那几年整天在电视里看广告，从中央到地方天天播，星期天哪里去？郑州亚细亚。所以人们一见亚细亚眼都直了，我也拦不住。”

一个人说：“我们是乡下人，谁知道亚细亚已经垮台了呢？我们兴冲冲走进去，才发现没什么好，和我们南阳的百货大楼也差不多。”

王海说：“你们全部走进了亚细亚？”

一个人说：“没有，他没有敢进。”

“你们去，我敢去吗？”抱箱的人说，“我手里抱着啥？二十万现金，我敢进去乱逛？”

“还别说，你真要跟我们一块儿进去，说不定还丢不了呢。”

抱箱的人说：“他们进去逛，我就在门外等他们。我抱一个箱子倒好了，他们扑扑通通丢给了一大堆提包和箱子，我能抱哪个？再说我也想抽根烟，就把这些行李放在一起，坐在那儿看着。我想着他们进去工夫不会太大，谁知道我一会儿看看，一会儿看看，等了一个半钟头他们才出来。各人拿起来各人的行李，我才发现装钱的箱子没有了。”

于富贵摆摆手说：“别急，我问你，你在看行李时候，有没有什么陌生人走近过你？”

抱箱的人摇摇头说：“没有。”

王海说：“比方说你抽烟，有没有谁给你借火？”

抱箱的人摇摇头说：“没有。”

于富贵说：“你再回忆回忆，好好想想，能不能想起来什么可疑的人？或者是走近你，或者是在你前面转悠过，曾经引起过你的注意？男的女的？什么长相？”

抱箱的人摇摇头继续说：“没有，这不能够说瞎话，我是什么也想不起来。”

看看什么也问不出来了，于富贵只好说：“就这样吧，你们放心，只管安心开会，我们会破案的。”

走出河南饭店，于富贵和王海站在门口，面面相视，都苦笑笑，很失望。

王海说：“上哪儿？”

于富贵说：“上哪儿？我也不知道上哪儿了。”

王海说：“反正还不到吃饭时候，要不先回单位？”

于富贵苦笑笑说：“算了吧，咱两个找个好地方抽烟吧。”

王海说：“行，那走，找一个小饭馆？”

于富贵说：“还是上河堤吧，那儿僻静，又不花钱。”

两个人这才骑上车，拐到金水河堤上，找地方坐下来，对着抽烟。

“王海，这个案子没有一点儿线索。”于富贵说，“咱们再乱跑也是瞎忙。”

王海说：“我陪你坐这儿想吧，把这个扒手想出来。”

于富贵说：“也只能够这样了。”

那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往下落，夕阳片片断断的照在金水河的水面上，溅起来许多的折光。

3

于富贵和王海坐在河堤上，一边抽烟一边苦思默想。

王海说：“老于，想想你那黑名单上的主儿，会是谁呢？”

“我正在心里过电影呢。”

“不会是外地来郑州流动作案的吧？”

“你别吓我。”于富贵说，“如果是外地来郑州流动作案的，一得手搭车离开郑州跑了，那可就坏了。不过不会，我心里想着肯定是咱郑州的主儿。”

“二七区的渣子？还是管城区的？”

“都有可能。”于富贵说，“我在心里想几遍了，想想谁都有可能，又谁都不像。”

“反正是掂包的高手吧？”

“不见得。”于富贵说，“也只是瞅准了这箱子里有钱，并不知道有这么多。这不像是高手跟踪作案。在火车站没有得手，人家已经上了面的，一般来说就不会再追了。”

“也可能不是一个人作案。”

“这一点可以肯定，不像是一个人作案。你想失主知道这箱子里是钱，还不瞪着眼一直盯着那一大堆行李？这就需要有人掩护，有人作案，重要的是作案以后转移得快，起码是两个人吧。”

“我也这么想。这个乡巴佬还得盯着亚细亚门口，他老是在看着他们的人啥时候出来。那一瞬间，小偷眼快手快，掂了就走。”

于富贵说：“是这样。只是咱郑州的这些小偷们，一般来说出门作案放单的人多，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合伙作案。那么这对搭档，会是谁和谁呢？”

王海说：“要不要先找一些眼线，问一问情况？”

于富贵摇摇头说：“不用。这么大的数目，抓着了烧手。如果是搭档作案，又不保密，我敢说一股风就会在道上传开，差不多的老大都会知道一点风声。”

王海忽然起身说：“老于，那咱们去找杨光，先在他那儿透透口风。”

于富贵也起身说：“好，有病乱求医，咱就去试试。”

两个人赶到杨光的饭店，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杨光看到他们进来，啥话也没有说，先让毛毛开了一个单间，让小姐端上几盘酒菜。

“杨光，不喝酒。”于富贵说，“我们找你有正经事儿。”

“说事儿是说事儿，喝酒是喝酒。”杨光说，“两不耽误。”

王海笑着打圆场说：“老于主要是脸热，光吃这不花钱的饭，不好意思。”

杨光说：“你们得这样想，这是咱自己开的店，得经常回来看看。这不就行了？”

于富贵也笑了：“还是杨光会说话，这么一说咱是吃咱自己的了。那好，咱吃着说着。不过我可事先说好，我可是不会喝白酒，我光喝啤酒。”

“王海也不喝白酒。”杨光笑笑说，“我也不怎么喝白酒，咱哥儿仨全喝啤酒行不行？”

喝了几杯酒，杨光笑笑说：“于哥，怎么不说正经事儿了？”

于富贵也笑了：“你光说喝酒，我找不着话头呀。”

杨光开口就说：“你们也别问了，也别探什么口声了，干脆点说，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你们来找我是啥事儿。”杨光伸手摆着拦住于富贵，不让他说话，“于哥，是不是为那二十万呀？”

于富贵看看王海说：“看看，我就想着杨光知道。”

杨光连忙说：“于哥，话可不能够这么说，你们来找我，这是看得起我，拿我杨光当兄弟，我如果知道装做不知道，也对不起你们。只是，我可把话说到明处，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知道这么多。”

于富贵说：“这个我信。来，杨光，就为了你这一句话，老哥敬你一杯！”

杨光也笑了：“好，干了！”

三个人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杨光才笑着说：“我是怕你们

着急，才慌着说。起码这一说你们心里就不慌了，知道不是外地的野客。”

于富贵点点头承认下来：“是这样，你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先不怕他抓了货跑了。”

杨光也笑笑说：“我知道于哥的能耐，只要是咱郑州的主儿，跑不了于哥的手掌心。”

王海这时候才慢慢地说：“杨光，于哥和你是朋友，我也拿你当兄弟。二十万，这不是个小数，只要我们慢慢找，我相信没有找不着的。只是，有点急。”

于富贵也说：“杨光，咱们是自己人光说实话，我们现在是没有一点线索。但是，局头逼得紧，你看我们如果三五天之内就想把东西拿回来，应该怎么办？”

杨光笑笑说：“三五天是太急了，不过急也有急的好处嘛。”

于富贵说：“二十万，就这个数目，要放在过去这是敲脑壳的案件。现在法律改革了，不敲脑壳了，如果我要找着他们，拍进局子里关他们十年八年还是有把握的。”

杨光说：“所以我说急也有急的好处嘛，如果三五天之内，有人给你们送去呢？”

于富贵笑了：“可以私了。只要立马给我送回来，我收了货保证不再追究法律责任。”

杨光看着于富贵，迟疑着不再说话。

“怎么？你不相信我？”

杨光摇摇头说：“不是，我信你。只是我信你没有用。我在想这些话你自己应该亲自对人家说。”

王海说：“我明白你的意思，给人家一个面子。”

杨光说：“是这样。因为包括我在内，咱们现在谁也不知道货在谁手里。”

王海说：“你是说先把丑话说到前头。”

杨光说：“对，我已经想好了，只看你们能不能做。”

于富贵说：“你说吧，杨光，只要能够尽快破案，我们有什么不能做的？”

杨光说：“那我可多嘴了，我想不如开门见山，在郑州这地儿，谁还不知道谁呀？虽然一时半会儿于哥可能查不出来，如果你于哥发了狠要查，谁也跑不了。这一点双方心里明镜一样。再说了，虽然他们是抓钱，你们是抓人，不还都是玩手的嘛。谁和谁也没有仇恨。我知道他们，那几个老大也巴不得和于哥交个朋友。叫我说，警察也好，做活的也好，出来混都不容易嘛。如果我出面把几个老大请来，就在我的饭店里摆个酒场儿，于哥给大家见见面，喝杯酒，许个愿，也许……”

“别说了杨光，”于富贵说，“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唱空城计。”

“对了。”杨光说，“你又没法公开出面，人我给你请，我保证郑州这几个角儿全给你请来。话你自己说，说到啥份儿上，这分寸你自己掌握。”

王海说：“先吓他们一家伙，然后再卖个人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就是这吗？”

杨光点点头。

于富贵坐着一言不发，也不喝酒，也不吃菜，心里边掂着轻重，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当了多年的警察，抓了多少小偷，还从来没干过摆一桌酒席，请小偷们来做客的事儿。

要不要请示一下杨局长？如果请示杨局长，杨局长能怎么说？这种事情跟局头说了还不如不说。

如果这案子不那么着急，他于富贵早晚会弄个水落石出的。现在三五天之内要东西，也只有走这一着险棋试试。

他奶奶的，试试就试试，请客就请客，夜长梦多，说什么也要先把东西弄回来再说。

“我想好了。”于富贵最后说，“杨光，你安排吧。到时候我来。”

王海说：“我也来！”

杨光双手一摊笑着说：“对不起，我也是为了于哥，才这么做。”

于富贵和王海都明白，杨光能够这么做，也确实拿他们当朋友了。

4

在郑州这地方，特别在小偷小摸这一行当里，杨光过去是大哥大。别说现在杨光已经洗手不干了，就是过去在道上混的时候，杨光也从来没有把别的老大放在眼里。再加上他一直隐在幕后，神秘秘的，许多人只是听说过秀才的大名，根本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杨光请他们喝酒，这在过去连想都没有人敢想过。所以很容易的，杨光就把如今正在一线工作的五个小偷们的老大请到了他的小饭店里。平时大家都做“地下工作”，相互不照脸，如今面对面坐在一起，真是偶尔露峥嵘了，心里都有些兴奋。

酒菜早已经摆在了桌子上，一共是八个凉菜，四荤四素，

红绿相配，色香味齐全，很上档次。烟分两种，大中华和扁三五，随便抽。最刺激人的还是酒，门前杯已经满上了，清一色全是酒鬼，酒香浓浓地散在空中，把人的欲望诱惑。谁都明白这酒现在正走俏，市场上卖四百多块钱一瓶，几个老大们一看见这酒，眼都直了。不在花钱多少，主要是今天这排场，杨光是把他们当贵宾了。众人都坐下了，首席上还空着两个位置。大家不由得面面相视，谁还没到哩？

杨光笑了：“各位兄弟，别急，人马上就到。”

一个老大忍不住说：“杨哥，到底是等谁哩？”

杨光说：“来了你们就知道了。”

另一个老大也问：“谁他妈的这么大的架子？”

杨光笑笑说：“我敢说打死了，你们也想不到今天是谁请你们。”

大家正闷着，门开处于富贵和王海走进来了。

就像老鼠看见猫，除了杨光之外，坐在酒席上的人一下子全都站起来，傻呆了。

杨光笑着说：“坐下坐下，怎么？连于哥都不认识了？”

几个老大这才醒过来，纷纷说：“于哥好，于哥好。”

于富贵也笑着说：“坐坐，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

几个老大紧张起来，看着于富贵和王海坐下，一个个才慢慢放下自己的屁股。

杨光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今天请你们的可不是我杨光，是于哥请大家！”杨光又说：“我想大家彼此就不用介绍了，谁也认识谁。我只介绍一位新朋友，虽然都听说过，可能都没有照过面，这就是王海王哥，今天都算开眼了吧？”

几个老大脸上虽然都挤着笑，一听说这就是王海，郑州黑白两道上顶尖的武林高手，由不得心惊肉跳。谁都明白今天着了道，这酒是好喝难咽了。

别看于富贵平常在单位里自卑得老是走不到人前头，在这些人的面前不用装，自然而然就大爷起来。他先端起酒杯说：“来，啥也不说，我于富贵既然请你们来了，我就先喝为敬！”

“干！”

“干！”

酒喝过了，谁都明白于富贵有话要说。一个老大乖巧地说：“于哥和王哥能请我们喝酒，这是啥面子？别说三生有幸了，我是觉得一百生也有幸。我再多喝一杯！你们看，我喝干了。我喝了这杯酒，就是要于哥王哥明白，有话尽管说，只要用着小弟处，两肋插刀！”

杨光笑笑说：“其实我是一手托两边，我和谁都是朋友。我先说吧，于哥请大家来，是为了二七广场那事儿，二十万，实在是太烧手。你们也明白我自从退出江湖，就不再管道上的事儿。只是这案子太大，我听说后就问于哥，能不能放弟兄们一马，我先把话说白了，私了怎么样？于哥就给了我这个面子。于哥，剩下的话你自己说吧。”

几个老大面面相视，这才明白主题了。

于富贵笑笑说：“咱们打交道也多年了，开始你们没少教育我，后来我也没少教育你们。虽然彼此都是老熟人，老实说要不是杨光成全，我也没想到大家能坐在一起喝酒。我看，这也算是缘分吧。知道你们都是明眼人，今天我也不说外气话。到目前为止，我手里没有一点线索。但是，我知道是咱郑州人做

的活，又是合伙作案，能跑到哪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跑不到哪儿去！你们也明白我于富贵，如果我要找不到这两个掂包的，我头朝下走给你们看看！我今天请大家来，说白了是请大家给我于富贵一个面子，别让我和王海再跑腿了。今天我把话说到明处，我给你们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如果有人能把货送回来，我保证私了，不再追究法律责任。”

全场哑然。

“喝酒喝酒！”杨光连忙说，“咱们边说边喝。”

于富贵又喝了一杯酒说：“你们也明白我于富贵吃烩面是好手，喝酒不行。但是，我今天喝了这杯酒，就是要你们明白，我于富贵说话算话！”

一个老大站起来说：“我也喝一杯！你们看，我也干了！为什么？于哥够意思。如果是我的人做的活，不用三天，我今天就送去。只是我们啥也不知道，就是想帮忙也帮不上呀。”

另一个老大嘿嘿笑着说：“我也是想帮忙帮不上呀。”

剩下的三个老大也附和着说：“是呀是呀。”

你推我也推，推了个干干净净，这就是给脸不要脸了。一下子于富贵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王海一直没有说话，他明白今天是蒙人家哩，得会演戏。他已经想好了，于富贵唱红的，他就得唱黑的。别说没说话，他坐下以后连笑脸也没有一个。这时候他看几个老大开始醒过来，给于富贵打马虎眼为难他，一个一个都说不知道，他知道应该是他说话的时候了。他慢慢地站起来，先喝了杯里的酒。然后把小小的白瓷杯握在手里，一用力叭叭地挤碎了，伸开手让这些碎片掉在酒桌上。这已经震住了众人，但是他还没有罢

手，伸出俩指头捡起一块瓷片，夹在拇指和食指中间，用力一捻，捻成了碎末末，纷纷落在了酒桌上。

王海这才恶狠狠地说：“我想人的手不会比这瓷片还结实吧？虽然现在法律改革了，盗窃罪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死刑，我也可以私了！我今天也放句话，如果哪位想试试，等到钱让我们找着了，我不要你的命，要让你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王海突然露这么一手，又放了这句话，别说几个老大们没有想到，连于富贵也没有想到。他也是第一次看他这样出手露招，别说震住了几个老大，甚至连于富贵也震住了。

“王哥坐下坐下，别生气。”还是杨光见过的世面多，立马站起来打圆场，“喝酒喝酒，既然坐到一块儿了，就是缘分你们说是不是？于哥，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我杨光相信，他们几个人到目前为止，是谁也不知道真相。但是，于哥既然托我们了，你们可以回去查查吗，你们说是不是？”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酒席上的气氛这才又缓和过来，接着喝酒。

于富贵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就有人给他打来传呼，二十万现金放在了经五路和金水大道交叉口处的梧桐树下，让他去取回来。

他也明白他去取东西时候一定还有人在暗中看着东西，一直到他看到东西甚至看到他拿起来，人家才走开了，但是，他也没有想别的，只要把东西拿回来，这就够了。

当然，于富贵也没有想到，他这么糊里糊涂把案破了，却给自己惹上了麻烦。

这么大的案子破得这么快，失主高兴，省里市里领导高兴，公安局局长们高兴，刑警大队的领导们也高兴。但是高兴归高兴，凶手是谁？于富贵却没法交待了。

先是办公室白主任找于富贵说：“老于，我得写总结，报纸和电视台还等着要登消息，你这人谦虚，不想跟别人说底细，你总得跟我说说这内情吧？”

于富贵摇摇头无奈地说：“你让我怎么说内情？就没有内情嘛。”

白主任笑着说：“那么是谁作的案？怎么破的？这你总得说吧，你要不说这些内容，我就没法写。这又不是别的啥，如果是思想认识呀，政治学习呀，我都可以编，这些我可是编不出来。”

于富贵苦笑笑说：“白主任，有什么好写的？不写不行吗？”

白主任说：“你以为我想写呀？这是咱们李头交待给我的工作，我不写行吗？”

于富贵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去跟李头说。”

白主任笑了：“这不就行了？你们都是领导，你们先在一块儿说说，回头定个调子，我再写吧。”

没办法了，于富贵只好去找李大队长。虽然于富贵也是副大队长哩，只是心里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回事儿，一直觉得李大队长才是真正的领导。走进领导的办公室，坐进领导的沙发里，自己先矮了下来，完全是向上级汇报思想汇报工作的感觉

了。

于富贵说：“老李，我想来想去，这个案子还是得先跟你汇报一下。”

李大队长说：“老于你就别客气了，我是正职，你是副职，咱们是伙计，汇报啥哩？这一次你立了大功，我正准备给你打记功报告哩。”

于富贵说：“别，千万别打什么记功报告。”

李大队长说：“怎么？这是应该的呀。”

于富贵说：“你先听我汇报一下，你一听就明白了。其实说白了，这个案子一上手没有一点头绪和线索，我愁得很呀。局头又不让拖，立逼着三五天之内破案。没法了，我只好和王海商量，走了一步险着，把郑州小偷们的老大弄到一起，咋唬了一家伙。就这么咋唬出来了，人家打传呼让我去指定地点取东西，我就去取回来了。”

“就这么简单？”李大队长知道不会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于富贵哪能够说得太具体？

“不会吧？”李大队长笑笑说，“连凶手也没有？”

“你们现在如果跟我要凶手，我真是啥也不知道。”

李大队长笑了：“唉，怎么说呢？老于，咱们就这么对别人说，会有人信咱的话吗？我信。我是说别人会相信吗？”

于富贵也笑了，他笑得很苦。他明白李大队长的话是话中有话，虽然案子破了，可他要是说不明白，别人难免把他于富贵和黑社会扯到一块儿去。

“老李，你说。我听你的，你说我应该怎么说？”

“老于，我看这样吧，这个案子局头一上来就亲自抓，你

还是去和局头说。只要局头不说啥，我这里还有什么？”

于富贵只好去找杨局长。走在路上，想想，他也笑了。他知道自己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只让他破案只让他工作，没事儿。只要让他一面对各种人际关系，处理问题，他就没戏唱了。他不由得又一次感到现在这社会真是越来越复杂，做工作容易，做人难呀。

快走到杨局长办公室门口时，他的传呼响了。拿出来看看，又是他老婆打来的，唉，还是他妈的借钱的事儿。挤，挤吧！于富贵觉得单位挤，家里也挤，两边挤得他都快成压缩饼干了。去他妈的，杨局长又不像李头那么阴阳怪气，对杨局长他可以实话实说，是啥就是啥，一五一十端出来，根根梢梢讲明白，信不信就由他了。

“哈哈，于富贵，做难了吧？”

于富贵没有想到杨局长听他说了过程之后，会开心得笑起来。

“杨局长你笑啥哩？你也不信我？”

杨局长笑着说：“谁说我不信？我信。”

于富贵可怜巴巴地说：“唉，你要再不信，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很聪明呀！”杨局长说，“你们很聪明嘛。这就是办案，从来就没有严格的规律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嘛。有什么不好？”

“就是拿不出来凶手。”于富贵说，“现在你要让我再去抓凶手，我也不去了。警察是人，小偷也是人，我已经放了话，无论如何我也得说话算话吧？”

杨局长笑了：“这才是于富贵呀。你于富贵放心，我不逼你，让你在黑社会里也信守诺言好不好？况且对我们以后破案也有好处你说对不对？”然后杨局长又问，“王海哩？他怎么没来？”

于富贵说：“唉，案子一破，他就不掺和了。其实你也能看出来，这个年轻人特别正派，没有要紧事儿，他是说什么也不往领导这儿跑。”

“王海是好同志呀。”杨局长很有兴致地问，“两个指头这么一捻，就能够把瓷片捻成碎末末？王海真有这么大的能耐？”

于富贵说：“我亲眼看的。其实以前我只是听说他有功夫，也没有见过，这一回也是第一次见。当时几个老大耍滑，王海就露了一手，还真把他们给震住了。”

“好呀，人才呀！”杨局长拿出来五百块钱，递给于富贵说，“先把这钱拿着。”

于富贵说：“这是啥钱呀？”

杨局长说：“叫你拿着你就拿着。”

于富贵只好把钱接过来。

杨局长说：“这钱可不是奖金，这是我自己的钱。于富贵呀，案子破了，比什么都好。别的你再也不用去管了，那都是我的事儿。你现在就去给我找王海，找到王海你们两个去下馆子，要几个好菜，要瓶好酒，好好给我吃一顿，我不方便亲自去，就算是我老杨请你们了。好不好？”

于富贵一下子乐了，身心完全放松下来，把五百块钱往衣袋里一装，嘿嘿地笑起来：“你放心，这个任务好完成。我下楼就呼他！”

接到于富贵传呼的时候，王海正坐在安琪的办公室里抽烟。案子破了以后，王海就想来找安琪，他想跟安琪借两万块钱，帮助于富贵集资建房。他心里明白，只要他张口，别说两万，就是二十万安琪也会给他的。只是他心里很矛盾，他不断地问自己，找安琪究竟是为了借钱，还是想她了？最后他向自己承认，他主要还是想她了。

两个人分手以后，王海发现自己已经有点离不开安琪了。王海对自己很恼火，难道自己已经离不开女人了吗？是一个男人的性欲，还是感情？他弄不清楚。于是他调动起一个男人的意志力，压下自己对女人的欲望，使自己慢慢地冷静下来。最终他相信了自己的感觉，他对安琪已经投入了太多的感情，他想念她。男人和女人之间，许多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只有真情最难舍。只是立刻重归于好，马上回到过去的感情里，和安琪结婚成家，太唐突了。也许先找她借钱，捡起他们之间的感情线索，尝试着重新编织他们爱情的花篮，更好一些？

这样，王海走进安琪的办公室，对她说：“安琪，给我两万块钱。”

安琪什么也没有问，就给他开了一张两万块钱的现金支票。

王海拿到支票，就坐下来抽烟。他把烟点着，抽了两口，才笑着说：“我要两万，你就给我两万。你也不问问我借钱干啥？”

安琪笑而不语。

王海又问：“你就不怕我骗你的钱花？”

安琪仍然笑而不语。

王海不笑了，他认真地说：“其实我找你借钱只是个借口……”

“是吗？”

“对不起，我想你。”

“谢谢你，我也是。”

王海看到安琪眼里开始发潮，有泪珠在眼眶里转着转着就掉出来了。

正在这时候他的呼机响了，于富贵让他立刻赶到一家饭店去。

王海看了传呼，站起来，他本来想走过去，把安琪从老板台后边扯过来，抱抱她……他迟疑了一下，还是忍住了感情，只对安琪说：“等着我回来。”

安琪什么也没有说，也不送他，只是噙着眼泪点了点头。

王海默默地走下楼，离开休闲山庄，先到路口的银行把钱取出来，这才赶往于富贵指定的饭店。见面以后王海才知道原来是吃饭，还是杨局长请客，心情一下就好起来。

“在哪儿在哪儿？哪个台子？”

“在里边，单间。”

“嘿，单间，抖起来了！”

“是这间，友谊厅。”

王海跟着于富贵走进去一看，发现酒菜已经端上来了。四个小凉菜摆放在桌子中央，竟然要的是扎啤，这是他们两个人都爱喝的，坐下来王海就说：“怎么？先干一杯？”

于富贵端起来酒杯说：“先干一杯就先干一杯，来，干！”

扎啤的酒杯大，一杯酒差不多一斤，他们两个人又没什么酒量，一杯酒下肚，两个人都有点飘飘然了。于富贵说：“自从学习腐败以后，我还没有这么痛快喝过。”

王海说：“还别说，学习腐败以后，真知道啥好吃啥好喝了。”

小姐走进来问：“热菜要不要？”

于富贵说：“要，咋不要？”

小姐说：“要什么菜？”

于富贵说：“要什么菜？王海你先要，想吃啥要啥！”

王海说：“我要虾，一斤活虾，再要一个红烧鱼块。老于你要吧。”

于富贵说：“让我要？我好吃螃蟹，两只活螃蟹，再要一个葱爆羊肉。”

王海说：“还有，这扎啤一直上！”

然后俩人海吃海喝起来。

边吃边喝边说，两杯扎啤灌下肚子，两个人都有点儿晕乎乎，话也多起来。

于富贵笑着说：“王海，其实咱们这日子过得还不错嘛。”

王海说：“谁说错了？”

于富贵打了个酒嗝儿说：“我一直想跟你说，我算把这个社会看透了，也把人想明白了。人家当官儿，叫人家当，你想嘛，人家成天就想的是当官儿的事情，又巴结上头，又笼络下头，容易吗？不容易呀！咱不当官儿可咱不受那罪你说是不是？再说了，官儿总得有人当，咱又不当，又不会当，管他妈的谁当哩？谁当了都一样，谁当了咱都是干活的。”

王海也打着酒嗝儿笑起来，“说得好，真是说得好呀。”

于富贵说：“还有，人家发财让人家发，你想着那财是好发的吗？俗话说钱难挣屎难吃呀，发财可不是容易的，别人只看着人家有钱人花钱时候排场，不明白人家挣钱时候难受你说是不是？再说了，咱又没操那份儿心，就不眼热人家钱多。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啥？虽然咱挣的工资不多，说实话够吃够喝吧？这就行了。所以呀，我是看透了，也看开了，这人来世上，让谁干啥都是一定的，啥是命？这就是命。安安生生的，干自己的营生，比什么都强。”

王海哈哈大笑起来，他很少这么开心笑过，他笑着说：“你这么一说，兄弟我就放心了。实对你说哩，我一直怕你看不开，想劝你又觉得你年龄大是哥哩，没法开口，谁知道你已经想开了。老于，这年头啥值钱？叫我说啥也不值钱，想开了才最值钱。想开了，想开了好呀！”

于富贵笑着说：“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我了。你说王海，你哥我是不是想开了，也看透了？”

王海忽然嘿嘿地鬼笑起来说：“让我说实话不让？你要让我说实话，我就说老于你只是想开了，并没有看透。你服不服？你不服，好，我给你往深处说说，我先问你老于，凭良心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爱谁？或者这么说吧，你觉得最离不开的人是谁？”

于富贵想了想说：“你怎么突然问这哩？我还真没有想过这问题。”

王海笑着说：“我替你想过，我说出来你可不准恼，你这人其实谁也不怎么爱，爱老婆孩子那是责任，不是真爱，你爱谁？你最离不开的人是谁？其实是小偷！”

于富贵一下子呆了。

王海说：“你不用发呆，你好好想想，你抓了多少年小偷，你恨过他们吗？开始时候你恨，后来你就再也不恨他们了。我说对了吧？不光不恨，你几天不见还想他们哩。我敢打赌，你于富贵一个月离开老婆孩子可以生活，如果让你一个月看不到小偷，我敢说你一定受不了。”说到这里，王海长长地叹口气说，“唉，我说你哩，其实我也一样。我谁都能够离开，我就是离不开对手。打个比方说，如果这个世界上突然没有人犯罪了，我们都会发疯的。”

于富贵忽然酒醒了。他说：“为什么？为什么？”

王海说：“因为我们是警察。啥也不因为，就因为我们太贱，天生的好干这个活。”

于富贵又乐了：“王海，兄弟，你算说对了。别看我穷，人家看不起我，我还就是好干这个活。别说这一辈子，下一辈子还干这，我也不悔。”

王海苦笑着说：“没治了，没治了，我们算没治了。来，喝！”

于富贵端起酒杯，正要喝酒，他的传呼响起来。

王海放下酒杯，伸手拦着于富贵说：“别看，不就是老婆打来的吗？”

于富贵还是看了一眼，说：“对对，是你嫂子。”

王海笑着说：“不就是逼着你借钱吗？”

于富贵点点头：“对对，是借钱。”

王海把两万块钱拿出来，推给于富贵说：“拿上吧，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于富贵吃惊地问：“你上哪弄的这么多钱？”

王海笑着说：“我说是我的，你也不信。我就实说了吧，我借的，不过你不用急着还。我不是借别人的，我是借我老婆的。”

于富贵更吃惊了：“借你老婆的？你啥时候有老婆了？”

王海说：“我说过我有老婆了吗？那就算说过了吧，一个大男人，找个老婆还不容易？好，你等着，到时候我请你喝喜酒吧。”

.....

1999 年 10 月于郑州

后 记

在郑州生活了十多年后，我已经感到自己不再是乡下人，郑州人的意识慢慢强起来。出门在外，人家一问，我就说我是郑州人，自然而然的，连想都不想。虽然我们郑州还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城市，但是已经是我自己最热爱的城市了。我相信我的城市郑州总有一天会发展成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城市，让我自豪。于是，我就把这个虚构的故事放在郑州来讲，请我的人物到郑州来，和我一起生活。说白了，也算是表达自己对这个城市的感情吧。

因为早年没有上过大学，年轻时候在世俗社会里转悠，总害怕别人说自己没有学问。于是在以往的作品中就喜欢比划一些新方法来装修叙述的门面，甚至有时候还摆弄几句哲理来浅薄些深刻。现在用不着了，早就评上一级作家的职称，相当于正教授，孬好总算也混成知识分子了。这年头好像有没有知识不要紧，只要混成知识分子就行，人家就不再小看你了。再者已经四十多岁的人，没什么世俗的前途可奋斗，脸皮也厚起来。于是，写作这部作品时我开始走下坡路，说大白话。由不得就放松下来，不再装神弄鬼，进入了一种休闲一样的叙述状态，写作本身也轻松和愉快起来了。

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我这部小说只着重讲故事，向你

介绍一些男男女女的朋友和他们的真实生活，自然是有公开的，也有隐秘的。你也许觉得他们可爱可亲，也许可恶可恨。也许和你很近，也许和你很远。甚至也许他就是你，也许你就是他呢？那就别说破。看透别说透，还是好朋友。

作者

1999 年 11 月